

陳龍川文

上書

板匡
(公分)

18.7x14.7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0627

15 冊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善本

書碼:

集部集類 之屬

書名: 龍川文集

著者: 宋陳亮撰 三〇卷 一五冊

板本: 日本嘉永三年如不及齋活字本

嘉永庚戌不如及齋排字

上書四篇 中興五論并序問答十三道
酌古論二十篇并序

陳龍川全集

第一函

二 雜論 經書發題
箴銘贊 策

三 記題跋
詩歌詞

四 祝文祭文
行狀
哀辭
墓誌銘

嗣出

陳龍川文序

夫制虜禦患之道有不得不然之勢又有不得不然之務苟能因其勢盡其務則戎虜雖強國力雖微無有不可為者故自古豪傑之士必為明不得不然之勢究不得不然之務宋陳同甫者豪傑之士也讀其上孝宗書及中興論諸篇於制虜禦患之道能燭乎事機之會審乎應變之要周詳洞悉如大禹之於水土如后稷之於樹藝如庖丁解牛恢恢乎於其游刃有餘地故立大體定大畧陳形勢論攻守正堂堂風雲變幻不可端倪所謂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

古之心胸者其言雖大非誇也其他論史諸文亦借古慨今蓋屢致意焉設使當時用同甫聽其言從其施設則其成功必有可觀矣而卒不用不徒不用之又惑忌者之構誣使之困乎囹圄老乎布衣不得一展以死惜乎吁縱戎虜之憑陵安蕞爾之偏隅忘讐忍恥坐失大勢宋之不遂亡者幸也尙何言哉唯豪傑如同甫而不得一展是千歲志士之所以扼腕而憤歎也然用不用在彼可用不可用在我士當盡其在我者而已矣同甫能盡其在我者雖窮死何傷哉抑吾聞文學奕者欲悉其妙則必獲國手之棋勢求

其攻守殺奪揅應防拒之法而熟之同甫之是書猶國手之棋勢後之學者無志於豪傑之所爲則已苟有志於豪傑之所爲則不可不讀而熟之是以刻而廣其傳與天下有志之士共之且志曰奕者之思盡於一局者也而一局之勢未嘗盡同况學者將取於古以措於今取於彼以施於此豈可無勢之異而務之殊哉裁而通之化而合其宜則存乎其人

嘉永三年龍集庚戌春三月

江戸 藤森大雅淳風撰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李氏藏書名臣傳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為人才氣超邁
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著酌古論郡
守周葵得之曰他日國士也及葵執政朝士白事必
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
下欣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因上中興五論奏人
不報亮園視錢塘謂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也下於
西湖也淳熙五年孝宗即位又十七年亮更名同
復詣闕上書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用种放
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惡其直言遂有



都堂審察之命亮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帝欲官之
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
乎遂渡江而歸日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有
欲申亮者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淡淡嘗爲考試官
黜亮二不平語數侵淡淡聞而嘆之卽繳狀以聞事
下大理答掠亮無完膚孝宗知爲亮及奏入取旨帝
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劓其牘於地亮遂得免
居無何亮家僮殺人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疑事
繇亮聞於官乃囚亮父于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
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

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屢遭大獄歸家
讀書以學益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
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功以涵養
爲正睥面盜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
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
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
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是時熹與亮
往復論伯之辨葉適曰同甫旣修皇帝王伯之學
上下三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
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

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於
時鄉人宴會多未胡椒置羹馘中以爲敬同坐者歸
而暴死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
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
鄭汝諧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才也力言於光
宗遂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政刑之要亮
以君道師道對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諫
皆不聽得免策乃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
三御筆擢第一旣知爲亮則大喜孝宗在南內寧宗
在東宮聞之皆喜授僉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
官一夕卒年五十五亮志有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
肺肝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
食之久不衰卒之後葉適請于朝命補一子官非故
典也李卓吾曰終始知公者葉雖與文公游文公不
知也乃邵守周葵早歲便知亮異曳堂堂朱夫子反
以章句繩亮麤豪目亮悲夫士唯患不麤豪耳有麤
有豪而後真精細出矣不然皆假也

龍川文集卷之一

書疏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臣竊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夷狄邪氣之所可奸哉不幸而奸之至於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繫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凡其志慮之經營一切置中國於度外如元氣偏注一肢其他肢體往往



國龍川文 卷之十一
萎枯而不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肢者又何恃而能久
存哉天地之正氣鬱遏於腥羶而久不得騁必將有
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係也東晉
自元帝息心於一隅而胡羯鮮卑氐羌迭起中國中
國無歲不尋于戈而江左卒亦不得一日寧然淵勒
遂無遺種而慙懷之痛猶有所諉以安也晉之枯根
本無可言者而江左諸臣若祖逖周訪陶侃庾翼之
徒皆有虎視河洛之意而桓溫之師西至灞上東至
枋頭又於其間修陵寢於洛陽蓋猶未盡置中國於
度外也故劉裕竟能一平河洛而後晉亡百年之間

其事既已如此而天地之正氣固將有所發泄矣元
魏起而承之孝文遂定都洛陽以修中國之衣冠禮
樂而江左衣冠禮樂之舊非復天命人心之所繫矣
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東南天人之際豈
不甚可畏哉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患也恭惟我
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
痛漢唐之所未有也堂堂中國而齏爾醜虜安坐而
據之以二帝三王之所都而爲五十年犬羊之淵藪
國家之恥不得事臣子之憤不得伸天地之正氣不
得而發泄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

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檜
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憤
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
君父之大讐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
不知兵戈之爲何事也况望其憤中國之腥羶而相
率北向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尙以爲遠
而靖康皇帝之禍蓋陛下卽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
奮身不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
口議腹非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
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于今又十有

七年矣昔者春秋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
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旣絕則人道遂爲禽
獸夷狄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寓
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者舉
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讐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乎使學
者知學孔子常迫陛下以有爲決不沮陛下以苟安
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河洛腥羶而天地之正
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中國而五十年之間無
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
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

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
繫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
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
衰諸侯往往困於陪臣而不自振當此之時雖如魯
衛之邦苟能舉大義以正諸侯則天下可以一指摩
而定也孔子倦三斯世而卒莫能用吳越起於蠻夷
之小邦而舉兵以臨齊晉如履無入之地遂伯諸侯
黃池之會孔子之所甚痛也天地之氣發泄於蠻夷
之小邦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
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

醜虜之植根旣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難
未張小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
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
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甚
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畧者
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鵬者他日將
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甲冑鮮明無非
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
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
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

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未嘗與虜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而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而朝野之論常如虜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虜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黠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

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是固不知勢之論也然使朝野常如虜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邲也樂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伸傲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繇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之不

可廢故雖成康之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之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虜和親也况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讐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佞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天義而慨然與虜絕也貶損乘輿却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讐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聘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弱之夫不卻而自退縮矣常有度外之士起而慨陛下之所欲用矣

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者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畧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伏惟陛下試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而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藩鎮拱手以疆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管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

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嘗宿重兵以爲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綱紀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天子蚤夜憂勤於上以禮義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我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繇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夷狄豈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北兩朝而頤目手足混然無別微澶淵之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

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歷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夷狄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故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谷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歷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

勞無所助又從而腴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
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
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
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夷狄平視中國之恥而卒
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
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
閱以爲強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
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
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鍼
口畏事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爲

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旣多銳然南征北
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卽
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
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
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
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
一反一覆而卒爲夷狄侵侮之資尙何望其振中國
以威夷狄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
革增損不足爲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
通之理而况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讐飾太平

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讐而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爲強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罷以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蒞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闕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以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畧太宗皇帝已不能盡用臣不敢盡具之紙墨今其遺意豈無

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况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旣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幸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畧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當唐之衰而錢鏐以閩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倣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龍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可以張形勢而事恢復也

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際上下宴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益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鱉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自以凡下場屨之士以十萬數而又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次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

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其事往二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往往倚以爲強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

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况
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
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二又置於不足用民
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繇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
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
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吳會西連巴
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爲進取之機
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
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
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鄴百司庶府皆從

草創軍國之議皆從簡畧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
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虜人侵軼之備而精
擇一人之沉鷲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
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
之勢成矣至於相時弛張以就形勢者有非書之所
能盡載也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
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
定大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
間眞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
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卽位國家之

事於是一變矣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獨啟陛下於是年而又啟陛下以北向復讐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爾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馳驅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傑之士而與之論今日之大計蓋嘗數至行都而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繇天人之際昭二

然可察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故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讐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臨照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驅委庸

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其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臣嘗歎西周之末犬戎之禍蓋天地之大變國家之深恥臣子之至痛也平王東遷以來使其痛內切於心必將因臣子之憤藉晉鄭之勢以告哀於天下之諸侯以大義責其興師以獎王室其不至者天下其誅之則可以掃蕩犬戎沈國家之恥而舒臣子之憤

然後正紀綱修法度親魯衛以和柔中國命齊晉爲方伯以糾合天下之諸侯文武之跡可尋東周之業可興也今乃卽安於洛邑雖周民賴以粗安宗祀賴以不絕然使其臣子忘君父之大讐而置天下之諸侯於度外周之名號雖存而其實則眇然一列國耳當平王在位之時世之君子尙意其猶有待也及待之四十九年而士君子之望亦衰矣天子之命令不足以制諸侯則其互相吞滅蓋其勢之所必至也天下不明於復讐之義則其君臣父子相賊殺習以爲常而不之怪也孔子傷宗周之無主痛人道之將

絕而作春秋其書天王之義嚴矣書其有所求者明
大王之不可失其柄也其書討賊之義嚴矣賊不討
不書葬者明一國之無臣子也一人討賊而以衆書
者示夫人之皆可得而討也天子既不能以保天下
之民而一國各自以有其民其君之有志於民而閔
凶者必書無志於民而不閔凶者必書土功必書饑
饉必書孔子之心未嘗不庶幾天下之民一日之獲
瘳也是君道之大端而聖人望天下與來世者可謂
深切著明矣臣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讐不肯卽安
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而天下之經生學士講

先王之道者反不足以明陛下之心陛下篤意恤民
每遇水旱憂見顏色是有大德於天下也而天下之
才臣智士趨當世之務者又不足以明陛下之義論
恢復則曰修德待時論富強則曰節用愛人論治則
曰正心論事則曰守法君以從諫務學爲美臣以識
心見性爲賢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舉一世謂之正論
而經生學士合爲一辭以摩切陛下者也夫豈知安
一隅之地則不足以承天命忘君父之讐則不足以
立人道民窮兵疲而事不可已者不可以常理論消
息盈虛而與時偕行者不可以常法拘於天下之正

論而不足以明天下之大義宜其取輕於陛下也論
恢復則曰精閒謀結豪望論富強則曰廣招募括隱
漏論治則曰立志論事則曰從權君以駕馭籠絡爲
明臣以奮勵驅馳爲最察事見精自許豪傑與一世
謂之奇論而才臣智士合爲一辭以撼動陛下者也
夫豈知坐錢塘浮侈之弊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
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
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
之勇怯爲天下之奇論而無取於辨天下之大計此
所以取疑於陛下者也 三光五岳之氣分而人才之

高者止於如此經生學士既揆之以大義而取輕才
臣智士又權之以大計而取疑陛下始不知所仗而
有獨運四海之意矣故左右親信之臣又得以窺意
嚮而效忠欵陛下喜其順旨如意而士大夫亦喜其
有言之易達也是以附會之風浸長而陛下之大權
侈矣尋常無過之人安然坐廟堂而奉使令陛下幸
其易制無他而天下之人亦幸其苟安而無事也是
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乖矣陛下勵
志復讐有大功於社稷篤意恤民有大德於天下而
卒不免籠絡小儒驅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

此臣之所以不勝忠憤而齋沐裁書擇今者丁巳而
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
大有爲之畧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
務合於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八日待命而
未有聞焉匹夫匹婦不復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使
天下之言者越月踰時而後得報在安平無事之時
猶且不可今者當陛下大有爲之際陳天下之大義
獻天下之大計而八日不得命焉臣恐天下之豪傑
得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
陛下積財養兵志在滅虜而不免與之通和以俟時

臣已不足以動天下之心矣故既和而聚財人反以
爲厲民既和而練兵人反以爲動衆舉足造事皆足
以致人之疑議者惟其不明大義以示之而後大計
不可恃而立也苟又無意於臣之言則天下愈不知
所向矣張浚始終在事竟無一功可論而天下之兒
童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爲社稷之臣彼其誓不與虜
俱生百敗而不折者誠有以合於天人之心也秦檜
專權二十餘年東南賴以無事而天下之兒童婦女
不謀同辭皆以爲國之賊彼其忘君父之讐而置中
國於度外者其違天人之心亦甚矣陛下將以辨天

之大計而大義未足以震動天下亦執事者之所當蚤正而預計也臣區區之心皆已具之前書惟陛下財幸

上孝宗皇帝第三書

臣竊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畧蓋將上承周漢之治太宗皇帝一切律之於規矩準繩之內以立百五六十年太平之基至於今日而不思所以變而通之則維持之具窮矣舉浙江閩廣之七亡慮十四五萬數蜀不與焉而齷齪拘攣日甚於一日滯人之任銳者殆以萬計而僥倖之原未有窮已財用之入倍

於承平之時而費於養兵者十之九兵不足用而民日以困非必道微俗薄而至此也蓋本朝維持之具二百年之餘其勢固必至此藝祖皇帝固已逆知之矣使天下安平無事猶將望陛下變而通之而况版輿之地半人於夷狄國家之恥木雪而臣子之痛未伸天錫陛下以非常之智勇而又啟陛下以北向復讐之意乃欲因今之勢而有爲焉此所以十有七年之間聖慮愈勞而取效愈遠也羣臣旣不足以望清光而草茅賤士不勝憂國之心私以爲陛下春秋五十有二經天下之事變爲已多閱天下之義理爲已

國語川文 卷之二
二
孰舉足造事必不傷國家之大體叩囊底之智猶足以辨此醜虜六十以應顧將望一日之安而亦何忍遺患於後人乎臣以爲拘攣齷齪之中其勢常有卓然自奮於草茅而開悟聖聰者臣不自量其分之不足而竊有志焉是以具國家社稷之大計質之天地鬼神而獻之闕下陛下亦卓然拔之羣言之中特命大臣察其所欲言之意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百

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而草茅亦不自知其開口觸諱也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慈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頽惰不復知讐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讐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若祇與一二臣爲密是以天下之公憤而私自爲計恐不足以感動天人心恢

復之事亦恐茫然未知攸濟耳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故其勢必至於委靡而不振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帝束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今不變其勢而求恢復雖一旦得精兵數萬十得財數萬萬計而恢復之期愈遠就使虜人盡舉河南之地以還我亦恐不能守耳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而五代之亂不崇朝而定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

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爛熟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以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皇帝之本旨而東西馳驅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前漢以軍吏立國而用儒以致太平要之人各有家法未易輕動准在變而通之耳天下大勢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臣之所以爲大臣論者其大畧如此而所謂數十年之策百五六十一年之計數百年之基與夫恢復之形勢事大體重苟未決之聖心則不可泄之大臣之前也故止陳其大畧之

可言者三事以答之二三大臣也相顧駭然而臣亦
皇恐而退疎遠草茅寧復有路以望清光乎馬周一
時瑣二之才也太宗喜其爲常何陳事召使面對未
至之間使者連數輩趣之使有能爲太宗開禮樂法
度者其召之當不容喘矣陛下聰明邁越太宗而拔
臣於羣言混淆之中孤立以行一意卒不免泯沒而
止其罪在臣之蹤跡不明有以誤陛下也臣本太學
諸生自憂制以來退而讀書者六七年矣雖蚤夜以
求皇帝王伯之畧而科舉之文不合於程度不止也
去年一發其狂論於小試之間滿學之士口語紛然

至騰謗以動朝路數月而未已而爲之學官者迄今
進退未有據也臣自是始棄學校而決歸耕之計矣
旋復自念數年之間所學云何而陛下之心臣獨又
知之苟徒恤一世之謗而不爲陛下一陳國家社稷
之大計將得罪於天地之神與藝祖皇帝在天之靈
而不可解是故昧於一來舊名已在學校之籍於法
不得以上書言事使臣有一毫攫取爵祿之心以臣
所習科舉之文更一二試而考官又平心以攷之則
亦隨例得之矣何忍假數百年社稷之大計以爲一
日之僥倖而徒以累陛下哉世固有卻萬鍾之祿而

不受者亦有爭一錢以至於相殺者人情相去之遠何啻於十百千萬也而臣欲持空言以自明亦淺矣然審察十日而不得自便之命臣將無以自見於山林之士徒以傷陛下招致天下豪傑之道臣今更待罪三日而後渡江誓將終老田畝以弭羣論以報陛下拔臣言於衆中之恩故昧死拜書以辭於陛下闔門數十口去行都無四百里常席藁私室以冀雷霆之誅于冒天威罪當萬死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臣聞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

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濟也前史有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占之英豪豈樂於驚世駭俗哉蓋不有以新天下之耳目易斯民之志慮則吾之所求亦泛泛焉而已耳皇天全付予有家而半沒於夷狄此君天下者之所當恥者春秋許九世復讐而再世則不問此爲人後嗣者之所當憤也中國聖賢之所建置而悉淪於左袵此英雄豪傑之所當同以爲病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而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而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

功德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之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旣高陛下不欲大舉以驚動慈顏仰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皇帝旣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近者以宅憂之故特命東宮以監國天下之論皆以爲事有是非可否而父子之際至難言也東宮聰明睿知而四十之年不

必試以事也故東宮不敢安而陛下亦知其難矣陛下何不於此時命東宮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鄴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則吾之馳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爲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虜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晉人以爲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隣蓋自毘陵而

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爲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虜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家國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爲江南不易保者是眞兒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鄴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爲未盡也京口連岡三面而大江橫陳江傍極目千里其勢大畧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

昔人以爲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爲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鄴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靳二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自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而爲一哉江傍極目千里固將使謀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羆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壅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兔之護窟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

隋書卷之十一
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爲長淮不易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于隋之開皇其在南則定建鄴爲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甚有數而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爲可畏以南方爲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併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虜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

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遣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虜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聞諸道路哀祭之辭寂聊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紅女積尺寸之功於機杼歲以輸虜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諸虜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遂就盡哉陛下何不泫然思首足之列置尋卽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以興天下更治乎未聞以數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符堅皆夷虜之

雄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骨打之興於今僅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方畏其爲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爲當正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鄴而後使臨之今之建鄴非昔之建鄴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也直在沙嘴之傍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以臨城市城之前則逼山而斗絕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爲并有據高臨下以乘王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恃險以爲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

不廢耳臣嘗問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傍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爲固西城石頭以爲重帶玄武湖以爲險擁秦淮清溪以爲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川意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兀术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爲今城不必收作砦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冀中國不使之乘王氣而有爲雖省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垂得而復

失哉縱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鄴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虜絕陛下卽位之初心亦庶幾於少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卽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大快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十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跣弛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濶而廢異

言以欬美而人竒論指爲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畧委曲上下於其間機會在前而不敢爲翻然之喜隱忍事讐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爲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爲仁戒喻以爲義牢籠以爲禮關防以爲智陛下聰明自大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奸虜人非有方興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之所謂先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間耳

豈欲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爲嬰兒而後爲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間遵養時晦示天下以樂具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誠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午之間虜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虜人畧於奉慰而陛下不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密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示天下而人下惡知機會之可乘陛下不以怒示天下而天下惡知讐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

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旣去者無路以自淮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旣知其有塞路者議人之多私陛下旣知其有罔我者而士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悵恨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卽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爲陛下悵念於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

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程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繇此而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其斯世而天下有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

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苦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君之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畧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智所可附會也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龍川文集卷之一終

龍川文集卷之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陳龍川文

中興五論
問答

二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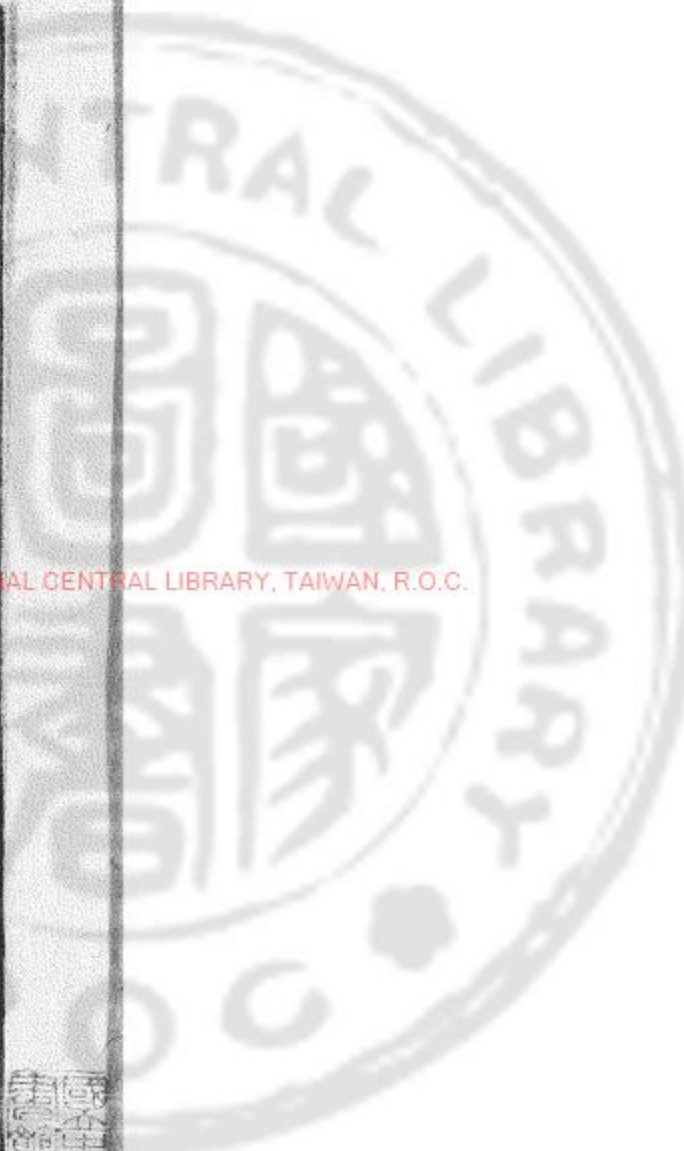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藏書

龍川文集卷之二

中興論

中興五論序

臣聞治國有大體、謀敵有大畧、立大體而後綱紀正、
定大畧而後機變行、此不易之道也、仰惟陛下以睿
聖神武之資、克頌大光明之學、留神政事、勵志恢復、
罔敢自暇自逸、而大欲未遂、大業未濟、意者大體之
未立、而大畧之未定歟、臣嘗爲陛下有憂於此矣、嘗
欲輸肝膽、効情懷、上書於北闕之下、又念世俗道薄、
獻言之人、動必有覲心、雖不然跡、或近似相師成風、



誰能不疑、既已疑矣、安能察其言、而明其心、此臣之所大懼、而卒以自沮也、今年春、隨試禮部、僥倖一中、庶幾俯伏殿陛、畢寫區區之忠、以徹天聽、有司以爲不肖、竟從黜落、不得進望清光、以遂昔願、索手東歸、杜門求志、因以爲功名之在人、猶在己也、懷愚負計、而不以裨上之萬一、是忿世也、有君如此、而忠言之不進、是匿情也、已無他心、而防人之疑、是自信不篤也、故書其中興論一千八百餘言、大體大畧於斯見矣、并論開誠執要、勵臣正體之道、合五篇、上于天聽、惟陛下寬其萬死、不以爲草茅之言、而留神財、幸是

天下此稷之福也、於臣何有、

中興論

臣竊惟海內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嗷嗷、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強耳、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強易弱、况今虜酋庸懦、政令日弛、捨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強、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爲之圖、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

立令主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
又况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此豈知
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爲我自生
髮未燥卽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爲南朝故地故文
帝旣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賊爲忠
義徂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爲敵而不自知
其爲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
之爲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論之父祖質產
於人子孫不能繼贖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
官認爲故產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

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
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羣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
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奸者竊笑是何也不思
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
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遠人人不自反耳今宜
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
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
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
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
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

條以核名實懲吏奸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
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贏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
滋戶口戶口繁則財自阜陳將佐以立軍政軍政明
而兵自強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而邊陲之利自
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而邊郡之守自固右武
事以振國家之勢來敢言以作天下之氣精間諜以
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
自定比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
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
動一動而敵自鬪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興之功

可躋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
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乖之而敵不知
所如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
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橫
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
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彌亘綿數千里如長蛇之
橫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可變今朝
廷鑿守江之弊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
卒守乎故不若爲術以乖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
先東舉齊西舉秦則大江之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

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夸虜人以爲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常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荆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荆襄、輯和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歛、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荆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旣爲重鎮、而均隨信陽及光、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

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之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隣相和、養銳以伺觸機、而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荆襄之師、率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見兵於穎蔡之間、示必截其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吳軍故城、爲蔡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栢山、以爲固、揚兵擣壘、增陂深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興雜耕之利、爲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一、精間諜、明斥候、諸軍進屯光黃安

隨襄郢之間前爲諸州之援後倣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鄴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虜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矣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師親率大軍以持鳳翔之虜別命驍將出祈山以截隴右偏將繇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師正者往說豪傑陰爲內應舟師繇海道以搗其脊彼方支吾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搗其胸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再謀進坐爲東西形援勢如猿臂彼將

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亢搗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爲東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乖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荆襄之師必得純意於國家而無貪功生事之心者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布誠信以攻敵心一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

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爲之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爲譬拔小兒之齒必以漸搖撼之一拔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撼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臣諛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計姑疏愚慮之崖畧曰中興論唯陛下財幸

論開誠之道

臣嘗觀自古大有爲之君慷慨果敢而示之以必爲之意明白洞達而開之以無隱之誠故天下雄偉英

豪之士聲從響應雲蒸霧集爭以其所長自效而不敢萌欺罔之心截然各職其職而不敢生不滿之念故所欲而獲所爲而成而卓乎其不可及也仰惟陛下英睿神武出於天縱嗣承大統于今八年天下咸知其爲真英主矣而所欲未獲所爲未成雖臣亦爲陛下疑之也夫慷慨果敢陛下固示之以必爲之意矣而天下之氣索然而不吾應或者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者容有未至乎夫任人之道非必每事疑之而後非無隱之誠也心知其不足任而姑使之以充吾位使之既久而姑遷之以慰其心身尊位大

而大責或不任職親地密而密議或之得聞聽其言與之以位而不責其實責其實迫之以目前而不待其成陛下自度任人之際頗亦有近於此者乎如或近之則非所謂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也故天下懦弱委瑣之人得以自容而無嫌而狂斐妄誕之流得以肆言而無忌中實無能而外爲欺位實非稱而意輒不滿平居則何官不可爲緩急則何人不退縮是宜陛下當寧而歎天下人才無一之可用而謂書生誠不足以有爲則非陛下之過也天下之士有以致之耳雖然何世不生才何才不資世天下

雄偉英豪之士未嘗不延頸待用而每視人主之心爲如何使人主虛心以待之推誠以用之雖不必高爵厚祿而可使之死况於其中之計謀乎人主而有矜天下之心則雖高爵厚祿日陳於前而雄偉英豪之士有窮餓而死爾義有所不屑於此也夫天下之可以爵祿誘者皆非所謂雄偉英豪之士也陛下勿以其可以爵祿誘奴使而婢呼之天下固有雄偉英豪之士懼陛下誠心之不至而未來也臣願陛下虛懷易慮開心見誠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與其位勿奪其職任以事勿開以言大臣必使之當大責邇臣必

使之與密議才不堪此不以其易制而姑留才止於此不以其久次而姑遷言必責其實實必要其成君臣之間相與如一體明白洞達豁然無隱而猶不得雄偉英豪之士以其濟大業則陛下可以斥天下之士而不與之共斯世矣不然臣恐孤陛下必爲之心沮天下願爲之志兩相求而不相值也以陛下英睿神武之資視古之賢主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而其效乃爾此臣所以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己而輒獻其愚忠惟陛下裁幸

論執要之道

臣竊惟陛下自踐祚以來親事法宮之中明見萬里之外發一政用一人無非出於獨斷下至朝廷之小臣郡縣之瑣政一切上勞聖慮雖陛下聰明天縱不憚勞苦而臣竊以爲人主之職本在於辨邪正專委正明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而屑屑焉一事之必親臣恐天下有以妄議陛下之好詳也自祖宗以來軍國大事三省議定面奏獲旨差除卽以熟狀進入覆可始下中書造命門下審讀有未當者在中書則舍人封駁之在門下則給事封駁之始過尚書奉行有未當者侍從論思之臺諫劾舉之此所以立政之大

體總權之大綱端拱於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今
朝廷有一政事而多出於御批有一委任而多出於
特旨似政事而皆善委任而皆當固足以彰陛下之
聖德而猶不免好詳之名萬一不然而徒使宰輔之
避事者得用以藉口此臣愛君之心所不能以自己
也臣願陛下操其要於上而分其詳於下凡一政事
一委任必使三省審議取旨不降御批不出特旨一
切用祖宗上下相維之法使權固在我不蹈曩日專
權之患而怨有所歸無代大臣受怨之失此臣所以
爲陛下願之也臣聞之故老言仁宗朝有勅仁宗以

收攬權柄凡事皆從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
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專從朕出若自朕
出皆是則可有一不然難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議令
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爲便則臺諫公言其失
改之爲易大哉王言此百世人主之所法而况於聖
子神孫乎史之稱光武曰明謹政體總攬權綱政體
者政之大體也權綱者權之大綱也臣願陛下立政
之大體總權之大綱辨邪正專委任以幸天下得擇
要之實而塞好詳之弊則天下雄偉英豪之士必有
能奮然出力以辨今日之事者矣臣不勝大願

論勵臣之道

臣聞上下同心君臣戮力者事無不濟上下相蒙君臣異志者功無不隳春秋之時晉伐楚三合不止大夫諫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晉帥聞而夜還越王求成於吳而歸抱柱而哭承之以肅羣臣聞之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大復讐謀敵非君王之闕憂乃臣下之急務也其後越父兄請報恥越王曰昔者我辱也

非二丁之罪也寡人何敢勞國人以塞吾讐父兄曰四封之內盡吾君子子報父讐誰敢不力越王卒用以滅吳區區楚越有臣如此而謂堂堂大國反無君憂臣辱君辱臣死之義乎今陛下慨念國家之恥勵復讐之志夙夜爲謀相時伺隙而羣臣貌焉不知所急毛舉細事以亂大謀甚者僥倖苟且習以成風陛下收降詔以切責之厲天威以臨之而養安如故無邇事赴功之念復讐報恥之心豈羣臣樂於負陛下哉持玩故習常勢流於此而不自知也臣願陛下慨然興懷不御正殿減膳徹樂夕惕若厲立羣臣而

語之曰朕承太上皇帝付托之重念國家之深恥志在復讐八年于茲若涉淵水未知攸濟而羣臣玩故養安無肯戮力是朕不明不德不足以承大寶圖大業其何顏以臨於王公民士之上况敢即安以自取辱羣臣震懼頓首請罪然後徐論之曰朕固未敢即安羣臣猶以朕可與有為其各共厥職勉趨厥事上率其下下勉其上自度其力之不逮者無尸厥官朕將明賞罰以勵其後繇今以往羣臣咸為朕思所以畏天愛民求賢發政富國強兵復讐謀敵之道無以小事塞責無以小謀亂大相與熟講惟新之政使內

外有序則朕即安之日陛下惕然側席圖濟大業羣臣不能惕然承意竭力以報其上是人而禽獸者也誅之殺之何所不可誠使上下同心君臣戮力則何事之不濟乎

論正體之道

臣聞君以仁為體臣以忠為體徧覆包含如天地之大仁也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也故君行恩而臣行令慶歷間杜衍輔政遇有內降輒封還之仁宗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又多於所封還治平初任守忠離間兩宮韓琦乘間開悟上心斥之遠方仍放謝辭

卽日押出國門君當其善臣當其怨君臣之體也澶淵之役自寇準而下均欲追戰章聖皇帝獨惻然許和及其議歲幣也章聖不欲深較而準戒曹利用以不得過三十萬大聖初契丹借兵伐高麗明肅太后微許其使呂夷簡舉以爲不可而塞之其後劉六符來求割地夷簡召至殿廡以言折之君任其美臣任其責君臣之體也今則不然陛下銳意於有爲不顧浮議而羣臣持祿固位多務收恩陛下愾然立計不屈醜虜而羣臣動欲隨順圖塞谿壑使陛下孤立以主大計羣臣安坐而竊美名是尙爲得君臣之體乎

臣願陛下總攬大柄端已責成畏天愛民以德自護明詔大臣使當大任不辭小怨不辭大艱使天下戴陛下之恩而嚴大臣之執守敵人服陛下之德而憚大臣之忠果則何事之不濟何功之不成此祖宗養人心以行德義正君臣之體而爲百世不易之家法也故願陛下仰法祖宗而大臣以寇準呂夷簡杜衍韓琦爲法天下有不足爲者矣

此已丑歲余所上之論也距今能幾時發故篋讀之已如隔世追思十八九歲時慨然有經畧四方之志酒酣語及陳元龍周公瑾事則抵掌呼以

爲樂間關世途毀譽率過其實雖或悔恨而胸中
耿耿者終未下臍也一日讀楊龜山語錄謂人住
得然後可以有爲才智之士非有學力却在不得
不覺恍然自失然猶上此論無所遇而杜門之計
始決於是首尾蓋十年矣虛氣之不易平也如此
孟子曰詭遇而得禽雖若丘陵弗爲自視其幾矣
又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菘爲不熟不如蕘稗豈
不爲大憂乎引筆識之掩卷兀坐者良久

龍川文集卷之二終

龍川文集卷之三

問答凡一十
二道

一三代以仁義取天下本於救斯民而非以位爲樂也齊威挾尊周以自私敗商周之常經而開爭奪篡殺之禍其流旣慘矣秦合天下以奉一人恣其所欲爲陳涉因斯民之不忍徒手大呼而劉項藉之以起沛公號爲寬大長者三章之約足以動天下而入其心宜本於爲民而起矣方其窮時縱觀秦皇帝歎曰大丈夫當如此其意豈出於爲民邪天下旣定周防曲慮如一家

私物此豈三代公天下之法邪唐太宗與劉文
靖之謀似矣與其父謀所以免禍而迫脅以從
之何其舛也尊隋之舉代王之立殆若濯泥於
水而明白洞達之事僅能以九錫歸諸有司耳
其所以守之者又密於漢則其義豈足自附於
三代乎然而國祚之久長斯民之愛戴曾不減
於夏商何也民不可欺則其取守之道必有可
言者矣

昔者生民之初類聚羣分各相君長其尤能者則相
率而聽命焉曰皇曰帝蓋其才能德義足以爲一代
之君帥聽命者不之焉則不厭也世改而德衰則又
相率以聽命於才能德義之特出者天生一世之
必有出乎一世之上者以主之豈得以世次而長有
天下哉以至於堯而天下之情僞日起國家之法度
亦畧備矣君臣有定位聽命有常所非天下之人所
得而自制也朱均之不肖非如桀紂之足以亡天下
而堯以爲非天下之賢聖不宜在此位豈以法度守
天下之心而私諸不肖之子哉取舜禹於無所聞知
之人而歷試以事以與天下共之然後舉而加諸天
下之上彼其心固以天下爲公而其道終不可常也

禹以爲苟未得非常之人則立與子之法以定天下之心子孫之不能皆賢則有德者一起而定之不必其在我固無損於天下之公也湯以爲天下旣已聽命於一家而吾之子孫不擇其可與之者而使不肖者或得以自肆於民上則非所以仁天下也故或世或及惟其賢而已不幸而與之不當其人則天下之公議終不以私之吾家也武王周公合天下之諸侯使之大小相承而方伯實總之以聽命於天子天子不能以一人之私而制天下也故定立嫡之法以塞覬覦爭奪之門而君臣之定分屹然如天地之不可

干矣此豈一世之故哉秦以智力兼天下而君之不師古始而欲傳之萬世使天下疾視其上翻然欲本而取之勢力一去則田野小人皆有南面稱孤之心競智角力卒無有及沛公者而其德義又真足以君天下故劉氏得以制天下之命使劉氏不有以大異乎天下之姓氏則君臣之分猶可干而三代之統緒未可繼也周防曲慮豈將以私天下哉定于一而已曹孟德一有私天下之心而天下爲之分裂者十餘世及李氏之興則猶劉氏之舊也彼其崛起之初雖然一亭長耳其盛者不過一少年子弟安知天下之

大慮而勃然有以拯民於塗炭之心三章之約非蕭何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彼其初心未有以異於湯武也而其臣凡下無以輔相之雖或急於天位隨事變遷而終不失其初救民之心則大功大德固已暴著於天下矣孔孟以天下之賢聖而適當春秋戰國之亂卒不得行其道以拯民於塗炭者無其位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又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苟誠其人而欲得其位者其心猶可察也使漢唐之義不足以接三代之統緒而謂三四百年之基業可以智力而扶持者皆後世儒者之論也世儒之論不破則聖人之道無時而明天下之亂無時而息矣悲夫

二漢高祖起布衣以爭天下及大業既成而父兄故無恙也然尊之封之皆有所感而後發而戒者猶置餘忿於其間唐之太宗既已一切委命於父兄矣已未庚申之變豈人道之所可安乎舜之於瞽象周公之於管蔡夫必有其道矣豈聖人之事不可復見於後世而天下冒冒然以強弱小大相爲雄長而彼善於此者亦可以一

天下而歸之正乎人道之不滅者幾希矣精微
委曲之際處其所不可處以待聖人之復起者
固不可以無論也

匹夫不階尺土而有天下此天下之大變而古今之
所無也彼豈有熟講素定之規模而其臣相與把手
以奮起草莽之間又豈常學古以從事哉仁義禮樂
先王所以維持天下之具既已一切盡廢而利害緩
急迫乎其前則裂土定封無所愛惜至於若有人心
不可泯滅者或有感而後發或因以泄其餘忿亦其
勢然耳嗟夫此豈可謂非天哉自黃初以來陵夷四

百餘載夷狄異類迭起以至中國而民生常覲一日
之安寧於非所常事之人人道失其統紀而天地終
於不立矣此非有超世邁往拔出之英豪安能掃地
以求更新乎太原之義旗一指而天下靡然知所向
矣高祖以父而主之可也建成獨可以常法嗣之乎
據非所當得而又疾其當得者若不能以終日此非
大誅之則人殺之耳大未嘗不假手於人是以太宗
抽矢喋血忍於同氣犯天下不義之名而不恤彼其
心以爲是天實爲之而非吾過也天人之厭亂極矣
豈其使建成元吉得稔其惡以自肆於民上哉人心

蔽於自見而天命不知所歸是治亂安危之大幾也
昔者周公蓋憂此矣孺子離襁褓寧幾時而武王疾
日病周公懼其事之不可繼也至誠委命於天欲以
身代武王之死武王得以延數年之命而孺子可輔
以立他日管蔡之誅爲天下誅之耳要以使天命卽
於人心所可安之地不然則吾心豈能盡白於天下
而何以爲後世訓乎天命之所在若決江河故檀車
煌_二牧野洋_二雖聖人不敢以疑貳之心而承之也
顧其所以先爲之地者卒矣人欲謀我而我亦謀之
是以亂易亂也而其地安在哉嗚呼其決於承天命以

脫民於塗炭有足自解者而終不卽於人心之所安
至今論者猶不安之嗟夫此又可以盡歸之天哉

三三老董公以仁義遮說漢高帝而三軍始爲義
帝縞素項氏不復能自直於天下名義之不可
負蓋如此儒者正名之說雖起於管仲之尊周
而自漢以來則以此舉爲明驗矣然人爲萬物
之靈而仁義智數蓋不可以雜而行也不出於
高帝之誠心而欲以欺天下則名義乃自外來
乎故三軍縞素本足以納侮而不足以形敵然
劉項同受命於義帝坐視同列之賊其君而不

問則舉世皆不復知所謂人道矣是三軍縞素而大義始明高帝定天下之機無乃真在此乎
合內外而論之宜必有以處此者

晉奚齊義不足以君國聖人書以爲君之子而卓子則書君者里克君之也秦以夷狄之智兼天下其亡楚尤爲無道蓋天下欲共亡之久矣况當天下潰亂之時蓋不必用懷王以從民望也項氏君之而諸公皆稟命焉則其君之者非一人矣利其爲名則君之不利其實則害之自立自廢各從其私是君臣無定位而以強弱爲輕重率天下之人如驅羣羊是非可

否惟吾之所欲爲而人亦不得裂去也其稱天下亦甚矣董公者發天下之公憤而借高帝之力以扶人道於旣絕者也揭項氏之不義於天下使天下皆欲援弓而射之雖微高帝猶不可以自立蓋董公之遮說幾於孔子沐浴之請而高帝之義吾不知其何心也故孫權之自立非義也使魏氏不得自正於天下則人道不至於盡廢雖聖人不得而明權之非義也
四三代之勅業以封先聖之後爲念而論功行封猶待其定也至周則大封同姓於其間爲國五十有三而猶未以爲嫌武王周公固非以天下

爲已私者天之立君豈爲姬姓而設乎漢興患異姓之強大而大封同姓以鎮之其道蓋本諸此矣七國同時舉事黥彭之患不如是之併也誅鋤剗削至於分裂以各王其子弟同姓湮微而后族之禍又成矣聖人之立法本以公天下而非以避禍亂心有親疎則禍福倚伏於無窮雖聖智不得而防也周漢之法豈世變之窮而至此乎合天下而君之疏遠之人何負於國家而周以宗強此果何道乎不然漢誘之周而周公其衰矣

昔孔子論三代之損益可知蓋自堯之親睦九族而至於周之大封同姓五十有三國者亦其損益之可知者也然其義遂窮而不可繼故春秋之諸侯以其子弟爲卿者聖人皆以弟書之獨於季友之來歸不係以親而書曰季子蓋其賢者則與衆共之其不賢者聖人以爲有國者之私其親而其義不通於天下也豈非參酌四代之制以爲萬世通行之法哉漢高帝與諸公共起草莽以帝天下天下不定諸公各以南面稱孤帝猶疑其不可盡信也分王子弟以據其衝而庶尊與其不肖者一切不問庶幾以爲可自

附於周家親親之義而不知權勢既成雖親者亦不可保其可保者惟其賢也不思天下之公善而用其謀國之私心是非利害徇於目前而使前後相矯卒不得其正禍亂相尋於無窮不獨漢氏爲可憫而魏晉宋齊不能以是一日爲安者蓋親疎之義不明也出其子弟之賢者以與天下其之不賢者養以國家之私使親賢參錯而禍福治亂一付之天下之公而吾無容心焉聖人之作春秋以待後聖者蓋如此五項羽喑鳴叱咤千人皆廢而能恭敬愛人自屈於禮節之士其仁與勇可謂兼之矣至於賞不

妄與豈不足自附於惟衣裳在笥之義邪漢高帝乃饒爵邑以來天下之頑鈍嗜利亡恥者開國承家之初而顧以小人先之卒用早以勝羽羽之目當不瞑矣使天下有疑於儒者之道其不曰高帝始邪

方三代之衰聞諸侯修德以興矣未聞崛起草野而皆有南面稱孤之心也當草昧之時欲以禮義律之智勇齊之而不能與天下共其利則其勢必分裂四出而不可收拾矣匹夫並起而爭此非先王之常勢也高帝能用是以合其勢而不能用是以一日爲安

陝西通志 卷之三
蓋其初不能參用項氏之所長以消伏異時黨與搖動之心此正陳平之所預見而深憂而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義何嘗一日而廢哉蓋田橫之未去郡國豪姓之未徙四老人者伏於商山而不可招致高帝雖死而目不瞑也異姓諸侯王之憂特衆人之所共憂耳易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聖人其知之矣六周召毛畢實佐文武以有天下成康既没王朝之公卿往往皆諸公之子孫族屬比閭族黨之賢修身飾行以自見於斯世者非一人是卓然者豈不可與公之子孫族屬共執國政哉然而

位終不得過大夫人才之特起不幸而非世家則不得以任公卿之位此果何法也春秋譏卿而人才之特起者終無一人得附見於冊書雖聖人之法亦不免隨世而立歟漢高帝與蕭曹諸公共起而亡秦天下既定非嘗更當時之事者不以任公卿也賈生特起之才天子明知之而不得用非獨絳灌之專其寵利也然公孫弘自海濱而登宰相則天下自此多事矣唐太宗雖以房杜爲宗臣而天下之賢者始雜而用之然其後遂無世臣之可倚更任迭用雖賢君

亦不克其終豈君臣之際無終始之義則其勢
必至此邪然合天下而君之而獨私於共事之
臣宜非聖人之公道而周漢之法果可爲通行
之法乎

君臣天地之大義也君臣不克其終則大義廢而人
道闕矣此豈苟然之故哉方天地設位之初類聚羣
分以載其尤能者爲之長君奉其能者爲之輔相彼
所謂后土君公皆天下之人推而出之而非其自相
尊異據乎人民之上也及法度旣成而君臣有定位
舜命夔以興樂教胄子蓋欲其君臣相親世守之以

達天地之大義三代旣以世次而有天下其相與肇
造人紀而維持其國家者亦欲其代修祖父之業而
君臣相保與國無窮使天下之人有所觀仰愛戴而
不敢窺伺其間以覲幸國柄橫生意見紊亂綱紀使
天地大義有所廢闕而厭故喜新敗亡相等而不悟
也惟其子孫族屬舉不足以當賢者之選而後廣求
天下之賢聖以庶幾於一遇而中接墜業不故有加
焉如高宗之於傅說是也此豈君臣之常法哉孔子
之作春秋其於三代之道或增或損或從或違必取
其與世宜者舉而措之而不必徇其舊典然於君臣

之大義未之有改也其譏世卿蓋譏其不擇世臣之賢者而用之甚者遂使世其官而人人輕視其上皆有掩而取之之心其勢必至於君臣之不相保故倦二於一世之賢者悉使之附見於冊書如蔡季紀季楚屈元齊高子魯季友叔盼宋子哀之徒往往非公族則其世家之舊也使皆得若人而用之則何厭於世臣而欲求天下特起之賢於不可知之際哉至於死生恩禮之厚而適遭變故或不以其道終則正色書之而無間於曹萐之小國所以究極天地之大義而明示之後世者也故孟子以爲故國必有世臣至

於不得已而後使卑踰尊疏踰戚然猶必取其國人皆曰賢者繇此言之豈樂於君臣之不相保而新故相易以求快一時之耳目哉戰國朝暮反覆之禍起於君臣之不相保也漢高帝以匹夫而有天下視平時之等夷無非可疑之人故其臣不自保其首領而天地之大義不復明矣然猶不使後生新學得以參乎其間也唐太宗則參而用之更一世而盡忘其舊其皆胡爲君臣而暮爲路人故以勞相臨而不復以恩相保緩急無一人之足依而方顧望草莽之賢者以爲已用豈不殆哉惟我本朝於天下之賢者必

龍川文集卷之三
使之剔歷中外養其資望而後至於大用故其人往往足以重人之國家而子孫習識其本末源流家世守之至於一二百年而不替嗚呼是天地之大義而非君臣之私恩也天下不能皆特起之賢則超舉擢豈可率以爲常乎朝暮不相保則是棄爵位於芻萊大義廢而天下離矣

龍川文集卷之三終

龍川文集卷之四

問答

七義利之分孟子辨之詳矣而賞以勸善刑以懲惡聖人所以御天下之大權者猶未離於利乎有所利而爲善有所畏而不爲惡則其入人也亦淺矣堯舜之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故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豈亦知其效入人之淺乎然臯陶之陳謨以典禮賞罰同出於天而非有輕重之別也苟無所事乎其用則賞罰亦自外來耳安在其爲天乎三代之用賞罰大概

猶法唐虞而記禮者載其先後之用甚詳又以爲至周而窮豈世變之極而賞罰之用始重乎抑其出於天而三代始賴其用也春秋聖人經世之志而獨以代天子賞罰則聖人起而治天下必不能以易此矣亦何怪於漢宣帝之專恃賞罰以爲治乎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洛書之所明載而儒者終以爲治天下者不取必於賞罰亦知夫勸懲之效淺也謂賞罰不取必於勸懲則無以御天下謂其爲勸懲而設則賞罰亦利耳利者人道之末也則臯陶之所謂天者豈謂

乎

耳之於聲也目之於色也鼻之於臭也口之於味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出於性則人之所同欲也委於命則必有制之者而不可違也富貴尊榮則耳目口鼻之與肢體皆得其欲危亡困辱則反是故天下不得自徇其欲也一切惟君長之爲聽君長非能自制其柄也因其欲惡而爲之節而已敘五典秩五禮以與天下共之其能行之者則富貴尊榮之所集也其違之者則危亡困辱之所并也君制其權請之賞罰人受其報謂之勸懲使爲善者得其所同

欲豈以利而誘之哉爲惡者受其所同惡豈以威而懼之哉得其性而有以自勉失其性而有以自戒此典禮刑賞所以同出於天而車服刀鋸非人君之所自爲也天下以其欲惡而聽之人君人君乃以其喜怒哀之私而制天下則是以刑賞爲吾所自有縱橫轉倒而天下皆莫吾違善惡易位而人失其性猶欲執區區之名位以自尊而不知天下非名位之所可制也孔子之作春秋公賞罰以復人性而已後世之用賞罰執爲已有以驅天下之人而已非賞罰入人之淺而用之者其效淺也故私喜怒者亡國之賞罰也

公欲惡者王者之賞罰也外賞罰以求君道者迂儒之論也執賞罰以驅天下者霸者之術也

八肉刑之典說者以爲起於苗民而堯參取而用之嚴虐以威蓋將以戒小人而非出於聖人之本心也故舜多爲之塗以出民於刑祗以施諸怙終者而穆王之訓刑爲尤詳然則雖聖人欲去之久矣安在其爲孝文姑息之仁也而世儒之道古者必以爲井田封建肉刑皆聖人之大經大法不可廢也治天下而不用肉刑徒以戒小人犯法之心耳故曰肉刑之刑刑也漢魏之

際往往數議復之而不果以至於本朝而刑輕于三代矣法家者流以仁恕爲本惟學道之君子始憐二於肉刑焉何其用心之相反也推之天理驗之人事而要諸古今之變究其所從始極其所由終必有至常之說

昔者聖人別人類於禽獸之中而去其爭奪戕殺之患蓋必執牛殺之權而後謂之刑政也則肉刑固已草具而未有其法耳苗民始多爲戕人之具以淫用之堯懼其爲世訓也故取而次第品節之使必若苗民者然後罹此刑耳故曰報虐以威舜又多爲之法

以出之而夏於贖刑爲尤詳商人執刑罰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惡蓋嚴其所常用者耳夫旣多爲之塗以出之而不嚴其所常用者是教人以輕犯法也豈聖人制刑之本意哉文武尤謹於庶獄而成康措而不用至於四十餘年穆王耄荒而訓刑以誥四方使知刑者聖人愛民之具而非以戕民也漢興承秦之餘烈先王之法度盡廢而肉刑塊然獨存文帝感一女子之言而慨然除之於是可與語通變之道矣井田封建自黃帝以來極十數聖人之思慮所以維持而奉行之者惟恐其一事之不詳而一日之不精也至

於內刑則多爲之塗以出之惟恐其或引耳豈可同日而語哉聖人之恐其一事之不詳而一日之不精者今旣盡廢而不可復舉矣獨憊二於聖人之恐其或用者縱使可用無乃轉倒其序乎使民有恥則今法足矣民不賴生雖日用內刑猶爲無法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四達而不恃則王道成矣吾聞諸聖人者如此

九酈食其教高祖以不諸侯形制之勢方天下未定之際形勢固不可以授之人蓋懼其自伐也天下已定固當以天下爲家以四塞爲形勢而

蕭何方憊二於壯宮室要敬方勸據秦地以臨制天下何其狹也高帝寬仁愛人天下洵海宇歲本不敢輕用其力豁達大度欲示天下以至公而庶幾於周家之義然卒爲宗臣所移豈可也而竟移於羈臣之說何哉豈三代公天下之道後世真不可復行乎抑人心多自疑而其流遂如此也不然則在德不在險是直書生之談耳

萬物皆備於我而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爲具天下豈有身外之事而性外之物哉百骸九竅具而爲人然

而不可以赤立也必有衣焉以衣之則衣非外事也必有食焉以食之則食非外物也衣食足矣然而不可以露處也必有室廬以居之則室廬非外物也必有門戶藩籬以衛之則門戶藩籬非外物也至是宜可已矣然而非高明爽塏之地則不可以久也非弓矢刀刃之防則不可以安也若是者皆非外物也有一不具則人道爲有闕是舉吾身而棄之也然而高卑小大則各有分也可否難易則各有辨也徇其侈心而忘其分不度其力無財而欲以爲悅不得而欲以爲悅使天下冒冒焉惟美好之是趨惟爭奪之是

務以至於喪其身而不悔然後從而省之曰身與心內也夫物皆外也徇外而忘內不若樂其內而不顧乎其外也是教人以反本而非本末具舉之論也二帝三王未嘗不擇形勢而居之而周公於宮室之制獨入端麗欲用以爲萬世之法夫豈以形勢爲德之輔而宮室爲德之華哉此帝王所以備人道而與天下爲公也蕭何婁敬蓋亦知天下之勢而已而未知人本末具舉之道故使論者猶有疑焉且諺有之衣則成人水則成田此豈有內外輕重之異哉世儒之論所未及也

十帝王之號名殊而其道一也然學者知稱堯舜禹湯文武而名號與諡終不可得而別以堯舜禹爲名則文武獨以諡與可通乎以爲號則否爾舜禹者必非號也湯之子孫以甲庚丙壬爲號則湯不得以諡之諡然而所謂子小子厲者則湯既有其名矣後世之言諡法者遂次堯舜禹湯之中大豈其然乎文武之子孫各以諡顯而善惡一付之天下也公論雖孝子慈孫不得加私意於其間也春秋之公侯伯子男其卒葬例以公書又何所貴於聖人之筆作乎亦無怪

後世之孝子慈孫因得以致其隱惡之義也聖人酌古今而裁之中道必有俟百世而不惑者自風氣初開人極肇建於是有君臣上下之分而爲之號以尊異之未有名字之爲別而文物之可觀也及其久也有號而後有名有名而後有字有字而後有諱有諱而後有諡上則追王其先祖先公下則施及其文子文孫旁則庇其本支族屬惟其姻聯親黨隆於朋友不遺故舊以廣親親之道於天下然後爲忠厚之極人道之至文此周家所以獨備於三代也孔子作春秋旣已品節而盡用之矣然名之曰幽厲

而國惡不諱無以致君父之敬列爵各從其實而直情徑行無以盡臣子之心故春秋兼隱惡之義從尊君之文而人文於是大備後世無以復加矣過是以往則人心無窮不可以盡徇而天下至衆不可以文欺也故堯舜禹湯循而至於周道之文也春秋之義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後世之欲行恩義於春秋之外者徇人心而欺天下者也

上呂不韋市子楚以爲竒貨此戰國策士朝暮反覆之謀君子之所不道而漢文立未數月乃修代來功宋昌旣封侯而六人者皆官至九卿官

帝憊二舊恩至侯五人而未止也天之立君本爲斯人計猶不以逸豫其君之身顧何有於平時自結於其君以覬非望者乎將相大臣以天下之義迎立代王猶逡巡而不敢進旣已立矣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而張武實行殿中將相大臣今猶未足信邪昔者王代而今爲天下主必自代來者而後足信何其示天下以狹邪貪人之功以爲己力宋文帝能忍於徐羨之傅亮謝晦而王華王曇首之徒自是而用事焉使後世反覆多詐之人常覬天下之有變以

幸一日之富貴其必自宋昌始矣漢高帝用其私心於豐沛而生長之地亦有異恩焉是納吾身於一邑而教天下以僥倖豈所以爲天下主哉南陽之恩雖小殺而此義卒不可廢人主一時之私恩又可爲萬世之常法乎裁恩義而中持衡焉使開國承家者有所據以爲常行之道揆之以春秋之義則必有以處此矣

晉文公在外十九年從亡者非一而三士稱焉及其反國也卻穀實當國政狐偃趙衰蓋始爲卿而賈他曰季之徒未有列也卻穀死先軫以下軍之佐代之

常則以爲上德則從亡之勞不論矣顛頡就誅魏準幾不免而介之推不及祿榮辱可否與衆同之幸不幸一歸諸命不以親疎厚薄爲等降也易曰君子知柔知剛知微知彰萬夫之望自古聖賢之舉事與夫後世英雄豪傑必竒腹心於同起共事之人者彼其祭事見情常先乎衆人非以其爲故舊而特親之也至於左右親暱詎肯以得國有天下而任之以政其富厚安樂不欲以天下國家而儉其素所親耳春秋之義所以重君臣恩義之始終而不及其私者固所以防人心之流也文帝裁絳侯以大義而卒不任宋

昌張武以國政彼其輕重淺深必有以知之矣丙吉之端簡厚重雖微舊故是可任之以政乎宣帝然於霍光而倦二於五人者非但親疎有以蔽之而權利所在固爭之端而怨之府也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此聖人所以裁恩義而中持衡者其請春秋之所不廢歟豐沛南陽以生長之地而霑異恩雨露之所被日月之所照近而易入者常先得之此亦天下之公義而厚薄之殊絕則爲私心耳夫人心之正萬世之常法也苟其不役於喜怒哀樂愛

惡之私則曲折萬變而周道常如砥也唐太宗倦二於天策學士而秦府舊人則與東宮秦府均日用於蓋亦庶幾於恩義之平矣嗚呼安得皇極之主而共敘之哉

上聖人以常典衛中國以封疆限夷狄明其不可參也然民命之所在不當以夷狄中國爲別故兼愛之說興而通和之議行焉甚者至欲以女妻之冀以舅甥之恩而獲一日之安彼唯不計於禮義也故謂之長狄而可以人倫而廢之中暗哉婁敬之智也一日作備而其流至於不可

勝言矣然今中國而君之既不能却夷狄於塞
外又不能忍一日之辱坐視民生之塗炭而莫
之救是誠何心哉此齊景公所以滌出而女於
吳也孟子之所不敢廢則婁敬豈得爲過乎畧
其事而取其心雖宋虢之息民聖人不得正色
而誅之也

有中國必有夷狄待夷狄之常道莫詳於周而其繼
則備於春秋矣方舜禹之時蠻夷猾夏則命士以明
刑而已至湯有來享來王之事而未有其禮也周公
相成王初諸侯於明堂而列四夷於四門之外分天

下爲五服而以周索戎索辨其疆蓋不使之參於中
國也宣王伐玁狁至太原而止而蠻荆使之來威而
已此周道之所以中興也幽王之亂而中國與狄混
而爲一矣其後楚始僭王以夷狄之道橫行於中國
吳越奮自南方以與晉楚爭伯而晉楚不能敵此商
周而上夷狄未有之禍也聖人有憂焉而作春秋其
所以致夷夏之辨亦難矣戎狄之種類不一而雜出
於中華以致其猾夏之禍聖人一切以周道治之而
不使參中國之事也諸侯與之會盟則譏之伯主窮
追遠討則黜之要使各安其疆則止矣至於吳楚則

陳前川 卷之四 十一
非周道之所能盡治也。方其始之僭竊也，固已斥而棄之於夷狄矣。及其能從中國之會盟，則人之能行聘禮，則爵之能正中國，所不能正之罪，能討中國，所不能討之敵，則酌輕重以許之，及其行許謀用狄道，則斥而棄之如故也。然而圖伯可也，分伯可也，專伯可也，不可人可也，子可也，公侯則不可，而况於僭王乎？是聖人於中國夷狄混然無辨之中，而致其辨，則所以立人道，扶皇極，以待後世也。吳楚之禍，極矣。聖人豈不知後世必有夷狄之尤猾者，踵其轍以抗衡於中國，庶幾春秋之義，尙可覆而行也。漢之匈奴，唐之

回謫吐蕃，本朝之契丹，豈可以待夷狄之常道而待之？徒曰不可參於中國而已乎？彼固越疆而來，參中國之文，以自尊，異逞夷狄之威，以自飛揚矣。然而妻之以女，則不可藉其力以平中國，則不可益懼夷狄中國之無辨也。漢唐之已事，可以鑒矣。本朝去是二禍，而歲以金緡奉之，不復至於交兵，則既享其福矣。獨使之進，則漢唐之所未有也。專中國之禍，豈一切一夕之故哉？是皆當時之廷臣不講春秋之過也。今中原既變於夷狄矣，明中國之道，掃地以求更新，可也使民生宛轉於狄道，而無有已時，則何所貴

於人乎故楊雄之言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
於天地者爲中國王通之言曰天地之中非他出入
也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龍川文集卷之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陳龍川文

酌古論

五六

國立編譯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龍川文集卷之五

酌古論

酌古論序

文武之道一也後世始岐而爲二文士專鉛槧武夫事劍楯彼此相笑求以相勝天下無事則文士勝有事則武夫勝各有所長時有所用豈二者卒不可合耶吾以謂文非鉛槧也必有處事之才武非劍楯也必有料敵之智才智所在一焉而已凡後世所謂文武者特其名也吾鄙人也劍楯之事非其所習鉛槧之業又非所長獨好伯王大畧兵機利害頗若有自

得於心者故能於前史間竊窺英雄之所未及與夫
既已及之而前人未能別白者乃從而論著之使得
失較然可以觀可以法可以戒大則興王小則臨敵
皆可以酌乎此也命之曰酌古論

光武

曰古中興之盛無出於光武矣奮寡而擊衆舉弱而
復強起身徒步之中甫十餘年大業以濟算計見效
光乎周宣此雖天命抑亦人謀乎何則有一定之畧
然後有一定之功畧者不可以倉卒制而功者不可
以僥倖成也畧以倉卒制其畧不可久功以僥倖成

其功不可繼犯此二患雖運竒奮鬪所當者破而旋
得旋失將以濟中興難矣人有常言光武料敵明遇
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其中興也固宜吾則曰此
特光武中興之一術也使其中興止在於此則是其
功有時而窮也西都之末莽盜神器羣雄並起相與
圖之光武因思漢之民舉大義之師發跡昆陽遂破
尋邑自戰以有天下彼其收亂誅暴或先或後未嘗
無一定之畧也何以明之光武自昆陽之勝持節河
北鎮慰郡縣破王郎擊銅馬收復故地凡所以經營
河北而取河內爲之根本也河北平河內服自常情

觀之當此之時更始暗弱可以西取關輔疾據其地
俯首東瞰以制天下光武乃身徇燕趙止命鄧禹乘
釁西征其意豈以燕趙爲可急而關輔爲可後哉吾
嘗籌之關輔雖形勝之地而隗囂在隴西公孫述據
巴蜀赤眉羣盜蠶起山東囂述猶虎狼之據穴也有
物以阻其穴則彼不敢騁不然將何所憚赤眉猶長
蛇之螫草也以物而肆其螫則其毒無餘不然將何
所不至光武之未取關輔所以阻囂述之穴而肆赤
眉之螫也故且身徇燕趙使之速定則自河以北民
心已一而吾之根本固矣及赤眉破長安志滿氣益

兵鋒已挫而鄧禹得乘釁以并關中馮異繼之遂破
赤眉而長安平洛陽固而景弇且定齊矣當此之時
天下畧平囂述雖有覬覦之心而不得復興也守
都洛陽命將討囂平述而天下遂一矣此其有一定
之畧而後有一定之功也使燕趙未平而光武西取
關輔則遂與囂述爲敵而赤眉無所騁其鋒矣與囂
述爲敵則欲徇燕趙而彼乘其虛赤眉無所興其鋒
則已暇郡縣而或罹其毒是燕趙未可以卒平關輔
未可以卒守河北河內未可以卒保而天下紛紛將
何時而一也雖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

則欣然而笑曰天下之事未嘗無竒術而人不能發之光武發高帝之所未能爲而中興之功遠過古人者雖天命抑人謀也

先主

英雄之主所爲置私忿而未嘗求復者非以私忿之不當復而義有大於私忿者也當理而後進審勢而後動有所不爲爲無不成是以英雄之主常無敵於天下夫劉備之荊州孫權假之也權不假之其曲在權備不復之其曲在備備既得益州權遣使請荆備不以復而天下皆不直備矣權一舉而襲破二郡而

舉而遂梟關羽何者師直爲壯也然備之於羽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羽旣就戮備不勝忿遂大舉以求復其讐而不知魏者國家之深讐非特一關羽之比吳者一家之私忿猶有唇齒之援也此吾所謂義有大於私忿者如斯而已矣備旣舉兵權遣使求和而盛怒不許是怒敵也兵向西界平地立營而無他竒變是輕敵也怒敵者危輕敵者敗備之喪師有自來矣且吾又聞之用兵之道有攻法有守法此兵之常由以攻爲守以守爲攻此兵之變也攻專用攻法守專用守法其敗也固宜然守專用攻法攻專用守法亦

烏得而不敗哉備之攻吳可謂專用守法矣備自秣
蹄列立數十屯亘七百里將以攻人而計出於此雖
曹丕之庸猶得而笑之而備不知避者豈其甲閫於
用兵耶備之意欲示拙以誘吳師待其貪利一舉蕩
之而不知陸遜之持重可以速壓而不可以巧勝也
形之而彼不從子之而彼不取固將制奇合變求爲
不可敗而全軍以返廼難於舉動計不復生此固遜
之所輕爲也夫善用兵者常避敵之所輕而出敵之
所忌是以進而不可禦何者敵氣沮而吾志得也且
夷陵者荊州之咽喉也得夷陵則荊州可有使備能

遣黃權率水軍以爲先驅順流而下掩其未備而備
率步兵分進疾趨夷陵扇動諸蠻招誘大姓按兵而
不動命水軍急攻之臨機設變奮力死鬪彼方支吾
未暇而吾率步兵乘高而進聲東而擊西形此而出
彼乘卒初銳而用之彼亦疲於奔命矣如其能隨機
拒守則駐軍而相持固壘而不懈多張疑兵斷絕險
要而實未嘗分廼密遣一辯士間行至魏以金幣結
其貴倖自謂有謀求見魏主魏主知必召之旣入見
則泛論天下之事語及吳蜀然後徐言曰臣嘗私賀
陛下切笑陛下已而又私喜陛下彼必問曰何以賀

陔前八文 卷之五
六
朕則對曰武皇帝所以不能吞并吳蜀也非力不足而智不逮以吳有長江之阻蜀有崇山之險而又相爲唇齒之援也今天相魏兩雄相鬪以資陛下進取之機此臣所以賀陛下曰何以笑朕則曰臣聞敵人鬪闔必亟入之今陛下不亟圖進取而猥信吳人之和彼急則和緩則去矣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此臣所以笑陛下曰何以喜朕則曰陛下天資神武聖斷易回苟見其利罔有不從此臣所以喜陛下彼必曰計將安出則曰蜀地僻險未易卒圖不若遣夏侯尚曹仁出信陵賈逵滿寵出東關或出皖城或出廣陸

西彌亘直造長江因蜀之勢大舉攻吳吳亡則蜀失援然後徐舉而圖蜀天下可一也議者必曰兩虎方鬪當收卞莊子之功臣以爲莊子之術可以刺野走之虎若夫阻穴之虎則當及其方鬪而急刺其一待其鬪已則斃者猶能阻穴尙何收功之有哉吳蜀阻穴之虎也臣恐旣解之後勝者張勢敗者阻險桀驁不遜以拒陛下陛下雖憤怒無所逞其鋒矣機不可失願陛下熟慮之也彼曹丕素貪功而劉曄亦嘗言此不旣得聞此計必深以爲然而大舉攻吳吳力不能兩拒固將棄夷陵而與我和以并力拒魏是吾不

戰而得夷陵也夷陵得則荊州可圖矣不知出此而怒敵取危輕敵取敗誰謂劉備爲識大計也故夫以私忿興師而又怒之又輕之者可屢爲哉

曹公

善圖天下者無堅敵豈敵之皆不足破哉得其術而已矣運奇謀出奇兵決機於兩陣之間世之所謂術也此其爲術猶有所窮而審敵情料敵勢觀天下之利害識進取之緩急彼可以先此可以後次第收之而無一不酬其意而後可與言術矣故得其術則雖事變日異沛然應之而天下可指揮而定漢高帝是

也失其術則雖紛紛戰爭進退無據卒不免敗亡之禍者項籍是也至於得術之一二而遺其三四則得此失彼雖能雄強於一時卒不能混天下於一統此雖曹公之所爲而有志之士所深惜也公奮身徒衆之中舉義兵破黃巾走奉暹輔帝室深據根本號令諸將於此降張繡擒呂布斃袁氏破烏桓兵鋒所加敵人授首益舉無遺策而北方畧平矣其爲患者荊州二劉江東孫氏張魯擅漢劉璋據蜀而關西諸將紛二不一此其取之不可以無術也夫所謂術者當審敵之強弱難易而爲之先後以勢度之璋魯弱而

易其勢在所先孫劉強而難其勢在所後夫荊州至
近表又寢弱而有劉備在焉故不若留之以恣備之
所欲爲而并魯取璋以孤其勢然則欲引兵西向而
關中諸將適當其前則如之何蓋嘗攷之關西諸將
皆不足畏所可憚者惟一馬超而公制之非其術此
所以卒爲邊患而反爲魯璋之藩蔽也方騰遂不叶
求還京畿此其勢易服矣騰之家屬盡歸宿衛而獨
留超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公之意豈非以其嘗辟之
不就今雖召之而彼未必肯至耶此亦不思之甚也
且超之所以不就者以父子俱在關西未欲獨下而

又辟之甚輕不肯屑就也及騰既歸宿衛公於此時
能以前將軍召之待以厚禮示以赤心命統銳卒常
以自隨又使超弟若休若鐵者領騰部曲而超之果
敢喜立功名曷爲不就超既就則關西諸將舉無足
及熙甫既平厲兵西向風諭諸將使來合勢則韓
遂等必不敢叛縱叛破之易耳然後并兵自陳倉出
散關運奇奮擊以討張魯則魯可平關中可有復於
此時合張魯之資乘漢中之勢整兵臨蜀則劉璋震
恐不能爲計欲召劉備而無所及備雖至而亦不能
禦何者備非素拊蜀人方懾吾之威必不肯信備

而拒守上下異論又不能爲用璋備異志而潛相疑其勢必不足以敵我况荆州用武之國備必不釋以與人而徑入蜀則璋不得不降也璋降蜀不分慰郡命夏侯淵張郃守之而公親自還鄴整兵向荆使許洛之兵衝其膺蜀漢之兵搥其脊絕吳之糧擄則荆州破劉備蹙然後大會諸將合饗士卒傳檄江東責貢之不入命荆州之兵出江陵蜀漢之兵出巴峽合攻其上流一軍出廣陵一軍出皖城合攻其下流使之奔命不暇而公親率精兵數萬直抵武昌則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周瑜魯肅雖千百輩何害也

江東旣平大下一統分封諸將撫慰士卒廼退就臣列光輔漢帝招賢禮士修明庶政以幸天下雖西伯之功不能遠過如其不然亦不害爲能一天下也彼苟或智計百出而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徒見荆州四通英雄之所必爭而巴蜀險阻非圖天下者之所急及熙尚平遂教之南征荆州責貢之不入而不知大畧之士常留所必爭者以餌敵而從事乎不足急者以蹙之也孫權嘗告劉備以巴漢爲曹公耳目規圖益州得之則荆州危而廖立亦言先主不先定漢中而與吳人爭南三郡三郡旣失幾亡漢中則孫劉

之所爭蓋亦可見矣蓋蜀漢者天下之右臂也江東者天下之左臂也安有人斷其右臂而左臂能全乎不知斷其一臂而從其中以衝之則兩臂俱奮矣此曹公所以南失荆西失蜀而孫劉爭雄天下分裂蓋其失止於留馬超取荊州而患之不可支卒至於此故夫取天下之大計不可以不先定也且夫曹公未平徐州而先平兗州未擊袁紹而先擊劉備破喙臣而後圖二袁蓋亦得術之一二然公巧於戰鬪而不能盡知天下之大計故至此而失亦卒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孫權

天下之事最爲難應者百萬之衆卒然臨之而羣情有不測之憂坐觀其來而望風請命則懼至於失吾之大計起而欲拒之則又懼力之不足而反爲大患唯英雄之君爲能出身以當之而其氣不懾觀其勢審其人隨其事變而沛然應之切中機會而未嘗有失此固非僥倖於或成而畏謹者之所能爲也故吾欲拒之則以至寡當至衆而吾能保其必勝而不拒之則啗以甘言濟以深謀而彼必不敢動二者之所爲不同而均於有成效昔者漢高帝之據關嘗欲納

項籍矣而孫權之據江東則舉兵而拒曹公事變不同應之亦異何以言之項籍劫諸侯之兵西向入秦所當者破勝氣百倍此其勢固不可拒也而籍之爲人勇而無謀氣雖行然而有不忍之心可下以言則亦何必拒之哉曹公并荊州之衆東向俱下而輕騎兼進千里趨利復與吳爭長於舟楫之間此其勢易拒也而公之爲人智而多詐其言甘其心忍一罹其手莫之能救則雖欲不拒不可得已觀其勢審其人而後可以當大變也當時之人乃教高祖拒而勸孫權降可謂兩失機矣方帝封秦府庫還軍灞上其計

善矣一惑其說遽命拒關鴻門之役微項伯幾殆使帝能因籍之來開關延之身往見籍再拜賀救趙之功作而曰秦爲亡道英雄並起章邯舉全國之師出關擊之驅滅羣英如獵狐兔當此之時邯以爲天下易與耳渡河擊趙偃然不顧將軍整數萬之衆趨救鉅鹿焚棄輜重身先士卒叱咤生風震呼響應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人百其勇秦軍大潰諸侯觀之心戰膽栗始知將軍爲真英雄膝行向前莫敢仰視故賀又再拜謝所以破秦作而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渡河救趙大破秦軍秦之良將勁卒

於鉅鹿臣得引兵畧地通行無累乘虛入關遂降子嬰憑藉威靈得展尺寸不然臣何以至此敢謝又再拜請分土之約作而曰臣自入關秋毫無所取籍吏民封府庫還軍灞上以待將軍將軍存亡定危救敗繼絕於天下功最多宜爲盟主以幸天下裂土行封加惠於諸侯將軍世居大楚身爲霸王臣願得如約居關中與諸侯比肩錯壤臣事大楚世爲西藩異者擊之非臣之私實將軍之大義敢請彼籍素不忍可啗以言吾曲意推之則必欣然而受固不背吾關中之約矣吾得王關中然後收英雄之士合義從之衆

厲兵南向則全蜀可談笑而取抗旌北首則兩河可指揮而定席捲燕趙電掃齊魯據形勢之雄懾項籍之氣然後三面並進以攻之則彼將拱手就縛亦何至於屢戰屢敗重殘天下之民哉張子房號爲知天下之大計者見其拒關不能預爲之謀事迫而僅能解之此豈其慮有所不及耶抑知之而不敢告耶然幸而謝過之後籍猶使之王巴蜀得乘釁而取關中而爭天下苟王之於燕趙若齊魯之間則大失機矣天下豈遽爲漢有哉此其成特出於幸也若夫孫權蓋亦不惑於流議矣審操可拒卒置衆說而斷用周

瑜使與劉備叶力期必拒之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非
惟免虎口而且有大功此其臨大變而不懾豈幸也
哉權旣不懾於孟德而魏文繼立始曲意事之啗以
甘言效其珍物有求則從惟恐少拂其意欲待其驕
而乘其變其謀深矣不幸而司馬仲達在魏而其謀
卒不獲騁此則遇時之不幸而非權之罪也夫高帝
之英雄非權之所能髣髴而帝之成實出於幸權之
不成實出於不幸故夫天下之事未可以成敗而定
論也

龍川文集卷之五終

龍川文集卷之六

酌古論

符堅

智者之所以保其國者無他善量彼已之勢而已矣
彼有釁吾亦有釁智者不與也吾無釁彼亦無釁智
者不伐也至於彼無釁而吾有釁則兢兢自全猶懼
其不保而何敢議人乎符堅者好大而自忘甘醜貪
功而不顧其後者也以有釁攻無釁雖婦人孺子未
上賤隸皆知其不可而堅決爲之則安得而不亡哉
始堅以黠虜之雄舉三國如拉朽自以爲無敵於天

下侈心一動遽欲移師而吞晉晉雖弱中國也秦雖強夷狄也自古夷狄之人豈有能盡吞中國者哉率百萬之師東向而俱下謂可以傳呼而定矣謝玄以數萬應之百萬至衆也數萬至寡也以至寡當至衆堅輕之不以屑意將橫截於岸而盡勦之而晉之數萬自知非敵士致其謀人奮其勇一以當百百以當萬堅雖有百萬之師焉得而不敗故嘗謂謝玄掘孤軍以當秦蓋亦識用兵之法也然師次淝水勝負未判玄使人請堅麾兵少退以決一戰堅命摩退自相蹂躪晉人乘之因以大敗世遂以爲秦自敗而晉偶

勝非玄之善堅之不善也使其不退則勝負未可知也使其分爲十道偕發並至則可以勝歸也吾嘗嘗之此二說者常見其敗未見其勝夫堅之事勝亦亡敗亦亡益不足論而世猶惜其可以勝而不知用之則吾不可以無論也故爲之說曰許退者晉之不幸也不分者又晉之大不幸也夫夾水而陣一衆一寡寡者未敢前衆者不肯還晉苟退軍三十里示堅以怯堅必輕之卷甲疾行趨兵急渡食不暇飽糧不及資而爭先以兩道伏兵漲左右翼乘其未陣整兵向之麾其東鼓其西正兵當其前伏兵衝其腹奇兵躡

其後三面夾擊奮力鏖戰此陷虎法也虎之見人常欲吞之而人先設陷穽然後脫身反走虎必來奔趨於陷穽執戈臨之殺之必矣使堅而不退則晉之計將出於此而百萬之師一敗塗地天下之人將以爲謀畧不世出矣不幸而不然則人遂以晉爲偶勝故曰許退者晉之不幸也夫率百萬之衆分爲十道求以攻人必具兵皆精銳將皆智勇君明臣忠內外無釁始可以勝今堅發諸州公私馬十丁一兵其精銳何在諸將雖衆人自爲志可倚信者惟一符融其智勇何有君肆其驕臣獻其諛弱卒數萬留守關中而

根本空虛鮮卑羗羯攢聚如林而蕭牆釁起晉苟待其旣分詔請道堅壁清野至勿與戰命桓冲謝玄等提精兵數萬抵襄陽設奇逆擊破其一軍而自均平金人武關趨長安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搗其空虛慰撫居民秋毫不犯耆老感思晉德得見官軍欣然相告箪食來迎不出旬月關中舉定則秦之諸道之兵強者不顧而自立弱者不戰而自懼而蜀必孤使關中之兵衝其膺荆楚之兵搗其脅而蜀定矣此斷蛇法也蛇出其穴橫身於路求以噬人吾從其中而斷之脊塞其穴使之首尾不相救欲進不能欲退不可

雖有餘毒將自斃矣使堅而分爲十道則晉之計又將出於此而坐關東瞰以制天下百里之內牛酒口至大享士卒傳檄河洛則中原之地可復百年之讐可雪矣不幸而不然則玄雖乘勝直抵黎陽而不得關中守之不固所取之地卒沒于賊故曰不分者又晉之大不幸也此二策者天下之勝策也而玄雖未足以盡知之而堅決無勝理也世言王猛之將終也丁寧告戒謂晉不可伐彼亦知勢之不可雖制奇合變而亦無所用歟

韓信

英雄之士常以多算勝少算而未嘗幸人之無算也敵人無算凡天下之有算者類能勝之豈惟英雄哉故夫以英雄之才而臨無算之敵俛首而取之曾不足以關其思慮而奇謀至計無所自發此非英雄之所幸爲也至若敵人去已不遠籌算時出其勢足以迫我吾居其間隨機而應之窘之而愈知費之而愈新愈出愈奇而沛然常若有餘天下始知英雄之爲不可當矣且夫天下必有好強不可制之敵而後天使英雄之士出佐其君以制天下之變以息天下之爭使敵無算則進少有算則遂逡巡而不敢進則是

勝負之數未可判而天下之患未可息也是何足以辱英雄之名哉天之所生必不如是也夫項氏之患蚩尤以來所未有也故韓信出佐高祖而劫制之彼其所以謀項氏者可謂盡矣不以其兵與之角而欲先下諸國以孤其勢故一舉而定三秦再舉而虜魏豹三舉而擒夏說廼欲引兵遂下井陘李左車說趙將陳餘曰韓信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趙地阻險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信必成擒矣餘不能用信廼一舉而破趙世之議者皆曰使左車之策遂行則信必不敢下

井陘下則必爲所擒矣嗟夫此何待信之薄哉信而非英雄則可若英雄也則計必不出此矣且趙不破則燕不服燕不服則齊未可平齊未可平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信之用兵古今一人而已今屈於左車之計而不能決劉項之雌雄斯亦何取於信哉故吾謂左車之策行則信亦下井陘趙亦破餘亦擒左車亦就縛請遂壽之夫善用兵者不內人於死地今餘兵當其前左車之兵絕其後進退不可可謂死地矣內人於死地而求人之不出奇謀智者固如是乎且信之精兵已詣滎陽而所存者皆非素拊循之兵

也持是兵而與人戰猶將自置之死地以決死鬪而况敵內我於死地吾何憚而不敢入哉吾以是知信之必下也餘嘗言信兵雖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人知餘兵雖號二十萬其實不過十萬也今分三萬以與左車則餘所統者不過六七萬耳吾既下井陘因留數千人扼險以爲後拒以防左車之奇兵廼引兵壓趙壘而陣彼必不肯戰廼命挑鬪彼又不肯戰廼使辱之彼必又不肯戰何者左車亦嘗告之也遲之一二日密遣數千人間往伏險戒之曰俟趙軍出而逐我卽起據其壁擊其背處分既定乃使入巡軍大

呼曰賊兵斷後不如急歸乃引兵而反彼必謂吾計已窮士氣已沮而又知左車奇兵實已斷後欲使吾腹背受敵始可全勝此雖智者亦必舉兵逐我而况餘貪得忘失之心囂然其未已乎彼旣舉兵逐我勢將相迫廼鼓噪反兵而戰兵在死地人人死鬪而吾之伏兵又起據其壁擊其背彼腹背俱受敵反不知所以爲禦者矣餘固可以一舉而擒也餘旣擒則左車三萬之兵可以傳呼而潰矣孰謂左車之計果能沮信之兵乎且夫斷後之兵古之智將固嘗以是而勝也然其勝嘗出於敵人之不意今左車之計未行

而言已覘知之此雖有天下之至計猶得預爲之備而况左車之計乎且善謀者鬼神不能窺使敵人得窺之則不得爲善謀矣推此言之左車之計可知矣雖然是計也雖非天下之至計亦一時之良策也惟信爲能可以當之他人則愕然不敢進矣計左車之爲人亦足以爲軍中之謀士信欲就之以決疑所以虛心委已而問之豈真以爲嚮者之計足以檢戎哉司馬遷班固不達兵機以爲信然廼記於傳曰廣武君策不用信使人間視知之乃收引兵遂下從遷固之言則信特幸人之無算者爾彼豈知廣武君之策

用而信亦敢下兵哉此殆可與曉機者道也昔者曹操伐張繡而劉表斷其後操隨機應之卒敗繡表夫繡不下於餘表不下於左車而操之用兵特信之流亞也以信之流亞猶能敗繡表信獨不能破餘左車乎從是觀之則吾之說有不妄者矣

薛公

所貴乎謀大策士者爲其能審料敵情以釋人君之憂也夫人各有心對面相語莫能相測敵人遠在數千里而欲察其情揣其計之所出此非智者不能爲也方敵人勃然而起人君四顧惶惑茫然未知所措

陶音川文 卷之六 七
有一人焉奮身而出言之設爲定計使中敵人之所爲曉然如日見其事而言之者使人君得先爲之規畫處置而嚮者之憂一旦釋然此謀夫策士所以爲可貴也然而人君賞之天下推之後世又從而信服之畏其審料之明而不敢議其言之當否故言雖或過而亦無有辨之者矣昔者黥布之背漢也高帝深憂之薛公爲三策以料布而謂布必出於下策已而果然此其智蓋出人數等矣然而吾觀之薛公謂布出下策則漢無事信矣至言出上策則山東非漢有出中策則勝負未可知其言不亦過乎吾之意則曰

布出下策則不足敗出中策亦敗出上策亦敗何以言之古之所謂英雄者非以其耀智勇據形勢如世而已也此二者特英雄之末事而仗大義以從天人之望者乃英雄之所繇起也苟天命人心已有所歸而吾乃攘袂而起於干戈紛擾之後用下背上舉逆犯順其名曰盜雖欲耀智勇據形勢而借英雄之資其能濟乎故凡薛公之上中二策皆英雄之資也英雄用之則可布用之則所以速其亡耳請遂籌之上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與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大勢在布後楚在布左以力取之則誠易也復竭力

以并齊魯則其力疲矣而民心附漢未必爲其用也
力取者猶然而欲傳檄燕趙能保其必降乎縱使其
迫於勢而降而民心抑又可知矣漢苟遣一信臣若
周勃之徒持節往慰諭之則燕趙必復爲漢用因命
勃率燕趙之兵以收齊魯而帝親率關隴韓魏之兵
以與布角布力已疲一舉必破布敗則吳楚可不戰
而復也吾以是籌之布出上策亦敗也中策曰東取
吳西取楚并韓與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夫韓
魏天下之中也關隴在其西齊魯在其東燕趙在其
北得韓魏而未得齊魯燕趙雖欲據敖倉塞成臯顧

亦何用哉漢苟遣一二能將若曹滕之徒率燕趙齊
魯之兵合擊其背彼必反兵自救帝因以關隴
之兵而夾擊之則布亦何足敗哉吾以是籌之布出
中策亦敗也薛公者明於料敵而不明於上下之分
逆順之理故以英雄之資設爲布之三策而不自知
其言之過也或曰司馬懿之料公孫淵石勒之料劉
曜于謹之料蕭繹果如何哉曰懿以襄城預走爲淵
之上策謹以席捲渡江爲繹之上計皆所以明其甚
不足畏也不足畏之敵彼料之旣得矣雖勿論可也
至勒之策曜則有足言者矣曜圍洛陽勒將往救因

計之曰曜盛兵成臯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夫率兵以攻人頓於堅城之下數月不能拔士氣已沮一旦強援奄至不能扼險以拒之則腹背受敵不敗何待成臯關天下之大險也使曜能留萬人以圍洛陽而身率勁兵以扼成臯則鞏必不敢進進則乘高而擊之勝之必矣勒既不獲進則洛陽失據曜因得優游而坐取之此所以爲上計也若其阻洛水則勒亦未能進然而勒可設爲疑兵而潛兵以渡曜能應之則勝不能則敗此所以爲中計也故吾嘗謂曜出上計則洛陽非勒有出中計則勝負未可知施之布則薛公之言過矣

鄧禹

善用兵者識用不用之宜而後能以全爭於天下矣夫戰久勝則兵不可用敵已懼則兵不必用不可用而用之則挫不必用而用之則勞勞且挫則敵人反得乘其弊而覆之上損國家之靈下虧一身之名一跌之後前功盡棄其爲患也可勝道哉是故智者戒之也昔者韓信之用兵也一舉而定三秦再舉而虜魏豹三舉而擒夏說四舉而臯成安君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兵鋒所加敵人授首蓋舉無遺策而天下皆

知其不可當也然當此之時戰雖勝而兵已疲矣兵雖疲而敵已懼矣故兵雖不可用亦不必用也聲恐而氣竭之固足以勝是以廣武君告以傳檄下燕然後舉兵臨齊信從其說卒以成功然吾以爲廣武君雖不言信之計亦將出於此矣何者勢當然也夫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勢不可用也傷弓之鳥可以虛弦下勢不必用也不可不用智者固將不用矣今信之勢何以異此其所以區區咨計於蒯武君者蓋大功坐成不敢不謹也不然則安能百舉百全而未嘗小衄歟鄧禹起身徒步杖策軍門一見光武遂

論霸王大畧陳天下之大計此其胸中固有大過人者矣連兵西討所當者破既定河東復平關中威聲響震敵人破膽諸將勸禹乘勝徑攻長安而禹定計欲待其斃光武迫之使急進兵赤眉西走遂拔長安已而糧運不繼降者離散赤眉還兵長安復失威名大損功卒不成論者皆以爲禹之計則然而光武實迫之使敗者吾獨以爲不然斯民塗炭皇皇無告奮力拯之惟恐不及而况吾勝而彼沮不進兵將何待也使其既據長安大張勝氣分慰居民合饗士卒使辯士以尺書風諭威德則赤眉延岑可指麾而定矣

此韓信破趙之勢也不知出此廼舉弊兵而與延岑合戰敗於藍田可以止矣且憤其功之不成復收餘卒求與賊戰糧運日乏屢戰屢敗豈非禹之才畧有所不及而亦無謀士以傳檄之說告之耶吾觀禹之失而後知識用不用之宜者蓋亦難矣嗟夫禹之敗亦有白水矣禹令馮憖宗欽等守桐邑二人爭權相攻憖殺欽而反擊禹禹憤然無所指求計於光武賴黃防而僅能得其首憖欽偏裨也始不能防之終不能制之敵人固有以窺我矣使其能御憖欽而不至於相攻則桐邑不搖桐邑不搖則敵人不能窺而糧運必不乏敵人不能窺則餘黨不降而自服糧運既不乏則居民降附者日衆長安之功固不在馮異而在禹矣以此觀之禹實有以取之而光武何罪焉語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故夫古之智者常盡心於垂成之際也

馬援

用兵之道不可以常律論也履險者兵家之危事習將常用之而勝他將常以之而敗勝非險也以有術勝也敗非不險也以無術敗也勝敗在人而不在險唯險而後可以見人之能否也且不探虎穴安得虎

子冒大險而後能立奇功險之不冒雖曰有功吾未見其奇也故夫智者不惡夫履險而惡乎無術多方以誤之此兵家之至術也聲東而擊西形此而由彼雖在坦地猶然而况於險乎險者人所易拒也吾欲出此而明以告之則敵一分兵拒險而吾固將不戰而自沮矣乃若智者之制事也聲其所必意形其所必趨而忽焉乘險而進則敵人驚沮而不知其所從來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鬪一舉而敗其黨與覆其巢穴而後可以爲不世之奇功也昔者馬援率景舒進擊武陵溪蠻軍次下雋其道有二一曰壺頭一曰

充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充則塗夷而運遠舒欲從充將以正合也援欲從壺頭將以奇勝也故援力言之棄日費糧不如徑進扼其喉咽帝遂捨舒而從援援既進兵賊乘高守險欲前不可欲退不能口而暑甚上卒多疫卒不戰而自敗嗟夫若援者可謂不明乎履險之利矣吾以謂常聲言從充縱其降口使歸以告多張逆兵鳴鼓輦盛旗幟若從充進賊必悉衆出拒吾密遣輕兵乘舟急進徑自壺頭以掩其無備出其不意則賊氣喪膽沮不知所以爲禦者矣五溪諸蠻可以一戰而擒也不知出此而明明履險其敗也

固宜然援則失矣而議者方以景舒之計爲得是所謂見牛而未見羊也故從援則必敗從舒則未必勝從吾之計則發必中攻必克是以韓信之擊魏豹也盛兵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卒以擒豹曹公之攻馬超也盛兵潼關而潛兵渡蒲阪取西河卒以破超此則兵家之妙術而非吾臆說也惜乎援之不出於此始援謀隗囂於掌握之間擊諸羌於指顧之頃破交趾平嶠南出奇制勝前無堅敵不可謂非一時之傑也然至此而失豈其終老而智耄耶光武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援援川

而光武從之光武之以可勝矣已而援敗復重加罪始不能料其不可而遽從之終不能少貸其法而重責之嗚呼光武亦不得爲無罪也

龍川文集

卷之六

七

龍川文集卷之六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陳龍川文

酌古論

七八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龍川文集卷之七

酌古論

諸葛孔明上

英雄之士能爲智者之所不能爲則其未及爲者蓋不可以常理論矣騏驥之馬足如奔風升高不軒履濕不濡度山越壑瞬息千里而適值一馬蓋亦能然則雖有此駿而不足以勝之也於是駕以輕車鳴以和鸞步驟中度緩急中節鏘鏘乎道路之間能行千里而能不行雖無一時之駿而久則有萬全之功何者吾垂其所能而出其所不能可以扼其喉而奪之

氣也且譎詐無方術畧橫出智者之能也去譎詐而示之以大義置術畧而臨之以正兵此英雄之事而智者之所不能爲矣故夫譎詐者司馬仲達之所長也使孔明而出於此則是以智攻智以勇擊勇而勝負之數未可判孰若以正而攻智以義而擊勇此孔明之志也而何敢以求近效哉故仲達以奸孔明以忠仲達以私孔明以公仲達以殘孔明以仁仲達以詐孔明以信兵未至而仲達之氣已沮矣八陣列於前四頭八尾觸處爲首進無速奔退無遽走突兵不能觸其膺奇兵不能繚其背伏兵不能衝其脅追兵

不能襲其後謀間無所窺詐謀無所用當之則破禦之則靡鋒未交而仲達之能已乖矣夫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天下莫不憚之雖孫權亦以爲可憚而仲達亦自負其能也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行行然求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敢敵去不敢追賈詡等常逼之戰矣兵交卽收不敢復出姑以待弊爲名而其爲計者不過日夕斃其死而無他術也彼豈孔明敵哉論者以孔明制戎爲長奇謀爲短雖智者亦止以爲知其短而不用吾獨謂其能爲而能不爲將以乖仲達之所能而出其

所不能也故吾嘗論孔明而無死則仲達敗關中平
魏可舉吳可并禮樂可興請遂言之夫仲達以所能
要其君壓其同列而誇其國人今歛重兵而自守姑
且待其弊然孔明始試其兵或以饑退晚年雜耕渭
濱爲久住之基本牛流馬日運而至則其弊不可待
矣遲之一二年仲達將何辭哉不戰則君疑之同列
議之國人輕之其身不安其英氣無所騁固不免於
戰戰則敗耳敗則魏人破膽郡縣響震引兵畧地關
中可有分慰居民彰明漢德然後舉兵而臨關東勢
如破竹所攻者下關東平則論以信義燕趙可拊摩

而定矣至五六年而魏明卽世齊王踐位上下相疑
蕭牆釁起引兵合進可以一舉而覆其巢穴俘其君
臣分定州縣安集流亡魏旣舉則吳人膽破矣况權
之末年猜疑益甚果於殺戮雖陸遜不能日明至十
年而遜沒其後步騭朱然全琮之徒復相繼云亡權
之勇決之氣亦已就衰適庶分爭內不能制於是使
蜀漢之師順流而下荆襄之師乘勢而進一軍出夏
口一軍出岷城一軍出廣陵吳之羣臣無亮敵也攻
城畧地孰能禦之盡一年之力而吳可舉江東旣平
天下旣一偃武修文彰善瘴惡崇教化移風俗數年

之問天下畧治然後興典禮修正樂斯民復見太平之盛矣且孔明之治蜀王者之治也治者實也禮樂者文也焉有爲其實而不能爲其文者乎人能捐千金之璧而不能辭遜者天下未之有吾固知其必能興禮樂也不幸而天不相蜀孔明早喪天下猶未能一而况禮樂乎使後世妄備得各肆所見以議孔明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諸葛孔明下

孔明伊周之徒也而論之者多異說以其適時之難而處英雄之不幸也夫衆人皆進而我獨退雍容草

廬三顧後起挺身托孤不放不攝而人無間言權偏人主而上不疑勢傾羣臣而下不忌厲精治蜀風化肅然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帝者之政也以佚道使人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殺者王者之事也孔明皆優爲之信其爲伊周之徒也而論者乃謂其自比管樂委身偏方特霸者之臣爾是倒足與論孔子之仕魯與自比老彭哉甚者至以爲非仲達敵此無異於兒童之見也彼豈非以仲達之言而信之耶而不知其言皆譎也仲達不能逞其譎於孔明故常伺孔明之開闔妄爲大言以譎其下論者特未之察

耳始孔明出祈山仲達出兵拒之聞孔明將芟上邽之麥卷甲疾行晨夜往赴孔明糧乏已退仲達譎言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日夫軍無見糧而轉軍與戰縱能勝之後何以繼此少辦事機者之所必不爲也仲達心知其然外爲大言以譎其下耳已而孔明出斜谷仲達又率兵拒之知孔明兵未逼渭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孔明移軍且至仲達譎言曰亮心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陣若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夫敵人之兵已在死地而率衆直進來與之戰此亦少辦事機者之所不

爲也仲達知其必不出此姑譎爲此言以妄表其怯以示吾之能料且以少安其三軍之心也故孔明持節制之師不用權譎不貪小利彼則曰亮志大而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凡此者皆伺孔明之開闔妄爲大言以譎其下此豈其真情也夫善觀人之真情者不於敵存之時而於敵亡之後孔明之存也仲達之言則然及其歿也仲達接行其營壘歛衽而歎曰天下奇才也彼見其規矩法度出於其所不能爲恍然自失不覺其言之發也可以觀其真情矣論者不此之信而信其譎豈非復爲仲達所譎哉唐

李靖談兵之雄者也吾嘗讀其問對之書見其述孔明兵制之妙曲折備至曾不一齒仲達彼曉兵者固
有以窺之矣書生之論曷爲其不然也孔明距今且
千載矣未有能諒其心者吾憤孔明之不幸故備論
之使世以成敗論人物者其少戒也

呂蒙

成天下之大功者有天下之深謀者也制天下之
謀者志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存乎吾之志則
除天下之患安天下之民皆吾之責也其深謀遠慮
必使天下定于一而後已雖未一之而其志願豈一

日忘之哉漢高帝之失職而西也天下之人將遂以
爲不振而高帝欲東之志囂乎其未已故燒絕棧道
使項籍意不復西而後乘間以定三秦旣又引兵出
武關使籍兵亟南而復乘間以平諸國漢日廣籍日
蹙卒能并之而一天下此其志之大謀之深而功亦
如之也孫權克仗先烈雄據江東舉賢任能厲兵秣
馬以伺中國之變若將有所爲矣然吾觀其命呂蒙
之取荊州未嘗不歎其志之不大謀之不深而知甘
無取人下之畧也夫關羽好勇而無謀恃氣而驕功
此其勢甚易譎也胡爲乎汲汲然而欲取之使其攻

破樊襄陽然後徐圖之則漢沔以南皆吾地爾是則羽之破二城者吳之利也然而不遂破之者吳不能爲之聲援也方其擒于禁臯龐德操意甚難之議徙都以避其銳而司馬仲達說操勸權躡其後其議遂寢夫徙都之議至下也守邊之士恃操以爲無恐使操徙都渡河則士氣索然不振淮泗以南可襲而取矣是則操之徙都者吳之利也然而不遂徙之者吳許其躡羽之後也此豈非其志之不大謀之不深歟故古嘗論之方操勸權以躡羽後權當顯生之曰關將軍以律行師爲漢家除殘掃穢孤以同盟義當戮

力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誠如是則操不知所以爲禦而勢必至於徙都羽行行然無東顧之憂得畢力以攻樊襄陽矣徐晃豈能遽當之哉操旣徙都權因自攻皖城命一將攻廣陵而合吞淮泗之地羽一破樊襄陽蒙因率兵以襲三郡乘其弊而進擊之而盡收漢沔之地東據淮泗西據漢沔土地日闢形勢日張如此而後可以虎視中原蠶食青徐也此則取天下之大畧而權之君臣會不足以知之彼其志止於取荊州以固江東凡蚤夜之所以爲謀者襲關羽而已何暇爲大下慮哉魯肅曰帝王之興必有驅除羽不

足忌吾切以斯言爲有志而權乃笑之信其不能有所爲矣嗚呼使周公瑾尙在其智必及乎此矣吾觀其決謀以破曹操拓荊州因欲進取巴蜀結援於馬超以斷操之右臂而還據襄陽以蹙之此非識大畧者不能爲也使斯人不死當爲操之大患不幸其志未遂而夭奪之矣孫權之稱號也顧羣臣曰周公瑾不在孤不帝矣彼亦知呂蒙之徒止足以保據一方而天下之奇才必也公瑾乎

鄧艾

自古英偉之士乘時而出佐其君其所以摧陷擊敵

開拓疆土使聲威功烈暴白于天下者未有不本於謀者也蓋其平居暇日規模術畧定於胸中者久矣一旦遇事而發之如坐于伾而轉圓石其勇決之勢殆有不可禦者故其用力也易而其收功也大非徑行無謀僥倖以求勝也故夫僥倖以求勝者幸而成則爲福不幸而不成則爲禍禍福之間相去不能以寸此君子之論所以無取於斯也然其間有實出於謀而其跡若幸有實出於幸而其跡若謀者雖君子不能無惑向者疑似易乘也桓温之伐蜀也師次窄橋李勢率衆出戰龔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黃夷誤鳴

遂進破之此其跡右幸也然溫之謀蜀審其必破然後進兵而伐之使鼓吏不誤鳴則溫豈將遂退耶故吾謂溫見客主殊勢而勢又決死於一戰不若遂因恐懼姑命退軍以懈其心乘其懈而擊之結陣而前可以大勝此曹操之所以破張魯也謀未必施而鼓吏誤鳴士卒勇鬪一舉蕩之天下之人見其功而不見其謀皆曰窄橋之勝幸也謝玄之禦秦也師次淝水符堅拒岸而軍玄使人請堅麾衆少退而堅衆相蹂遂進敗之此其跡若幸也然玄之拒秦審其可敗然後進兵而禦之使堅退軍整齊則玄豈將遂已耶

故吾謂玄見衆寡不敵而堅又求奮於一舉不若請其退軍進兵求戰佯敗反走俟其牛濟而擊之挫其前鋒可以得志此韓信之所以破龍且也謀未及陣而堅衆相蹂因引精銳一戰覆之天下之人見其功而不見其謀皆曰淝水之勝亦幸也夫所謂幸也者嘗試之而後得之也不幸而或不然則不能有所處矣彼二人之所以爲謀者如此其久也制勝之術如此其深也雖勝之似偶然使其不然亦不害其爲勝何名爲幸哉然史氏不能少發之而二子之志奄抑不伸非有智者孰能辨之鄧艾攻蜀自陰平道無人

之地數百里冒險歷艱無所不至艾則襄詿推轉而下將上懸崖魚貫而進卒破諸葛瞻降劉禪天下之人皆以艾爲能冒險謀勝也吾嘗論之使瞻能拒東馬之險則艾將不戰而自沮禪恐數日不降則艾將束手而執縛彼艾特以僥倖而成也何足道哉宋武帝伐慕容超引兵直度大峴卒能破之彼策超必不能拒故也艾能策瞻必不能拒乎唐太宗旣破宋羅喉以二千騎直造薛仁果城下卒能下之彼策仁果必出降故也艾能策禪必降乎艾皆不能素策之而率兵徑進豈非幸其或成哉自古幸而成功者多矣

死而論定未有如鄧艾之欺於後世者也

羊祜

攻必克而守必固天下之奇才也世之言兵者孰不曰我此攻我能守而以常堅敵則不能盡如所言者此其才必有所格也夫敵守而我攻之此非善攻也敵攻而我守之此非善守也善攻者攻敵之所不守動於九天之上人莫得而禦也善守者守敵之所不攻藏於九地之下人莫得而窺也故以攻則克以守則固天下後世又從而服之曰奇才反是則人容有議之者矣昔者羊祜蓋一時之良將也修德行義以

陝音川文 卷之七
傾孫皓之政推誠示信以懷吳人之心財之不傷兵之不耗而民爲之安此所以國之輔民之司命也然而攻守之間容未有善者豈其才之有所格歟且祐之守襄陽也晉委之以謀吳責之以安邊而祐亦以此自任也使攻而不皆克守而不皆固則猶有戾於其所自任矣兵法曰敵人開闔必亟人之西陵者吳之要害晉欲之而不可得者也步闡以之而降所謂時之一至而不可失之機也祐當親率襄陽之兵而急趨其前命徐嗣率巴東水軍而急趨其左晨夜往赴與之合勢扼險以待吳師至則乘高而擊之破之

必矣如使抗軍先至而吾急攻之於外闡乘之於內表裏受敵焉得而不敗哉更數日西陵可得而西陵則誘動羣蠻而江陵可圖矣如此而後可以謂之善攻也不知出此乃頓兵不進而抗兵已圍西陵矣止命楊肇往救之而身攻江陵者彼豈以爲攻其所必救耶而江陵堅固非抗之所必救也已而肇敗闡擒而祐卒無功抑何戾於攻敵所不守之義哉兵法曰形人而我無形襄陽者祐所鎮守而吳人所不敢窺者也而江夏益陽乃敵意吾不守吾意敵不攻之地也祐當遣一能將率精兵數千往戍之偃旗仆鼓常

若無人敵以爲無備而求肆掠則設覆以待之誘
進而擊之去則因險以要之乘怠而破之此出其不
意雖少猶可以覆衆也覆其一則後雖無兵而敵不
敢窺矣如此而後可以爲之善守也不知出此廼屯
聚不分而吳之兵得掠江夏矣雖曰地遠而不及救
而始不設備者彼豈以爲地有所不守耶而江夏切
近豈祐之所當不守也已而朝廷詰之而徒能肆辯
以對抑何戾於守敵所不攻之義哉此則攻守之間
容有未善而人得以議之也雖伐吳之策如見蒞人
之心腹而處置之使杜預王濬資以成功亦吳之無

人而後能爲是也使陸抗尙無恙祐豈能有所成耶
吾故曰祐持一時之良將而非所謂天下之奇才也
嗟夫權譎之事固君子之所羞爲而亦兵家之所不
廢也如使不欲以權譎而攻西陵則不若明告吳君
曰據城而叛非忠臣也納叛得城吾將焉用君其亟
守之此則足以彰大信於天下矣又使不欲以權譎
而守江夏則不若明告吳將曰各守爾土無相窺也
備不可襲多殺奚爲公其圖之此則足以推赤心於
隣國矣誠如是攻守不事權譎而庶幾於王者之舉
苟爲不然而猶惡乎權譎使功喪而名虧則亦智者

之所不爲也

公共圖書館

龍川文集卷之七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龍川文集卷之八

酌古論

崔浩

古之所謂英雄之士者必有過人之智兩軍對壘臨機料之曲折備之此未足爲智也天下有奇智者運籌於掌握之間制勝於千里之外其始若甚茫然而其終無一不如其言者此其諳歷者甚熟而所見者甚遠也故始而定計也人咸以爲誕已而成功也人咸以爲神徐而究之則非誕非神而悉出於人情顧人弗之察耳夫崔浩之佐魏料敵制勝變化無窮此

其智之不可敵雖子房無以遠過也而其料柔然尤
爲奇中方太武將議出征衆皆難之浩肆辯詰之力
遂其行且告人曰必克但恐諸將瑣二前後顧慮致
不能盡舉耳已而果然使浩臨機料之可也而能先
事料之者此果何術哉吾嘗論之古之善料敵者必
曰攻其所不戒擊其所不備柔然去魏數千里恃其
絕遠守備必懈吾卒然以兵臨之所以迅雷不及掩
耳震電不及瞑目彼將望風失措矣此浩所以決知
其克也然夷狄之人貪而無親輕而不整勝不相遷
敗不相救一夫先奔萬夫爭潰此其習俗然也魏師

乘勝而進勢如風雨所至奔敗鳥竄獸伏各逃其死
柔然計窮氣沮數日之間衆未及聚謀未及生徬徨
四顧而莫知所以爲禦使連兵急進以勢迫之此雖
犯天下之至危而可以得志然是舉也唯明者爲能
必之唯斷者爲能行之不明則利害顯然而不見不
斷則可否猶豫而不決夫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有是
二者而何能投機哉太武之用兵動傾萬仞而其將
若長孫翰劉潔古弼之徒雖不爲無謀而皆不能用
權以求勝故機會在前而或失之者有矣此浩之所
爲深憂也是以先事料之言如有形庶臨機之際或

因吾言而能有所決則舉一國猶揭虛耳其功可勝道哉太武卒失其機使貽後悔彼非不知勢之可進而自顧進軍數千里窮其巢穴人或死戰或因險以要我或設伏以待我其害殆未可以一二旣不若全軍而止他非所憂此則太武與諸將之意也而不知事固有隨機立權者烏可以瑣二顧慮哉故夫浩之所料雖曰奇中要之皆出於人情而太武失之耳唐太宗伐薛仁果旣破宋羅喉於淺水源遂以二千騎進逼城下仁果遑遽出降蓋以權術迫之也太宗亦嘗謂諸將言之太宗之智則浩之故智也或用或不

用成敗之所不同歟嗟夫此英雄之權術前人秘之而吾獨論之者吾恐後世之以浩爲神也

李靖

兵有正有奇善審敵者然後識正奇之用敵堅則用正敵脆則用奇正以挫之奇以掩之均勝之道也夫計里而行尅口而戰正也非吾之所謂正依險而伏乘間而起奇也非吾之所謂奇奇正之說存乎兵制而已矣正兵節制之兵也奇兵簡捷之兵也節制之兵其法繁其行密隅落鈎連曲折相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前者鬪後者治力後者進前者更休一以當

十十以當百詐者不能襲勇者不能突當之則破觸
之則摧此所謂正兵而以挫堅敵也簡捷之兵其法
畧具行疎號令簡一表裏洞貫進如颶風退如疾電
地險峻則魚貫而進道迂曲則雁行而進以一擊百
以百擊萬間者不及知能者不及拒望之則恐遇之
則潰此所謂奇兵而以掩脆敵也然而奇兵以簡捷
寓節制非廢節制也正兵以節制存簡捷非棄簡捷
也唯善治戎者爲能制之唯天下奇才爲能用之昔
自李靖盡天下之奇才也平突厥以奇兵而太宗問
何以討高麗則欲用正兵此其意曉然可見矣頡利

之敵脆敵也奇兵以臨之使之不及拒蘇文之敵堅
敵也正兵以臨之則彼無所用其能矣故吾嘗謂諸
葛孔明所用之兵無非正靖所用之兵無非奇其亦
以時之所遇有難易而敵之所常有堅脆歟請遂言
之東都之末英雄之都會也大者爭雄小者固守孔
明於是正兵臨之南收孟獲七縱七擒西攻祈山
三郡響應一戰而梟王雙再出而走郭淮兵退木門
張郃追之交鋒而斃師次渭南司馬懿拒之卒不敢
決戰其陣堂堂其旗正正此非正兵不能然也隋室
之季太宗獨雄之時也大者僅能自守小者至不能

有立靖於是以前兵臨之要險設伏而梟冉肇乘水
傅壘而破蕭銑輕兵至丹陽而公祐擒勁騎襲定襄
而頡利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此非奇兵不能爲也
然靖亦嘗一用正兵矣提師西征決策深人大戰數
十卒破吐谷渾此豈非正兵歟將以是平高麗而不
幸疾亟矣故吾嘗謂自漢以來識奇正而用者孔明
與靖而已然非深曉機者孰肯以吾言爲信哉嗟夫
奇兵之效捷正兵之效迂孔明非不欲用奇也而時
之難敵之堅勢有所不可者彼郭淮司馬懿之徒未
嘗無詐謀也使吾以奇兵乘之彼亦將設詐以覆我

矣故孔明特挫之以正兵欲收功於數年之後而不
幸早喪論者見其功之不成遂以爲不用奇之罪是
所謂不能盡人之詞而欲斷其曲直也悲夫

封常清

輕敵者用兵之大患也古之善用兵者士卒雖精兵
革雖銳其勢雖足以扼敵人之喉而蹈敵人之膺而
未嘗收輕也設奇以破之伺隙而取之曲折謀慮常
若有不可當者而後可以全勝於天下使夫士卒未
練兵革未利震蕩而勢不足以當敵則彼固不敢輕
矣輕之而敗非敵敗之自敗之也用兵而先之以自

敗可謂善用乎昔者開元之盛民不知兵士不知戰者二十餘年一旦羯胡竊發乘其間而執其機蓋逆兵一舉而河北諸郡悉爲賊有矣當此之時雖韓白復出豈能當其鋒哉而封常清欲挑馬箠渡河以取賊首志則銳矣不幾於大言以輕敵乎及下令募兵所得者皆市井庸保可聚而不可用常清率之進守河陽斷橋以抗賊賊軍一至舉兵挫之已而大卒力不能拒屢戰屢北遂失河陝此則常清有以取之也且善用兵者因其勢而順導之賊鋒方銳而吾勢蓋弱而未振也處此之道當因其弱而柔之歛兵不應

嬰城固守以挫其銳而後可圖也故吾以謂河陽之橋可斷而不必斷也賊之前軍可挫而不必挫也使自恃以爲獨强行行然長驅而進自敵其鋒而吾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夫河陽陝郡潼關者關中之三咽喉也是足以守矣方常清受命討賊進兵河陽榮王高仙芝之兵次其後爲常清計者宜告之曰尚將軍守陝郡榮王守潼關厲兵秣馬各固其地而常清則築却月城以守河陽訓練士卒儲糧糗浚溝固壘清野以待之賊軍至則歛兵不應設攻具則噤機拒守懈則擊之退則躡之食則掩之夜則襲之其

餘應變之道隨機處置不及旬月而賊兵固斃矣顏
杲卿貞卿起河北郭子儀李光弼起朔方已沒郡縣
悉為國守而賊之巢窟且危矣彼欲進不可欲退不
能徬徨無所而固將成禽使其不顧而進攻陝郡則
吾以兵徐躡其後彼反兵拒吾而陝郡之兵又起擊
其背矣腹背受敵焉得不敗又使其率兵而據
則吾檄召陝郡之兵共進追之候其及河半濟而後
擊之雖有勇者不能為賊禦矣凡此者皆因弱成強
而萬全之計也不知出此以不教之兵當方等之賊
以及于敗既敗而後告仙芝以賊銳甚難與爭鋒嗚

呼常清何見之晚也常清敗而仙芝退守潼關明皇
併戮之易以哥舒翰嚴兵守關賊不獲進而羸兵
誘我以冀復出明皇不察亟令進兵翰執之益堅而
明皇督之益甚不得已滂泣而後出翰明知此賊為
誘我矣固當因險設奇勵士決戰庶可以一勝翰乃
不然見其兵寡則易之行伍無列則笑之反入其計
而不悟官軍一潰潼關失守而長安陷矣始常清以
輕敵而失河陽仙芝遂失陝郡翰復以輕敵而失潼
關使三咽喉絕而宗社幾危賊黨益熾俯數載而僅
勦之常清之罪其尤也夫善用兵者敵衰則一舉而

兵之激銳則示弱以挫之此兵之常勢也常清號爲
知兵者而欲一舉以乘銳賊則亦何取於知兵者哉

馬燧

昔之善攻人者使敵不得合雖合而有以破之則攻
必克矣夫攻者事之末患之端也智者不得已而後
爲之使久而不克則敵將有乘其弊而起者此其爲
患殆未可以一二言也然而智者善因危而設奇扼
要害張形勢以破敵人之交一舉而兩斃之使聲威
功烈傑出乎諸將之右此則天下後世將企仰之不
暇而何敢訾議哉昔者馬燧之鎮河東也策田悅之

必反請出師以討之出奇制勝奮鬪無前雖淄青常
冀合兵救之燧破之如反掌耳燧能窘田悅於孤窮
之中此其智勇固有大過人者矣然力能得悅而不
遂取之使得嬰城固守悅不足道也而魏爲可惜魏
據河北蔽捍諸鎮唇齒相固牢不可破桀驁不遜以
洗朝廷凡師出而輒無功者魏不破也魏破則諸鎮
不足平矣當燧之時所謂一致之機也燧乃失之使
木滔王武俊得乘間來救上師十萬一戰而北燧殊
無一謀以禦之豈其智至此而窮耶蓋嘗籌之悅屢
敗之餘氣喪膽沮衆不能陣謀不復生旬日之間可

坐而破也。滔俊准合兵以救，不過三萬五千耳。然滔性多疑，易以勢恐。武俊匹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以燧之才而無養寇自資之心，顧此三盜亦何足滅哉！且當此之時，以兵隸燧者凡四將也。使燧能留李芑以圍危窘之悅，其勢固足以破之矣。而身率步兵去魏百里，據便地爲壁以拒滔俊之兵。兵至則堅壁不戰，挫其初銳之鋒。別命李抱真率昭義之兵自洛下邢以指燕薊，李晟率神策之兵自博下貝以搗冀。士復命張孝忠、康日知勵兵秣馬以助其勢。彼若能者則反兵自救，不能則遲疑不去。二者必處一乎。此

及使其反兵自救，則抱真與晟衝其膺，燧又起而搗其背，腹背受敵，不敗何待？若其遲疑不去，則抱真等得優游以覆其巢穴，而燧堅壁以待，其自斃彼其欲前不能，欲退不可，徬徨無所而坐成擒。滔俊擒則悅不攻而自破矣，悅破則三鎮席捲而平矣。三鎮平則淄青之膽破矣，命一辯士持天子之詔往諭之，彼安得不束手聽命哉！夫然後分置牧宰，慰養居民，使郡縣之權悉統於朝廷，則朱泚、李希烈亦無自而萌其奸矣。由此觀之，燧之罪豈止於失田悅哉！昔者唐太宗伐王世充，久之不下，而竇建德率兵救之。太宗留

隋書卷之八 卷之八 九
萬人以圍世充身率勁兵以據虎牢扼建德之喉使
不得進廼命宇文士及率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引
而東以勁其衆乘其陣亂縱騎夾擊之遂擒建德而
下世充自洛以東際河之北一旦而盡平之此可謂
善破敵人之交者矣嗟夫以燧之才而不思伐交之
術乃復請濟師使李懷光盡統神策之兵以往卒以
驕衆失律而盜且乘間起於蕭牆矣遂使李氏不見
中州之人定而諸鎮世爲不討之賊燧之罪可勝誅
哉唐史臣曰燧賢者也天下以爲可責故責之嗚呼
吾之意其亦猶是也哉

李愬

天下之事衆人之所不敢爲者有一人焉奮身而中
爲之必有術以處乎此矣虎者人之所共畏而不敢
肆者也而善養虎者狎而玩之如未始有可畏者此
豈病狂也哉蓋其力足以制之而又能去其爪牙嚼
以肉餌使之甘心焉故雖驅而用之而垂耳下首卒
不敢動何者有術以縻其心也夫將者天下之所難
御者也御之必以術而况於降將乎彼其心之不可
測孰敢信用之哉古之人蓋亦有度其可用而用之
者矣然亦未嘗專倚之以成功獨李愬用三降將以

擒吳元濟當時之人皆謂其不可而愬獨以爲可遂
決意用之卒能如其意之所逆料不知者以爲幸知
之者以爲神乃若愬則有術以處乎此也何以言之
敵人之將無故而降者此未可信也恐其謀也至於
勢窮力屈而後就縛者蓋可保其無謀矣且此數千
者亦一時之傑也不幸而事逆猶竭忠以報之使其
獲背逆事順則其忠報之心當何如哉而又愬之才
智足以驅之豁達足以容之愬復能待以厚禮示之
赤誠言笑無間洞見肺腑此南霽雲所以愧二於張
巡而不肯去也數千者固已甘爲愬役矣雖然李愬

不足以縻其心也如丁上良之擒吳秀琳秀琳之擒
李祐其忠欵固可見矣獨李祐本有以縻其心而又
欲專倚之以謀蔡則其術不可不盡也故方其得祐
也諸將皆請殺之愬不聽待之愈厚會霖雨不止將
吏洶然以爲不殺祐之罰愬力不能勝迺表諸朝且
言必殺祐無與其誅蔡者詔釋還之卒賴其用大將
者三軍之紀綱也生殺予奪皆稟其令故雖天子之
詔猶或不受而亦何畏於將吏之言乎使將吏必欲
殺祐不過以色辭拒之如囂然不止則又從而戮之
彼固不敢有辭矣何至表諸朝而後用之哉吾於此

哉愬之心矣其心曰吾之待祐者如此其厚也全祐者如此其至也將吏囂然不已吾力不能獨勝復泣涕而送諸朝表言其必不可殺此雖父母之所以生全祐者不過如是也祐安得不竭其死力以報之哉雖啗以高爵脅以白刃固不肯棄愬而就賊矣故其始也愬雖待之無間水使之佩劍統兵也及朝廷還之乃使佩刀出入帳下統六院銳士而襲蔡之謀始定愬之心益可見矣吾以是知古之英豪所以臨事機者未嘗無術特其不以語人而人亦莫之識也昔韓信背楚歸漢高帝用之無以異於楚也及滕公言

之上亦未之竒使其憤怒而出亡然後命蕭何往追之何力言其可用乃以爲大將夫以一將之亡而丞相自追之人主驟用之信之心固甘爲漢役矣其後漢之所以定天下者皆信之力而蒯通武涉之說不得而間卽其効也論者乃以爲何之追信高帝不知也不然何以反疑何之亡乎曾不知高帝失何如失左右手然遲之一二日而不問者何也帝之心固可見矣嗟夫占之人所以御降將者其術如此苟不思其術而欲遽用之其不爲所陷者幾希矣

桑維翰

以中國定中國以夷狄攻夷狄古之道也借夷狄以平中國此天下之末策生民之大患而究其本原乃出於明君賢臣者蓋其事變迫於前不得已而爲之姑以權一時之宜未暇爲天下後世慮也然其積也既深其來也既遠膠於見聞而爲之益勵一旦潰亂四出雖出於百營而莫之能救是非可歎也歟故吾嘗推原其事益肇於唐高祖成於郭子儀而極於桑維翰或難於勦業而資爲聲援或急於中興而用爲輔翼或迫於拒命而倚爲先驅皆所以權宜濟變而速一時之功雖能快中心之所欲而後世之被其患

益有不可勝道者此所謂慮不及遠也且昔者漢高帝嘗勦業矣倡義草莽無置錐之地雖糾合徒衆以破強秦而百戰百敗危窘於頃籍者數矣然高帝之氣未嘗少懾合罷敵之卒據形勢收英雄卒困項籍而亡之未嘗資夷狄之聲援也隋煬之暴徧流於天下天下之人皆苦其刑而厭其穢德惟恐其不速亡也苟能反其道雖徒手可以亡之而况太原之衆乎故夫資夷狄之聲援者唐高祖之罪也漢光武嘗中興矣起自徒步無素合之衆雖奮力鼓勇以破尋邑而羣盜蠡起幾見蹙於河北之盜矣然光武之心未

始或懈因思漢之民運籌畧驅諸將卒舉羣盜而平之未嘗用夷狄之輔翼也安史之惡彰聞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未嘗一日忘之也苟能順其勢雖尺箠可以夷之而况靈武之衆乎故夫用夷狄之輔翼者是郭子儀之罪也至於拒命者雖忠臣義士之所必不爲而古之人蓋亦有因時而爲之者孫權是也曹公乘舉荆之勢率八十萬之衆直造長江挾天子之令以責其貢之不入此其大勢未易與敵也權壯勇敢爲遽命周瑜往禦之運奇奮巧大敗其衆雖能遏其敵不能遂兼天下而常以江

東之衆與中國抗衡非有待乎夷狄爲之先驅也潞王以非姓而繼大統淫穢暴虐天下所明知也張敬達以庸瑣之才統兵以攻石敬瑭其勢未足以直曹操之萬一也爲維翰計者當一舉太原之衆運奇奮巧以破敬瑭廼急下太行抵懷孟塞虎牢示天下以形勢檄諸鎮而犄角則區區之唐亦何足滅哉此則磊磊落落二千載一時之功也何至於北面夷狄請救以示弱哉北面猶可也復割盧龍以遺之使夷狄有輕中國之心長驅徑入習以爲常原情定罪維翰可勝誅哉故自漢以來夷狄之犯邊者蓋亦有之矣西

不過雁門定襄東不過漁陽上谷未有長驅深入者也自唐始有之故雖太宗盛時頡利之兵直次渭水其後徑犯長安者代不絕也蓋自唐高祖而降急於有功求其爲援使之得騁志於中州彼樂其中州之繁華而謂其易與也故常心吞而氣蹙之是以長驅深入無所顧憚使中州之人世被犬狼之毒至于今猶未已也或曰五胡亂華自晉有之豈曰唐哉曰五胡亂華胡之在中原者也越塞而犯中原者唐始有之吾惡中原之亂於夷狄故推原三人之罪如此然此三人者特欲速一時之功亦不知禍患之至於此

極使其誠知之則彼亦安肯爲之哉繇是觀之舉大事者果不可以欲速成也

余於此時年十八九矣而胸中多事已如此宜其不易平也政使得如志後將何以繼之獨曹公一論爲之反覆數過

龍川文集卷之八終

如不及齋活字刷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陳龍川文

論經書發題
箴銘贊

九十

第二函

雜論 經書發題 箴銘贊策

三國紀年 志傳序 序說引 記題跋

陳龍川全集

嘉永庚戌秋 如不及齋活字刷印

龍川文集卷之九

論

謝安比王導

善觀大臣者常觀諸其國而不觀諸其身晉有天下
不二世而為江東德之在人者尚淺也而更成百年
之業有王導焉立之於其先有謝安焉扶之於其後
端靖寬簡均能為一國之輕重有無者故當時有謝
安比王導之論請因史臣所載而申之劉石交亂中
原晉之藩鎮相繼覆沒人心雖未忘晉非有英豪絕
世之才不能駐足於北方也勢之所在豈人力之所



能強哉故王導輔元帝立基建業以遙爲北方應援
當是時元帝名論尤輕導能重之諸名勝未輔導能
致之法令寬簡庶事草創宮室不脩軍國之儀不備
示若不安於此者以楊州爲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
以荊州爲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故江左之勢遂強
舉大綱於其上而二千石守長往往得以自行其意
將帥之有功者人才之不羈者族望之盛者民之豪
強者與夫戶口之能自隱匿者又皆得以自舒於其
下不窮奸以爲明不苛法以爲嚴中更敦嶮之變及
若將相異同疑間之論導俛仰廢興存亡之間因事

就功而江東卒賴以定魁然社稷之臣也獨祖逖經
營河南有功緒矣導蓋若任其自存自沒者豈以江
左甫定未遑遠畧乎君父之痛不可以一朝安也是
以周訪陶侃有志而不遂庾亮庾翼褚裒大舉而自
沮造端於其初者無以開其後也其後桓溫籍平蜀
之勢威震一時挈兵入關三輔震動常是時南師不
出蓋四十餘年矣有如徑詣長安則豪傑響應西北
郡縣誰非效功之人雖有智者不能爲符健符雄計
矣溫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故氣不足以決之而進
退失據此固王猛之所不屑就也晉於是無中州之

望矣而溫方專制朝廷幾於改物謝安高臥東山負
蒼生之望晚始從溫辟卒與王坦之彪之周全上下
扶持下宰使逆謀遂緩而溫自斃及安輔政晉之變
故數矣如人之一身元氣未實而奇疾繼作世固非
永年之道也乘其小定而求快焉則遂亡矣故夫一
切以大體彌縫之號令無所變更而任用不分彼此
后戚入則輔政出則方伯晉之制也王蘊固辭則以
義強令之使上下無不滿之心而他時無任用過正
之禍桓氏位列內外一朝失職政之蠹也以石民石
虔爲荆江使其無窺窬之心而異時無意外生憂之

慮符堅之舉可以無晉矣而泰然如平時淮淝之功
壯矣而微賞之不受君臣之恩意已不可保顧方經
畧中原惟恐不及晉之爲晉益可知矣有以壯其勢
則來者尙有所憑藉而一身之不暇恤也及桓氏竟
以失職成禍而劉裕卒藉手以起竟能爲晉一平河
洛司馬氏旣亡而復存者猶二十餘載微安之壯其
勢宜不及此導與安相望於數十年間其端靜寬簡
彌縫輔贊如出一人江左百年之業實賴焉其亦庶
幾於古之所謂大臣歟置其立國之功而取其立身
之一節以較之非所以論大臣也故吾極論江左之

興亡而二人之相配較然矣

王珪確論如何

人才之在天下固樂乎人君之盡其用而尤樂乎同列之知其心夫士之懷才以自見於世常慮夫人君之不我用君既知而用之矣同列之人相與妒其長而樹孽其短周旋四顧無與其此樂者其何以泰然於進退之際哉此自古乘時有爲之士而猶懷不盡之歎以公論常不出於同列故也房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王珪其於唐室之興太宗固已無所不盡其用矣而諸公亦奮然並見其才而無相媚之意

雖至於廷論之際辨其所長如數黑白則諸公豈各以自慰哉王珪確論如何於是始有可論者夫利所在至可畏也功名之際至難居也君臣上下相與其樂之而無異同疑間之論則爲可願耳漢高帝所藉以取天下者固非一人之力而蕭何韓信張良蓋傑然於其間天下既定而不免於疑於是張良以神僊自脫蕭何以謹畏自保韓信以蓋世之功進退無以自明蕭何能知之於未用之先而卒不能保其非叛方且借信以爲保身之術然則人才之獲盡其用乃一身之至憂也則亦何樂於功名寵利之際哉

故李泌極論李晟馬燧於德宗之前而二臣爲之感泣使泌如張延賞則晟方欲死而不可論至於此則同列之公論豈不甚可樂乎吾之所長旣已暴白於天下而猶眷二於同列之公論固非沾二自喜之爲也益同體共事之人其論易以不公而人主之聽易以入此自古之所通患而其來非一日矣唐太宗之興也房玄齡相得於艱難之中謀謨帷幄以定大業溫彥博蓋嘗掌其機事而李靖亦既有功於南方矣其後天下平定玄齡相與典什起僵而唐之紀綱法度燦然爲之一新彥博於出納之間益亦具盡其勞

而征伐之責靖實專之以魏徵王珪以讐臣入備諍諍之列而戴胄亦自小官起用遂以平天下之法其先後新故之不同亦已甚矣太宗並舉而大用之以究盡其才而諸公亦展布四體以自效不復知先後新故之爲嫌也一日太宗以王珪善人物使之廷論諸公之才而珪一二辨數皆足以盡其長而中其心彼其同心以濟天下之事至是可釋然而自慰矣宜其不謀同辭而皆以爲確論也不然因諸公已成之業而論之此何足以爲知人而諸公樂之至此哉故曰人才之在天下固樂乎人君之盡其用而尤樂乎

同列之知其心嗟夫珪之論可謂公而其心然亦甚乎矣珪與徵均爲諫臣而忠直剴切大畧亦相當也人情每蔽於自知而珪獨察其直恥君不及堯舜之心而自處於激濁揚清之任辨析毫釐而明於自知則其論安得而不公吾以是知其心之甚平也雖然房玄齡視諸公最爲舊故而唐業之成亦勞矣以漢高帝之多疑蓋終其身不敢捨蕭何而他有所用也太宗方奮然運天下豪傑之心使新進迭用事而玄齡泰然居之不以進退自嫌故諸公得以盡其才而卒無紛亂法度之憂夫迭用新進而不害於國家之

大體此蕭何曹參之所難而珪之論所未及也豈玄齡固樂諸公之並已而非珪之所可察乎此玄齡所以爲宗臣也

楊維度越諸子

天下不知其幾人也古今不知其幾書也人物有細大高下書有淺深醇疵所未暇論也要之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伏羲氏始畫八卦假象以明理更數聖人設爻立象推義陳辭以發揮易象使之光明盛大而不可掩而後天下之開物成務者宗焉言術數者宗焉著書立

言者宗焉孔孟蓋發揮之大者也楊雄氏猶懼天下之人不足以通知其變故因天地自然之數覃思幽眇著爲太玄以闡物理無窮之妙天道人事之極天下之人知其爲數而已而烏知其窮理之精一至於此哉法言特其行耳宜乎世人之莫知也桓譚稱其度越諸子班固取以贊之則亦不可不極論其故自昔聖賢之生於世也豈以一身之故而求以見於斯世哉適會其時而人道之不可少者待吾而後具則其責不可得而辭進而經世退而著書亦惟所遇而已矣六經待孔子而具者也七篇之書待孟子而具

者也荀卿子之書出而後儒者之事業始發揮於世彼其時之不可以無此人也亦不可以無此書也豈若諸子之譏譏然誦其所聞而求以自見哉賈生之一書仲舒之三策司馬子長之記歷代劉更生之傳丘行其切於世用而不悖於聖人固已或異於諸子矣蓋晚而後楊雄出焉雄之書非擬聖而作也玄之似易也法言之似論語也是其跡之病也而非其用心之本然也不病其跡而推其用心則玄有功於易者也非易之贅也有太極而後有陰陽故易以陰陽而明理有陰陽而後有五行故洪範以五行而明治

道陰陽五行之變可窮而不可盡也而學者猶有遺
思焉則雄之因數明理也是其時之不可已而事之
不得不然者也起於冬至而環一歲以應事物之方
來而未已是其時之可見者也始於一而終於八十
一以錯綜無窮之算是其數之可知者也從三方之
算而九之并晝於夜爲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其方
而以一爲三州三分其州而以一爲三部三分其部
而以一爲三家以該括天地之變是其事之可究者
也其時之可見者如此其數之可知者如此其事之
可究者又如此而雄爲首爲表爲贊爲測深入黃泉

高出蒼天大含元氣織入無倫文氣繁衍枝葉扶疎
雖一時一日一分一算之間莫不有至賾之理無窮
之用開啟思慮設伸爭業通此心於天地萬物而錯
綜闔闢無不自我性命道德之理乃於時日分數而
盡得之此豈爲太初曆者之所能知哉此其爲書必
待雄而後具者也天下而未明乎玄也則時日分數
之理無往而能得其用將何以應事物之變而通天
地之心是雄之昔嗇人追之所不可少而後自得於
後之君子也當時之不知可也後世之不知亦可也
桓譚知之可也班固知之亦可也天下而可以無此

假於外求天下固無道外之事也不恃吾天資之高而勉強於其所當行而已漢武帝好大喜功而董仲舒言之曰勉強行道大有功可謂責難於君者矣請試申之昔者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彼皆大聖人也安行利行何所不可又復何求於天地之間而若此其切哉蓋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出此入彼間不容髮是不可一息而但已也夫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所以受形於天地而被色而生者也六者得其正則爲道失其正則爲欲而况人君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日與物接心與事俱其所以取吾之喜怒哀

樂愛惡者不一端也安能保事事物物之得其正哉一息不操則其心放矣放而不知求則惟聖罔念之勢也大道豈有他物哉喜怒哀樂愛惡得其正而已行道豈有他事哉審喜怒哀樂愛惡之端而已不敢以一息而不用吾力不盡吾心則強勉之負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無一民之不安無一物之不養則大有功之驗也天祐下民而作之君豈使之自縱其欲哉雖聖人不放不念固其理也武帝雄材大畧傑視前古其天資非不高也上嘉唐虞下樂商周其立志非不人也念典禮之漂墜傷六經之散落其意亦

非止於求功夷狄以快吾心而已固將求功於聖人之典以與三代比隆而爲不世出之主也而不知喜怒哀樂愛惡一失其正則天下之盛舉皆一人之欲心也而去道遠矣有功亦止於美觀耳堯舜之都俞堯舜之喜也一喜而天下之賢智悉用也湯武之誥誓湯武之怒也一怒而天下之暴亂悉除矣此其所以爲行道之功也經典之悉上送官非武帝之私喜也用爲私喜則真僞混淆徒爲虛文耳夷狄之侵侮漢家非武帝之私怒也用爲私怒則人不聊生徒爲世戒耳使武帝知強勉行道以正用之則表章而聖

人之清明必非爲虛文也誅討而夷夏之勢定必不爲世戒也其功豈可勝計哉武帝奮其雄材大畧而從容於聲色貨利之境以泛應乎一日萬機之繁而不知警懼焉何往而非患也說者以爲武帝好大喜功而不知彊勉學問正心誠意以從事乎形器之表溥博淵泉而後出之故伸舒欲以淵源正大之理而易其膠二擾二之心如柄鑿之不相入此武帝所以終棄之諸侯也夫淵源正大之理不於事物而達之則孔孟之學真迂濶矣非時君不用之罪也齊宣王之好色好貨好勇皆害道之事也孟子乃欲進而擴

充之好色人心之所同達之於民無怨曠則強勉行道以達其同心而好色必不至於溺而非道之害也好貨人心之所同而達之於民無凍餒則強勉行道以達其同心而好貨必不至於陷而非道之害也人誰不好勇而獨患其不大耳人心之所無雖孟子亦不能以順而誘之也不忍一牛之心孟子欲其擴充之以至於五十之食肉六十之衣帛八口之無饑而謂之王道孟子之言王道豈爲不切於事情梁惠王問利國未爲戾於道也移民移粟未爲無意於民也孟子皆不然之而力以仁義爲言蓋計較利害非本

心之所宜有其極可以至於忘親後君而無可達於事物之理非好貨好色之比而况不忍一牛之心乎聖賢之所謂道非後世之所謂道也爲人上者知聲色貨利之易溺而一日萬幾之可畏強勉於其所當行則庶幾仲舒之意矣夫天下豈有道外之事哉

韻音八支
卷之九

韻音八支卷之九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龍川文集卷之十

經書發題

書經

昔者聖人以道揆古今之變收其概於道者百篇而重萬世之訓其文理密察本末具舉蓋有待於後之君子而經生分篇析句之學其何足以知此哉亮也何人而敢議此蓋將與諸君共舉焉夫盈字者無非物日用之間無非事占之帝王獨明於事物之故發言立政順民之心因時之宜處其常而不惰遇其變而天下安之今載之書者皆是也要之文理密察

之功用至堯而後無慊諸聖人之心是以斷諸堯典而無疑錄是言之刪書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公也

詩經

道之在天下平施於日用之間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以知之矣當先王時天下之人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先王既遠民情之流也久矣而其所謂平施於日用之間者與生俱生固不可得而離也是以既流之情易發之言而天下亦不自知其何若而聖人於其間有取焉抑不獨先王之

澤也聖人之於詩固將使天下復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於日用之間者乃區區於章句訓詁之末豈聖人之心也哉孔子曰興於詩章句訓詁亦足以興乎顏比諸君求其所以興者

周禮

周禮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吾夫子蓋嘆其郁郁之久而知天地之功莫備於此後有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也世儒之論以爲治至於周公而術已窮窮則不可以復繼周之後必爲秦吾夫子蓋逆知之而不言也嗚呼果其窮也則周公之志荒矣自伏羲刑農

黃帝以來順風氣之宜而因時制法此所以爲人道立極而非有私天下之心也蓋至於周公集百聖之大成文理密察纍纍乎如貫珠井井乎如畫棋局曲而當盡而不污無復一毫之間而人道備矣人道備則足以周天下之理而通天下之變變通之理具在周公之道益至此而與天地同流而憂其窮哉夫周家之制既定而上下維持至於八百餘年諸侯既已擅立周之王徒擁其虛器蕞然立於諸侯之上諸侯皆相顧而莫之或廢彼獨何畏而未忍哉豈非周公之制有以維持其不忍之心雖顛倒錯亂而猶未亡也

也當是之時周雖自絕於天有能變通周公之制而行之八卜不必周而周公之術蓋未始窮也秦徒見其得天下之難以爲周公之制益非其所使併與夫僅存者而盡棄之而不知周家之制既盡而秦亦亡矣人道廢則其君豈能獨存哉始夫子之言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蓋以爲後之王者必因周而損益焉自是變通至於百世而不窮而豈知其至此極也漢高祖崛起草莽而得天下知天下厭秦之苦思有息肩之所故其君臣相與因陋就簡存寬大之意而爲漢家之制民亦以是安之而漢祚靈長絕而

復續者幾與夏商等自是功利苟且之政習以爲常先王不易之制棄而不講人極之不亡者幾希矣此有志之士所以抱遺書而興百世之嘆反覆推究而冀其復見天地之大全也然自秦火之餘此書已非其全而駁亂不經之言蓋如黑白之不相人尙可攷而知也雖然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與自周之衰以迄于今蓋千五百餘年矣天獨未厭於斯乎故將與諸君參攷同異有以待焉

春秋

聖人之於天下也未嘗作也而有述焉近世儒者有

言述之者天也作之者人也詩書禮樂吾夫子之所以述也至於春秋其文則魯史之舊其詳則天子諸侯之行事其義則天子之所以奉若天道者而孔子何作焉孟子之所謂作者猶曰整齊其文云耳世儒遂以爲春秋孔子所自作筆則筆削則削雖游夏不能贊一辭於其間言其義聖人之所獨得也信斯言也則春秋其孔氏之書乎夫春秋天子之事也聖人以匹夫而與天子之事此王法之所當正也不能自逃於王法而能正乎人亂臣賊子具有辭矣夫賞天命罰大討也天子奉天而行者也賞罰而一毫不得

其當是慢天也慢而至於顛倒錯亂則天道滅矣滅
天道則爲自絕於天夫子周之民也傷周之自絕於
天而不忍文武之業遂墜於地也取魯史之舊文因
天子諸侯之行事而一正之賞不違乎天命罰不違
乎天討猶曰此周天子之所以奉乎天者也或去天
稱王或宰以名見猶曰此周天子之所以自贖乎天
者也天之迫不亡則周不爲自絕於天周不爲自絕
於天則天下猶有王也天下有王而亂臣賊子安得
不懼乎然則春秋者周天子之書也而夫子何與焉
或曰春秋而繫之以魯何也曰天下有王凡諸侯之

國之所紀載獨非夫子之事乎而况魯周之宗國
事可得而詳也夫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
此夫子之志春秋之所錄作也是以盡事物之情
時措之宜正以等之恕以通之直而行之曲而暢之
其名是也其實非也則文與而實不與其心然也其
事異也則誅其事而達其心微顯闡幽謹嚴寬裕如
天之稱物平施如陰陽之並行不悖文武周公之政
所以曲當乎人心者也而謂春秋孔子之所自作宜
非亮之所敢知也春秋所書無往而非天學者以人
而視春秋而謂有得於聖人之意者非也故將與諸

禮記卷之十
君以天下之公而觀之母以一人之私而觀之辭達而義暢庶乎可以窺大道之全也

禮記

禮者天則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周旋上下曲折備具此非聖人之所能爲也禮記一書或雜出於漢儒之手今取曲禮若內則少儀諸篇羣而讀之其所載不過日用飲食洒掃應對之事要聖人之極致安在然讀之使人心愜意滿雖欲以意增減而輒不合返觀吾一日之間悚然有隱於中是孰使之然哉今而後知三白三千之儀無非吾心之所流通也心不至

焉而禮亦去之盡吾之心則動容周旋無往而不中矣故世之謂繁文末節聖人之所以窮神知化者也夫禮者學之實地也辭敬而後可以學禮學禮而後有所據依三百三千而一毫之不准皆敬之不至而吾心之不盡也一毫之不盡則其運用變化之際必有肆而不約者矣繇此言之禮者天則也果非聖人之所能爲也

論語

論語一書無非下學之事也學者求其上達之說而不得則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而索之意牛見長又

從而爲之辭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嗚呼此其所以
終身讀之而墮於榛莽之中而猶自謂其有得也夫
道之在天下無本末無內外聖人之言烏有舉其一
而遺其一者乎舉其一而遺其一則是聖人猶與道
爲二也然則論語之書若之何而讀之曰用明於內
汲汲於下學而求其心之所同然者功深力到則他
日之上達無非今日之下學也於是而讀論語之書
必知通體而好之矣亮於此書固終身之所願學也
方將與諸君商榷其所向而戒塗焉

孟子

昔允儒有言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其面焉
此私心也嗚呼私心一萌而吾不知其所終窮矣先
上之時禮達分定而心有所止故天下之人各識其
本心親其親而親人之親子其子而子人之子其本
心未嘗不同也周道衰而王澤竭利害興而人心動
計較作於中思慮營於外其始將計其便安而甘終
至於爭奪誅殺毒流四方而未已孟子生於是時憫
天下之至此愷謂其流不可勝救惟人心一正則各
循其本而大下定矣况其勢已窮而將變變而通之
何啻反掌之易孟子知其理之甚速而時君方以爲

迂吾是以知非斯道之難行而人心之難正也故善觀孟子之書者當知其主於正人心而求正人心之說者當知其嚴義理之辨於毫釐之際嘗試與諸君共之

箴銘贊

上光宗皇帝鑒成箴

五閩失馭僞主僭竊綱常絲棼宇縣瓜裂干戈日尋湯沸火熱元元憔悴無所存活藝祖勃興天爲民設受命之日兵刃不血痛茲版圖尙爾割截丙夜不安往就晉說獨立門外衝冒風雪謀定戈指莫我敢渴

首征揚州重進誅亟旋征澤潞李筠就殺復掩湖南保權力屈爰收荆南繼冲悚懼一鼓孟和蜀城斯振徂征嶺南劉鋹面縛馳使江南李煜蹶踣傳檄吳越錢俶納款十餘年間憂慮危慄頭若蓬葆雨沐風櫛東征西伐天下始一解兵修貢降王在列施袴麻鞋緣布衣褐訓練六軍法度陞級太宗繼之乾二夕惕親征河東督勵士卒人百其勇城無全堞下詔寬捨繼元乃伏收復漳泉洪進屏息真宗嗣之二祖是法契丹來寇人心業業決意親征俯從準策親御鞍馬躬秉黃鉞白旄一麾王師奮發我氣旣盈虜氣斯竭

稽首請和于戈載戢譬以禍福實賴臣弼於皇仁祖
善繼善述未幾元昊在西復悖謀臣勇將連年討伐
邊民既困國用亦乏厥後智高忽爾猖獗南嶺東西
擾擾數月以時討平狄青之力靖康之難言之汗浹
二帝北巡狼窠熊窟沙漠萬里風霜冽冽胡塵撲面
驚弦慘骨幽祚若旒誰任其責賴有高宗克紹前烈
匆遽渡江心膽欲折皇天降監風濤安恬所至成市
暫都于浙顏亮凶燄震撼六合投筆采石意謂無越
幸而倒戈自取夷滅壽皇履位求賢如渴崇事高宗
孝心尤切二十八載終始無缺高宗上僊哀號哽咽

四方來觀其容慘怛王業艱難坦然明白今上嗣位
祖宗是則無涵于酒無沉于色色能荒人之心酒能
敗人之德以宰相爲腹心以臺諫爲耳目以將帥爲
爪牙以尚書爲喉舌登崇俊良斥退奸楨勿謂天高
帝若對越勿謂民弱實關治忽勿俾禍起於蕭牆勿
使患生於倉卒勿私賞以格公議勿私刑以虧國律
勿侮老成之人勿貴無益之物勿妄費生靈之財勿
妄興土木之役勿謂嘖笑之微而莫我知勿謂號令
之嚴而莫我逆盡孝乃明王之治論相乃人主之職
聖言不可侮人心不可拂傾耳乎公卿之言游心乎

帝王之術勿謂和議已成而不慮乎遠圖勿謂大位已得而不恤乎小失當效禹王寸陰是惜當效文王日昃不食勿效夏桀瑤臺瓊室勿效商紂斲涉剖直如履薄水深虞沒溺如馭六馬切虞奔軼勿謂微過當絕芽孽勿謂小患當窒孔穴左右前後當用賢哲上惟戒茲民罔不悅草茅作箴敢告司闕

耘齋銘

人生而靜動則有遷非物使之人心則然耳目鼻口實動之權聖踐而聖賢治而賢槁木不生死灰不然甚活者人鳶魚天淵敬而無失奉以周旋喜怒哀樂

又何惡焉士之於學農之於田朝斯夕斯今是奚安去其害苗則心之偏耘之又耘嘉種易捐不計其收懼其不虔不虔不力誤我豐年工貴其久業貴其專凡爾君子相與勸旃

力齋銘

厥初生民必完其力二完於心乃見天則形顧分之與物交役若忘若遺弗覺弗克語汝力乎明以內飭惡也則臭善如好色下學之力舉用其極此頌子所以欲罷不止而樊遲所以先難而後獲也

委齋銘

往則俱往來則俱來義苟精矣動靜必偕心之廣矣
亦可懼哉天下雖大吾安厥齋

永响庵畫像贊

體備陽剛之純氣含喜怒之正貳面盎背吾不知其
何樂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鈞臺捺不任寫
之雲臺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聽上帝之正令

辛稼軒畫像贊

眼光有稜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負足以荷載
四國之重出其豪末翻然震動不知鬚鬢之旣斑庶
幾膽力之無悲呼而來摩而去無所逃天地之間撓
弗濁澄弗清豈自爲將相之種故曰眞鼠枉用眞虎
可以不用而用也者所以爲天寵也

龍川文集卷之十終

龍川文集卷之十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陳龍川文

策

十一

Downloaded from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on 02 Jul 2018 at 11:02:52, subject to the Cambridge Core terms of use, available at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terms>. <https://doi.org/10.1017/S0022278X18000000>

龍川文集卷之十一

策

廷對

朕以涼菲承壽皇付託之重夙夜殫翼思所以
遵慈謨蹈明憲者甚切至也臨政五年于茲而
治不加進澤不加廣豈教化之實未著而號令
之意未孚耶士大夫風俗之倡也朕所以勸勵
其心者不爲不勤而偷惰之習猶未盡革獄民
之大命也朕所以選任其官者不爲不謹而寬
濫之弊或未盡除意者狃於常情則難變玩於



虛文則弗畏乎且帝者之世賢和於朝物和於野俗固美矣然讒說殄行廼以爲慮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刑旣措矣然怙終賊刑必使加審何也苟非薰陶訓厲自有旨歟今欲爲士者精白承德而趨向一于正爲民者遷善遠辜而訟訴歸于平名實於實而是非不能文其僞私滅於公而愛惡莫可容其情節儉正直之誼興行於庶位哀矜審克之惠周浹於四方果何道以臻此士大夫待問久矣咸造有廷其爲朕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凡可以同風俗清刑罰

成泰和之效者悉意而條陳之朕將親覽

臣對臣聞人主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故人皆可以爲堯舜而昔人謂其以已而勸之者天地之性本同也夫天祐下民而作之君作之師禮樂刑政所以董正天下而君之也仁義孝悌所以率先天下而爲之師也二者交修而並用則人心有正而無邪民命有直而無枉治亂安危之所由以分也堯舜三代之治所以獨出於前古者君道師道無一之或闕也後世之所謂明君賢主於君道容有未盡而師道則遂廢矣夫天下之事孰有大於人心之與

民命者乎而其要則在夫一人之心也人心無所一
民命無所措而欲論古今沿革之宜究兵財出入之
數以求盡治亂安危之變是無其地而求種藝之必
生也天下安有是理哉臣恭惟皇帝陛下謙恭求治
常若不及深念夫人心之不易正而民命之未易生
全也進臣等布衣於廷而賜以聖問曰朕以涼菲承
壽皇付託之重夙夜私翼思所以遵慈謨蹈明憲者
甚切至也臣竊嘆陛下之於壽皇蒞政二十有八年
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
所以察詞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

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為京邑
之美觀也哉而聖問又曰臨政五年于茲而治不加
進澤不加廣豈教化之實未著而號令之意未孚耶
臣於是知陛下求治若不及之心如天之運而不已
也臣聞禹立三年百姓以仁浚焉推其本原則曰克
儉克勤不自滿假而已今時和歲豐邊鄙不聳亦幾
古之所謂小康者陛下猶察其治之不加進澤之不
加廣而欲求其所謂教化之實號令之意者益深知
人心之未易正民命之未易生全也臣請為陛下諷
君道帥道以副陛下求治不已之心焉夫所謂教化

國朝文獻卷之十一
三
之實則不可以頰舌而動之矣仁義孝悌以盡人君
之所謂師道可也所謂號令之意則不可以權力而
驅之矣禮樂刑政以盡人君之所謂君道可也夫天
下之學不能以相一而一道德以同風俗者乃五皇
極之事也極曰皇而皇居五者非九五之位則不能
以建極也以大公至正之道而察天下之不協于極
不罹于咎者悉比而同之此豈一人之私意小智乎
無偏無黨無反無側以會天下於有極而已吾夫子
列四科而厠德行於言語政事文學者天下之長俱
得而自進於極也然而德行先之者天下之學固出

是以出也周官之儒以道得民師以賢得民亦以當
得民之二條耳而二十年來道德性命之學一興而
文章政事幾於盡廢其說既偏而有志之士蓋嘗患
苦之矣十年之間羣起而沮抑之未能止其偏去其
僞而天下之賢者先廢而不用旁觀者亦爲之發憤
以昌言則人心何繇而正乎臣願陛下明師道以臨
天下仁義孝悌交發而示之盡收天下之人材長短
小人各見諸用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無一之或廢而
德行常居其先蕩蕩乎與天下共繇於斯道則聖問
所謂士大夫風俗之倡也朕所以勸勵其志者不爲

不勤而偷惰猶未盡革殆將不足憂矣若使以皇極
爲名而取其偷惰者用之以陰消天下之賢者則風
俗日以偷而天下之事去矣夫天下之情不能以自
盡而執八柄以馭臣民者乃六三德之事也強弱異
勢而隨時弛張者人主所以獨運陶鈞而退藏於密
者也用玉食不可同之勢而察威福之有害于家凶
于國者悉取而執之此豈臣下之所得而褻用乎沉
潛剛克高明柔克以期刑法之適平而已吾夫子爲
魯司寇民有犯孝道者不忍置諸刑其說以爲教之
不至則未庸以殺而少正卯則七日而誅之蓋動搖

吾民不可一朝居也周官之刑平國用中典蓋不欲
自爲輕重耳而二三十年來罪至死者不問其情而
皆附法以讞往往多至於幸生其事旣偏而平心之
人皆不以爲然矣數年以來典刑之官遂以殺爲能
雖可生者亦傅以死而廟堂或以爲公而盡從之使
矣讞之典反以濟一時之私意而民命何從而全乎
臣願陛下盡君道以幸天下禮樂刑政並出而用之
凡天下奏讞之事長案碎欸盡使上諸刑寺其情之
疑輕者駁就寬典至其無可出而後就極刑皆據案
以折之不得自爲輕重則聖問所謂獄民之大命也

朕所以選任其官者不爲不謹而寬濫之弊或未盡
除殆將不足憂矣若使以福威在已而欲一日盡去
其寬濫人之私意固不可信而吾能自保其無私乎
不如付之有司之猶有準繩也聖問又曰意者徂於
常情則難變玩於虛文則弗畏乎臣以爲人主以厚
處其身而水嘗以薄待天下之人安有吾身之旣至
而天下之終不可化者乎臣願陛下明師道君道以
先之而已此所謂教化之實號令之意者也臣伏讀
聖策曰且帝者之世賢和於朝物和於野俗固美矣
然讒說殄行廼以爲慮臣有以見陛下深知人心之

未易正也昔者堯舜以師道臨天下苟可以救之者
無所不用其至矣而說之橫入於人心者謂之讒說
行之高出於人心者謂之殄行人心之危說有以橫
人之則受矣行有以高出之則伏矣此所謂震驚而
堯舜之所憂也故必有納言之官使王命民言交出
送入而得以同歸于道而天下之學一矣及周之衰
天下之學爭起肆出不能相下而向之所謂讒說殄
行者一變而爲鄉原務以浸潤於人心自納於流俗
天下之學旣不能以相一而其勢不屈而自歸孔孟
蓋深畏之以其非復堯舜之時所嘗有也願陛下畏

鄉原甚於堯舜之畏讒說殄行則人心之正有日矣
臣伏讀聖策曰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刑旣措矣
然怙終賊刑必使加審何也臣有以見陛下深知民
命之未易生全也方堯舜以君道幸天下禹平水土
機降穡種民固已樂其有生矣而臯陶明刑以示之
舉其不弔山之塗使得優游於契之教伯夷之禮天
下之人皆知禹夷稷契之功而臯陶之所以入於人
心者隱然而不可誣也後世之爲天下者刑一事而
已矣寬簡之勝於微密也溫厚之勝於嚴厲也其功
皆可言而臯陶不言之功則旣廢矣夫鞭作官刑扑

作教刑金作贖刑青災肆赦怙終賊刑官刑旣如彼
教刑又如此情之輕者釋以財情之誤者釋以令凡
可出者悉皆出之矣其所謂怙終賊刑者蓋其不可
出者也天下之當刑者能幾人後世之輕刑未有如
堯舜之世者也願陛下考堯舜之所以輕刑之繇則
民命之全可必矣而聖策又曰得非薰陶訓厲自有
旨歟臣之所以反復爲陛下言之者苟盡師道則薰
陶在其中苟盡君道則訓厲不足言矣堯舜之所以
治天下者豈能出吾道之外哉仁義孝悌禮樂刑政
皆其物也臣伏讀聖策曰今欲爲士者精白承德而

趨向一歸于正爲民者遷善遠罪而訟訴歸于平臣
有以見陛下之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也彼亦何忍
以異類自爲哉而聖策又曰名實於實而是非不能
文其僞私滅於公而愛惡莫可容其情則聖意不免
於小疑矣然而天下之學貴乎正天下之情貴乎平
其終固小嘗不歸於厚也夫今日之患正在夫名實
是非之未辨公私愛惡之未明其極至於君子小人
之分猶未定也伊尹論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
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其說近矣而漢之谷永甘
言未嘗不逆唐之李泌其言未嘗不順則人心庸有

定乎孟子論國人皆曰賢必察見其賢而後用之國
人皆曰可殺必察見其可殺而後殺之其說密於伊
尹矣然爲人上者何從而得國人之論也凡今之進
言於陛下之前者孰不自以爲是而自以爲公哉陛
下亦嘗察輿論之曰賢者而用之矣然而人之分量
有限其心未能盡平也未能舉無私也小人乘間而
肆言以爲公力抵以爲直陛下亦不能不惑之矣遂
欲兩存之以爲平薰蕕決無同器之理也名實是非
當日以淆而公私愛惡未知所定何望夫風俗之正
而刑罰之清哉陛下見其賢而用之舉動之小偏則

國音人三 卷之十一 八
勿行而已耳君臣固當相與如一體也何至存肆讒
之人以恐懼其心志而徬徨其進退哉陛下苟能明
辨名實是非之所在公私愛惡之所歸則治亂安危
於是乎分而天下之大計畧定矣風俗固不期而正
刑罰固不期而清也精白承德遷善遠罪直其細耳
而聖策又曰節儉正直之誼興行於庶位哀矜審克
之惠周浹於四方果何道以臻此其要在於辨名實
是非之所在公私哀惡之所歸其道則以厚處其身
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而已陛下三載一策多士
宜若以踵故事也宜若以爲文具也草茅亦以故事

視之以文具應之過此一節則異時高爵重祿陛下
不得而靳之矣陛下圖其名而草茅取其實此豈國
家之所使哉正人心以立國本活民命以壽國脈二
帝三王之所急先務也陛下用以策士則既不鄙夷
之矣於其末又復策臣等曰子人夫待問久矣咸造
在廷其爲朕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凡可以同風
俗清刑罰成泰和之效者悉意而條陳之朕將親覽
臣有以見陛下必欲正人心全民命以盡君師之道
而自達於二帝三王之治而後已顧臣何人豈足以
奉大對臣竊觀陛下以厚處其身而未嘗薄待天下

之人既得正人心全民命之本矣而猶欲臣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夫以厚處身之道豈有窮哉使天下無一人之有疑焉可也陛下之聖孝雖曾閔不過一安省之小奪於事則人得以疑之矣陛下之卽日如故而疑者不愧其望陛下之以厚自處爲無已也陛下之英斷自天不借左右以辭色而廢置予奪之不常則人得以疑之矣陛下之終無所假而疑者亦不愧其望陛下之以厚自處爲無已也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而九五之需于飲食者待時以有爲當於此乎需也豈以陛下之聖明而有樂於此哉

然而人心不能無疑也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而六五之出滌沱若威嗟若兩明相照撫心自失而不敢以敵體也豈以陛下之英武而肯鬱鬱於此哉然而人心不能無疑也臣願聖孝日加於一日英斷事踰於一事奮精明於宴安之間起心志於謙抑之際使天下無一人之有疑而陛下終爲壽皇繼志而述事則古今之宜莫便於此治化之本莫越於此同風俗以正人心清刑罰以全民命而明效大驗可以爲萬世無窮之法其本則止於厚處其身而已詩不云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而子思

亦曰純亦不已夫以厚處其身豈有窮哉臣昧死謹
上愚對

國子

國家之本末源流大臣之所講畫而士大夫之所共
守也公卿大夫之本末源流子弟之所習聞而建官
設學之所教詔也夫天下之賢才豈固不若公卿大
夫之子弟哉國中之學不以及天下之士者國家之
本末源流非可以人人而告語之也集天下之士而
會之京師非所以養其重厚質實之意也以天下之
學養天下之士爲之規矩準繩命有司而賓興之豈

將以銷天下豪傑之心哉天下而有豪傑特立之士
卓然不待教詔而知國家之本末源流者彼固不能
自掩於賓興之際矣猶將養其望實以待天下之既
孚然後舉而加諸上位先王之所以處天下之士固
已無負矣而公卿大夫之子弟近在王朝之左右遂
吾旣尊禮其父兄而衆庶共見矣其子弟猶吾之子
弟也使之共處而教之大司樂與其屬以樂而和平
其心是成德達財之道也師氏天子之所以長善而
救失者則又以中失之事而語國之子弟其於國家
之本末源流固已如身嘗而親歷之矣故其適子往

往可以繼世爲卿而諸子之官又集其庶子而教之以道德肅之以成令平居則考其藝能緩急則部以軍法凡在王朝之左右者無非可用之才也教其子弟而吾自用之非若漢法待其父兄任以爲郎也雖重嫡以節其餘又豈能禁其異時不舉任之哉東漢之置五經師以教四姓小侯唐分四學以官品而教其子弟蓋亦足以加惠於公卿士大夫矣教養之無法而時變之易移終亦不免假四方游士以爲盛也東漢之衰不足道矣而唐之盛時已如此奈之何其變之不亟哉本朝監學之法雖參以天下之上而於

國子加厚矣蓋愛禮存羊以有待也呂汲公號爲傑然有識之士不知舉先王教養國子之法而欲於階官加左右一字以勉勵之不究其本而齊其末徒以啟後來之紛紛也今朝廷之選用固已無間於文武若奏補矣因其父兄之所任冀其自學而任使之而教學之法闕然不聞故雖不學而從政者舉世安之而不以爲異尙烏望其習熟國家之本末源流哉然國子猶置博士正錄則其文之一二猶存也今以場屋一時之弊將使國子若待補者試之別頭則其文從此盡廢矣况未能復其實而忍棄其文乎上方以

山林之士不能習知國家之本末徒爲紛紛以亂人聽而有意於國之子弟於斯時也而舉先王教養國子之法奚患不行况其一二之遺文豈可以其一簡之弊而遂廢之哉士大夫之囑託其子弟太祖皇帝之所以警陶穀者尙可覆也何至倉卒變法而類若亡具乎集天下之士而養之京師非良法也人情之旣安者味可收也太學之加厚於國子猶美意也天埋之不可無者獨可輕變乎草茅之論不敢以私而害公執事不可以公而自嫌於私也其爲今日卒言之

傳注

昔者孔子適周而觀禮上世帝王之書蓋亦無所不覩矣庖犧氏神農氏黃帝氏始開天地而建人極其大者固已爲百王之所不可廢而風俗之尙朴法度之尙簡也故其書不可存而存其大者易所載十三卦聖人是也而易之書則天地古今之變備矣帝王始因時立制可以爲萬世法程簡百王之綱理世變者自是而愈詳故裁而爲書三代損益之變後世聖人將有考焉而夏商之書杞宋特不足證於是始定周禮又參考周家風俗之盛衰與其列國離合之變

刪而爲詩其於周可謂詳矣又取累聖之所以宣天地之和者列爲樂書而又傷春秋之變遂不可爲也齊威晉文之伯首變三代之故而天地之大經從此廢矣聖人之所以通百代之變者一切著之春秋六經作而天人之際其始終可考矣此聖人之志也而王仲淹實知之九師三博齊韓毛鄭大戴小戴與夫伏生孔安國之徒其於六經之文窮年累歲不遺餘力矣師友相傳考訂是非不任胸臆矣而聖人作經之大旨則非數子之所能知也天下而未有豪傑特起之士則世之言經者豈能出數子之外哉出數子

之外者任胸臆而侮聖言者也彼其說之有源流也歷盛衰之變也合前後之智也於聖人之大者猶有遺也納天下之學者於規矩之內吾未見其舍注疏而遽能改其心術之有所止也當漢唐之盛時學者皆重厚質實而不爲浮躁儂淺之行彼其源流有自來矣祖宗之初不以文字卑陋爲常變而以人心無所底止爲可憂故天下之士惟知誦先儒之說以爲據依而不自知其文之陋也是以重厚質實之風往往以過於漢唐盛時其後景祐慶曆之間歐陽公首變五代卑陋之文奮然有獨抱遺經以究終始之意

終不敢捨先儒之說而猶惓惓於正義蓋其源流未
遠也嘉祐以後文日盛而此風少衰矣極而至於熙
豐之尚同猶未若今日之放意肆志以侮玩聖言也
聖人作經之大旨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知而纖悉
曲折之際則注疏亦詳矣何所見而忽畧其源流而
不論乎無怪乎人心之日偷而風俗之日薄也然考
之三朝未嘗立法也而天下之學者知以注疏爲重
則人心之向背顧上之人如何耳夫取果於未熟與
取之於既熟相去旬日之間而其味遠矣將以厚天
下學者之心術而先啟其紛紛則又執事之所當慮

也可與樂成辨與慮始此豈忠厚者之論乎蓋亦思
所以先之

江河淮汴

自鴻荒以至于堯天下之水未有所歸也故洪水之
患特甚堯獨有憂之當是時天下之善治水者未有
過於鯀者也四嶽舉之堯不悅以其方命圯族而置
之昔有三載嘗考績矣其導一水築一渠蓋亦未嘗
不得其便利也惟其不能以公天下之心觀天下之
大勢合天下之水而相其所趨故雖有一水一渠之
功而三載之間會衆流以課之則終於無成而已故

日鯨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及禹以公天下之心而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水而相其所趨水之次者莫如河使天下之水有所歸而河亦安流而入於海其導河之功力爲不少矣大要行其所無事也故歷三代而河不爲患自齊威公利河之地以居民而強其國而河始失其故道矣禹於滎澤之下嘗引河流以注東南而通淮泗蓋其肢脉猶未盛也自秦決滎儀以灌大梁而并天下而河汴始分流矣漢承齊秦之後而受河之患爲尤劇蓋必有禹之遺智而後可以治當時之水然其議臣之講求若東流北流之說賈

生韓生之論雖或足以爲一時之便利揆之古義是皆汨陳其五行者也烏足以動天而回河乎及永平之間河流旣塞始築汴渠而又修浚儀渠焉其後隋大業中大開通濟之渠而河汴達於淮泗者始安流而無礙是以東南轉輸相繼而上本朝都陳留而宿重兵以爲固其資東南之粟者不知其幾千萬石故置發運使以漕之而浚渠之功爲不細矣故本朝受河之患無以異於漢而受汴渠之利則自漢以來未之有也豈水無常勢而亦因時以爲利害乎今汴渠以塞矣其時版圖之復其言河者豈可復以往事論

其亦以公天下之心而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水以相其所趨則必有以處之矣

量度權衡

昔伏羲氏始書八卦因象以明理雖天地之正數而未嘗以詭人也制器者尚其象而豈數之云乎象一示而數存乎其間矣常是時風氣未開人物尙朴觀象之妙蓋不必推數而後知也故言數者歸之律曆之學而史闕羣聖皆以觀象爲窮天地之蘊雖孔子既知之矣而不以爲常言也漢至建元元狩之間而數家之學始盛其說以爲數始於一成於三三而積

之得八十一而黃鍾之律上焉度起於黃鍾之長者也量起於黃鍾之侖者也權起於黃鍾之重者中演而爲曆推而尙象合爲春秋三統四時列而爲阜極三德五事以五乘十而爲大衍之數道數之宗也而道據其一所以別道於數也數固四者之宗也而列而爲五所以偶數於器也苟非道以主之則天下之數何能生生而不窮天下之器何能分別而爲用言數而不知道者眞星官曆翁之學耳寸極於九以爲黃鍾之管三微成著以別度之分上三下二以示量之狀寸爲十八以極權之數是皆數也而有理焉數

可演而理亦可闡也洛下閎諸人推其數楊子雲獨因其數而闡其理顏師古之釋釋其數耳不明其理而釋其數庸詎知其數之果不悖乎學者常於太玄而求之先儒以爲五十有五乃天地之正數陰無一陽無十陰縮陽盈或乘或除以盡數之變故參天兩地而倚數是非正之數而所以盡其變也律生而爲量度權衡制器以盡天下之變是豈可以常法而論其相生相成之義乎姑以謝明問而已

銓選資格

自察舉而後有銓選有銓選而後有資格天下之變

日趨於下而天下之法日趨於詳也方漢魏之察舉也豈以銓選爲可行哉察舉之不免於私則亦嚴其課試之法而已矣課試之有法而其變未已由是而加詳焉則銓選之歸於吏部固其勢之所必至也及隋唐之銓選也豈以資格爲可用哉銓選之不免於弊則亦謹其注授之時而已矣注授之有時而其變未已由是而加詳焉則銓曹之有資格亦其勢之所必至也然銓選既行而人往往以察舉爲無用之虛名今人浸不如古故銓選猶不堪其弊而欲慕無用之虛名以求合於古而冀得人之盛是導之使爲私

耳向也爲漢魏之良法而今爲虛名銓選有定制則其說豈易入乎然魏元同沉旣濟之徒思救銓選之弊則惓惓於郡縣之察舉奏疏論之以幸一旦之可復天下方病銓選之不定而將趨於資格亦何有於察舉哉論雖不行而識者高之蓋天下之變可回而不可徇也及資格旣用而人往往以銓選爲難守之弊法今人寢不如古故資格不能以盡防而欲舉難守之弊法以漸復前代而謂古道之有望是開之使無法耳向也爲隋唐之盛典而今爲弊法資格有定守則其說豈易入乎然慶曆間范富諸公思救磨勘

薦舉之弊欲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案百吏之情天下方病資格之未詳而將趨於成例亦何有以銓選戰爭雖隨廢而論者惜之亦以天下之變可回而不可徇也然則銓曹資格之弊自慶曆以來固已患之矣其後熙寧間神宗皇帝思立法度以幸天下按唐六典而大正天下之官其徇名責實固已光乎祖宗而元祐諸臣之所不敢輕動也然而資格尙仍祖宗之舊而加詳焉及夫徇名責實之意旣衰而資格之弊如故凡其大臣之所講畫議臣之所論奏往往因弊變法而未必盡究其立法之初意法愈詳而弊愈

極積而至于今日而銓曹資格之法其弊不可勝言矣此所以上勤聖天子宵旰之慮而執事亦將進諸牛而教之也夫人情不易盡而法之不足恃也久矣然上下之間每以法爲恃者樂其有準繩也以名與取人人或以虛誕應之而薦舉直以文移爲據耳天下寧困於薦舉而終以名譽之風不可長者所恃在法也以績效取人人或以浮僞應之而年勞直以日月爲功耳天下寧困於年勞而終以爲績效之實不可信者所恃在法也天下方以法爲恃而欲委法以任人此雖堯舜不能一日而移天下之心也將一意

而求之於法則今日之法亦詳矣聖上徇名責實常以清光照臨羣下留意民事尤以郡縣爲重而具弊猶若此則人情果不易盡而法果不足恃矣方應歷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變也及熙寧元豐之際則又以變法爲患雖如兩蘇兄弟之習於論事亦不過勇果於嘉祐之制策而持重於熙寧之奏議轉手之間而兩論立焉雖自以爲善事兩朝將使其君何所執以爲據依哉獨張安道始終以藝祖舊事爲言不以兩朝而易其心使人主能講求其立法之初意則必因時而知所處矣藝祖承五代藩鎮之禍能使

之拱手以趨約束故列郡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
歸於漕司兵各歸於郡而士自一命以上雖郡縣管
庫之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始一矣此其圖
回天下之大畧而非專恃資格以爲重也當是時
相得以進退百官而吏部尙以身言書判爲試則猶
仍銓選之舊也取人猶採名望而薦舉任用磨勘遷
轉猶未日定法凡欲使天下之勢在我而已故朝廷
尊嚴大臣鎮重而天下之士不以進取爲能不以利
口爲賢歷三朝而士之善論時政是非利害者百不
一二也豈不盛哉今吏部之資格日繁而銓選之爲

虛文久矣廟堂方以資格從事下人輕上爵小臣
大計則其徇徇苟求浮僞偷惰之風不當尙求之法
也愚不敏不敢輒論時政願方居今而思藝祖當資
格之時而謂銓選之可復亦徒以謝明問而已

四弊

古者官民一家也農商一事也上下相恤有無相通
民病則求之官國病則資諸民商藉農而立農賴商
而行求以相補而非求以相病則良法美意何嘗一
日不行於天下哉周官以司稼出斂法旅師頒興積
廩人數邦用合方通財利此其事甚切而其職甚微

所宜曲爲之防而周家則一切付之使得以行其意而舉其職展布四體通其有無官民農商各安其所而樂其生夫是以爲至治之極而非徒恃法以爲防也後世官與民不復相知農與商不復相資以爲用求以自利而不恤其相病故官常以民爲難治民常以官爲厲已農商盼二相視以虞其龍斷而已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爲哉故朝廷立法日以密而士大夫論其利害日以詳然終無補於事者上下不復相恤也嗟夫此其來豈一日之積哉郡縣困匱而其弊日又甚矣租入加耗之無算義倉支移之不時利和

糴之贏取力勝之利法禁非不嚴議論非不切而郡縣恬若不聞而行之若當然者天下之官豈無一人有志於民哉聖天子宵旰仄席憂勤於上夫亦何忍爲此而郡縣之用賴此僅足枝梧夫使官兵一切不論而獨存大信於斯民自大賢猶或難之而况其官民農商盼二相視之時乎夫亦正其本而已矣郡縣畧就從容而後示以官民相恤之義不待夫事爲之法而猶可濟也不然則上有其意下無其實回環四顧網如凝脂終於相蒙而又何尤焉雖然善言弊事者未有詳於今世者也而治道之不知時變之不究

其說雖若可聽其事雖若可行原始要終而卒歸於無用譬如枝撐弊屋而不救於一日之摧不獨於四者之弊爲然也財利之本源法制之根抵增損盈虛之變先後參酌之宜講究而推行之使天下之財日以裕郡縣之用日以足則區區四弊一郡官之責耳何足以煩議臣之講論推究與夫朝廷之文書約束而明復問以下詢哉張文定公以爲胥符以來萬事隳弛務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旣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旣窘而政出一切大商奸民乘時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矣其後神宗皇帝獨留意於租賦之入郡縣之藏而常平義倉之法尤爲詳備元符以後支移借用不復舊典而神宗之法又壞矣渡江以來於財計之遠者大者猶有遺恨士大夫置而不攷而獨四弊之足言乎方將從洸事問其本末而未暇也

變文法

古人重變法而變文猶非變法所當先也天下之士豈不欲自爲文哉舉天下之文而皆指其不然則人各有心未必以吾言爲然也然不然之言交發並至而論者始紛紛矣紛紛之論旣興則一人之力決不

不能以勝衆多之口此古人所以重變法而尤重於變文也然則文之弊終不可變乎均是變也審所先後而已矣夫文弊之極自古豈有踰於五代之際哉卑陋萎弱其可厭甚矣藝祖一興而恢廓磊落不事文學以振起天下之士氣而科舉之文一切聽其所自爲有司以一時尺度律而取之未嘗變其格也其後柳仲塗以當世大儒從事古學卒不能麾天下以從已及楊大年劉子儀因其格而加以瑰奇精巧則天下靡然從之謂之崑體穆脩張景專以古文相高而不爲駢儷之語則亦不過與蘇子美兄翁唱和於

寂寞之濱而已故天聖間朝廷蓋知厭之而天下之士亦終未能從也其後歐陽公與尹師魯之徒古學旣盛祖宗之涵養天下至是蓋七八十年矣故慶曆間天子慨然下詔書風厲學者以近古天下之士亦翕然不變以稱上意於是胡翼之孫復石介以經術來居太學而李泰伯梅堯臣輩又以文學議論游泳於其中而士始得師矣當是時學校未有課試之法也士之來者至接屋以居而不倦太學之盛蓋極於此矣乘士氣方奮之際雖取三代兩漢之文立爲科舉取士之格奚患其不從此則變文之時也藝祖固

已逆知其如此矣然常時諸公變其體而不變其格
出入乎文史而不本之以經術學校課士之法又往
往失之太畧此王文公所以得乘間而行其說於熙
寧也經術造士之意非不美而新學字說何爲者哉
學校課試之法非不善而月書季考何爲者哉當是
時士之通於經術者神宗作成之功而非盡出於法
也及司馬溫公起相元祐盡復祖宗之故而不能參
以熙寧經術造士之意取其學校課試之大畧徒取
快於一時而已則夫士之工於詞章者皆祖宗涵養
之餘而非必盡出於法也紹聖元符以後號爲紹述

熙豐亦非復其舊矣士皆膚淺於經而爛熟於文具
間可勝道哉中興以來參以詩賦經術以涵養天下
之士氣又立太學以聳動四方之觀聽故士之有文
章者德行者深於經理者明於古今者莫不各得以
自奮益亦可謂盛矣然心志旣舒則易以縱弛議論
無擇則易以浮淺凡其弊有如此問所云者固其勢
之所必至也議者思所以變之其意非不美矣而其
事則藝祖之所難而嘉祐之所未及也夫三年課試
之文四方場屋之所係此豈可以一朝而變乎然學
校之士於經則敢爲異說而不疑於文則肆爲浮論

陽龍川志 卷之十一
而不顧其源漸不可長此則長貳之責而主文衡者
當示以好惡而不在法也昔慶曆有胡翼之學法熙
寧有王文公學法元祐有程正叔學法今當請諸朝
廷參取而用之不專於月書季考以作成大學之士
以爲四方之表儀則祖宗之舊可以漸復豈必遽變
其文格以驚動之哉古人重變法而尤重於變文則
必有深意矣不識執事以爲如何

制舉

設科以取士而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也夫決科之
士滿天下豈必皆常才而非常之士亦或在其中矣

獨制舉得以擅其名者豈古之賢君其待天下之士
如是之薄哉彼具以一身臨王公士民之上甘於天
下之故常懼具有闕也自公卿等而下之以至於郡
縣之小官科目之一士莫不各得以其言自通然猶
懼具有懷之不盡也故設爲制舉以詔山林朴直之
士使之極言當世之故而期之以非常之才彼其受
是名也宜何以自異於等夷則亦將盡吐其蘊凡天
下之所不敢言者一切爲吾君言之以報其非常之
知焉然後人主可以盡則其所不聞恐懼脩省以無
負天下之望則古之賢君爲是設科以待非常之才

者其求言之意可謂切矣豈徒爲是區別而已哉五季之際天下乏才甚矣藝祖一興而設制科以待來者至使卓澤得以自舉而不中第者猶命之以官以藝祖之規模恢廓固非飾法度以事美觀誠得夫古今者設制科之本意而求言之心不勝其汲汲也雖當時才智之士其所見不能有補於聖明歷太宗皇帝而涵養天下之日既久及天聖間仁宗再復制科而富韓公首應焉其後異人輩出仁宗既用以自輔而其餘者猶爲三代子孫之用及熙寧之初孔文仲呂晦猶能極論新法以伸天下敢言之氣雖制科卒

以此罷藝祖之規模宏廓其所庇賴後人多矣而仁宗實當其盛時也元祐既復之而紹聖以後又罷之及上皇中興首設制舉以行藝祖之志而十病於記問莫有應者肆我主上切於求言而畧其記問士於奮然以應上之求其於家國之大畧當世之大計人所不敢言而上之虛佇以待者固將無所不聞矣而執事方以董仲舒劉蕡所對之緩急而論者皆有遺憾發於問目豈將酌其中以警夫非常之士邪夫言之難也久矣要之以其君爲心則其言之緩急無不當於時也漢武帝英明願治之主也負其雄才大

陳龍川文 卷之二 三
畧欲挈還三代之盛而漢家制度之變亦其時矣仲舒以爲漢雜伯道以維持未安之天下天下旣安而教化猶未純也勸帝以更化而更革之際豈可任意而爲之哉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故緩其言使武帝舒徐容與因天下所同欲而更其所當先者豈敢以一毫奮厲之氣而激武帝之雄心哉仲舒之言雖緩而實切於時者以武帝爲心也夫豈計其合不合哉異時西已甘心於膠西矣唐文宗恭儉少決之主也乘主威不振之後欲有所爲而輒復畏縮而北司之患下是益亦極矣贊以爲肅宗代宗德宗失柄於此

司元和之痛臣子不可一朝安也勸帝聲其罪而討之而斷決之際豈可以陰謀而自陷於不直哉社稷之大計非小故故贊急其言使文宗奮厲果敢因天下所同欲而易致如反手豈敢徐步拯溺以待文宗之自悟哉贊之言雖急而實審於時者以文宗爲心也夫豈計其第不第哉彼其見黜固宜矣而恨文宗之不一見也論者病仲舒之不切而咎贊之疏直是殆未知其心乎夫當世之務亦多矣必其以君爲心然後其言之緩急當於時言之緩急當於時而後不負於國家非常之求哉

子房賈生孔明魏徵何以學異端

異端之學何所從起乎起於上古之濶畧而成於春秋戰國之君子傷周制之過詳憂世變之難揀各以已見而求聖人之道得其一說附之古而崛起於今者也老莊爲黃帝之道訖行爲神農之言墨氏祖於禹而申韓又祖於道德其初豈自以爲異端之學哉原始要終而卒背於聖人之道故名曰異端而不可學也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天資旣高目力自異得一書而讀之其脫穎獨見之地不能逃而背戾之所亦不能以惑我也得其穎脫而不惑乎背戾一

且出而見於設施如兔之脫如鶻之擊成天下之駿功而莫能禦之者此豈有得於異端之學哉其說有以觸吾之機耳使聖人之道未散而六經之學尙明極其天資目力之所至伏而讀其書以與一世共之當掩後世之名臣而奪之氣而與三代之賢比隆矣子房孔明蓋庶幾乎此者也賈生不得自盡於漢而魏徵得以自見於唐亦惟其所遭耳子房爲高帝謀臣從容一發勅中機會而嘗超然於事物之外此豈圯上兵法之所有哉孔明苟全於危世不求聞達三顧後起而惓惓漢事每以天人之際爲難知管樂功

利之學蓋未能造此室也天資之高目力之異卓然有會於胸中必有因而發耳賈生於漢道初成之際經營講畫不遺餘慮推而達之於仁義禮樂無所不可申韓之書直發其經世之志耳魏徵於太宗求治如不及之時從容議論有過必救有善必達雖禮樂之未暇而治體蓋亦畧盡縱橫之學直發其遇合之機耳豪傑之士天資之高目力之異未可以一書而律之也嗟大使聖人之道未散六經之學尙明而皆得以馳騁於孔氏之門由賜游夏不足進也昔者聖人歷觀上古之書商周之典禮斷自唐虞以下訖于

周嘆其前定不足爲法而傷其後之不可復知所以塞異端之原而使其流之無以復開也而春秋戰國之君子卒取唐虞以上不足存之說以馳騫於世則孔子之慮誠遠矣然而詩書執禮乃孔子所雅言日與羣弟子共之者而易春秋不與焉何以發豪傑不羣之志哉下路以爲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深排而力斥之以爲非教人之常也宜其律天下豪傑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乃上許管仲以一正天下之仁下許顏子以四代之禮樂是殆其他未有以當孔氏之心耳賈生魏徵可也吾是以三歎

國朝川文 卷之十一
於子房孔明焉

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何以獨名於漢唐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聖賢之生亦有定理而君臣相遭亦有定數乎夫是以知天人難合也蓋至於吾夫子有扶天下之道有正四代禮樂之志而時君方騫於功利有道不合有志不遭而徒能歎鳳鳥之不至周公之不復夢見而定理之不應定數之不驗孟子所以復嘆其未有疏於此時而傷其數之過知天下息肩之日尚遠而聖賢相遭之期猶未也時日愈疏世變愈下使其相遭則君非昔者

之君臣非昔者之臣徒以當方來之數而無復三代之盛矣孟子之嘆益嘆此也自漢而言之則蕭曹之遇高祖丙魏之遇宣帝蓋可謂漢家遇合之盛矣自唐而言之則房杜之遇太宗姚宋之遇明皇亦可謂唐家遇合之盛矣其一時君臣之遇合足以扶斯世而蘇生民貽謀方來而光映前古其所謀謨成就後世皆莫之先也而卒有愧於三代豈其期運不接源流不繼而天人之際至難合歟何治道之遂疎濶也周室之衰以迄于秦天下之亂極矣斯民不知有生之爲樂而急于一日之安也高祖君臣獨知之三章

陳前川文 卷之十一
之約以與天下更始禁網疎濶使當時之人濶步高
談無危懼之心雖禮文多闕而德有生民矣曹參以
清淨而繼畫一之歌此其君臣遇合之盛無一念之
不在斯民也魏相之奉天時行故事丙吉之不務苛
碎不求快意以供奉宣帝寬大之政亦不負君臣之
遇合矣唐承隋舊其去隋文安平之日未遠天下不
能無望於紀綱制度之舉而致治之隆也太宗君臣
獨知之興什植僵以六典正官以進士取人以租庸
調任民以府衛立兵雖禮樂未講而天下之廢畧舉
矣房杜謀斷相先而卒與其濟斯美此其君臣遇合

之盛亦無一念之不在斯民也姚崇之遇事立斷
璟之守正不阿以共成明皇開元之治亦不負君臣
之遇合矣自漢唐以來雖聖人不作而賢豪接踵於
世有如貴生之通達國體董生之淵源一道欲揭其
君於三代之際其君亦既知之而卒於不遇而第五
倫李固之徒亦班班自見於東都而無復君臣遇合
之盛小可爲漢承天時人事之難免有如陸贄之論
諫仁義李泌之惓惓古制欲使其君爲不世出之主
其君亦嘗用之而終於不盡而杜黃裳裴度之徒亦
各有以自見於世而無復君臣遇合之盛亦可爲唐

家天時人事之難矣夫君臣之相遭蓋天人之相合
而一代之盛際也此豈可常之事哉盍於易否泰之
象而玩之乎

龍川文集卷之十一終

陳龍川文

三國紀年志傳序
序說引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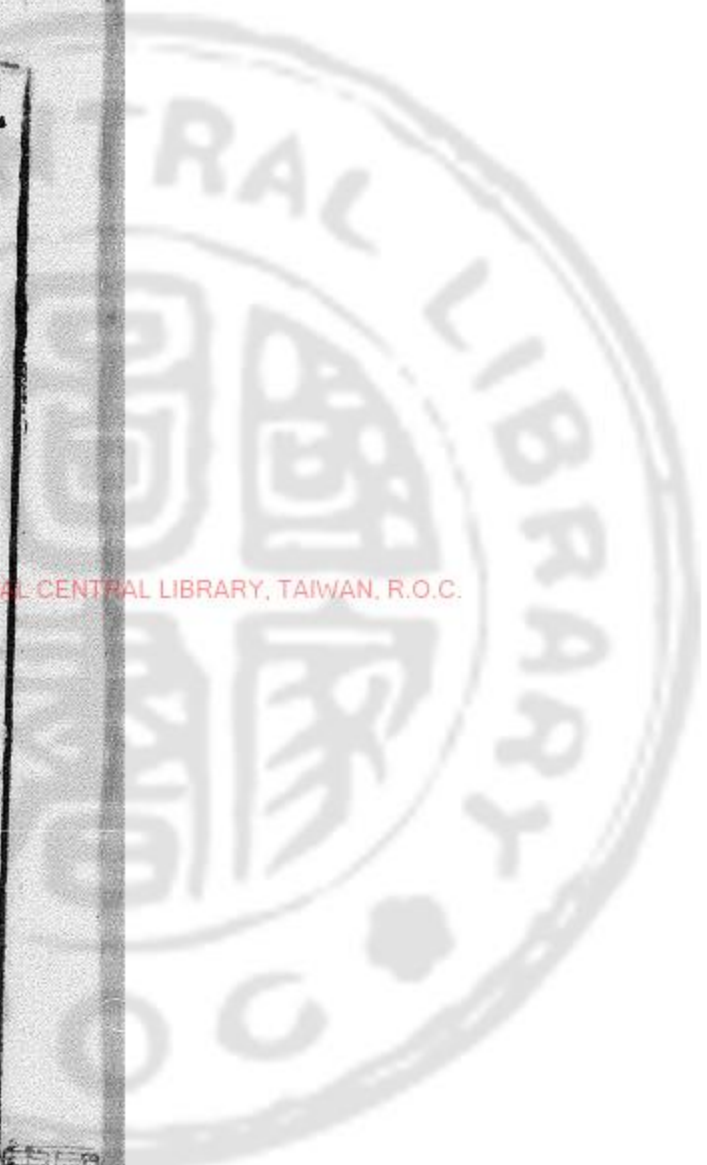
十二十三十四

龍川文集卷之十二

三國紀年

序

自書契之興代有注記後聖有作而言動之記分矣
自當時之諸侯國各有史一言一動罔不畢載故四
方之志外史掌之天子之言動天下之幾也諸侯之
言動一國之幾也合諸侯之言動亦足以觀天下之
變焉有源有流不可遺也昔者孔子適周觀禮晚而
有述焉上古之初不可詳已著其變之大者易所載
十三卦聖人是也至於書斷自唐虞定其深切著明



者爲百篇蓋嘗欲備三代損益之禮以待後聖是故
之杞之宋而典禮無復存者故孔子屢嘆之周封二
干之後使各修先王之禮物庶幾後世有攷焉夫豈
知其至此極哉於是始定周禮又刪取周家之詩以
具其興亡而列國之風化繫焉然後古詩之存者無
所復用矣初周室東遷而霸道興當孔子時天下邦
君猶知有王而弗克事也故孔子有東周之志焉魯
周之宗國也孔子嘗三得其幾矣魯用天子之禮也
非周公之心也蓋孔子欲舉而還周而不克三都之
不便於魯久矣大夫僭則家臣竊故樂備三家其隳

之孟氏之不隳非孔子之憂也孔子之不用奈何其
終哉陳恒弑其君告諸天子以及方伯而討之可以
震動天下矣魯君不之聽孔子傷其變之不可爲也
舉其意而寓之春秋春秋事幾之衡石世變之砥柱
也故春秋易之著者也百王於是取則焉漢興九十
餘載司馬遷世爲史官定論述之體爲司馬氏史記
其所存高矣出意任情不可法也史氏之失其源流
自遷始矣故自麟趾以來上下千五六百年其變何
可勝道散諸天地之間學者自爲紛紛矣夫善可爲
法惡可爲戒文足以發其君子小人疑似之情治亂

興衰之跡使來者有稽焉愈於無史矣豈可謂史法具於此哉先主君臣惓惓漢事之心庸可沒乎魏氏之代漢也得其幾而不以其道變之大者也孫氏偏強江左自爲一時之雄於是乎魏不足以正天下矣陳壽之志何取焉漢實有紀其體如傳章條不爲書也詔疏不爲志也志曰漢畧悲其君臣之志也魏實代漢吾以法紀之魏之條章法度晉承之以有天下於是乎有書其詔若疏也有志其臣若子也吳與漢同彼是不嫌同體也志曰吳畧著其自立也合漢種吳而附之天下不可無正也魏終不足以正天下於是爲三國紀年終焉嗚呼漢之有魏魏之有晉晉之有五胡讀吾書者可以知之矣

宗室 外戚 名儒 文士 近臣 刺史

守令 名將 猛將 高士 列女

漢昭烈皇帝

陳子曰諸葛亮言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復矣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其君臣反復於天意人事之際亦可悲哉方漢帝以山陽公賓於

魏或曰崩昭烈撫膺大慟始議舉大號尚書令劉巴
主簿雅茂皆以爲示天下不廣前部司馬費詩爭之
尤切其畧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羈旅萬
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
心易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已入關猶
巡不敢當况今殿下未出門庭耶昭烈以爲非是左
遷詩部永昌從事

漢後主

陳子曰以後主之庸而處陰疑於陽之際秦死安之
而不疑雖諸葛亮之足在要豈後世之所謂庸主哉

亮死漢事不可爲矣蔣琬費禕亦相繼歿謝漢氏之
區區遺文猶不使之自託地上耶天命果可畏哉
諸葛亮

陳子曰初漢置御史大夫下丞相一等其後有侍中
中書令尚書令往往以宦者爲之成帝時始更用士
人中興雖置三公而臺閣實專國命矣昭烈在蜀以
國政歸丞相其侍中中書令尚書令有所謂僕射黃
門侍郎者更爲輔導天子之官諸葛亮以大公之道
一整綱紀明白洞達民用其情方連歲出征而平世
之文木遑具舉是以條章多闕非獨注記之失也論

者稱其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死生成敗
要何足論王者之不作天猶以爲未疏哉

龐統法正

陳子曰天下方亂劉表以同姓坐觀非望如惓惓涉
事者取以駐足何名非義而况於劉璋乎當此時曹
氏代漢之形成矣不取是厚其資也武王之代商曰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統正策士也發揚蹈厲之志引
太公孰當之哉

關羽

陳子曰余論次死事至于禁等七軍之沒未嘗不痛

恨於呂蒙也當是時羽威震華夏許下之民負擔而
立使羽捨樊襄陽乘銳兵徑進雖以曹公之雄豈能
禁方張之勢哉兵挫堅城之下而徐晃得行其志矣
諸葛亮不可出蜀龐統法正之死大真無意於漢哉

魏武帝

陳子曰東漢之衰賢人君子相繼就戮桓靈於是乎
不君矣魏武猶藉漢以令天下豈高光遺澤猶有存
者耶法令不必盡酌之占要以必行蓋當時苦於無
政久矣漢雖終禪而剪除異已不亦勞乎其子文帝
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參之是時非過論也

魏文帝

陳子曰世以文帝論漢孝文爲過賈誼非其失君人之度余讀其論至於欲使當時累息之民得濶步高談無危懼之心未嘗不爲之三復也於是時吳蜀爭帝中國庶幾乎息肩矣是以在位七年而諡曰文也

魏明帝

陳子曰帝生數歲武帝甚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好學多識特留意法叩口吃少言未嘗接識朝士卽位之數日獨與侍中劉曄終日欵語曄出語人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其東西征伐大營

宮室之意壯矣要亦何嘗拒高堂生諸人之諫哉

齊上

高貴鄉公

常道鄉公

陳留王

陳子曰余論次魏之本紀觀其維持王室之計矣曹爽顧足以當斯時乎王凌以齊王受制於司馬懿欲更立長君其子廣獨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曹爽以驕奢失民何晏虛華不治丁母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事不下接民習於舊而莫之從故雖勞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植勝已修先朝之政令以恤民

爲先父子兄弟並握兵柄未易亡也魏於是不可爲矣

荀彧

陳子曰曹公有言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使充此言不亦文若之心而天命將安所歸乎不待其定而開數百千年盜賊之謀死固有輕於鴻毛者何至不容又若一言乎齊威之心暴白於葵丘之會賴限於周制之不易裂耳其初管仲豈不知之而不忍天下之爲夷也余論次文若事具有本末蓋明於天下之大勢而通古今之變者也世徒以智計歸之豈其

然哉豈其然哉

荀攸

陳子曰攸隱於智者也可以爲智矣攸不能安董卓之禍漢魏之際豈其心哉以文若之力因事以導之而卒不能止也攸於是智隱矣

賈詡程昱郭嘉董昭

陳子曰漢室再亂於賈詡終於董昭至於左右前後以戎鴟之霸業皆昱嘉之謀爲多而曹公尤痛惜嘉之死也

鍾繇華歆王朗

陳子曰當曹公之末年天下無復爲異者矣及文帝山陽之除雖朗等皆以爲魏真受命也是以甘心相之而無愧色不然身爲一時儒宗豈其無恥至此乎然則矣之自立其亦差強人意也哉

陳登田疇

陳子曰登非自屈於曹公者其心直以爲爲漢耳疇卒以志義自免使登及疇時又將安所出乎以如是之資而使志士思避就之計豈不甚可惜哉

崔琰毛玠

陳子曰天下之厭亂久矣故曹公之興上無巨細咸

起而附之使其聽天命之所歸二子之所以重魏者顧不多哉

袁渙

陳子曰此皆漢末守志行義之儒也而盡爲曹公用彼其心豈有所利哉始渙嘗慨然歎曰漢室陵遲亂無日矣苟天下擾攘逃將安之若天未喪道民以義存惟疆而有禮可以庇身乎凡諸儒之所以自處者審矣而曹公亦可謂盛乎

劉曄蔣濟劉放孫資

陳子曰以陳平之智高祖猶憂其詳於避就而緩急

不知所仗也放資遂以社稷輸人尙何疑乎濟徒知專任之非而不知後日之至此及當其禍卒亦不能有所爲也聃於其間最號爲智而竟以智窮智其足恃乎

夏侯玄李豐張緝

陳子曰夏侯太初處死生禍福之際而不重名不虛待也而遇非其時矣二子之死義乃與太初同命尙何憾乎

王凌令狐愚母丘儉諸葛誕

陳子曰司馬氏之禍舉天下皆安之四子者獨以義

死豈惟魏之純臣哉至其發不待事奮不及機遂巡就圍以冀人下之有變此所謂有忠憤而無遠畧明於義而不知其變者也而王廣亦與此禍何其悲哉

稽康阮籍

陳子曰司馬氏非有大功於魏也乘斯人望安之久竊其機耳籍康以英特之資心事犖三宜其所甚恥也而羽翼已成雖孔孟能勸之乎死生避就之際固二子之所不屑也

司馬懿司馬昭司馬師

陳子曰以余論次司馬氏之事魏之天下非司馬氏

不能安也。民心要何常哉。飽食以嬉，不知堂厦之爲
適負戴而疲勞，望婆娑之木而憇焉。往往忘去，木因
不可以久也。又將安所底止乎。余爲之掩涕而魏書
終焉。

吳武烈皇帝 長沙桓王

陳子曰：武烈自奮於小吏，竟摧董卓，以彼忠憤，何乃
進退俯仰於袁術之手。漢末愚儒守文之弊，蒸成風
矣。亦所以啟桓王之翻然翱翔者哉。諸葛亮稱劉繇
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
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然
自古英豪，非履險知難，往往不能濟。要之成敗禍福
亦相生於無窮哉。

吳大皇帝

陳子曰：初大皇不直魏武，破之赤壁。末年始上書稱
說天命，魏武笑曰：是兒欲頓吾爐火上耶。然自是與
之通矣。文帝樂其稱臣而遂安之，故坐取荊州而植
功於魏，有事秭歸而無後憂。及吳蜀之勢儼然矣。於
是通好而絕魏大皇之稱號也。漢衛尉陳震實來大
皇與震歃血壇上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蜀吳兗冀
并梁屬之漢。其司州之士以函谷關爲界。

會稽王 景皇帝 歸命侯

陳子曰大皇之立國豈有中國之志哉君臣上下盡江之慮精矣其流風遺澤固足以後亡也雖微歸命侯之虐寧能更長乎是以君子從其自立以著其興廢焉

張昭周瑜

陳子曰昔吳起與田文論功至王少國疑大臣未親百姓未附之際吳起屈焉桓王屬大皇於張昭更以周瑜遺之後瑜驅馳於顛危之際昭遂廢不用何哉江東雖定而國輕矣余論次其行事使善觀國者有

考焉

建安七子 孔融 陳琳 王粲 徐幹

阮瑀 應瑒 劉楨

漢興文章渾厚典雅最爲近古武昭以後衰矣獨劉向楊雄爲能自拔也中興班張崔蔡相望於百七八十年之間寧獨其氣格之非是然其辭意終不近也至若建安七子之風概似矣又爭效其長於曹公父子天固將以文其業耶及漢魏之除非復數子之所能文也曹公亦利便於此哉

鄧禹耿弇附錄

初劉伯升死光武於漢事惓惓也持節北渡河鄧禹首建大策遂參密議連兵西征關河響動當此之時其威累至無前也赤眉延岑獨足嬰其鋒哉帝勅使進兵連輒與禹念專任之不稱以疲卒徼戰不已帝賜詔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箠答之非諸將憂也馮異趣往代之禹自來歸絕口不道兵事王郎之亂及更始有詔罷兵微耿弇不決帝獨兒蓄之耳及平齊無一不如其言意始壯之而從諸將驅馳常山其後天下既定帝方偃武修文膠東高密並敦儒學弇故一將也於是自高帝以來光武最爲善保功臣

者

諸葛亮附錄

曹操以漢天子之令征伐四出爲漢功臣孫權秉義稱藩當是時心雖不可量操逆節未暴於天下也如孔明言荆蜀之勢成操之逆心或折不可折則可圖及吳詐收鬪羽秭歸又以敗孔明甚恨恨也丕旣已易姓玄德中道而殞屬大事於孔明而及其子焉孔明懼奉先帝遺詔不謹義不敢自安是以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水年渭濱之師其規爲志意遠矣惓惓漢事之心對越天地鼎足之計非孔明本

指也年踰五十而死豈非天哉初孔明之游學也穎川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等往往務精熟孔明獨觀其大畧及耕隆中而龐德公在焉司馬德操兄事龐公孔明每至龐公家獨拜龐公牀下龐公不爲止孔明爲丞相時許靖爲太傅靖在中州有英偉稱兄事穎川陳紀與陳羣袁煥平原華歆東海上朗等善於是靖老矣愛樂人物風流藹然孔明親爲之拜玄德嘗爲孔明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甚悉其君臣之間始終可攷者如此

曹植附錄

曹操取天下於羣盜之手可以爲能矣要何嘗不藉漢以爲名也得間遂取之是猶謂之天乎固植之所不能安也况使之嗣事哉力不足以周旋於其間苟安而成之若表而去之皆非其心也自放法度之外於事何所堪立嫡以長所從來舊矣乃足煩經營邪人業旣已濟困頓廢辱蓋亦安之而不悔然猶惓惓案疏水一出其力自效抑所謂其兄關弓射之則涕泣而泣之者邪三代衰孔氏之學文泯沒而無傳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失其本心者多矣若植者蓋孔子之謂仁者也

呂永萊得書

某還舍近半月適此酷暑疲頓猶未甚蘇此月二十五日劉國華葬須往泉溪會之因留明招數日卅月交乃爲入城之行若路過內自幸遣一介至明招問某所止庶不參差也三國紀年序引及諸贊累日已詳看用意高深處亦或得其一二但大綱體製猶有未曉處序云漢曰畧魏曰書吳曰畧又云魏終不足以正天下於是爲三國紀年終焉不知漢畧與紀年是一書爲復是兩書觀三國諸君贊却似遷固史法每君爲紀而系贊於後者則

三國紀年冠以甲子而並列漢魏吳則又似合三國爲一者所謂漢昭烈魏武以下諸贊必不可系於此既並列三國之年必是通書三國事今每君爲贊必知不系於此後不知系於何處豈三國紀年之外復敘每君之本末而系以贊邪此皆未曉之大者也漢昭烈贊論其君臣反復於天意人事之際所謂妙體本心但費詩之議却似不達時變漢統旣絕昭烈安得不承之非高祖時比也後主蓋亦甚庸所以安之不疑者乃諸葛公工夫耳武侯贊論以國政歸丞相甚善但謂漢侍中中書令

尚書令皆宦者爲之考之漢書亦不皆如此篇末
王者之作天猶以爲未疏哉感慨之意甚長但不
若後王贊所謂天命果可畏辭嚴而義正也魏武
贊述來歷甚當但其末舜禹之事兩語未曉魏文
帝兩贊深味辭意予奪甚有味但文帝贊意頗晦
又文帝三駕伐吳謂中國庶幾息肩亦未協吳武
烈贊論漢末守文之弊及啟桓王之翱翔尤妙下
三贊亦然鄙意竊謂吳四贊尤能盡其規摹之所
止殆無遺憾也龐統贊論兼弱之義甚正關羽贊
亦穩但來教謂司馬子長雖高不欲學而諸贊命

意及筆勢而往往似之何耶因便並望見教朱元
晦工夫亦謂大概如此耳吳益恭昨日得桂陽書
云見今攝郡却不云攝何郡也某近日思得著書
大是難事方將一意玩索完養深求其所未至雖
高明之資與駑鈍者不同然考之前作者亦須待
經歷之久歲月之晚然後下筆今及此暇時序次
裒集固亦無害然亦不可不思有餘不敢盡之語
也人回畧此上布餘悉俟續稟

龍川文集卷之十三

史傳序

高士傳序

三代尚矣士之生乎其時者習有常業仕有定時利之能更其所守而不以名汨其真養性以安命修道以成德教化之漸使然也卽不類不齒詩序曰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當此之時士亦烏知其爲高哉周澤旣衰異端並起所以賊其良心者厥端非一士之能固其所守艱矣然顏閔之徒終身陋巷朝不及夕蔬食以自如鼓琴以自娛視天下之樂舉無以易此者

或曰貧則無用無用則無累無累則樂余以爲二子者豈誠有樂於貧賤哉繇其道雖富貴可也彼甘所樂者在此而不在于彼也貧賤者人之所惡二子何好焉而富貴又何累故曰窮亦樂通亦樂又曰無入而不自得繇此言之彼其心豈有徇於外亦豈必後世之知我哉惟其屹然立於頽波靡俗之中可以爲高矣故世之言二子者往往尊於士公而王公亦榮於見齒則夫苟一時者是果何得哉故自顏閔以來若四皓嚴光黃憲徐稚之流皆具信道之至者也平時不言而人化之雖不遇猶玉之在山其光輝已不可

子進之而小應已與夫汲汲然願爲之者異矣今世時行道以正風俗豈不猶反手哉余歷觀諸史只若此者切有慕焉而恨當時之自悶於山林者史不得而盡載也幸其猶或載也總而爲高士傳以備自覽諺曰非爾之高我之下也將與學者盡心焉

忠臣傳序

余讀書至武庚之事何嘗不爲之流涕哉嗟夫忠孝者立身之大節爲臣而洗君之恥父讐而子復之人之至情也度不可爲不顧而爲之者抑吾之情不可不伸也逆計而不爲人烏知吾心生猶愧耳况卒不

免於厄則將藉口謂何哉夫武王之伐紂也以至仁
順天命以大義拯斯民然君父不以無道貶尊則武
庚視太白之旗必有死不忍於此者然而未卽死者
猶有待也及武王旣立而沒嗣子幼君臣兄弟之間
疑問方興故將挾管蔡之隙以起義成敗之不問姑
明吾心奮而爲之是以殞首而不顧余以爲武庚者
古之忠臣孝子也世立是非於成敗故無瘳而孔氏
又諱而不道然則武庚之死越二千載日未之瞑也
雖然武庚受之嫡嗣處義之必不可已而非有深計
於後世也若翟義王凌母丘儉諸葛誕之徒非清議

之所必責俛首相隨屬未過也而數子者忠膽憤發
視其凶之傾身之危不啻不暇熟權其力趣起扶之
意雖不就此其心可誣也哉作史者謂宜大書以示
勸迺准旅次之然且不免不量之機甚遂傳之坂臣
語曰益棺論乃定是可信乎昔者貫高有言人情豈
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已論死頃豈以
王易吾親哉然則數子之心壯矣迺其冤有甚於武
庚者亦悲之故列爲忠臣傳信千古以興頹俗聖人
懲勸之法也

義士傳序

昔三代之王也賢聖之君商爲多數政出令不拂民欲惇德行化以固民心雖紂之暴而民未厭商也故文士抑長以全至德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豈不大哉至武王不忍天下之亂而卒廢之雖違商而周者十室而八然商之餘民眷念先王之舊澤執義以自守雖諄復喻之罵乎其不肯順從也而周家卒不敢以刑罰驅之不惟不敢亦其心有所愧而不忍故惟遵商之舊政以漸服其心歷三世而後帖然從心推此之時稚者已壯壯者已老老者已死耆舊強壯之民卒不肯從而從之者皆生長於周之

民也可不謂義乎然猶見稱頑民則周人之言也於商義矣夫伯夷叔齊孔子以爲義而許之而商民之事亦詳見於書夷齊是則商民不非矣夫夷齊非以一死爲足以存商明君臣之義雖有聖者不可易也商民非以不肯順從爲足以拒周顧先王之德澤有以使之而弗克自己也夫義者立人之大節而愛生憚死人之情也其不以此而易彼者誠知所處矣繇商而降惟東漢之治惇節義尚廉退有商遺風故其亡也義士亦畧如之然亦可以爲流涕也已若夫干蠟申包胥之倫皆非有所激而興故特行其志而從

之者不衆也然使夫人氣沮而膽褻則其功效豈少哉嗟夫商遠矣其名之姓氏不得詳也故序存之而傳夷齊以爲義士首於東漢之士加詳焉其他時起者附之庶乎有聞風而興者豈徒補觀覽而已哉

謀臣傳序

昔堯舜之際專尚德化三代之王以仁政伯國以謀戰國以力治亂之不同所從來異矣舜涉迄今有國家者始兼而用之然德化之與仁義皆人主之躬行者也至於排難解紛則豈可不以謀而力爲用哉此權智之士所以爲可貴也雖然權智可貴矣行之以

諡則事以辨亦或以否否必不可繼也故君子行權於正用智以理若庖丁之解牛是以智不勞而事迎解功已成而無後患蓋五常之用智爲難仁義禮信過則近厚過於智賊矣故凡列國之策士皆行穿窬而衣人之衣以自齒於編民者也此不足論論漢已來智而不賊者然亦無幾故身名俱全惟張子房他皆不逮已要以排難解紛收不得而舉少之雖失事固有幸不幸遇左馬之筆則片謀寸長聲跡焜灼史筆中絕雖有奇謀至計類鬱而弗耀余甚慨焉故將章列其行事以備謀國者之覽乃取太史遷之所嘗

載者若張陳之徒標於卷首其他刪次論列惟意之從合而曰謀臣傳其奇可資以集事其賊可以戒不爲無取云耳

辯士傳序

古者兵與使在其間夫使也者所以通兩國之情釋仇而約易憾而歡者也彼古人之用兵非以爲得已也使而不失辭兩國之民實賴之顧亦何惡哉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蓋曲盡人情者莫如詩達乎詩而使則道之以義開之以理廣譬而約喻用能曲盡人情事無有不集者矣

然則古者之使本乎曲盡人情紛拏之辯不貴也及至列國之際強弱之相形衆寡之相傾一時鮮廉寬恥之徒往來乎其間搖吻鼓舌劫之以勢誘之以利怒之以其所甚辱趨之以其所甚欲押闔而鉗制之以苟一時之成事者此無異於白晝而攫者也蓋其原起於鬼谷子而成於儀秦當是時也相帥成風其習已膠而不可解世之所謂有道之士若孟荀莊周其立言論事猶時日辯士之風要其歸以正是以無譏焉漢興酈陸侯隨輩皆以辯聞然嗜利無恥不問道理之習亦少衰矣以比古之□使誠爲有間至其

辯析利害切見事情彼烏可廢哉繇數子以降士之
肆偉辯以濟人之事者不可勝數厥跡之著闕然有
愧史氏之罪也故余錄其可采者爲辯士傳又爲敘
古今使者之所以異而首之俾奉命以行者有考焉

英豪錄序

今天子卽位之初虜再犯邊君憂臣勞兵民死之而
財用匱焉距靖康之禍於是四十載矣雖其中間嘗
息於和而養安之患滋大踵而爲之患猶昔也起而
決之則又憚乎力之不足嗟夫事勢之極其難處非
一日也蔡謨有言創業之事苟非上聖必繇英豪今

上旣聖矣而英豪之士闕乎未有聞也余甚惑焉夫
天下有大變功名之機也撫其機而不有人以制之
豈大變終已不得乎此非天意也顧天實生之而人
不知所用耳彼英豪者非卽人以求用者也寧不用
死耳而少貶焉不可也故饑寒迫於身視天下猶吾
爭也見易於庸人謂強敵可勦也信口而言惟意之
爲禮法之不可羈也死生禍福之不能懼也一有事
焉石小八一死而待其情是非利害之間一言而
決理繁劇則庖丁之解牛也處危疑則匠石之斲鼻
也蓋其才智過人者遠矣然而旅出旅處而混於不

可知之間媚之者謂狂而實狂者又偶似之將特自標樹則夫虛張以求賈者又得而誤之矣此英豪之所以困而不達而謂無人焉者非也嗟夫承平之時展才無所不用職也而困於艱難之際者獨何歟且上之人亦過矣獨不可策之以言而試之以事乎雖商周之於伊呂不廢也廢之而不務而憂無人焉者亦非也抑余聞之昔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不得則以五百金買其骨焉不踰碁而千里馬至者三何則趨其所好人之情也不得於牛者見其骨猶貴之可謂誠好之矣生者之思奮固也故余備錄占之英

豪之行事以當千里馬之骨誠想其遺風以求之今本必不有得也顧其誠好否耳蓋晉武帝稱安得謔葛亮者而與之共治正使九原可作蓋亦思所以用之凡余所以區區於此錄者夫豈徒哉夫豈徒哉

中興遺傳序

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輩飲市肆方叫呼大噱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牽其臂迫與其飲次張之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實告伯康曰母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者爲我姑少留次張忍得已從之箕踞笑歌恢諧縱謔傍

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閱之所伯康勃然曰子亦善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挾矢以興十發而貼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非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况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年此間皆胡人子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之兆因嘻吁長嘆不能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其言皆

驗中原流離伯康曰是不復見矣豈喪亂之際或死於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嘆惜紹興初韓世忠拒虜於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水以灌虜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信已而虜師俄退世忠力請留戰虜酋使謂曰開南朝欲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次張言雖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嘗爲李丞相所辟得承務郎督府罷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居陽羨故將岳飛嘗隸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伍言之丞相給帖補軍校後爲統制遇大駕巡永嘉與

請將傍徨江上莫知攸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而竟往說飛移軍陽羨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境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於趙丞相者丞相喜欲用之復有譖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爲曹操丞相疑沮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參政周公葵屢爲余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皆詰我子端人正士胡爲余言此等狂生我因告之曰吾儕牛居譚王道說詩書一日得用從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於排難解紛倉卒萬變此等殆不可少吾儕旣不能辨而惡他人之能辨是誣天下以無

士而異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余嘗大周八言異二生之爲人而惜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因嘆曰世之豪偉倜儻之士沉沒於困窮不能自奮以爲世用欲用而卒沮於疑忌如二生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嶄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或大或不終未四十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証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始欲纂集異聞爲中興遺傳然猶恨聞見單寡欲從先生故老詳求其事故先爲之纂例而以漸足之其一曰大臣若李綱宗澤呂

順浩趙鼎張浚其二曰大將若种師道岳飛韓世忠
吳玠吳玠其三曰死節若李若水劉韜孫傅霍安國
楊邦乂其四曰死事若种師中王稟張叔夜何栗劉
錡徐徽言其五曰能臣若陳則程昌禹鄭剛中其六
曰能將若曲端姚端王勝劉光世劉銳其七曰直士
若陳東歐陽澈吳若其八曰俠士若王友張所劉位
其九曰義士若邵公序祝子權汪若海其十曰義勇
若孫韓葛進石琦其十一曰羣盜若李勝楊進丁淮
其十二曰賊臣若徐秉哲王時雍范瓊合十二冊而
分傳之總目曰中興遺傳聊以發其行事而致吾之

意然其端則起於性二生之失其傳故序首及之昔
司馬子長周游四方纂集舊聞爲史記一百三十篇
其文馳騁萬變使觀者壯心駭目顧余何人豈能傳
人喜觀吾文如子長哉方將旁求廣集以備史氏之
闕遺云耳

二列女傳

列女杜氏永康大姓女也生而端莊且麗宣和庚子
冬妖臘起所在嘯聚相剽殺里有悍賊輩謁杜氏門
大言曰以女遣我卽不肯今族汝矣其家驚泣欲與
則不忍不與禍且及言於女二曰無恐以一女易一

家曷爲不可待我浴而出趣具湯其家以告賊相與
謹笑以俟旣浴取鏡抹朱粉具衫衣盡飾俄登几而
立縻帛于梁而圈其下度不容冠抽之籠其首整髮
復冠延死其家遑遽號噉賊聞亦驚捨去嗚呼學士
大夫遭難不屈者萬或一見焉而謂女子能之乎方
杜氏之不屈以死猶未足難也獨其雍容處死而不
亂無異乎子路之結纓是其難也不可及已陳子曰
余世家永康去杜氏不十里許余雖不及日其事大
父母屢爲余言如此雖古之烈女何以過焉余旣佈
其事以示余友應仲實仲實以爲余言官和辛丑官

軍分捕賊所過乘勢抄掠道永康將之縉雲及境富
民陳氏二女并爲執植其刃於旁曰從我我婦之否
者死長女不爲動掠髮伸頸請受刃官軍斫之次女
竟汚焉後有諗之曰若獨不能爲姊所爲乎次女慘
然連言曰難難世之喜斥人者必曰兒女態陳杜之
態亦兒女乎人之落患難而兒女者事已卽縱辭自
解昂然有得色視陳氏次女已愧他又何說仲實得
之胡先生經仲二君謹言君子也余是以志之

龍川文集卷之十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龍川文集卷之十四

序說引

伊洛正源書序

濂溪周先生奮乎百世之下窮太極之蘊以見聖人之心蓋天民之先覺也手爲太極圖以授二程先生前輩以爲二程之學後更光大而所從來不誣矣橫渠張先生崛起關西究心於龍德正中之地深思力行而自得之視二程爲外兄弟之子而相與講切無所不盡世以孟子比橫渠而謂二程爲顏子其學問之淵源顧豈苟然者西銘之書明道以爲某得此意

要非子厚筆力不能成也伊川之敘易春秋蓋其晚歲之立言以垂後者間常謂其學者張繹曰我昔狀明道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其源流之可考者如此集爲之書以備日覽曰伊洛正源書

伊洛禮書補亡序

吾友西伯良君舉爲余言薛季宣士隆嘗從湖襄間所謂袁道潔者游道潔蓋及事伊川自言得伊洛禮書欲至蜀以授士隆士隆往候于蜀而道潔不果來道潔死無子不知其書今在何許伊川嘗言修六

禮已及七分及被召乃止今更一二年可成則信有其書矣道潔之所藏近是惜其書之散亡而不可見也因集其遺言中凡參考禮儀而是正其可行與不可行者以爲伊洛禮書補亡庶幾遺意之未泯而或者其書之尚可訪也

三先生論事錄序

昔顧子敦嘗爲人言欲就山間與程正叔讀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蓋不獨今日也夫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禮樂無所指仁義禮樂無所指則聖人之用息矣先生之學顧引求

子敦之知者而爲先生之徒者吾懼子敦之言遂得
行乎其間因取先生兄弟與樞渠和與講明法度者
錄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目曰三先生論事
錄夫豈以爲有補於先生之學顧其自警者不得不
然耳

楊龜山中庸解序

世所謂有伊川先生易傳楊龜山中庸義謝上蔡論
語解尹和靖孟子說胡文定春秋傳謝氏之書學者
知誦習之矣尹氏之書簡淡不足以入世好至於是
三書則非習見是經以志乎舉選者益未之請也世

之儒者揭易傳以與學者共之於是靡然始知所向
然予以謂不繇大學論語及孟子中庸以達乎春秋
之用宜於易未用心之地也今語孟精義既出而謝
氏尹氏之書具在楊氏中庸及胡氏春秋世尚多有
之而終病其未廣別刊爲小本以與易傳並行見有
宜有取焉

春秋比事序

春秋繼四代而作者也聖人經世之志寓於屬辭比
事之間而讀書者每患其難通其善讀則日以傳考
經之事跡以經考傳之真僞如此則經果不可以無

傳矣游夏之徒胡爲而不能措一辭也余嘗欲卽經以類次其事之始末攷其事以論其時庶幾抱遺經以見聖人之志客有遺余以春秋總論者曰是習春秋者之秘書也余讀之灑然有當於余心雖其論不能一一中的而卽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聖人之志可以捨傳而獨攷此其爲志亦大矣惜其爲此書之勤而卒不見其名也或曰是沉文伯之所爲也文伯名斐湖州人嘗爲婺之較官以文字稱而不聞以經稱也使其非文伯也此書可不傳乎使其果文伯也人固不可以淺料也因爲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鉅諸本以與同志者共之

胡仁仲遺文序

五峯胡宏仁仲故寶文閣直學士謚文定名安國字康侯之季子也文定嘗以春秋一經侍太上皇帝於講筵又嘗爲之訓傳其學問所繇來可考矣聞之諸公長者以爲五峯實傳文定之學比得其傳文觀之見其辨析精微力扶正道惓惓斯世如有隱憂發憤至於忘食而出處之義終不苟可爲自盡於仁者矣其教學者以求仁終篇之中未嘗不致意焉推其文以與學者共之因文以達其意庶幾五峯之志未泯

鄭景望書說序

余聞諸張橫渠曰尙書最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
大若私解文義則不難自孔安國以下爲之解者殆
百餘家隨文釋義人有取焉凡帝王之所以綱理世
變者蓋未知其何如也永嘉鄭公景望與其徒讀書
之餘因爲之說其亦異乎諸儒之說矣至其胸臆之
大則公之所自知與明目者之所能知而余則姑與
從事于科舉者誦之而已

鄭景望雜著序

尙書郎鄭公景望永嘉道德之望也朋友間有得于
平時所與其徒考論古今之文見其議論宏博讀之
窮日夜不厭又欲鋟木以與從事於科舉者共之余
因語之曰公之行已以呂申公范淳夫爲法論事以
真誼陸贄爲准而惓惓斯世若有隱憂則又學乎孔
孟者也直其譚論之餘或昔然而今不盡然者毋
乃反以累公乎其人曰苟足以移科舉骯髒之文不
根之論是某等之心而識者豈必以是而盡求公哉
余不能禁乃取今上卽位之初其所上陳丞相書以
附于後余永康陳亮也

桑澤卿詩集序

予平生不能詩亦莫能識其淺深高下然嘗聞韓退之之論文曰紆餘爲妍卓犖爲傑黃魯直論長短句以爲抑揚頓挫能動搖人心合是二者於詩其庶幾乎至於立意精穩造語平熟始不刺人眼目自餘皆不足以言詩也桑澤卿爲詩百篇無一句一字刺人眼可謂用功於斯術者矣劉牢之大小百戰方爲名將何無忌從容坐談而靈寶以爲酷似其舅一戰而勝亦畧似之然終非真也澤卿試問之涇陽李靖之兵法旣盡乎骨肉之間有留行則人將議其慘矣

西銘說

伊川先生曰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又曰西銘仁孝之道備矣須臾而不於此是不仁不孝也西銘之書先生之言昭如日星而世之學者窮究其理淺則失體深則無用是何也是未嘗以身體之也今之言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彼以其分之次第自取爾非吾心之異也。收之雖異而吾心則一。故曰理一而分殊。以是爲言則象憂亦變象喜亦喜。直應之云耳。而吾心未始有憂喜也。能好人能惡人。直應之云耳。而吾心未始有好惡也。如鏡納萬象過而不留者。蒸止於此而釋氏以萬法爲幻化。木爲盡不然也。將以一之而終不免於二。將黜異端而終流於異端。是未嘗以身而體之也。嘗試觀諸其身耳。目鼻口肢體脈絡森然有成列而不亂。定其分於一體也。一處有闕豈惟牛其用而體固不完矣。是理一而分殊之說也。是推理存義之實也。西銘

之爲書也。乾爲父坤爲母。塞天地者吾之體也。帥天地者吾之性也。民爲同胞而物則吾與也。大君爲宗子而大臣爲家相也。聖其合德而賢則其秀也。老者視吾之親幼者視吾之子。鰥寡孤獨者視吾無告之兄弟。此之謂定分定其分於一體也。一物而有闕豈惟不比乎義而理固不完矣。故理一所以爲分殊也。分理一而分則殊也。苟能使吾生之所固有者各當其定分而不亂。是其所以爲理一也。至於此則慄慄危懼而已。爾心廣體胖而已。爾慄慄危懼畏天也。敬親也。心廣體胖樂天也。寧親也。違義者自絕也。害仁

者自喪也濟惡者自暴也惟踐形者爲能盡其道也
察萬化之所由往能曲折以述事也窮至神之所自
來能卓然以繼志也隱顯如一可以爲無忝矣自強
不息可以爲匪懈矣寡欲所以敬身也養善所以廣
孝也自盡而有所感通則生足爲法不通而無所自
盡則死可無憾完其固有而歸則不失其所受順其
正命而行則不失其所從達以自遂窮以自修有以
自盡沒以自安是其心無造次之不存無毫釐之不
體周流乎定分而完具乎一理鳶飛魚躍卓然不可
掩於勿忘勿助長之間而仁孝之道平施於日用矣

極吾之力至於無所用吾力然後知西銘之書先生
之言昭乎其如日星也

類次文中子引

初文中子講道河汾門人咸有記焉其高弟若黃常
程元仇璋蓋嘗參取之矣薛收姚義始綴而名之曰
中說凡一百餘紙無篇目卷第藏王氏家文中子亞
弟凝晚始以授福郊福時遂次爲十篇各加其端二
字以冠篇首又爲之敘篇焉惟阮逸所注本有之至
龔鼎臣得唐本於齊州李冠家則以甲乙冠篇而分
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與逸異然則分篇敘篇未

必皆福郊福時之舊也昔者孔氏之遺書蓋集而爲
論語其一多論學其二多論學其三多論禮樂自記
載之書未嘗不以類相從也此書類次無修日故讀
者多厭倦余以暇日參取阮氏龔氏本正文以
類相從次爲十六篇其無條目可入與凡可畧者往
往不錄以爲王氏正書蓋文中子沒於隋大業十三
年五月是歲十一月唐公入關其後攀龍附鳳以翼
成三百載之基業者大畧嘗往來河汾矣雖受經未
必盡如所傳而講論不可謂無也然智不足以盡知
其道而師友之義未成故朝論有所不及不然諸公

豈遂忘其師者哉及陸龜蒙司空圖皮日休諸人始
知好其書至本朝阮氏龔氏遂各以其所得本爲之
訓義考其始末要皆不足以知之也獨伊川程氏以
爲隱君子稱其書勝荀楊荀楊非其倫也仲淹豈隱
者哉猶未爲盡仲淹者自周室之東諸侯散而不一
大抵用智於尋常爭利於毫末其事微淺而不足論
齊威一正天下之功大矣而功利之習君子善道焉
及周迫旣窮吳起乃始稱伯於中國春秋天子之事
聖人益有不得已焉者戰國之禍慘矣保民之論反
本之策君民輕重之分仁義爵祿之辨豈其樂與聖

入異哉此孟子所以通春秋之用者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孟子固知夫事變之極仁義之驟用而效見之易必也紀綱之畧備而民心之易安也漢高帝之簡寬而人紀賴以再立魏武之機巧而天地爲之分裂者十數世此其用具之春秋著之孟子而世之君子不能通之耳故夫功用之淺深三才之去就變故之相生理數之相乘其事有不可不載其變有不可不備者往往汨於記注之書天地之經紛紛然不可以復正文中子始正之讀經之作孔氏之志也卅胡足以知之哉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傳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是以類次中說而竊有感焉淳熙乙巳十一月既望永康陳亮書

龍川文集卷之十四終

龍川文集卷之十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陳龍川文

序說引二
記題跋

十五十六

國立編譯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龍川文集卷之十五

序

送韓子師侍郎序

秘閣修撰韓公知婺之明年以恣行酷政民寃無告
劾去去之日百姓遮府門願留者頃刻合數千人手
持牒以告攝郡事攝郡事振手止之輒直前不顧則
受其牒不敢以聞明日出府相與擁車下道中至不
可頓足則冒禁行城上纍纍不絕拜且泣下至有鎖
其喉自誓於公之前者里巷小兒數十百輩羅馬前
且泣下君爲之收淚告以君命決不應留輒柴其關



如不聞日且暮度不可止則奪刺史車置道傍以民間小輿舁至梵嚴精舍燃火風雪中圍守之其挾舟走行闕告丞相御史者蓋千數百人而未止又明日回江通波亭乘間欲以舟去百姓又相與擁之不置溪流亦復堰斷不可通鄉士大夫懼螻蟻之微不足以回天聽委曲諭之且却且前久乃曰願公徐行天子且有詔矣公首肯之道稍開公疾馳徑去後來者咎其徒之不合舍去責誚怒罵不啻仇敵嗚呼大官所尊也民所信也所尊之効如彼而所信之情如此吾亦不知公之政何如也將從智者而問之

送丘秀州宗卿序

嘉禾於今爲輔郡德意間弗克盡乎地遠且若何使君之此行也於是乎不苟矣財有隱漏遺之民斯可裕乃欲以括隱漏爲功使及先王時將安處吾於使君之行於是乎有感矣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十二而稅不立意以罔民利不喜察以導民爭上下有制未作自禁兵不吾蝕緇黃不吾蠹使之各力其力以業其業休戚相同有無相通無告者得伸而况力能自達者乎草木不戕其生而况具耳目鼻口與吾無間者乎民是用寧禮義是用興嘉禾之民獨不得與

陶齋川文 卷之五 二
於斯時乎吾於使君之行於是乎有感矣用裕於上
下交窘之時布信於法禁之所不及獨無其道歟於
是乎歌以送使君焉歌曰父兮母兮獨古有兮

送諸生赴補序

今年夏進士既題名於是成均闕弟子員有司將羣
四方之士而擇其可者而從余游告余以行者四人
耳問其不行者則曰度無道以得之往將何濟問其
行者則曰心知其不可得直未能免俗耳余以爲不
然古之君子盡其在我者以聽其在命者得失非吾
事也然既已應之矣而謂無心於得亦豈情也哉居

者勉吾學而非以畏失也失亦何害而吾則未至也
行者竭吾力而非以志得也得之固佳而吾不敢必
也如是而居如是而行吾無憾矣皆曰不敢不勉已
而行者曰行非居比也行都英俊之數無非可學事
者有如其不得其門則終日枵然誰實食之其何以自
視於居者余曰四方之英余不得而究識者有爲臨
安較官石夫子者吾友也予往拜之虛往實歸吾待
予於此矣謂盧子曰子以通爽往謂陳子曰子以惇
謹往謂何子曰子以開警往此子之資而非學也求
學於夫子而不予告者他日吾將問之小何子徐而

西齋文集 卷之五 三
進曰准獨遺矣余笑曰彼苟不遺夫二三子者予則
何憂并以吾之所常言者而問其當否焉彼如唯唯
則告之曰先生謂我不得一言則勿已五月之朔書
於妥齋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漢法嘗選所表循吏以爲公卿故郡縣稱治然其立
朝行二多不稱在郡縣時豈國家固自有大體而治
道果不可以吏道辨耶龐士元蔣公琬不屑意於郡
而謀國有稱焉當時以爲非百里才雖諸葛孔明之
論亦如此然則吏道又有出於治道之外者耶亮白

十八九歲獲從故老鄉人游故老鄉人莫余知也而
陳聖嘉應仲實徐子才獨以爲可聖嘉之與人交仲
實之自處子才之特立皆余之所願學也晚與一卅
豪傑上下其論而三人者每每不能去心非市以交
舊之情而已子才又其高明奇偉者小試輒有聲諸
公爭知之得邑輦轂下蓋何足以展其游及哉然士
之侈然矜奮於一邑者非有餘也技窮於此矣置不
復論則志浮於事不足法也事之至者盡吾心焉事
已而無留吝之意處小存大大則不遺於小此所以
隨所寓而掌日餘夫治道之與吏道又焉有二物哉

天下郡縣固不可爲而附輦之邑尤不易爲也無名難辨之費巧以取之民則將誰欺倚公而豪取之則民復何罪况上之人常不自任其責而責辨於我民一有言焉則又委罪於我而彼若不與知者子才宜何以處此楚漢相距滎陽成臯間蕭何至遣老弱未傅者悉詣軍可謂無策矣而高帝稱其有鎮國家撫百姓之功此果何說哉平時所以爲民慮者其周緩急不時之須亦爲民計而已矣未嘗爲民慮也而行一切之政以趣辨民之不戢及於其胸者直須時耳若曰吾不忍民之至此或高舉而避之或閉目搖

首以聽其自作自止徒以張夫一切趣辨者勢則其罪等耳此古之君子所以嘗盡心於不可爲之地也子羔爲費宰而夫子以責子路者憂其少未堪車下子路乃以爲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學此後世英雄豪傑之所以因事增智諸儒嘗踴躍若乎其後而夫子平時教召中人以上之辭也豈所以施之子羔哉徒禦人以口給而已矣因吏道之曲折而得治道之大體吾獨有望於子才耳能使亮自是常不去心則不必淺晏而後論定也

送吳恭父知縣序

陝西川文 卷之五 五
亮兒時開行都有所謂太學者四方之英大抵萃焉
於是新安二吳以文學妙天下而季吳獨好使酒任
氣空所有當樗蒲一擲不爲後擲計而勝負往來輒
達旦未已遇其倦時間引惡色自汗不揖客後寢有
兒撫一世之心然而月輒從儕輩較一日短長儕輩
行往口誦心惟吟哦上下記臆不少休試之夕曉不
得交黎明裹飯叢入座定心搖搖特未寧吏持器置
之廊柱間羣起就視相顧無人色君獨凝然遙問儕
輩題謂何已則不復佇思開卷徑書筆不留行率至
日中帆辨出則歌呼如平時更數口掛□□□皆驚

日果吳稱也爲首選者他日又曰復吳稱也濟軍率
畏服之然嫉之者卒於以爲可殺而皆不顧計也夕
之得第尉鄞江鄞並海海盜出沒鬼神不可蹤跡聞
來掠民家輒去朝廷雖宿兵不能禁君於是微布耳
目盜所至輒知之單馬徑造捕者踵至盜驚謂神咸
拱手疊足死不恨論功至不可計君不以屑意猶得
京秩授饒之安仁安仁故號冷邑至則肅吏厚民薄
征緩賦庫不留一錢遇有急須片紙立辨民熙熙田
里間商賈之至者如歸江東壯縣或愧焉會旁境
大旱饑民什百爲羣攫食偷活惡少年乘之爲盜勢

駸駸且犯境州以爲憂遣兵數百戍之富民或勸君
學家就避尹奮然曰吾爲令顧委命若等是謂草間
求活吾寧與賊死况不必死乎籍丁壯閱之君馳馬
橫槊於其間聲勢張甚邑無賴有龔旁境所爲者法
外出新意殺之以令皆恐懼縮頸盜不敢犯事已則
自劾不報不使者從而媒孽之部使者一二攜撫出
條日以詰君君慨然曰吾所爲固自不應法吾不勝
法吏矣方急時吾寧能計此耶今鼎鑊實甘吏從旁
爲答之持法者猶欲掇拾其不合以罪焉龍川陳亮
曰成周議能之法於是不可行矣犬羊小醜孩弄中

國如無人天子赫然不欲赦之未有以屬也於是且
十年矣顧不能爲一壯士道地耶人之有氣力者亦
可嘆也已余以積憂多畏之餘遇君爲之捉手起立
於其別也舉酒相屬嘆離合之不常而毀譽之相尋
而未已也已而開口大笑曰是亦何足計較哉遂行

送叔祖王筠高安簿序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自聖人常本諸人情而爲是
言矣其後始有爲貧之說仕至於爲貧而吾道奈何
哉自科舉之興世之爲士者往往困於一口之積文
甚至於老死而或不遇義不能以自行貧不能以自

陶淵明 卷之五
爲於其間得尺寸之便則亦甘心俛首而屑爲之誠
知夫義之所在而貧或迫其後也昔者吾之先祖蓋
嘗一躡於科舉終其身以爲不足復事而自肆於杯
酒之間而其仲氏則以爲吾兄之志是或一道也屢
披屨爲窮且老而其志不徬晚從恩科得一官冒寒
爲數千百里之行而無懟辭怨色蓋昔者伯夷羞與
鄉人處而柳下惠全不以袒裼裸裎爲浼事固有大
異不然者各從其心之所安也夫天與人每不相值
參差不齊苟非得其所以然能無幾微見於顏面乎
此行亦足以觀公之賢矣公少而力學壯而有聞於

學校間計其所得乃如此又足以見公之心固有所
存而不計其得之如何也某聞尚書郎芮公劉公方
將漕江外芮公固研席之舊而劉公則素厚其者大
帥龔公之賢宇內所聞當不以貴賤尊卑窮達而相
忘而某之師友永嘉鄭公朝暮來總風憲曩固嘗加
惠於公矣四公天下賢者而邑僚則又有劉君子澄
聞其賢舊矣而張弓之君子交口而譽道之行拜四
公退與君上下其論人生羸糧千里求天下之賢者
與處而或不遂此行况味良不惡度公之志可以少
伸而某方謀葬公之兄不及從公以行書以寄劉公

使知天下之士其窮而可歎者至於如此而部使者之權足以爲時重殆不可以一律而觀士也不遺故舊則民不偷公見芮公倘或可以出此乎相對道舊能不慨然鄭公之行徐當寄書爲某寄聲劉君聲求氣應何以教我

送巖起叔之官序

陳氏以財豪於鄉舊矣甫五世而子孫散落往往失其所庇依其盛衰相等於無窮豈必其人之罪哉吾叔巖起以未冠之年慨然有狹鄉閭之志奮辟出游往來於江淮之東西而定居於臨安者大較餘三十

年諸公貴入其未達而旅處者巖起或出力以自勸或終日相與嬉游不問其官崇卑一接以恩意蓋既貴而能相記憶雖相忘而不見及者皆所不較也亭以是知士非有俠氣者豈能奮空拳以自托其身於一世哉晚得一官將就食於廣東部使者之麾下冒寒挈妻子而行問其行裝則曰我固索手自奮者也然世態日異此行雖我亦憂之子嘗論交於四方其何以爲我道地平亮因告之曰四方之豪俊不鄙而辱與之游者不知其幾人矣然自索居以來黜陟不知書問斷絕將何所指名而告語之亮又力不足者

徒能淳然興懷姑次第其語以爲送行序道逢其與
亮游者出以示之其藐然而無意者必非與亮游者
也吾叔其勉之堂堂大國一行數千里豈無一英特
知義之人乎使壯士困於泥塗則其恥有歸矣淳熙
六載冬十月朔永康陳亮書于恕齋

送王仲德序

昔祖宗盛時天下之士各以其所能自效而不耻及
乎其他自後世觀之而行往以爲朴陋而不知此盛
之極也其後文華日滋道德日茂議論日高政事日
新而天下之士已不安於平素矣衆賢角立互相是

非家家各稱孔孟人人自爲稷契立黨相攻以求
說之勝最後章蔡諸人以至氏之說一之而天下靡
然一望如黃茅白葦之連錯矣至渡江以來天下之
上始各出其所能雖更秦氏之尚同能同其諛而不
能同其說也二十年之間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迭相
唱和不知其所從來後生小子讀書未成句讀執筆
未免手顫者已能拾其遺說高自譽道非議前輩以
爲不足學矣世之爲高者得其機而乘之以聖人之
道爲盡在我以天下之事無所不能能麾其後生以
自爲高而本無有者使惟已之向而後欲盡天下之

說一取而教之頑然以人師自命雖聖天子建極於上天下之士猶知所守吾深惑夫治世之安有此事乎而終惜其流之未易禁也王仲德於亮爲隣人少有俊才不自滿足翻然往從葉正則學問盡交永嘉之俊造而猶未以爲足也又將從正則吳門以畢其業蓋其學日進而未可量其所成就夫豈獨異於後生之爲高者雖頑然以人師自命者不能衡之而使移也亮老矣將賴其隣以自強於其行爲說以先之其歸也必有以復我

送吳允成運幹序

行三十年時亮初有識知猶記爲士者必以文音行義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書判自顯各務其實而極其所至人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強也自道徳性命之說一興而尋常爛熟無所能解之人自託於其間以端慤靜深爲體以徐行緩語爲用務爲不可窮測以盡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爲不足自通於聖人之道也於是天下之士始喪其所有而不知適從矣爲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則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及其徒旣衰而異時熟

陝西通志 卷之五
視不平者合力其攻之無鬚之禍濫及乎人固其所
自取者而出反之慘乃至此乎三山吳允成少以氣
自豪出手取科目隨輒得之來尉永康遇事風生一
日枉車過余講客主之禮若見所畏且語余子所交
一世才荅至等輩已第三四行人葉同年爲我言
如此我家世以官爲家者也我父自力於官事而與
世爲忤子盍爲我誦數前聞而言其所以致此者余
惘然失嘆意以爲雖知所從來而不敢言也自是相
與往來如舊故縱諛其所長以暴白於一時雖老於
吏道者亦知敬其人文章行義政事書判並舉兼能

而不可掩而道德性命之說政自不相妨也於其中
間余受無鬚之禍尤慘而允成亦深察余心左右扶
持雖慘不至於極以此猶相歡而無間也及其去永
康余將敘其本末以累其行李而多病因循念之耿
耿後三年始克爲之葢新天地子龍飛之十二月九日
也而允成方俛首於將漕糟丘之職若新爲吏者其
志嚮豈有窮哉

贈武川陳童子序

童子以記誦爲能少壯以學識爲本老成以德業爲
重年運而往則所該愈廣所求愈衆窮天地之運極

古今之變無非吾身不可闕之事也故君子之道不以其所已能者爲足而嘗以其未能者爲歛一日課一日之功月異而歲不同孜孜矻矻死而後已自聖人及若後世之賢智君子騷人墨客凡所以告誥童子者辭雖各出其所長而大概不過此矣若余少而昏蒙長不知勉未老而頽惰如七八十歲人者出天地之棄物而何以語童子哉童子之資稟特異而猶記疇昔之所聞所見其畧之可言者蓋闕黨童子聖人旣與之周旋矣以其求速自見者而有疑於甲時之遠到故孺悲則辭而不見將以警策之也後世

諸賢其於童子豈能有此財成輔相之道哉而况少余者乎童子行矣奇妙英發不極其所到未可止也落華收實共時相與誦之

贈樓應元序

往二十五年時余友學爲語言求以自見於世凡世人之文章無巨細必求觀之嘗得詩文數紙清靡不凡近而所以鳴其窮者亦甚至曰是樓君民範之所作也已而又識其人於路西陳氏端愿自戢歛若不與一世較是非長短者余心念之其後二十年有衰經而奉書過余於蕭寺發而讀之善自道說其所能

西齋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三
豐豐然將爭長於士林中則曰是民範之子也民範
今死矣嗟乎伸民範之屈者其殆是乎留與其學者
一年而後去三四年間時節必一來出其文方進而
未已者也日言身窮不足恤有母無以爲養則不如
無生矣况欲卒業以終父之志乎余悲之夫一有一
無天之所爲也衷多增寡人道之所以成乎天也聖
人之惓惓於仁義云者又從而疏其義曰若何而爲
仁若何而爲義非以空言動人也人道固如此耳余
每爲人言之而吾友戴溪少望獨以爲財者人之命
而欲以空言劫取之其道爲甚左余又悲之而不能

解也雖然少望之言真切而近人情然而期人者幸
免乎薄也若余之所以爲樓子計者非不知少望之
言爲可畏亦期人以厚而已矣

贈術者宣顛序

宣顛論命多奇中而不出於鄉閭彼初不知當今公
卿之爲何人執政侍從之爲何官人之善惡時之向
背皆所不知也余聞其論余命之禍福多矣而不識
其人一日歛門謂余命來年當稍異於舊余因以朝
之貴人及平生故舊之命俾推之言其禍福多與吾
儕私意合獨論羅春伯章德懋葉正則必作宰相彼

未識宰相之爲何官而其言若此亦異矣中不中皆未可知而天運果能與人意合乎又自言歲之十月必死不死亦止活五年俾其子持以爲驗余爲書之而葉正則偶然過門一見而笑曰世寧有是事而子信之乎余以爲人自分必死而獨靳于一言亦大非人情矣

贈術者戴生序

括蒼劉夢求未嘗得邵氏先天數而知人休咎如數一二說人冥昧中事如燭照而面詰也或曰有術或曰是有神焉余皆不得而知要之先事者獨得無感

於此乎劉術行於三衢今遂爲衢人士大夫之過衢者以不問夢求易卦爲恨余聞有戴姓童外之在衢者得夢求之術而精焉戴生挾其術寓于外家余聞鄭景元招而問之其言目前事殊駭人聽至論其遠者多爲余言禹孟子事夫大禹之功孟子之德業余平生之夢寐在焉而恨其身之不可企也神以是而戲我乎亦戴生切有聞焉而見戲乎一家小大皆欲從生問禍福而生乃欲與余論一紀事恐其見戲之過則余無以堪也姑以余字先焉士大夫之欲從前問一紀半紀者書當留字於此以爲信

後杜應氏宗譜序

應自周武王之子封於應以國爲氏其子孫散處穀
幽灑洛世業有光漢有曰曜隱淮南山時稱商山四
皓不如淮陽一老曰邵篤學博覽著漢官儀刪定律
令獻帝朝拜太尉魏有曰瑒瓌昆季並以文學貴顯
三入承明宋有曰文臣任中散大夫右文殿修撰隨
尚宗南渡古籍永康遂爲永康人子子和登孝宗淳
熙中進士第題詩有三紉之句時號三紅秀才刺郡
至觀察使掌中軍都督府事其子贊居東陽葛府傳
二世至大六諱莊同兄大五講書始自葛府復永康

大五居縣西三里頭大六贅居後杜杜氏生三子文
中文正行曾曾傳端端傳昌沂自中散東遷凡七世
士珪則端行字德璋登宋咸淳中解榜官至廣東廉
訪司副以才名著稱嘗勸其先世汴譜無聞且懼來
裔迷厥所出乃肇自中散至大六凡五世又斷自大
六爲後杜始祖至昌一凡若干世定爲一帙本末源
流鑿鑿不紊可謂尊祖烈矣間徵余序其首簡余惟
世系之不明久矣昔唐貞觀中詔溫彥博等撰氏族
首阜族次外戚而黃門侍郎崔氏幹爲第三凡二百
九十三姓千六百九十一家降及五季舊本殘缺雖

有譜猶無也世之愚不肖昧其先世往往妄引貴族
名賢以爲之宗生悖其親死誣其祖良可悲夫今應
氏之譜尊卑莫昭穆明簪紱光聯克稱厥後所載者
皆耳目親擊豈以杜正倫郭崇韜前車之覆當戒耶
有裨益於名教尙矣夫表功德厚親族制婚姻明人
倫皆譜乎寓其可輕而忽之哉余故序之匪徒爲士
珪告且以爲應氏後人式云

龍川文集卷之十五終

龍川文集卷之十六

記

笏記

寤寐英賢帝心如渴僥覩富貴士氣若登冀十五之
得人而千一之遇主叨逢則幸報稱謂何恭惟皇帝
陛下日照天臨海涵地負朋來濟濟各自奮於明時
綱設恢恢不遐遺於片善矧咸奔走翕受敷施臣等
牽連得替徒採語言之小異次第就役孰輸筋力之
小勞仰戴深仁俯慚微分

信州永豐縣社壇記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故郊者天子之所專而社則達於侯國無問國之大小雖附庸亦莫不有社示有所尊也知所尊則知所敬知所敬則仁愛惻怛之心油然而生矣南面以臨其民而無仁愛惻怛之心是尙可以爲國哉羅侯置守則郡邑之有社固守令之所以起仁敬者也壇壝苟具而心不加焉則民失所依矣吾友潘友文文叔之始作永豐也謁社而壇幾於圯其旁之屋廢不復構無以甘祀事顧瞻不寧卽命工役整治其壇一如法式而爲屋若干楹於其旁高明邃密嚴飭備具是真知所尊矣稼

軒辛幼安以爲文叔愛其民如古循吏而諸公稱詰其驗幼安以爲役法之弊民不肯受役至破家而不顧永豐之民往往乞及今令在時就役是孰使之然哉文叔故中書舍人諱良貴之諸孫少從張南軒呂永萊學步趨必則焉而又方卒業於朱晦庵是世所謂三君子者臨民而有父母之心固其家法當如此余過永豐道上行數十里而民無異詞及見文叔則歛然自道說其不能民與文叔皆可無憾矣謂余爲三君子所厚當得文以記修社之本末余誠有愧世之務趣辨以爲能者故道郡邑之所以有社而文叔

之起其誠愛如此并以諭常塗之有力者云

義烏縣減酒額記

義烏尉趙君師日以書來曰邑之課額惟酒爲重歲之二月至于八月煮酒以四百石爲率爲緡錢八千六百有奇餘爲清酒猶四千八百緡乾道初有宰驅入鄉牙櫃列之市肆商賈爭來醮酤倍入旣貢其餘於郡又增歲額一百石及市易者交病而官聽其便獨酒額如故逋負歲積以至于不可計官不得脫而吏就黠者相望淳熙十有二載今資政殿大學士李公之鎮是邦也究心民隱諒邑之利病莫不畢諮師

口責其本末以告公惻然曰民何以堪乎吾嘗備數政地日接玉音未嘗一日之在民也使一縣至此而若不聞吾爲負其上矣立命減煮酒額一百石每石爲減舊額一緡清酒月減二百緡又蠲其舊逋幾萬緡一邑自是獲蘇官逃其責而民安焉酒額歲不增一錢而郡縣吏使之公之盛德在民爲甚深邑民將立公生祠於星祠之東而朝暮奉事師日在邑僚之底而獲于大惠不勒其事於石烏保異時之額不增非所以相我公之惠於無窮也願屬筆於吾子以誌來者亮竊嘆醮酤之興本以佐軍旅之用而其實則

使民不得自便於酒猶未戾於古者禁民飲之義也
其後設計巧取而始專於利矣今郡縣之利括之殆
盡能者無所用其力惟酒爲可措手而一縣之計實
在焉又從而括之則縣不可爲矣剝牀及膚其憂豈
不在民乎今天子之於民獨公爲深知之而吾州最
爲受其賜蠲諸邑之逋吝公帑之出而一以與民凡
以苗米之不及斗帛不及尺綿不及兩者悉代輸之
仁聲載路是固所以宣天子之德意而人民之骨髓
也寧酒而已乎上方圖任舊德與之共政即日旋歸
吾州不得久私其惠矣雖使世之名能文者不能執

筆以盡公之美也顧以屬諸陸沉無所比數之人顛
倒脫落無以滿邑民之望不將歸其咎於君乎師曰
曰不然吾二人皆將牽連托公以自見者也亮又奚
辭

普明寺置田記

永康接台處之衝而婺之屬邑也繇縣治東北行滿
五十里衆山回環若蹲若伏其名曰龍窟疑取象於
山以名也然其西三數里有所謂龍關坑者龍真有
窟於此乎商周而上其地未通於中國宜亦何所不
有事不經見者有無皆不可以意斷也陳氏之居在

龍窟之南五里耳目所及蓋八九世矣自吾祖始徙居龍窟徙未十年而生余余家之西北有寺曰普明者實據其地之勝處余少長往往多讀書山中訪寺之始末以爲興於梁大同間而不能詳也然田無三十畝余猶及見其有僧四五十人其役稱是則藉丐施以活其來非一日矣爲釋之徒丐施固其職也然環寺之居民歲以供寺者自昔不知其幾而僧之歲幹寺事者偶失支梧至無椽瓦以自庇僧與民豈不兩病乎余以爲使一僧有田十畝彼固不能耕也歲藉一夫耕之則一夫反資僧以活計田之所出猶足

以及僧之所役是一僧不復爲居民之費而三夫其飽於十畝也使天下之僧皆如此雖不耕而民瘳矣王政旣已廢壞釋老之徒固不必盡惡也豈惟罪不在彼而天下之人豈皆自耕而食乎始余所見寺僧四五十人今其存者七八人耳合新度者不及三十人有田三百畝則可以安坐而自遵其教矣因與僧如靖允禧謀撥拾寺之遺餘漸置田以百畝爲準宅日常有嗣其事者不必盡出於我也靖以醫游井邑間甚有恩意又甚盡心於此寺鄉之長者以其名聞之縣使爲寺庄首未三年間已有田二十畝而靖死

今計寺之所有又足以得三十畝而庸僧無遠慮人自爲說未幾禱又死余將使之以東如瑋之徹時濟懷順者合辨之故具記其事使知自宇宙而有茲山自梁而有茲寺自余而後有田經始於靖少禱而叶成於世五人者亦以見買田之議非溺於因果而出於天下之公心也田畝以次列之碑陰與凡割施者悉附見其姓字云

普明寺長生穀記

昔者先王居民之制固使之交相養而非欲其截然而冬立也井邑之間有無相通緩急相救是以疾病

死喪民無遺憾鰥寡孤獨天有全功此治道之極而聖人之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者也及至後世於民之中又有爲釋老之徒者壞形惡服不耕不蠶以自枯槁於山林而求識其所謂心性之本根者故其勢不能自衣食而衣食於人人亦樂衣食之而不厭而釋氏於衣食之餘尤好窮其侈心以致其莊嚴之說儒者因是而力排之以爲斯民之靈至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以行吾聖人之常道不獨其徒之不可化而斯人常有不忍之心焉溺於其說者因以爲其道當與吾聖人並行雖有識者亦以爲並行而不悖也

彼其乘王政之廢壞而駕其說於中國使其徒出入於井邑之間者蓋千有餘年於此矣一日斥而去之於人情固有所不忍而四民之中莫貴於士自後世之爲士者百家衆說猶或雜出於其間則亦何惡於釋老之徒也使夫有無相通緩急相救苟不至於窮其侈心者豈不足以自附於先王井邑之義乎始普明方創議買田僧允禧復爲如靖謀從富人乞穀三百石貸之下戶量取其息以爲其徒目前之供而鄉之長者黃君處仁胡君勣汀州戶曹胡君樟呂君師愈慨然捐穀若干以倡其餘而余亦與焉事方就緒而黃君與靖相繼下世黃君之子浦城主簿公權與其弟某實成君意曰吾不欲死其先人也夫乞穀於富人而取息於下戶以供其山林之枯槁者則三者各得其稱是真有先王井邑之遺意而又欲執王政之詳一二以律之徒以起斯人不忍其廢壞之心吾未見其有補於吾道也四君與凡捐穀之姓字與其穀出入之約束具列之碑陰姑道余之所以相此寺之本意以發千載之一歎而已

重建紫霄觀記

道家有所謂洞天福地者其說不知所從起往往所

在而有然余觀世人之奔馳於耳目口腹之欲而顛倒於是非得喪利害榮辱之塗大之爲天下淺至於繼銖率若蟻聞於宬中生死而不自覺宜其必有超世而絕去者當於何所居之則洞天福地亦理之所宜有大較清邃窈深與人異趣非可驟至而卒究故君子常置而弗論余居之南凡二十五里而得洞靈源福地焉川野平衍居民錯雜又近在驛道之旁非有所謂窈深不可尋究者中有觀曰紫霄茂林脩竹大抵皆道士手植以自蔽亦非其地本然也考其圖志皆缺裂不全其說以爲梁氏望此山有王氣掘其

地蓋雙鶴騰飛而去山川深長袤遠猶懼其氣之不足王是區二者亦足以勞有國者之思慮乎又言其傍有僊人煉丹之所大同間始爲觀依焉而錢氏在國時嘗崇奉而修起之水部員外郎陳矩記其事曰清泰三年者後唐廢帝之年號也五代之際天下分裂錢氏據兩浙自玉然猶倚中國以爲重當是時貨財于戈一日不自整齊則四隣爭得窺伺其國兩浙本非寬廣間暇而道家方修土木之工於其間晏然無異於平時豈真有所謂靈異足以動人耶矧其地之不稱也本朝混一區宇是觀因以不廢而焚毀於

宣和庚子微細之盜盜平無尺椽片瓦可爲庇依道士結茅以居相與儉三門於其前使人有所觀仰而三清未始殿也知觀事劉居靖自初得度時以殿之役爲最大而經始焉其後乃建堂說法爲殿以崇奉聖祖翼以兩廡而齋堂庫宇鐘臺藏室庖湏之所及若道家所宜有者無不畧備殿之西偏則爲明窗淨几以自啟處道經儒書更閱不休而文墨琴棋皆所不廢客至蕭然終日忘其爲驛道居民之爲可厭也方山川未通居民未多林木陰翳禽獸麋鹿出沒於其間之時其靜深當不止今日而超世絕去者豈必

其不樂此所謂洞靈源者其幾耶地之變遷觀之興廢與其人之勤勞相望居靖願得文以紀而余不足賴也

北山普濟院記

金華固多佳山水而游者往往依浮屠老子之官以窮其足力之所至其所不能至者宜其遂爲樵夫牧子所私高人逸士因得以自混於其間而天巧有非人力之所能盡發者梁劉孝標以不合當世棄官居金華北山今其故居是爲清脩院蓋嘗遡流緣磴欲以盡發山水之奇結廬紫微巖吳會人士多從之學

巖有石室因以爲講書之堂所謂劉先生講堂是也
至今其山號講堂巖而陳隋及唐泯然置之不問周
顯德二年吳越王始建寺於巖麓曰九龍本朝慶曆
六年郡守關公嘗命河南許歸以甃筆書紫微巖三
巨字鑱之石治平二年又改賜普濟院額山之僧因
陋就簡日底于廢參知政事蕭公燧辭從橐來爲此
邦以僧奉欽爲才命往王之奉欽能銖積寸累服勤
不懈佛殿法堂建如社式敞三門於前而翼以兩廡
庫堂藏室罔不畧備翰學士洪公邁還其甲乙什持
之舊免其諸般科買之擾以厲其成焉今太守秘

閣殿撰趙公師揆染寸額以張大之然後此山之勝
不復爲樵夫牧子所私而劉氏講堂亦因寺以著愛
金華山水者於是可無遺恨矣以奉欽一力而能有
功於幽勝如此天下而各用其力則事功寧有旣耶
奉欽以寺記爲請聳然爲書以授之

元寶觀重建大殿記

東陽縣之南四十里有觀曰元寶世傳齊人陳元寶
捨宅爲之因以名云宣和劇盜之火觀爲煨燼則其
里陳君巖始建所謂北極殿者大夫徐君端記其事
巖異大夫名下一字實吾先祖之諱今不復且巖第

仕澄字彥清自力家事積貲殆且巨萬志不在於積也而洩之里間親舊之惠爲未足乃泄之觀焉三清有殿殿有廡合以三門而觀儼然矣皆彥清之爲而紹興之二十一年也未幾殿蠹於蟻彥清之子德佐過而動心焉思與諸弟協力成之使其父之志與殿俱存而主觀事葛元度併以風其諸子曰先志今何如欣然捐金合百萬先之元度先建道藏一所爲民祈福禱請如響其積亦頗夥并傾私囊募衆緣以建其事殿未成而元度死其徒胡大雲繼之猶藉德佐之弟德先德高以自助用財合一千萬役人之力凡

萬五千經始於淳熙辛丑之春落成於甲辰之冬宏壯偉麗一切相彥清在時遠近合觀起敬增嘆道家之有殿以奉三清其教然也三教之興廢有時而本末宏濶源流深長非百世聖人不能定則修舊起廢固其徒之事也彥清兄弟皆有財力可以自馳騁於世而本朝出仕惟兩塗故其才獨自豪於鄉其明效大驗亦不遺餘力而乃見所謂兩殿者殿之隨廢又藉元度以起之亦可歎也已元度善自興其教者而敢愛其力而自納於廢棄殿成而胡大雲亦死相與成就其殿之月役彥清幼子疆亦從而相之旁觀多

陸氏其詳雖不可攷宜其爲元寶不可知孫子一念
之烈泄於七八百年之後者猶如此天下事其有不
成於志念之烈者乎疆與道士合辭以記爲請諾之
閱二年矣因以寓余之所感云

題跋

書類次文中子後

以中說方論語以董常比顏子與門人言而名朝之
執政者與老儒老將言而斥之無婉辭此讀中說者
之所同病也今按阮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
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氏本則曰嚴子

陵釣於湍石民到於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
日民無待而稱焉故模倣論語者門人弟子之過也
龔氏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
阮氏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故比方
顏子之跡往往多過內史薛公使遺書於子子再拜
曰受之推此心以往其肯退而名楊素諸公哉薛公
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滯溺矣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
人之知過也謂其斥劉炫賀若弼而不婉者過矣至
於以佛爲聖人以無至無跡爲道以五典潛五禮錯
爲至治此皆撰集中說者抄入之將以張大其師而

不知反以爲累然仲淹之學如日星炳然豈累不累之足云乎姑以明乎類次之意如此

書文中子附錄後

文中子世家阮氏本以爲杜淹撰龔氏本則曰福獎福獎福郊也今雖不可考而世家不可不錄故存其錄而去其以房魏論禮樂事出於福時所錄雖其間語言不能無飾然參考太宗與諸公經營當時之事宜必有此今備存之重去其舊也以余觀之魏徵杜淹之於文中子蓋嘗有師友之義矣如房杜直往來耳故嘗事文中子於河汾者一切抄之曰門人弟子

其家子弟見諸公之盛也又從而實之夫文中子之道豈待諸公而後重哉可謂不知其師其父者也關子明之筮同州府君實書而藏之備其本末者亦福時也世往往以其筮爲怪易有理有數數出於理者也得其理足以知百世之變明其數足以計將來之事而又何怪焉如子明之論人謀天命有後世儒生之所不及知者文中子家世之明王道子明蓋有助焉龔氏安得以私意易之哉故存此三書曰文中子附錄

書伊洛遺禮後

伊洛遺禮其可見者惟婚與喪祭僅存其一二今以附諸補亡之後夫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補亡所集集其義也苟精其義則當時之所參定者尙可考而缺裂不全之制豈必以是爲尊哉記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存其可見者以惜其不可見者而已

書伊川先生春秋傳後

伊川先生之序此書也蓋年七十有一矣四年而先生沒今其書之可見者纔二十年世咸惜其缺也余以爲不然先生嘗稱杜預之言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屢而飫之使自趨之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

得也先生於是二十年之間其義甚精其類例博矣學者苟精攷其書優柔屢飫自得於言意之外而達之其餘則精義之功在我矣較之終日讀其全書而於我無與者其得失何如也

書歐陽文粹後

右歐陽文忠公文粹一百三十篇公之文根乎仁義而達之政理蓋所以翼六經而載之萬世者也唯片言半簡猶宜存而弗削顧猶有所去取於其間母乃誦公之文而不知其旨敢於此是不驕而不疑也初天聖明道之間太祖太宗真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

下齋七十年百姓能自衣食以樂生送死而戴白之
老安坐以嬉童兒幼稚什伯爲羣相與鼓舞於里巷
之間仁宗恭已無爲於其上太母制政房闈而執政
大臣實得以參可否晏然無以異於漢文景之平世
民生及識五代之亂離者蓋於是與世相忘久矣而
學士大夫其文猶襲五代之卑陋中經一二大儒起
而麾之而學者未知所向是以斯文獨有愧於古天
子慨然下詔書以古道飭天下之學者而公之方遂
爲一代師法未幾而科舉祿利之文非兩漢不道於
是本朝之盛極矣公於是時獨以先王之法度未盡

施於今以爲大闕其策學者之辭慙懃切至而以古
今繁簡淺深之宜與夫周禮之可行與不可行而一
時習見百年之治若無所事乎此者使公之志弗克
遂伸而荆國王文公得乘其間而執之神宗皇帝方
銳意於三代之治荆公以霸者功利之說飾以三代
之文正百官定職業修民兵制國用興學校以養天
下之才是皆神宗皇帝聖慮之所及者嘗試行之尋
察其有管晏之所不道改作之意蓋見於末命而天
下已紛然趨於功利而不可禁學者又習於當時之
所謂經義者剝裂牽綴氣日以卑公之文雖在而天

下不復道矣此子瞻之所爲深悲而屢歎也元祐間始以求命從事學者復知誦公之文未及十年浸復荆公之舊迄于宣政之末而五季之文靡然遂行于世然其間可勝道哉二聖相承又四十餘年天下之治大畧與夫而科舉之文猶未還嘉祐之盛蓋非獨學者不能上求聖意而科制已非祖宗之舊而况上論三代姑以公之文學者雖私誦習之而未以爲急也故予姑掇其通於時文者以與朋友共之繇是而不止則不獨盡究公之文而三代兩漢之書蓋將自求之而不可禦矣先王之法度猶將望之而况於文

乎則其犯是不遑得罪於世之君子而不辭也雖然公之文雍容典雅紆餘寬平反覆以達其意無復毫髮之遺而其味常深長於言意之外使人讀之諄然足以得祖宗致治之盛其關世教豈不大哉初呂文靖公范文正公以議論不合黨與遂分而公實與焉其後西師旣興呂公首薦范富韓三公以靖天下之難文正以書自咎歡然與呂公戮力而富公獨念之不置夫左右相仇非國家之福而內外相關而不和沮蓋治道之基也公與范公之意蓋如此常是時雖范忠宣猶有疑於其間則其用心於聖賢之學而成

隴首川
卷之十一
三
胤宗致治之美者所從來遠矣退之有言仁義之人
其言藹如也故予論其文推其心存至公而學本乎
先王庶乎讀是編者具知所趨矣

書家譜石刻後

陳氏得姓所繇來甚詳今不復載自太丘長以來達
既渡江其後中微霸先用以爲陳歷歷可考及唐末
五代比于皇朝之初陳氏散落爲民譜不可繫今斷
自我七世祖始從所逮聞也自我皇祖若諸從兄弟
歲時祭祀有所謂軍陣者次尹兒時不得問今莫可
質猶記湖州尙書一人以待博聞者參考

書職事題名後

牋奏一局之具眼掌計一局之司命題名小錄利害
通涉始末而司膳雖若碎煩亦有關係蒙恩來此蓋
久而後知之四海九州之人邂逅而爲同年士大夫
薦吾所不知者亦當分其能品以爲言庶幾各識其
職云耳

書趙永豐訓之行錄後

太史公論婢妾之引決出於計畫無理之甚而英雄
俯仰以全一死者將以有爲也而孟子論義有重於
死雖聖賢不得而避人固難於一死而一死之難又

如此國家遭陽九之厄能以死拒虜者固自有數而禁卒內潰人不知義極矣身爲宗室以當百里之寄不愛一死以明大義此聖賢所不得而避者其死豈不壯哉方天下太平天子有事邊功使守在四夷而公獨知其爲禍亂之萌及金虜剪中國如枯槁公又欲率義師以沮遏其鋒推公之志而揆公之才固非自分於一死者義之所在不約而自隱其中之所存耳此天下之所知而人之所以尙其子孫者也張巡之死義豈不明甚而猶有待於韓李之秉筆者朝廷之旌死節不踰時豈待人言而後明哉殆未請耳天人報應尙墮渺茫上下融合實關激勸天下士固不少爲趙公設也公之孫彥楠出其始末以示亮因書以歸之新天子龍飛之十日也

昌林勲本政後

右林勲本政書一十卷比較二卷徐宗武得之鞏氏家勲嘗游官廣中蓋紹興初容州所刊本也勲爲此書勤矣攷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爲井牧之學所見未有能易勲者顧其間將使隸農耕良農之出納租視其俗之故經賦出於良農而穀農出軍賦疑非隸農所利又使他人得以告地之可闢者而受其賞焉

有趨利起爭之漸疑非王政所當出者一夫之智而思慮小小不中不足怪大要歸於可行則補具不及行之者之責也顧余有所甚疑者古者千畿千里定爲六鄉六遂而祿地公邑所占之地宜倍千里之間開方計之地之所未盡者宜尙多有蓋王政寬大納民於其間不用一律以齊之則制度雖密人不思裂去法可長守而經數嘗齊矣漢之民田固已無制大畧計之邑居道路山林川澤羣不可墾蓋居三分之一二又有所謂可墾不可墾者居其四分之一而定墾田直十五分之一耳益雖漢法不能盡數以齊之也

今勲欲舉天下而用一律以齊之無乃非聖人寬洪廣大之意乎宜亦非民之所甚便也今宜於山林川澤邑居道路之外以三分計之定其一以爲經數起貢起役起兵簡教之法悉如勲所定以其二爲餘大間田及土工賈所受田凡朝廷郡縣之官皆使有田參定其法別立一官掌之并使其屬以掌山林川澤大爲之制使民得盡力於其間而收其貢賦以佐國用以蘇疲民則經數常齊矣立政以公而示天下以廣則民不駭而政易行然後勲所定之制可以一定而不易庶幾勲之志也雖然事不習熟則人之視聽

易以驚動驟而行之非成順致利之道也勲之書至矣豈人之視聽所常習者乎非其所常習雖用勲三年頒降之說猶恐不能無動也夫成順致利之道易所載十三卦聖人蓋用此道以開天地而立人極者自漢以來英雄特起之君亦必用是以有爲惟其一變之餘安之而不思其所以善其後此後世之所以治亂不常而古道卒不可復也勲之書可用於一變之後安得其人以開其先者乎要非察古今之變識聖人之用而得成順致利之道者不能知也然則余之刊勲書所望於世之君子蓋甚厚

題喻季直文編

烏傷固多士而稱雄於其間者余熟其四人焉蓋非特烏傷之雄也喻叔奇於人煦二有恩意能使入別去三日念之輒不釋其爲文精深簡雅讀之愈久而意若新何茂恭目空四海獨能降意於一世豪傑而士亦樂親之其文奇壯精緻反覆開闔而卒能自闡其意者陳德先舉一世不足以當其意而人亦不願從之游然其文清新勁麗要不可少喻季直遇人無親疎貴賤皆與之盡而於余尤好其文蔚茂馳騁蓋將包羅衆體而一字不苟讀之疊疊而無厭也而四

君子者尤工於詩余病未能學也然皆喜爲余出余亦能爲之擊節余窮滋日甚索居無賴時一作念爾茂恭之骨已冷而三山相去踰千里德先季直雖宿春可從其游而出門輒若有繫其足者喻行之牧之出季直舊文一編示余聳然觀之如得所未嘗茂恭死其文益可貴重而子弟亦珍惜之欲求一字不可得得吾季直之文便如茂恭在目昔余嘗讀茂恭之文而面歎曰九原不可作歐蘇姑置勿論如世所謂六君子者公將何愧茂恭油然而笑蓋以爲能知我者幽明異道每念此意爲之索然今將求厭足於李

直耳

跋焦伯強帖

寶元康定之間本朝極盛之時也諸公巨人踵武相接天下毫髮絲粟之才皆得以牽連成就况若伯強之卓然能自見者乎其於骨肉書翰之間恩意藹然益非其異行也魯多君子而宓子賤稱焉事衰世之大夫友薄俗之士雖豪傑拔出之才猶懼其不免是以君子論其世也

跋米元章帖

本朝詩文字畫之盛到元祐更無著手處元章以晚

輩一且馳驟諸公間聲光燁然此帖亦可窺一斑乎
淳熙己亥四月之晦龍川陳亮爲先友之子王誨叔
書之

跋朱晦庵送寫照郭秀才序後

存時廣漢張敬夫東萊呂伯恭於天下之義理自謂
極其精微而世亦以是推之雖前一輩亦心知其莫
能先也余猶及見二人者聽其講論亦稍詳其精深
紆餘若于物情無所不致其盡而世所謂陰陽卜筮
書畫伎術及凡世間可動心娛目之事皆斥去弗顧
若將浼我者晚得從新安朱元晦游見其論古聖賢

之用心平易簡直欲盡擻後世講師相授流俗相傳
既已入於人心而未易解之說以徑趨聖賢心地而
發揮其妙以與一世人共之其不得見於世則聖賢
之命脉猶在而人心終有時而開明也其於經文稍
不平易簡直則置而不論以爲是非聖賢之本旨若
欲刊而去之者余爲之感慨於天地之大義而抱大
不滿於秦漢以來諸君子思欲解其沉痾以從新安
之志而未能也然而於陰陽卜筮書畫伎術凡世所
有而未易去者皆存而信之乃與張呂異其於郭叔
瞻之能尤愛而喜之不厭豈悅物而不留於物者固

若此乎抑世所謂畫師之能皆未能窺叔瞻之心地而不可棄乎故余於叔瞻無舊故而爲諸公道其所長不容已亦因以見秦漢以來諸君子猶煩新安之刮剔而後聖賢之心事可得而盡白也叔瞻力求余跋因敘其本末如此試以呈似新安云

書作論法

大凡論不必作好語言意與理勝則文字自然超衆故大手之文不爲詭異之體而自然宏富不爲險怪之辭而自典麗奇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內不善學文者不求高於理與意而務求於又彩辭句

之問則亦陋矣故杜牧之云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昔黃山谷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於拔萃

龍川文集卷之十六終

如不及齋活字刷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陳龍川文

表啟

十七十八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龍川文集卷之十七

表

皇帝正謝表

伏以天之生才實繫國家之造人之用世亦關時運之興濟濟朋來班班穎脫以須選擇不使棄遺臣亮等恭惟皇帝陛下以聖人之大才行天下之正道韜英武於盛際對易之需據君師之至尊爲書之範眷言問寢重於復讐固將與時以偕行詎有撫機而不發安靜和平之福用以宅心發揚蹈厲之功期於得士臣亮等仰知聖意俯誡聞本末後先寧無失策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短長高下孰有遁情悉俟聖裁盡從官使自今以始
寧敢竊爵祿以苟歲時如日之升或可依風雲而效
尺寸臣亮等下情無任激切管屏之至謹奉表稱謝
以聞

重華宮正謝表

伏以教育之功易世乃見選掄之道惟時是逢雖三
歲之故常而一口之特異無非自獻蓋有從來臣亮
等恭惟壽皇聖帝陛下對越在天倦勤與子以丕世
出之資而歸之淡泊以大有爲之志而宅以和平昔
者論天下大計之小臣亦嘗勤聖人隱憂之良會一

時排擯十五載之多奇末路遭逢四百人之自覓共
幸奮身於今日獨知回首於當年不肖姓名得闕大
聽已輸忠效盡出聖謨載惟精一之傳無非正人之
實設科取士雖舊貫之尚仍陳力復讐亦大義之難
廢其茲一轂合彼衆材付託得人爰上唐家之壽陟
降在帝孰知文后之聲臣亮等下情無任激切管屏
之下謹奉表稱謝以聞

啟

謝留丞相啟

數十年窮居猷詒未諧豹變之懷五千言上徹冕旒

誤中龍頭之選顧今日喜論古良慚雖欲有言莫知
所謝敬惟大丞相少保國公卓犖良臣勤勞碩輔重
道崇儒之正學素所講明立綱陳紀之大經備管議
論垂鈞獨當大任持衡務適厥中爲社稷之元龜掌
文章之司命獻謨猷於左右固光裕於後先如亮者
才不逮於中人學未臻於上達十年壁水一几叨窗
六達帝延上恢復中原之策而譏宰相無輔佐上聖
之能荷嘉皇之兼容恢漢光之大度留張齊賢以遺
主上裨宋廣平而冠羣儒靜言叨冒之多知自吹噓
之力亮青年立志自奮身敢不益勵初心期在軍

溫舊業出片言而悟明至尙愧古人設三表以繫單
于請從今日若徐求其可稱必更得於所圖

謝葛丞相啟

平生險阻寧一事之稱心晚節遭逢當上聖之信目
況更新於爰立方其聳於具瞻適丁斯時當有甚辛
敬惟大丞相國公山立玉峙地負海涵才非求奇貴
其可用事去已甚取其適宜不自知其同心寧更防
於異已是非毀譽肯概於胸中小大短長自安於度
外雖幹旋之功每極其妙而歸宿之地卒底於平士
守常心物無缺望百年舊典當漸見於施行一日俊

功宜不憂於震動共贊朝廷之拔士亦令草莽之逢
時亮少不自量謂功名差易耳晚更多難離性命其
如何忽從死灰之中騰上烈焰之表栽培傾覆天亦
何心噓枯吹生人焉有助猥以門墻之舊物加之場
屋之陳人忍使白頭尚作如新之態當令赤手曾微
直上之嫌爲知己而狂言亦無心於任運

謝陳參政啟

暮景生涯恍如落日少年夢事旋若好方大賢共風
秉國鈞之時而一介乃有遽掩時流之幸老之將至
人其謂何敬惟參政相公究力古書潛心正學質而

有韻判一言父子之間博以逢原當千載君臣之會
是膺大任以展良圖四海羣賢爭先攀附百年舊典
次第施行方皇家陳善以閑邪使天下回心而向道
彌綸所至不闕毫釐汲引而來咸展尺寸萌新芽於
枯木燃烈焰於死灰亮禍患之餘心志凋落塵埃之
底筆墨荒疎獨有丹心不渝白首自牖納約於焉開
明盈缶有孚所以發志不學近名之直亦微慕利之
謏下於二三之中擢在第一之選聖恩深厚固非臣
下所能知衆口會同夫豈志力所可及自天有命無
地自容音韻琅玕徒累巨公之讀風期隱隱式闡上

哲之懷畧轉洪鈞悉成通路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趙同知啟

汲引人才使相先後倏經時變寧問短長但有向者
之虛名庶幾今茲之實用濫叨首選徒激壯心自源
徂流探端知緒敬惟同知相公蚤以文墨自結主知
出其才猷遂爲世用踐更多矣聲問偉然北向以復
神州固有無前之志中立而行正道姑從端木之謀
英流背其相先善類依以爲重公輔雅望上所屬心
宥密本兵國焉惟屏官則見舜朝之邊賢豈容堯野
之遺念昔少年及見前事素所自喜兵法六韜已而

飲聞中大庸學坐想百年之舊疾邊一世之雄荏苒
歲時牽連禍患人皆欲殺付微命於鴻毛公不我遺
脫殘年於虎口沉遇持於文柄欲稍復於古初捨其
舊而新是圖望之大而小可畧使膺清問盡致公言
上亦念其論之平竟以先此時之選願當聖世合天
下之異以爲同豈無厲階非斯人之徒而誰與鼓同
舟遇風之勢成披雲視日之功出尖之才百端並用
易川之怨一洗而空伊我何心惟公是望過此以往
未知所裁

謝羅尙書啟

世豈無才不必其用仁非爲衆宜在夫高苟天人之
皆同則時命之自合故雖終遇敗不知歸伏念亮少
張虛氣於萬夫晚付微軀於一髮老之將至鄧禹笑
人人亦有言孔子至我得失存命行藏信天零落殘
生猶動諸公之至念崎嶇拙計誤分上聖之洪私其
使終焉未知可也此蓋伏遇某官受大間氣爲國偉
人屹立漢庭無出其右主張周道卒底於本遇所不
安思必自達猶懷晚進孰以任於後來遂使棄人亦
有光於末路紛然萬口翁若一辭如韓信者無雙常
懼鄧侯之誤擢孫弘爲第一卒遺武帝之憂事固難
平人豈易識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曾察院啟

劫火不燼玉燭如斯死灰復燃物有待爾豈是非之
頓異蓋得失之無常衆口會同一力推挽不期而合
獨知所歸伏念亮寂寞壯心凋零餘命藏身新進奈
種種於髣毛回首舊游已班班於從列知天人之未
易合而今古之莫能同死蟹護臍欲去不可生龜脫
殼正爾良難乃於斯時有此大幸茲蓋伏遇察院執
事文章宗主道德輩流一代端人務先汲引百年儻
論用爲據依以重朝廷以尊旒扈扶持國是毀譽之

陽音川文 卷之
所不遷薰勸士風邪正於焉自別故雖亮輩亦取
知械在二三豈不知其過分俄陛第一用獨抱於隱
憂爰飾空腸試當實責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張侍御啟

至持公論意獨在於樸忠叶正上心理難施於巧智
雖或從於親擢本亦備於先登推其闔端何以論報
伏念晁脫身虎口久矣諱窮批逆龍鱗期於合理庶
幾一割之有用安能百鍊而愈剛競短爭長無復此
夢分多具少冀度殘生白首駸二丹心隱二言在此
而意在彼問之鑿而答之微第其度程亦有二三之

輒決於旒屨竟成第一之傳辱此誤知光夫末路此
葢伏遇侍御執事英姿沉毅偉岸洪深典國朝章固
盛時之所習見世科士版亦素官之所具宜騰此英
聲成夫厚德風憲之地執守是先才智之淵選掄不
易欲使從風而靡要當如日之升獻言因惡於近諛
矯枉亦防於過直少年勇決記追逐於英游暮景安
詳務歸尊於獨智并心一向圖補萬分正學以言及
明時而自獻導人使諫開大義以相先公所欲爲誰
敢不應

謝黃正言啟

西齋入志 卷之二
文律持平豈遽分於人品論衡求是亦務當於物情
累藻鑑之至明成冕旒之小談足光晚景以動壯懷
伏念亮剽說何如蹉跎至此置身無所方念昔非回
首亦疑未知孰是豈有聖賢之學乃爲世俗所憎殆
非其人以招此禍莫年前卻私竊自憐寸晷短長雖
爭何用遇執事公之柄肯收近拙之文使對大庭衷
然緝擿誤先衆鴛翁若誦言非出人謀悉從天定此
恭伏遇正言執事英姿挺特德性靜淵學有源流誠
不慚於游夏文出機杼蓋取則於孟韓固非堯野之
肯遺抑亦漢庭之未有竟從王邸收備諫工遇中風

生輩流退縮責難山立左右驚嗟持此血誠效夫心
膂不遺餘力尚致彌縫猶有後憂敢忘汲引故雖某
輩亦及今茲豈徒爾而激昂蓋聞之而興起合天下
爲一體非此爲則彼爲極治道無兩端苟君美而身
美

謝章司諫啟

諱密久矣世寧保其必遭自視歎然人豈容於彊附
苟不愧君子之論斯足對上聖之知賴此品題幾於
潤合伏念某脫身虎口欲求護命之符妄意鴻冥莫
得游仙之枕進退不知所據往來徒自於心慙一試

國朝八文 卷之
之隨羣葢百思而無策庶其在此不堪暮景之懷幸
而得之敢作少年之愛入當大對曲盡寸心問所不
該言豈容於越次意雖獨至事亦謹於闔端故此區
區發其耿耿有司之所不快越在二三當宁以爲無
他俄從第一僥倖至此稱塞若何此葢伏遇司諫執
事貌粹骨竒神清氣勁學傳正派以百聖爲準繩文
擅古風以兩漢爲机杼鼓行場屋而無其對鶩動簪
紳而爲之先豈止嘉猷足善王邸遂膺睿眷以備諫
工知無不言成非所計海內人物固自如林占來忠
誠亦應有數牽連咸在汲引而來識別分明不慮人

心之異諸凡魁壘亦惟門下之歸上誠得人公必知
我

謝楊解元啟

決得失於數人之目有命者類能得之同毀譽於萬
口之辭懷才者始克稱此眷一時之偶幸矧羣議之
喟然感惠有繇撫躬知愧竊以求賢而下問歲之詔
國有常經糊名而收一日之長士多苟得立制美踰
於今密得人無復於古如葢昔者相知以心此心達
而此士至而後世相持以法一法立而一弊生程慶
愈謹而豪傑之氣賤以拘禁防益密而曠達之人遺

其辱傾積弊之至此豈創法之所期故廟朝徒嘆於
乏才而川澤豈聞於遺士雖十九之乖意庶干一之
有人如某者才本不羈譽俄過實雖本諸公之浪聽
卒爲十日之不容蓋才者爭之端據其端而爭日至
而名者忌之府趨其府而忌羣興人其奈何天亦隨
罰憂患百罹而未艾驚惶萬狀而莫支旣榮辱之兩
忘亦得喪之一致一若龍而一若虎習且不能呼我
馬而呼我牛惟其所謂已分息心於世故豈期獲玷
於賢書顧脫父之無階謾隨人而求舉望不及此得
之若驚此益伏遇判府先生以恢廓之資充碩大之

學百年忠骨尙觀慷慨之遺奕世義門猶識薰陶之
自清望驟膺於聖眷長才或聳於朝班入爲持橐之
華出擁分符之重獄訟日簡教化浸行致此無庸亦
叨首薦某敢不勉其不逮聽以無心瓦注者巧而金
注者悞本何所係適矢復沓而方矢復寓庶造其精

答陳知丞啟

講聞高誼常恐無因遂覓長牋如見所畏雖鳴謙之
過厚然視履以良勞拜此不堪卻則焉敢敬惟知丞
中世德之厚天姿之純少小驅馳寧憚勞於州縣
老成澹泊肯徼福於公侯徒以常心安夫久次不易

泥民之政習熟見聞忠信報上之誠周旋啟處猶懷
踴進及識前修柳下惠之不卑小官孔文子之不恥
下問總是而往行之亦宜某涉世多艱謀身大拙塗
窮甚矣莫知轉動之方事變突然殆由意料之表本
非常法徒立下風以之爲賢則何所取裁以之視民
則幾於甚墮置之勿問雖公事而掉頭示以無他付
俗緣於掩耳豈徒報謝爲是稽遲過此以遲未知所
措

送陳給事去國啟

伏審抗章得請完節青遠類俗稱高善類太息竊以

君臣本乎一體去就自爲兩端苟決意以爲高則雖
留而奚補股肱衛首木不相知心替去身宜非所樂
念之久矣末如之何謂微臣以罪而當行庶明主動
心而一鑒尙期有卒何敢自安眷比設心無非體國
然用捨之際休戚相關嗟元氣之日傷而良醫之遽
去中夜起立不勝惓惓之懷明日遂行徒重搖搖之
望敬惟某官才全而粹氣毅以洪風骨奇麗可任大
事精神端重厥有沉幾屹爲老成以壯吾國頃方當
路某固鄉風未能自處於無嫌是以小遲而未見百
念復冷事忽動其隱憂數語自通分遂忘於僭越

陽龍川文 卷之十七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龍川文集卷之十八

啟

賀周丞相啟

屬者廷有大號相則真備天人知歸夷夏咸聳緡惟
慶慰厥有英畧乃佐興王至於守文之君必也持重
之相兩適相求而相遇一皆入細以入麤洪惟本朝
獨異前古苟在此位無非以儒盡取六經之空言發
於一代之實用人才高下固亦多端聖道始終長壽
一日此三代之所以盛而兩漢之未能純雖使間世
而生何異比肩而立敬惟大丞相國公萬夫之特四

國所瞻長江大河足以流轉墨客光風霽足月以蕩
漾英游用德宇之老成易辭場之後發舊人誰在莫
與同升華貫徧儀始膺爰立歷數紹興渡江以後敢
忘建隆立國之初淵源可推聿先游夏指揮苟定不
數蕭曹國有人焉天所命者某登門雖久參乘莫勝
心知累卵之甚危枝至屠龍而何用不圖歲晚遂際
經綸寧問時宜悉垂覆蓋

賀洪景廬除內翰啟

伏審進東觀之成書拜北門之真命當爲此宮久矣
或進用於下陳聖乃於今得之尹屹成於舊德治朝

舉此公論翕然竊以周置內史之官漢重尚書之選
政事攷以法令之貳中外應以義理之文貞重望高
有四方冊命之掌職親地密替一人聽治之餘或廢
或興有因有革翰苑起於唐室而官制崇於本朝匪
曰私人是爲內相玉堂夜直動則詔王寢殿朝參退
而視紳以謀王體以壯國經維時老成作我心胥敬
惟侍講修史內翰襟期洒落風度粹夷道德文章足
以宗師一世器能政理足以度越羣工羽儀廟朝翺
翔禁路百年舊事勒成大典以無遺千古陳編孰謂
聖傳之可秘蔚從人望簡在帝心倦二難之迭居宜

一妙之獨殿固當拜假就使爲眞眷意方隆登庸所屬嘉言善語固已久沃於聖聰至公血誠行且開於天步盡遠舊觀足慰其瞻某獲從門屏之游親覩衣冠之盛一命兩命循墻而恭特書大書秉筆以俟謹再拜遣一介奉啟陳詣階墀投納伏惟台慈特賜鑒念

謝王丞相啟

謗如蟬磔莫尋解免之端命若鴻毛敢謂牛全之幸非丞相獨曰公道於上則廷尉未爲天下之平卒以微生自歸洪造伏念某性固小異命亦多奇縱居不

擇鄉豈爲惡人之道地使行或出徑寧通小吏之金錢不察以世俗之常情敢望以君子之大道吏文雜治第知鍛鍊之無端口語橫生當信吠聲之可畏所幸聖賢之在上不使冤獨之向隅雖木索加焉失明哲保身之術然杖笞免矣皆照臨及物之功還其無罪之軀長我有道之國此蓋伏遇大丞相國公兩朝耆德間世偉人小物克勤幸以畢公之正一夫不獲曰惟伊君之辜欲民無冤繫國有政辭雖自列每嗟獄吏之爲尊士不足云亦使大夫之知免雖微欲報之所尙期未死以前

謝留丞相啟

兵莫憐於志春秋所以嚴首惡之誅物不得其平法令所以求顯狀之箸厥或司存之疑貳則頌廟論之平章小人覲其可欺微軀特以無恐敢言偶韋實賴生全切以有萬不同今以命而爲國命殺一無罪損王心以違天心曾是細微之災終累久長之福苟其有少或似所當明辨於十日之嚴至於不相干寧肯依違於衆口之鑠判然生死之異道由是是非之大明伏念某暗於自知甘於受謗屬而屢已誦說云乎抑不生志念之無他欲尊干庶民而未可嗟晚歲

口語之可畏謂幾人伏法以何疑不圖事狀之皦然猶待詔獄而後定風波洶湧尙餘勢之未平日月照臨幸容光之無蔽使不及此其將若何此蓋伏遇人丞相少保國公弼亮兩朝仰成元老不以紛紜爲喜怒不以疑似定刑誅通一身無非至公豈待仁聲之遠與四海同茲大慶共觀生道之施朝無失刑人有定嚮恥當吾世成大夫可去之機尙使爾民信君子必歸之恕事非小補會適洪私不勞有力之呼無後向隅之泣自項至踵橫嘉惠於不貲鏤骨銘肌悵餘年之無幾

謝葛知院啟

人小有才未知死所世皆欲殺要豈公心惟爰士出於至誠則恤刑視其大體門墻舊物螻蟻微生鳴其積寬納之洪造伏念某少持跌宕久遂濶疎學劍何止不成徒存逸想讀書非求甚解第采高標設曰古心不入俗眼既置身於無用宜取禍以難明下流而致縉紳之見推從何自取窮居而使衣食之粗足似若無因謂其豪強處以任俠加虛謗於實事八信語疑於心內極甚安譽不爲喜而毀不爲沮外傳大甚惡欲其死而又欲其生臨在平局台成奇禍重以當

冷古之意加之衆怨之鑿至人與千金木能半信家曾一喙猶有後言遂煩詔獄之興允謂事情之審不勝讓者尙及今茲非廟論之至平蓋殘生之永已此蕃伏遇知院相公以絕人之量涵蓋世之英闔闢往來歸之無事是弄好惡混於不爭方其爲韋布之時固已有公輔之譽較善軼出肯矜衡於已能奕世嗣興况踐更於時變收天下之小以爲大合人情之異以爲同賜歷班行從容廊廟飢溺關於禹稷指揮定於蕭曹對衆一育羣史聳聞而加審從旁四顧同列無視以生嗟興言有識之知幾安得無故而殺士爲

國遠慮欲民無冤當二三大臣之同心何往非福使億萬斯年之受祐有慶惟刑

謝胡參政啟

非建豪英獲際不冤之世苟全性命頗思當痛之時雖以自憐敢不知幸伏念某立志雖廣受才則疏少不如人所向牆壁老之將至乃里網羅苟有一跡之可冀豈逃十日之所指自嗟命薄適值途窮一口傳虛繫路人而爲罪三年置對任獄吏之便文不思訟者之謂誰但使仇人之逞志鞠之又鞠疑於無疑殺一不辜懼損交世無疆之福凡百君子易生私憂過

計之心欲究盡於物情終上下於廟論此蓋伏遇參政相公爲國遠慮作時乎先稱物乎施出一代經綸之手議獄緩死佐九重斷制之仁欲使民瞑目以無言必自我平心而取決拾一生於九死寧勿藥無妄之災付萬事於大公豈施恩不報之所有來私謝未泯常情

謝陳同知啟

鹿非產於庖厨繫惟其命益豈干於日月戴掩其明嗟哉平人有此奇禍肯茹冤於聖世必白事於羣公卒以微生自歸洪造敢緣雅故妄出等夷伏念某少

譬古書悲遂流於無用晚更世故始漸見於難通豈
求田問舍之是專亦閉門造車之可驗一毫以上通
緩急於卑間終歲之間僅飽煖其妻子怨之所在明
者不知苟有邪心雖路人亦甘於就繫至遭毒手益
坐客盡知其爲冤第以當路之見憎況復旁觀之共
謗怨家白撰於其外獄吏又致於其中儼然凶人無
一可免置之詔獄凡百謂何語其來繇可爲驚駭逮
風波之既定亦事狀之皦然多取天地之虛名所宜
受罰猶有鬼神之神明證終賴持平國有人焉事無冤
者此蓋伏遇樞密相公英姿不世學力絕人無遺憾

於天不求同於俗古心古貌讀前輩未見之書先覺
先知得累聖不傳之學雖泊然於世念豈得已於時
須刑名度數之諸家源流具涉規矩準繩之大器本
末兼通以興民彝以斷國論方求萬事之合律不忍
一夫之納溝疇昔少年許其託契晚節末路不啻如
新豈敢以冤而自言固已無備而不聽恍如一夢盡
忘井邑之故吾願以餘年自附門牆之小物

謝羅尚書啟

自項玉踵橫嘉惠於諸公與口誓心指殘生於再世
雖施恩不求其報而願義必知所歸自慚奇蹇之蹤

倍費生全之力伏念某暗於涉世拙於謀身直情徑行視毀譽如風而不恤跋前疐後方進退惟谷以堪驚向也路人俄而重辟眷木索之皆具寧髮膚之可全苟以疑似殘其軀豈敢爲當塗而自愛至於羅織勤其命亦恐成聖世之失刑竟不察於人言爰特興於詔獄半毫以上皆鑿空無據之詞十目之間有左驗甚明之實平心以察兩造低首而聽一成獄情旣眞物論惟允死生異道天地鬼神之鑒臨骨肉成團父子夫婦之感泣事係臯陶之稱德心知伯夷之折民申其人休長我王國此蓋伏遇修史侍講判部尙

書英姿不世偉度自天方爲布衣固已有當之心也及持從囊莫不惟大賢之歸內韜駿發之才蔚負老成之望青天白日有是清明霽月光風終然洒落軫一夫納溝之念操萬事入律之權小用經綸大有關繫敢以平生之雅故用爲緩急之據依恭值仁心遂張公道怵惕惻隱知納交要譽之皆非踣斃沉埋豈繁言蔓詞之爲竇僅賒九死莫報萬分

謝汪侍郎啟

孝敬之道素虧罹親非罪營救之誠不至有在莫伸各皆自貽情將謂恤何足以關君子之念不期而逢

執法之平一飯團樂餘生感幸水惟天地之大義莫
先父子之至情不可解於心與生俱出而與死俱入
敢有愛其力無高不卽而無幽不求當其處倉皇急
迫之中不暇顧是非利害之實開口而自道說非以
爲誇逢人而輒號呼庶其或遭總是可憐之狀出於
欲脫之心誠不形焉人誰念者伏惟某官經綸獨任
明允自將赤子入井之時有烏獲挽縷之力惻然拯
溺人豈庶人傾此久淪乃爾幸會戴天履地獲自附
人子之中分死得生無非拜大賢之賜不知報德之
何所但覺拊心而口憐痛定之餘涕下而已

謝梁侍郎啟

法如江河使之易避人其金玉是以無畏安有皎而
易見之情乃成久而不決之獄牽連就逮號泣求伸
世豈無冤自嗟太甚伏念某身名不競時命皆非豪
於里閭所得寧幾迫於妻子無策自資孰爲龍斷之
登荒作墻間之乞推平生之作計擇禍欲輕及晚歲
之多艱轉身無所重以當塗之切齒加之羣小之鑿
空衆口莫調但承虛而接響十日具覩歎因誤以成
訛昭然行道之夫徒爾迫人於險制獄之設費得其
平事情之乎無過無實天地鬼神之具在死生禍福

西晉川志 卷之十一
之遂分此益伏遇判部侍郎以君子長者之用心識前輩大人之行事有寬無猛治體所關惟恕故平吏師之表蓋張廷尉之多忤兼徐司刑之所難肯使要人自行私意無簡不聽尚懼凡民之有辭以法爲公寧敢殺士而無故武長王國具嚴天威尙以餘年拭目鈞陶之盛誓之再世拊心報効之期

謝陳侍郎啟

德邁丘山人非土石不敢淺量君子之識而竟失事大夫之恭罪則奚逃心猶可見竊以遇人於險必動其心出已之恩何嫌於謝此不易之常理未有知其

由來激者爲之動輒過甚越石求晏子而未已叔向置所老而自朝第知効顰不悟成拙言念昔者皇皇何以爲心所謂伊人仰望若將浼我五年之屈一日而伸徒費號呼竟餘幸會此蓋伏遇某官置身於繩準之內臨民有父母之心寧失不經恐視向隅之泣以其所愛會微識面之嫌借其力於一言活人父於九死捐軀未足爲報况一至門執筆不知所云抑萬無地

謝鄭侍郎啟

文致詆欺之法久矣不行生死肉骨之恩今焉創見

事實關於國體道允愜於人心曾是餘年無非大造
伏念某少嘗有志於當世晚乃自安於一廛身名俱
沉置而不論衣食纔足示以無求人真謂其有餘心
固疑其克取而況奴僕射日生之利子弟爲歲晏之
謀怨有所歸謂可從於勿恤內常無歎豈自意其難
明俄而積世之冤端若從天而下塗人樹殺罪及異
鄉常路見憎勘從旁郡恟恟之勢可畏炎二之焰若
何一死一生足累久長之福十日十手具知來歷之
非莫弭人言爰興詔獄是非錯出真僞相殺不以大
公而並執孰從衆證而細攷附法以殺雖百喙以何

言出意而行恐單詞而無據念天下之有冤士蓋古
人之所用心坦然周道之平翕若漢庭之允悉歸繩
尺猶有鬼神此蓋伏遇判部侍郎以獨見之明持甚
平之論學期聖秘肯姑徇於俗傳心與天通寧曲從
於世好正色不撓以法自將念曾子之慨然昔聞斯
勇使宣尼而尚在今見其剛純意國家不遺微小匹
夫於焚溺懼損萬分辨大事於從容可觀一節彌綸
妙手經濟長才古道今時合爲全體正人端士朗在
下風萃之微軀昭厥來世闔門六十四分無免矣之
期行法二百年未有若斯之懿自今以始制命知歸

謝會察院啟

上下交攻命危絲髮是非隨定恩重丘山不欲凡民
之有冤肯使殺士而無故公論所在善類知歸伏念
某本無他長恥居人下常想英豪之行事隨乃塵凡
頗識聖賢之用心雜之泥滓宜身名之不兢謾衣食
之是謀志念不出里閭下流多謗姓字何干朝著厚
祿故人合成悔尤莫可掬洗雖明知其非罪孰肯昌
言但陰覲於加憐番成私禱第有途窮之哭俄逢陽
長之享此益伏遇察院執事挺然英果篤實之資輔
以正太淵源之學嚴於律已出而見之事功心乎愛

民勸必關夫知道抱規矩準繩之大器愛毫髮絲粟
之小才取諸深溝置之平地扶植正義以協天心審
克祥刑以壽國脉翻然風動成此巖瞻豈以螻蟻之
微生不關念慮終然天地之一命永感私恩

謝何正言啟

肅此臺綱無非體國求其情實要豈容心力物論之
正騰匪詔獄而莫定持平以聽惟是之歸死則匪伊
活之造次伏念某徒有凌高厲空之志本無應時適
用之才同故舊之戚休乃名任俠通里閭之緩急見
謂豪強欲爲飽暖之謀自速摧殘之禍謗出事情之

外百喙英明變生意料之餘三肱并折友朋私憂其
身後兒女環泣於生前吾道非邪一窮至此男兒死
爾正命謂何臺評欲付之大公天定竟還於無事國
是所繫恩私有歸此蓋伏遇正言執事挺特性資屹
然山立優游心事湛若鏡平盡洗偏阿具知情僞舉
一世之端人正士莫之或先二百年之忠言嘉謨於
斯並建故雖小小亦使昭昭况螻蟻之微生係天地
之一命苟私意皆可致人於死則聖朝睿有倚法之
民威欲無冤爲國遠慮周道有小人之視各使適平
漢繼無史治之如小非過察悵餘年之何用合四體

以爲公

復吳氏定婚啟

天所作配固非偶然人各有心未易相向衆以爲可
誰其敢違伏承某人從容庠序之間英聲如許而某
小女子跼伏閨門之內女訓謂何豈不願爲之有家
寧敢自詭於得士有朋友之詔遂成佳好於斯將幣
帛而來亦修故事而已凌兢承命倉卒何辭有少答
儀具如別楮

附音ノ三
卷ノ一ノ

龍川文集卷之十八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陳龍川文

書

十九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龍川文集卷之十九

書

與周參政

僕愚不肖百問一有顧嘗習爲文字用以獲知於門下自惟無以報稱每思求人下之賢士致之於公門使本朝諸公不得擅美於前斯亦僕區區報稱萬一之心也故向者輒誦其所知而執事未辱留念故復拔其尤者而論之左宣教郎胡權研六經之旨要得聖人之心傳持身端方俯仰無愧若置之講勸之地當有以增助君德左文林郎王衡強學力行內嚴外

順通究民情之利病明於事體之是非若置之論議之地當有以資補時政左朝奉郎葉衡右迪功郎孫伯虎文章清古議論正當臨機明敏蒞政公方化頑猾而有條處劇煩而不亂見知臨安之於潛百姓未嘗有翻詞至府一境之內風化肅然伯虎尉婺之永康民有詞訟皆請於州願決之於尉及攝邑事民相戒無以曲事至縣此皆衆耳目之所共知非僕敢爲過言若置之繁難之地必能隨機處置井井有哩凡茲四人皆當今人材中可以一二數者也執事儻諭薦之於朝天下將翕然以爲得人苟一口以爲不然

僕亦當得誅絕於門下今醜虜未滅邊防尙擾財匱兵乏士怨民離執事方當大政宜日夜搜求人才致之於朝以其辨茲事倘曰京局未有闕員姑爲後圖日復一日而事去矣雖伊呂更生亦何救哉區區之心如此而已伏惟鈞慈特加裁察

與王丞相

亮竊惟大丞相首秉國鈞士之歸心門下者豈但誠服德誼要亦不能無利於其間天下之士其無求於世者固少而吾之權又足以犇走天下之人則其勢固然也獨亮之於門下心悅誠服而未嘗自言丞相

亦不得而知之歲杪嘗欲畧布誠悃而迫歸倉卒又
成自外人春已來貧病交攻更無一日好况雖欲拜
一書以敘其本末亦復因循私切自念鄉者丞相於
容退之後促膝而命之坐使得款語良久且憂其無
用於時欲使得一試恩意懇懇雖父兄之於子弟不
是過也亮而自外於門下是會犬馬之不若故嘗願
自獻其愚忠惟丞相審聽之聖上天日之表本非苟
安於無事而又英明夙絕古今前後任相非一人矣
蓋亦有所甚屬意者而倚權以行其私上亦終厭之
獨丞相布誠心開公道進則采之輿論廢置則付

之準繩事一之日久而上亦察其無他由故確然信
用而不疑久任而不拔章聖皇帝所謂王旦事朕之
日久而朕亦察之熟矣卿等有事但與王旦商量故
在中書十四五年而上不以爲疑下不以爲過丞相
今日真有祖風矣甚盛甚休非餘人所可望其闔域
也亮獨有所甚憂者秦丞相王和薰炙天地身享不
過十五年又六年而和改通止二十一年耳近者乙
酉丙戌之和本非有一定之計而今亦二十一年矣
此其勢恐不能久也南北分裂於今六十年此大數
之當復也阿骨打之興於今近八十年正胡運之當

衰也天下一統猶不能以五六十年無事於其間必有水旱盜賊乘時竊發之變况南北之變而欲三十年苟安蓋亦甚難矣天下無事上之所以信任宰相者他人所不得而間也一旦緩急丞相能保上之終任我乎奉身而退在丞相本非難事然平時之缺望於我者能保其不以我爲奇貨乎無事則我享其福有事則人當其難此又非丞相之素心也抱不哭之孩兒則當之而不辭肩十鈞之重負則赧然而自退此又丞相之所當恥也外嘗以區區管見竊測聖意緩急之所用次非今日之所用也一輩無賴平居人

言以誑人交結以自鬻蓋亦有託其真此辦事者上安得不疑其可用乎布之邊徼付之繁劇人亦往往指目之矣異時誤國識者當議丞相之不早計也丞相今日縱未能盡收召天下之人才當一一知其姓名某人可當何任某人可辨何事四方之將帥當一一察其能否某人可當一面某人可臨一陣邊陲之急慢糧草之虛實兵卒之強弱城壁之堅脆歷然在目朗然在心一旦緩急則從容爲上一言之使士有知人未盡之嘆天下有事故難量之諺雖其號有才力者亦固在音驅使間耳一輩無賴不得羣起而談

國其爲天下國家之福豈淺淺哉丞相雖長秉國鈞
公論當不以爲過范文正公所謂身安而後國家可
保者於丞相見之矣願丞相詳入思慮以幸斯世非
亮一人之私言也丞相苟以爲然則亮又將有神干
慮之一得者繼此以進亮向嘗有葉適之文學與具
爲人此衆所共知丞相亦嘗首肯之矣此人極有思
慮又心事和平不肯隨時翻覆既有時名又取甲科
今一任回改官於格例極易拈掇丞相若拔擢而用
之必將有爲報效者但秀才要索事分若使之隨例
久候於逆旅恐非其所能今已餘兩月丞相若於牛

月間那輟一差遣與之徐議拔擢亦無不可薛叔似
文學雖不及適然識慮精密心事和平益亦不減向
因面對上亦意其可用丞相蓋已將順上意矣若併
收此人更與一遷而適代之上必不以爲難是丞相
一舉而得兩士亦足以厭滿天下之公論亮當以五
十口保任其終始可信也其次如陳謙之文學識慮
施邁之心事和平亦不宜久在掌固亮固願使多士
盡出門下豈敢以一時之私妄有所論薦此亦效忠
之一事也事之所當言心之所欲言者無限今直未
敢縷縷耳丞相苟察其忠誠則我決不敢於此遂已

愧慙之心伏冀鈞恕幸甚幸甚

與韓無咎尚書

竊獲從一世士君子游獨不識尚書豈非大闕不徒以民事太守於分不應僭于典謁忽若無因而遭按劍則其羞又有甚焉貴貴尊賢之心人誰無之持其說而兩不相值跡涉疎慢固其勢也然區區尊慕之誠昭如白日往者友人劉仲光嘗欲作啟以自通方口吻悲鳴之際亮奪其筆而爲之曰吾以泄吾意耳友朋無間竟用以達於下執事尚書試取而觀之此豈屬吏應用備禮以求免罪於記曹而謾爲之者乎

今者尚書見亮城中故舊輒爲齒及世名古將進而教之者無乃有以得其心乎亦但疑其久不來見乎是以冒昧請謁而尚書撫存教載若索出門下者幸甚過望亮少以狂豪馳驟諸公間旋又修飾語言誰人以求知諸君子晚又教以道德性命非不屏折求合然終不近也如亮所聞則又有異焉曾亮涉歷家難窮愁困頓零丁孤苦皆世人耳目之所未及嘗者不幸十餘年之間大父母父母相繼下世是以百念灰冷不復與士齒今但與妻孥併力耕桑以圖溫飽雖書冊亦已一切棄去况更前修飾語言作少年塗

揀事乎嘗記歐陽文忠公與黃夢升劇談盡歡求其
文終不肯出夢升之言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
世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亮今者不幸似之然
縱談及此亦竊有感焉本朝二百年之間學問文章
政事術業各有家法其本末源流班班可攷於兩漢
無所不及而或過之前輩遞相授受厥有準繩渡江
諸賢收拾遺餘無所墜失不幸三四十年之間廢置
不講後生小子不獲聞前輩緒論皆以爲天下安有
定法各出意見自立尺度惟平者爲合律奇者爲出
倫豈不悲哉豈不痛哉合渡江諸賢所聞而又浩

然自得於其間者於今惟尚書一人亮雖不言尚書
固自知之如亮豈不願從之學顧筋力念慮已如此
恐不復堪錘鑪耳鄙文數篇輒溷崇視私以致尊慕
之誠于師尚書告以尚書欲見其送徐知縣序亦附
見於後因以問於渡江諸賢之論亦或有合否不然
亦將得其所以不合者至於托文以覲一日之知則
亮也何敢雖天寶鑒臨之然其跡已如泥中之鬪獸
進退皆可以一笑也七八月之交尚書旣許其賜頃
刻之間縉談忘勢或至於古之聖賢豪傑所以陰扶
天下之大勢轉移天下之大機抗人謨立天命於易

之所謂與時偕行者或能出其所見以裨經綸之萬一喪失所守之罪獨亮自當之耳干瀆死罪

與徐大諫

亮聞之天下有二道其一分也其一義也亮也不守爲士之分切願有謁於門下者抑將以行其義云爾義行則分立矣天子設學校於行都使之羣居切磨朝暮講究斥百家之異說而不以爲誕言當今之利害而不以爲狂所以養成其才而充其氣也往者朝廷舉事公論一不叶則諸生羣起而獻其忠雖天子爲之動容而不深罪也今也不然獨亮自以生長明

公之里中又嘗拜伏門下不可謂無一日之雅則於明公之舉動烏能漫不經意於其間於是而有言焉非特以行其義也亦分也伏惟明公試幸聽之伏見朝廷繇閣門之官而遷一執政公論沸騰上者獻其忠於天子自忘其力之不逮其次類欲以病引去若前臨于渠反身疾走惟恐其汚又其次則口不敢言而腹非之以至將校卒伍間巷小民無問識與不識意洶洶不自安肆言無忌不虞誅殛之隨後夫豈閣門之官一一結怨而至此哉信公論之所在天實臨之不可合而自合雖欲已其言而不可得也恭惟聖

上方銳意圖洗國家五十年之深恥所恃以進者獨
人心耳人心之所在聖上翻然從之而不以為難顧
恐未能以盡知耳今也上而士大夫不以為然無以
慰之則失其心矣下而軍民不以為然無以慰之則
失其心矣恢復之初而使士大夫不得自盡軍民至
於解體此固奸雄之所竊笑而仇讐欲幸其然而不
可得者也朝廷舉動豈宜至此方聖上之為此舉也
亦將合文武為一塗惟才是用浮議之不恤云耳自
今觀之本無戰功亦無將畧不可謂武小謹自媚小
勞自鬻不得謂不拔近日之茅蔓戚里之草累聖王

之德沮中外之氣而通國皆以為不然不得為浮議
亮以為聖上直未盡知爾今殿院李公既以公議而
達諸上明公起而成之猶反掌爾以明公之諳於世
故豈不及此而猶遲遲未即發者欲求事之萬全也
萬一明公未言而聖上感悟不顧反汗之小嫌而欲
寒涓騰之公議罷去其人而問當竟而不育者明公
心雖不然而何以自明就使聖眷方隆置而不問世
之狷直之士必有不察明公之心者明公雖欲自恕
而不可得此亮所以反覆為明公念之而不能自己
也明公無嫌發於他人而我則後之以利而言則于

人逐鹿先發者爲功，後獲者爲功乎？利非明公之所欲聞也。以吾之一身而置諸天地萬物之間，何者爲彼？何者爲我？何者爲先？何者爲後？要以無慊諸其心而忠於國家爾。夫以聖上之仁明英武，必不肯以一閤門之故而違通國之心也。審矣明公之忠誠通練，心不肯愛一日之力而受大當言不言之責也。亦審矣然陳曲逆之端，居深念非時賈無以發之。此亮所以薦其區區而無疑也。夫陰陽之氣，闔闢往來，尚不容息。建亥之月六陰並進，宜於無陽矣。而昔人謂之陽月者，陽運於其間而不知也。子一建而一陽遽

出而爲羣陰之主。此天地盈虛消息之理。陽極必陰，陰極必陽，迭相爲主而不可窮也。明公察之天行參之人，事則今日之議必有處乎此矣。亮之所爲薦區區於門下者，以爲天下無萬全之事，求全者未必全，不求全者未必不全也。亮也昔常奉教於君子矣，進不敢爲其許之言，必求罪以取名，退不敢萌自私之心，欲觀幸以避罪，隱諸吾心而不安，驗之公論而有謚揆之鄉曲之議而不能以自已幸而蒙聽，不幸而斥絕之一歸諸命而聽諸明公亮，豈敢有所取有所避於其間哉。

與章德茂侍郎

秋中參謁政以拜違台光輪牛年冀以釋崇仰之懷
且慶禁林之拜鵲兩地之驗區區承教之心本不淺
乃以妻弟之排早夜不得安以此遂失其始圖且煩
台慈請過厚之禮而不得終享台意負負何言匆匆
告違又踰一月西望台閣第耿耿侍郎開濶亮直
足以起士氣高明宏遠足以壯天朝此輿論之所共
歸不獨遊從之私也至上有北向爭天下之志而羣
臣不足以望清光使此恨磊塊而未釋庸引天下士
之恥乎世之知此恥者少矣願侍郎爲君父自厚爲

四海自振使已棄無庸之人時得一見時通一書發
胸中之掃滅未盡者豈不幸甚

又書

亮歲之二月扶病東渡請翁接之江頭相與攜手
歸一庶弟竟染病以死亮亦軼軻一月而能復常又
事擊皆番病意精簡二殆不知身世之足賴也入夏
脚氣殊作梗貧病相尋天於不肖亦云慘矣尺紙不
復到門下非敢慢也勢固至此惟是山斗崇仰之心
與日俱積而不自禁方圓拜書乃辱八月一日所賜
台翰捧讀再四惶恐無地雖大賢君子所以加辱於

不肖者甚厚而不替至於遂成先施則不肖之情亦甚矣鄉間大旱家間所收不及二分歲食米四百石只得二百石尙欠其半逐旋補湊不勝其苦主上焦勞憂畏仰格天心使早不爲天災此皆一人獨運之力而非盡求助也垂象之異村落中無從知之渡江安靜且六十年辛巳之變行三十年和議再成又二十三年老秦掀天撲地只享十六年之安通不過二十二年今者文恬武熙宜若可爲安靜之計揆之時變恐勞聖賢之馳騫矣不待天告而後知也侍郎英雄磊落不獨班行第一於人大抵罕具此真心之耿

耿每欲與侍郎劇談一番而坐有他客欲吐輒止屠龍之技雖成何用侵尋暮景行將抱之以死矣元晦得江西憲恐未必能出也近有一詞爲渠壽陳君舉亦有一詩見壽併錄以付一笑又有好事近四闋謂可爲畫贊試評之如何亮不識岳降之辰欲作一詞不能也亮十月八日入都首得參觀以究其所欲言而未能言者尙冀台照

又書

亮拜違台光未嘗如此久不拜起居狀亦未嘗如此久禍患奔走流離中此心傾注惟門下而已非不欲

告急正恐危疑之釀重以相累兼當路作意欲殺之亦恐非片言所可解徒勞台念故一切惘然不言最是八月二十三日正因繫囹圄中忘其項上及手中之爲何物却倒在匣牀猶欲牽綴小詞以舒祈祝千秋之意雖牢落困頓終不能成亦無奈是耿耿者何一年遂成疎濶正以此耳承局以元自到籠窟伏辱台翰甚寵貶損道德軒豁心事如亮何以辱此已經新元緬惟旌纛所至百神呵衛台候動止萬福開遂徙鎮荆南豈以荆鄉重地猶受朝廷成書以行而上流之重刷洗展拓一以付之帥臣非門下無以遙當

天意邪向見王公明葉夢錫常言荆南非他比形勢地利須人以爲重義勇八千禁衛請軍不能過開府之初旗幟營壘雖無所變更門下一號令之氣象精明便當與昔人不異矣所恨相去愈遠又方禁錮於斯世有其心而無其事有其事而無其時窮達異路合并之日終難耳朱元晦辛幼安相念甚至無時不相聞各家年齡衰暮前程大概已可知古語所謂癡人自相借自今言之要亦不妄門下方爲公朝所眷倚善類所屬望手頭做得脚力行得及今強健展布四體爲異日青史一段話說不但不辜天寵而已亮

乃事而墮危機且看料理如何收殺無餘面敘臨染
不任依黯

又書

敬惟侍郎以西州之英負一世之望漢廷諸公莫之
敢先遂膺天寵遠持從橐於今東西二府非公莫宜
聖上方欲發揚壽王北向之志借公風采於留都以
震動中州上流須人則又奉命而馳東西剔歷無所
擇於天地之間心事落落固因隨時而見也如亮已
爲天所擯棄而門下德提拂獎與如世間不可少之
人雖荷賤私之隆祗以重其罪耳黃范二公一見如

舊交得非門下誑之太過而至此乎范於亮尤不遺
餘力世既有望而惡之者則必有望而喜之者此乃
所謂對待法而亮遭之特分明鄉閭豈可復居京口
亦恐惹人閑話只當買一小業於彼却於垂虹之
傍買數間茅屋時以扁舟尋范張陸輩於松吳江上
以終殘年其他一筆勾斷不復作念矣張定叟拯拔
其禍患尤力而事乖人意薄命所招無可言者君舉
象先皆將漕而徐子宜又持畿內小節正則亦得淮
郡近闕飽飯以及妻子而行些小志念以及物正自
不惡天運人壽看到那裏亦非一手一足之所能及

世過武昌必須與象先元善小款吾人要一聚首良
不易得舊部當尊之人相馬不失之瘦米對采菲取
節焉誠有使人不能忘懷者玉色正不足論向見其
歌門下偉詞抑揚高下一一可聽彼亦知世間有所
謂人品者門下豈亦以此假之辭色耶澆漉紅塵終
恐不能自別於凡流士之不遇亦若此耶一笑荆公
數小詩極佳一鄉僧收得共二十餘語其親寫太史
遷史贊亦二十來篇若有能刻之亦金陵一段奇事
番羅穀子又爲門下費下拜良劇愧感恭惟獎諭詔
旨有見軍政之舉而有勞必念亦以彰吾君之聖也

盛甚休所欲言者無限聊見一二幸畧之甚

與應仲實

與仲實別於今八年矣禍患奔走自分死生不相聞
知旣而適有天幸遂得比數於人然猶於故舊之書
闕然不講幾若自外於門下者重惟少之時猖狂妄
行鄉間所不齒仲實以儒先生撫摩煦飭若昆弟朋
友雖識者亦有不擇交之疑而仲實不顧也困苦之
餘百念灰冷視前事已若隔世洗心滌慮謂可以承
君子之教矣而八年之間話言不接吉凶不相問弔
反有白頭如新之嫌退而求之故外其實去年秋羣

試監中有司以爲不肖始決意爲息肩弛擔之計所
居僻左有疑孰問恃仲實輩人在爾方圖緩步造謁
遇仲實有行都之役逡巡數月遂聞新除官况絕佳
職事簡少儒先生雅宜處之斯道之伸此其權輿喜
甚至於不寐前月末始聞來日暑溽如許不敢輒詣
齋閣又思此別相見定何時進退首鼠卒以其所欲
求正於仲實者而寓之書亮兩年來方悟孟子所謂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仁於我何常之有朝可
夷而暮可跖也不仁於我亦何常之有朝可跖而暮
可夷也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非聖人姑爲

是訓無若丹朱傲無若受之醜於酒亦非獨憂治世
而危明主人心無常果如是也會子曰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子張曰君
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古之賢者其自
危蓋如此此所以不愧屋漏而心廣體胖也世之學
者玩心於無形之表以爲卓然而有見事物雖衆此
其得之淺者不過如枯木死灰而止耳得之深者縱
橫妙用肆而不約安知所謂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
流無所底止猶自謂其有得豈不可哀也哉故格物
致知之學聖人所以惓惓於天下後世言之而無隱

也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乎塗薄輟因事作則苟能潛心玩省於所已發處體認則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非設辭也亮少不自力放其心而不知求行年三十始知此事日用之間轉倒錯紊如理亂絲更無著手處日復一日終不免於自棄不識仲實具何以救之近作十篇往求隱括置其言語而索其理之非是批于左方便得於是省焉仲實於亮可以無慊矣切毋以故意待之曰是好而已儒釋之道判然兩塗此是而彼非此非而彼是而溺於佛者直曰其道有悟儒所未及者否亦曰其精微處脗合無間而高

明之士猶曰儒釋深處所差杪忽爾此舉世所以溺焉而不自知雖知其非者亦如猩猩知酒之將殺已日罵而且飲之也近世張給事學佛有見晚從楊龜山學自謂能悟其非駕其說以鼓天下之學者靡然從之家置其書人習其法幾纏縛膠固雖世之所謂高明之士往往溺於其中而不能以自出其爲人心之害何止於戰國之楊墨也亮不自顧嘗痛心焉而力薄能鮮無德自將有言不信徒慨然而止耳然使賊假募士之名得入帳下一旦起而縛之此李元平所以孺弄於李希烈也苟無儒先生駕說以關之則

中崩外潰之勢遂成吾道之不絕如縷耳仲實力可以有爲者其將何辭胸中所懷千萬念遂爲仲實言之而筆困紙窮不能以究暑伏恐未可迎侍上道果未有一便上道恐宅眷旣衆必不免從諸應取道龍窟過我爲一夕之款否是所望也不敢必也若從銅坑口取界牌所省不能一二里而紆曲亦不少矣臨紙無任惓惓

與呂伯恭正字

家奴歸得所報教發讀足慰尊仰訊後尊履復何似

示以上龍墓銘反復觀之布置有統紀載有法精粗本末一段說去正字雖不以文自名近世名能文者要何能如此顧使若亮者參論於其間足見用心之廣不以人爲可狹謹以區區之意具如別紙高明更詳酌之不必其然意非不甚明上已聞可則姑已矣而猶口疏不已不幾於憤疾者乎又好名直中傷之一事耳此雖不載亦可正字方爲善類所倚賴於石顯鄭注一事少復重複如此奈何無事取官府乎使人畏而遠之宜於正字平日所倫未合願自公復進曰止上是之併去此段不惟全記事體而已正字以

爲如何或別有意亦願見教此紙讀罷宜卽焚之頗類事未發自造公案故也區區之心必蒙見察本政書板末章所望亦任世責者平時所宜深究世固有同好此書同疏此事同施此策而其實不同者此不可不論也屹然橫流之中而不立已者所見惟正字一人想決不隨世好惡以上下其聽亮非復有求於斯世者獨於正字未能自默耳承教邈未有日所冀強飯自厚

又書

違去又復許久不勝尊仰卽日首夏清和伏惟編摩

有相合候萬福廷試揭榜正則居厚道甫皆在前列自聞差考官固已知其如此然猶遺恨於德遠應先少望何也正則才氣俱不在人後非公孰能掣而成之天民對後有無指揮蓋恭聞亦得對計亦有遇合之理此君蹉跎日已老矣六十以後雖健者不能有所爲也辛幼安王仲衡俱有還張靜江無別命否元晦亦有來理乎天下事常出於人意料之外志同道合便能引其類自非元惡大憝皆可借其利心以成回復之勢陰陽消長代謝之際可熟玩矣吳平之後其慮亦自不少况不必平矣亮已如枯木朽株不應

與論此事亦習氣未易頓除也亮本欲從科舉冒一
官既不可得方欲放開營生又恐他時收拾不上方
欲出耕於空曠之野又恐無退後一著方欲俛首書
冊以終餘年又自度不能爲三日新婦矣方欲杯酒
呷呼以自別於士君子之外又自覺老醜不應拍每
念及此或椎案大呼或悲淚填臆或髮上衝冠或拍
掌大笑今而後知克己之功喜怒哀樂之中節要非
聖人不能爲也海內知我者惟見一人自餘尙無開
口處雖浮沉里閭而操捨不足以自救安得有可樂
之事乎然一夫之憂懼悲樂在天地間去蚤蚩之聲

無幾本無足云者要不敢不自列於知我者之前耳
時節亦甚迫譬之失火之家衆人以為此人實能救
則亦無所逃其責此秘書今日之勢也事機所係無
所多遜况揖遜不足以救焚此語亦有理子約一向
在侍旁否不敢疊番爲問眷請委尊閣宜人懿候萬
福新婦兒女再三拜起居

又書

比家奴回得所答教正則來又承尊書副以香茶之
貺甚珍其間所以教篤之者無非至言如亮淺薄何
以堪之然事不親歷常不知其難亮吟知具難矣孔

子沐浴而有請以常從大夫之後孟子以布衣傳食於諸侯恭事變之所迫舉一世陷溺於其中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焉其勢不得而但已也彼皆以身任道而執寸莛以撞萬石之鐘者可笑其不知量也大著何不警其越俎代庖之罪而乃疑其心測井渫不食乎天下患無才耳有才之人則索手之徒踏一片閑田地便可以飽食暖衣而長雄於一方一所安在其有才而求售也有才而求售其才亦可知矣大著不察其心之所憂則亮將何所望亮之自放於杯酒者亦每每身爲大著憂爾人生豈必其爲秀才亮平生

本不種得秀才緣而春首之事內侍從之有聲名者固已交致於列亮亦豈戀戀於雞肋者乎亦恃有大著在故也王道甫嘗以忌嫉之徒乘間謗毀之可畏潘叔度以爲三年三百縑袍子誰可以動其心均是人也而好惡異心二君殊未之知耳亮之所敬聞者聖賢切於憂時而其中常若無事不知何道而使之並行而不悖乎此非書語之所可解惟大著就眞實處教之使有以憑藉慶日其賜爲不小矣君舉闕求金華添倅何不早決之其勢不可不出大著新遷日應從容具問耳兼人名有力量不可相學也初秋伏

惟台候萬福

又戊戌冬書

亮入冬無一事遂與田里相慰矣君舉天民一斷恰
好大著未有當去之理只得安坐同類散落非所當
問公家有所謂敬而無失恭而有禮何往而非吾類
乎去就只有自家今日地位耳百年盛時往往於此
猶未能豁然激成黨論不特不歸罪於一遷也至於
二三小臣去來豈能便于國家大體果能通天助於
一身安有爾許擾擾入室操戈不罪唐突葉正則閏
月二十三日丁憂嘗遣人慰之連得近書極無況居

厚病未脫體來喻誠然誰敢爲渠言之文海已編成
朱子約在侍傍否台眷上下均慶千萬爲世道崇護

與林和叔侍郎

亮竊惟侍郎屹然爲四海端人正士之宗國家賴以
扶顛持危有自通于天而非世人所能盡知者人都
始盡聞之南渡以來永康之任端公者至侍郎而三
矣盡掩前作發揮特操豈永康所可得而私哉出於
永康而與天下共之耳使人心悅誠服而盡忘一己
之私計朱元晦人中之龍也屢書與朝士大夫嘆服
高誼不容已亦深嘆二屬能相上下其論爲不易得

且曰世間猶大自在人在鼠子輩未可跳梁也其降
歎如此舉天下無不在下風矣九重徐思語言有味
德誼可尊親語何坡以爲林某好人朕甚念之已爲
易章貢見闕簡記之意不能自已爲善者果何所不
利哉亮親見坡爲亮言如此聖意昭然豈可不爲吾
君一行哉丞相却念清貧而計薪俸之厚薄要非門
下本志也侍郎已爲天下公議所屬亮螻蟻微生賴
門下而全直一人之私計耳不敢縷縷言謝但時事
日以艱父子夫婦之間非復智力所能及而天變地
異非至公血誠不能當此聖賢馳騫不足之時侍郎

乃心王室當作念異於他人也

與韓子師侍郎

亮拜違又見秋矣俯居與諸生日鑽故紙雖或得味
俾如嚼橄欖爾懷想促膝對坐抵掌劇談之時每欲
頽頽飛動而未能也此聞有鄉邦之命喜甚至於不
寐自吳明可之去於今十年羣吏爲政久矣老吏小
猾戮虐無辜罪惡貫盈天將誅之百姓聞賢使君之
來舉手加額以爲天眼開矣吏徒亦聳動碎膽有望
風引去者而縣官之肆爲不法者亦自分於不免自
今以往一邦清明免亦與一幸民之歡喜甚不寐不

獨以從游之私也然賢士大夫間有私憂過計以臨
安過於嚴為慮者亮因語以韓文往數為亮言作京
輦與外郡不同又見夢錫葉文言和州之政平易近
民百姓至今德之如父母猛非所慮也正恐其矯枉
過直耳宇宙雖廣能明賢者之心能幾人本欲一見
而道區區然鄉邦之弊決不能逃清鑑老奸少猾鋤
其甚者而肆為不法者亦移易一二以動其餘然後
一切以平易近民之政行之邦民非難治又見賢使
君嚴明如此皆已存不犯有司之念因勢順導殆如
反掌不出一月政平訟息必將有以自達於天聽者

使賢士大夫無所疑而黜白為黑者無所容其喙此
固疇昔之所望於門下者也亮於斯時始可以從容
間見相與道舊故以為樂而他時一邦父母之思亦
將牢而不可解侍郎於此講之熟矣愛賢念舊之心
不自知其為僭也亮方與邦民拭目拱手以觀新政
平生之學可以出其一二無疑矣亮所良切

復樓大防郎中

亮病中昏倒雖領台翰初不曉只從門前過將謂取
道永康邑中西望第劇悵然若知猶宿留界牌固將
恐死擡出以求一見重蒙誨劄之賜今已就安方悟

向來初不必追逐於雙溪也尊仰愈不自勝恭審卽
日晚秋晴雨不定郎潛多暇天人叶相台候動止萬
福溫詔趣還猶從郎署殊未厭興望臺端諫省非公
其孰宜之慶幅當需此時今不足爲門下道也亮平
生百事並在人後只有一健耳望見暮景大以與奪
之憔悴病苦反以求死爲快脫其他尙復何說漢朝
公卿皆偉人而英俊盡布朝列虜情叵測深恐爲其
所侮若其叔姪兄弟猶相啣持尙可偷一日之安不
爾無使患起慮表陋享上下動色相慶之意也私布
下悃勿冷重得罪亮更不別在台閣間幅有可驅委

者願聽約束

復陸伯壽

五月末間竟以雨甚不能遂湖上之集兼又新得非
於人意況不佳雖欲陪款語而歸心如飛破雨東渡
但劇悵仰伏辱台翰恭審卽日晚秋喜晴拜命之餘
神人共相台候動止萬福舍試揭榜伏承遂釋褐於
崇化堂前衆望所歸此選增重凡在友朋之列者意
氣爲之光鮮壽皇在位二十七年與此選者六人自
明天折純叟中廢何以強人意新天子龍飛而元首
膺此選遂使新政有光甚盛其盛方圖專馳尺楮上

慶遂成先辱惶恐不問言時事日以新天意未易測
度但看人事對副何如耳泛泛君子不足以承當好
運猶庸庸小人不足以究竟向陰之時也好惡只看
犀下郎此乃觀時運真法門今之專靠大者自不肯
信耳兄以為如何英傑滿朝無為醜虜所欺若其叔
姪兄弟猶相啣持尚可偷旦夕之安不爾則虜情不
可測也亮自七月二十五日一病不知人者兩月自
此口裏不能吃飯夜間不能上牀凡二十餘日方漸
漸較可入九月吃飯打睡始能自齒於生人然未至
五更便睡不著望見景已自如此不如早與一死

為快脆也自餘皆非所宜言托契之厚不覺狂態又
發也勿使他人見之幸甚幸甚

復杜伯高

亮兩年間每人城左右必枉過之亮又往往困於俗
間應酬會不得一欸笑語似若自取疎外者乃其心
則不然亮知有賢者知其非他人所可及知其當終
日相接而不解第事有適然而其跡若無以自明然
而左右獨以為不然時以書相勞問意有加而無已
哀墮日就淪沒何以得此於賢者慚甚幸甚與正則
書足見所有遠大吟之君子不能當也兩賦反覆不

能去手意廣而詞高節明而語妥鋪敘端雅抑揚頓挫而卒歸於質重齊一變而至於楚人之辭矣欽羨之體繼以太息亮二十年間論交四方之賢後能爲此者幾人自顧陸沉如此居前不能令人軒居後不能令人輕力不能使此賦一日而紙貴蘇季子所謂是皆秦之罪也一太息可得而盡乎賢者所有甚遠必不以此作念而吾人冷寞爲可念耳叔昌能館賢者慰喜不自勝兩簡與其兄弟得使達之爲禱仲高之詞叔高之詩皆入能品時得以洗老眼在亮何其幸而一言之不信在諸賢何其辱也左右筆力如川

之方至無使楚漢專美於前乃副下交之望是非久當自定在我不當有一毫之慊耳訊後尊用復何如歲將易矣願自加護以當世道之事匆匆不宣

復杜仲高

往者辱枉步兩臨之於城闕雖匆匆不能奉譚笑之欸然望其顏色觀其舉動已有以知其不凡矣別去第有悵仰忽永康遞到所惠教副以高文麗句讀之一過見所謂半落半開花有恨一晴一雨春無力已令人眼動及讀到別纜解時風度縈離觴盡處花飛急然後知晏叔原之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不得

長擅美矣雲破月來花弄影何足以勞歐公之眷二
乎世無大賢君子為之至盟徒使如亮輩得以肆其
大嚼左右至此亦屈矣雖然不足念也伯高之賦如
奔風送足而鳴以和鸞俯仰於節奏之間叔高之詩
如干戈森立有春虎食牛之氣而左右發春妍以輝
映於其間此非獨一閭之盛蓋亦可謂一時之豪矣
薄力雖不能為足下之重然衆力又何足以過方子
之川也願加勉之而已紙筆所謂律法嚴刻者法豈
有常哉前王所是著為律後王所是定為令況若區
區語言本不足憑而又何嚴刻之有再得來書未敢

以此為當也昔久不答而又再辱惶恐不可言歲暮
千萬為道業自愛

復何叔厚

亮頓首復書辱答示甚慰相念之意訊後不審侍奉
復何如承聞有失子之戚公方盛年正不足為憂他
時恐患多耳然處心平夷亦吾人所當常念也亮寓
臨安却都無事但既絕意於科舉頗念其平生所學
不可不一泄之以應機會前日遂極論國家社稷大
計以徹於上聽忽蒙非常特達之知欲引之面對乃
先令召赴都堂審察亮一時率爾應答遂觸趙同知

陳龍川集卷之十九
之怒亮書原不降出諸公力請出之書中又重諸公之怒內外合力沮遏之不使得而對今乃議與一官以塞上意亮雖無恥寧忍至此只俟旦夕命下卽繳還於上而竟東歸耳豈有欲開社稷數百年之基乃用以博一官乎事之不濟此乃天也亦豈諸公所能沮遏哉吾友所謂紛紛可畏之論當謂此爾丈夫出處自有深意難爲其兒曹語亦難以避人謗毀也此懷惟呂丈知之叔範相聚甚好亮固已知其不凡但世間人有事未可便認以爲是也倉卒未暇答渠書相見且勉以志其遠者大者上聰明睿智度絕百代

一見亮書使有榜入朝堂以勵羣臣之意若使得對何事不可濟但絕江之時已卜知天意未順仲幾益與此謀也云云

復呂子約

二月間匆匆告違卽有金陵京口之役舉眼以觀一世人物惟有懷向而已五月二十四日抵家人事衰衰未能拜起居狀乃承惠翰存問生死感激不可言訊後再作梅澗恭審進德有相台候萬福亮已交易得京口屋子更買得一兩處釐地便爲江上之人矣地廣則可以藏拙人樸茂則可以浮沉五七年後庶

幾一成不刺人眼也周丞相之護其身如孤之護其尾然終不免則智果未利衛躡其後其於亮乃趙平叔所謂臣於修躡躡素躡而修之待臣亦薄者而諫諫首以見及么麼之蹤遂累巨筆第可付之一笑耳謝昌國忽有此除何哉騎墻兩下自今可以信其不卑爲智矣朱丈辭職得遂此廟堂處事之善者也葉正則近過此宿一日而行云二十七日吳石方試渠以此具渡江不知試得竟如何城中想已有所聞千萬一報仲權亦佳主會議之否叔晦減得一政亦良使然近來朋友皆向老而生氣絕少雖叔晦亦既

老成矣近嘗作書與朱丈云侍講平生事業只謂眼生若又隨隊入熟事杳亮當爲小人之歸無疑矣契兄以爲如何正則甚念欲得一見迫於歸觀其親再三托導意亦嘗以來簡示之約六月半再過此併懇台照天民意不起友朋凋落殆盡亦何用生爲念之令人氣塞稍定則往哭之雖六月極熱不敢辭也尊兄進德日異一日不但朋友有所取則亦足以慰亡者於地下如兇輩去死寧幾時不足復論惟兄勉之更十日尙當一去見匆匆姑此謝來辱

復昌子陽

被示縷縷具悉雅意古人有言曰自靖人自獻于先
王此不獨國家大臣之道當如此凡人曉然使此心
明白洞達要自有知者前日諸友嘗問陳平王陵之
事孰爲正因答之曰使王陵發心不欲王諸呂皎然
如日月之在上不幸而以此國破身亡其心皎然如
日月之不可誣也若只欲得直聲以爲在朝諸臣皆
無我若者則濟不濟皆有遺恨耳使陳平王心必欲
劉氏之安且委曲彌縫呂氏以爲後日計不幸或事
未濟而死此心皎然不可誣也若占便宜半私半公
則進退皆罪耳夫子之所謂仁者獨論其心之所主

若泛然外馳雖曰爲善猶君子之所棄也亮雖不肖
然亦須要與此心爲主眼下雖不必其一一皆是然
此心之皎然固自知之矣正不待他人之爲計也吾
人之用心若果坦然明白雖時下不淨潔終當有淨
潔時雖不爲人所知終當有知時若猶未免於慕外
雖聲名赫然在人心豈可欺哉凡百不在多言各以
此自反足矣子才回簡一時之妙答也若在吾輩分
明說破又煩吾友縷縷矣

復李唐欽

亮拔身於患難之中蚤夜只爲梳飯杜門計雖天下

豪俊皆不敢求交焉自非左右命之以交亮亦不敢也書問不相往來亦其勢然耳左右於濶絕之中又復以書先之且欲索其警言以開清視發不恤緯而憂宗周之殞上已恕其萬一之罪故更留藁以干天誅乎承命愧悚不知所以爲答雖蒙見訪亦固不知所以答也近詩具見所存一味嘆服然王茂弘雖有幹畧而韻度不高魯仲連差有韻度而根本不妥貼李長源見竒於艱難之中郭林宗俯仰周旋於禍患之外要皆不足爲世法左右不以亮爲不可而示之以詩當亦樂聞同異是以不敢不自盡也亮於今世

之詩殊所不解不解故不好至於古詩離騷益紙弊而不收釋手不識左右欲亮安所好乎夜歸克明出所惠書信手作答不復知其中道何等語左右之察不察雖亮不敢自必也蠶月殊多故何時遂造謁臨紙惘然

陳龍川文

卷之十九

三

龍川文集卷之十九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陳龍川文

書

二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

書

壬寅答朱元晦秘書

山間獲陪妙論往往盡出所聞之外世途日狹所賴以強人意者惟秘書一人而已平生有坐料人物世事之僻今而後知其不可也別去惘然如盲者之失杖意每有所不通輒翹首東望思欲飛動而未能方將專人問起居乃承尊翰之賜蒙所以見念者甚至頑悖爲衆所共棄而嗜好之異乃有甚於伯恭者邪旣以自幸深懼爲門下知人不明之一累也惟時春



事更深按臨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慰甚不可言某頑
鈍只如此日逐且與後生尋行數墨正如三四十歲
醜女更欲扎腰縛脚不獨可笑亦良苦也山婦過月
始免身以初四日巳時得一男却幸母子完全小下
何足上勞尊念愧感無已戰國策論衡日注爲貺甚
作敢不下拜田說讀得一遍稍許若事體全轉所謂
智者獻其謀其間可採取處亦多但謂有補於圓轉
事體則非某所知也居法度緊密之世論事止不當
如此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耳欲以文書盡大
下事情此所以爲荆揚之化也度外之功豈可以論

說而致百世之法豈可以轉合而行乎天下大物也
須是自家氣力可以轉得動扶得轉則天下之智力
無非吾之智力形同趨而勢同利雖異類可使不約
而從也若只欲安坐而感動之向來諸君子固已失
之偏矣今欲關飭而發施之後來諸君子無乃又失
之碎乎論理論事若籠榻然此某所不解也秘書擬
特崇深自拔於黨類之中歲晚庶得一快方自委托
豈敢懷不盡意之所到雖縷縷未止有不然者却望
見教某不任至望

又書

不獲聽博約之誨又復三月起居之間不到几格亦復踰月矣尊仰殆不容言卽此暑氣可畏伏惟臨按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某頑鈍只如此但意況甚覺不佳甚思一走門墻解此煩憤初只候君舉不來今又爲俗事所擾加以大作旱勢令人遂有且暮之憂以故要擺離未能得今只決之六月耳雨不雨皆非人力所能爲也近有雜論十篇聊以自娛恨舉世未有肯可其論者且錄去五篇或秘書不以爲謬當繼以進然其論亦異矣餘五篇乃是賞罰形勢世卿恩舊尤與世論不合獨恐秘書不以爲異耳一春雨多五

月遂無梅雨池塘皆未蓄水亦有全無者麥田亦有至今全未下種者世俗所謂會龍分龍皆無雨今年秧尖皆赤小民所甚忌又俗諺五月若無梅黃公揭挽歸之說此細民占卜如此以太勢論之渡江安靜又五十餘年文恬武熙今亦甚矣民疲兵老今亦極矣安靜之福難以常幸去年除紹興外旱勢猶未透其禍必集於今年而秘書又適當此一路若歲事小稔或可求去大勢旣如此所謂將恐將懼之時也廟堂豈容去哉富家之積蓄皆盡矣若今更不雨恐巧新婦做不得無麩飢飽百念所聚奈何奈何婺州亦

復大疫衢州米價頓湧四千七百文一碩禍將浸溢於婺錢守雖有愛民之心而把事稍遲今歲救荒奔走上下不遺餘力者獨趙倅一人所至騎從簡約聯道諸色文字並不取索窮民有請無不遂今聞去替只二十日耳若失此人婺州尙未知所倚春來錢守奏乞用前兩任例今再任已降在省中廟堂只許陞擢差遣若得一軍壘乃是爲本人計耳殊非婺州憂旱之地趙倅聞此亦甚喜彼亦未暇爲婺之地也只欲候滿二十日便去計差遣耳今旱勢已成秘書必更被殃拷婺州更旱則將誰屬乎豈能以一身而及

七州也願便申錢守所請仍以旱勢奏陳留使再任專以禱旱及將來救災之事責之不容其不効力聞下任乃是高子演自是不釐務本不相妨合且及期自止足矣若如此說破廟堂亦知只爲婺州地當無不可者然此間事勢甚可憂人情亦何樂於此但期到則自去須秘書移牒添倅廳不得擅自離任使之聽候旨揮乃可耳疫氣流行人家有連數日死只留得一兩小兒更無人收養者聞趙倅已處置收養五六十人在州儘可謂有心力萬一天意悔禍連得大雨如社倉義役之事儘可以專責之此人有心力不

患其無所濟也况决無連大雨之理秘書不可不早
爲婺州地臨期不知所委徒自手忙脚亂耳六月若
一向遂無兩田秧亦無所營救但當去紹興請教且
求一椀現成飯喫不能別生受天下大計責之長人
秘書何以處之紹興有梅雨否無不插之田否旱疫
之餘而重以此廟堂雖欲以恬然處之可乎大虧了
主上也當今之世而不大吏化以回人意恐雖智者
無以善其後此不待深見遠識而後知然而皆不知
慮何也慮者不當而當者不慮是豈天下之事終不
可爲乎亦在其人而已矣到此亦不須大段推托同

舟遇風亦各爲性命計耳胸中所欲言萬端微秘書
無以發其狂而困於俗事又困於諸生點課臨風引
頸徒劇此情前日偶說論語到舜五人周十亂孔子
所謂才難處不覺慨然有感自古力足以當天下之
任者多只一箇兩箇便了一世事超世邁往之才豈
可以人人而求之乎虞周至於五人九人真可謂盛
矣亦古今之所無也又因書院出立太師太傅太保
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作
義題亮因爲破兩句聖人不以才難而廢天下之大
政亦不以任重而責天下之常才秘書以爲如何紙

尾及之以其發五百里之一笑也區區尙須續具記
千萬爲世道崇護

又癸卯通書

自去年七月三日得教答之後不惟使車入丹丘亮
亦架數間潑屋首朝至莫更不得舉頭況能相從於
數百甲之外乎徐子才云須趕到縉雲相從者蓋意
其如此也開歲猶未畢工又復埋會些什物之類几
五閱月亦未得了蓋亮已爲一世所棄只得就冷處
自討箇安樂道路以故久久不得拜起居之間每空
閒時復念四方諸人過去見在如秘書方做得一世

人物伯恭欽夫敏妙固未易及然正大之體挺特之
氣豎起脊梁當時輕重有無獨於門下歸心而已徐
羨之風度凝重猶足以厭倒謝傅諸人况不爲羨之
者乎春間嘗欲遣人問訊不果漏逗遂至今日良可
一笑幾番意思悶頓時欲裹包相尋於寂寞之濱又
復牽掣而止尊仰殆不勝情卽日秋氣澄清伏惟燕
居有相台候動止萬福台州之事是非毀譽徃往相
半然其爲震動則一也世俗日淺小小舉措已足以
震動一世使秘書得展其所爲於今日斷可以風行
草偃風不動則不入蛇不動則不行龍不動則不能

陝西川文 卷之二十一
變化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動者是真腐儒之談也
孔子以禮教人猶必以古詩感動其善意動盪其血
脈然後與禮相人未興於詩而使立於禮是真嚼木
屑之類耳況欲運天下於掌上者不能震動則天下
罔運不轉也此說雖麤其理却如此震之九四有所
謂震遂泥者處羣陰之中雖有所震動如俗諺所謂
黃泥塘中洗彈子耳豈有拖泥帶水便能使其道光
明乎去年之舉震九四之象也以秘書壁立萬仞雖
羣陰之中亦不應有所拖帶至於人之加諸我者常
出於慮之所不及雖聖人猶不能不致察奸狡小人

雖資其手足之力猶懼其有所附托況更親而用之
乎物論皆以爲凡其平時鄉曲之冤一皆報盡秘書
豈爲此輩所附托一旦出於羣疑之上而有所舉措
豈不爲其拖帶乎况更好人惡人皆因其平時所不
快而致其拖帶之意秘書雖屹然爲壁立萬仞之峯
罔不能使其道光明矣二家各持一論惟亮此論爲
甚本未知秘書以爲如何或更謂未然不惜一往復
其論也已往之事正不足多論蓋謂事會之來未有
終極秘書雖決意草野山岩之間政恐緩急依舊破
牽出來無可辭之處耳劉越石一世豪傑乃爲令狐

盛所附托方知孔子所謂遠佞人者是真不可不遠也如亮已爲枯株朽木與一世並無所關涉惟於秘書不敢不致其區區耳且如東陽之事此豈可放過但當時有人欲在中附托亮旣爲人之客只應相勸不應相助治人合在秘書自決之却因一停房人曲治之此於事理尤不可又寧是當時爲人所附托耳亮之本意大抵欲秘書舉措洒然使識與不識皆當其心而無所不滿豈敢爲人游說乎是真相期之淺此人雖幸免卒爲天所殺今世煩天者多矣亮平生不曾會說人是非唐與正乃見疑相譖是真足當田

光之死矣然窮困之中又自惜此潑命一笑亮方整頓室宇什物就緒且更就南邊營葺小園架數處亭子遂爲老死田間之計不敢望今世之見知見怨也秋初得潘叔昌東言秘書疑其見怪某非多事者秘書又作此言亮真無所望於今世矣

又甲辰答書

五月二十五日亮方得離棘寺而歸偶在陳一之架閣處逢一朱秀才云方自門下來嘗草草附數字到家始見潘叔度兄弟遞到四月間所惠教發讀恍然時猶未脫獄也訊後遂見秋深伏惟燕居有相台候

動止萬福比過紹興方見精舍雜詠所謂棹歌者自
宇宙而有茲山却賴羊叔子以發洩其光輝矣恨不
得從容其間以聽餘論畧分山水之餘味以歸徒切
健仰而已韓記陸詩亦見錄本深自嘆姓字日以湮
沒筆力以荒退不能以言語附見諸公之後塵爲可
愧耳張果老下驢兒豈復堪作推磨用已矣無可言
者司馬遷有言貧賤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因來教而
深脅感焉亮之生於斯世也如木出於嵌岩嶽嶠之
間奇蹇艱澁蓋未易以常理論而人力又從而掩蓋
磨滅之欲透復縮亦其勢然也亮二十歲時與伯恭

同試漕臺所爭不過五六歲亮自以姓名落諸公間
自負不在伯恭後而數年之間地有肥磽雨露之養
人事之不齊伯恭遂以道德爲一世師表而亮陸沉
殘破行不足以自見於鄉閭文不足以自奮於場屋
一旦遂坐於百尺樓下行路之人皆得以抹肩疊足
過者不看看者如常獨亮自以爲死灰有時而復然
也伯恭晚歲亦念其憔悴可憐欲扶杖而俎豆之旁
觀皆爲之嘻笑已而嘆駭已而怒罵雖其徒甚親近
者亦皆睨視不平或以爲兼愛太泛或以爲招合異
類或以爲稍殺其爲惡之心或以爲不遺嗜昔雅故

而亮又戲笑玩侮於其間謗議沸騰譏刺齊出亮又
爲之揚揚焉以資一笑凡今海內之所以云云者大
畧皆出於此耳伯恭晚歲於亮尤好蓋亦無所不盡
箴切誨戒書尺具存顏淵之犯而不校淮陰侯之悅
申跨下俗諺所謂赤梢鯉魚壘甕可以浸殺玉璫之
以爲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所謂克己復禮者益
無一時不以爲言亮不能一一敬遵其戒則有之而
來論謂伯恭相處於法度之外欲有所言必委曲而
後敢及則當出於其徒之日耳如亮於歲之事雖有
以致之然亦謂之不幸可也當路之意主於治道學

耳亮濫膺無鬚之禍初欲以殺人殘其命後欲以受
賂殘其軀推獄百端搜尋竟不得一毫之罪而撮其
投到狀一言之誤坐以異同之罪可謂吹毛求疵之
極矣最好笑者獄司深疑其挾監司之勢鼓合州縣
以求賂亮雖不肖然口說得手去得本非閉眉合眼
矇矓精神以自附於道學者也若其真好賄者自應
用其口手之力鼓合世間一等官人相與爲私孰能
禦者何至假秘書諸人之勢干與州縣以求賄哉獄
司吹毛求疵若有纖毫近似亦不能免其軀矣亮昔
嘗與伯恭言亮曰誦墨翟之言身從楊朱之道外有

子貢之形內居原憲之實亮之居鄉不但外事不干與雖世俗以爲甚美諸儒之所通行如社倉義役及賑濟等類亮力所易及者皆未嘗有分毫干涉只是口嘮噪見人說得不切事情便喊一餉一似曾子與耳凡亮今日之坐謗者皆其虛形也惟經獄司鍛鍊方知是虛然亮自念有虛形而後有虛影不恤世間毀譽怨謗雖可以自立亦可以招禍今年取金印如斗大周伯仁猶以此取禍於王茂弘自六月二日歸到家方欲一切休形息影而一富盜乘其禍患之餘因亮自妻家回聚衆欲算殺之其幸免者天也不知

今年是何運數自是雖門亦不當出矣秘書若更高若眼亮猶可以舒一寸氣若猶未免以成敗較是非以品級論輩行則塗窮之哭豈可復爲世人道哉李密有言人言當指實寧可面諛研窮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功以涵養爲正睥面盎背則亮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謂麤塊大膏飽有餘而文不足者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而來教乃有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

說則前後布列區區宜其皆未見悉也海內之人未有如此書之篤實真切者豈敢不往復自盡其說以求正於長者自孟荀論義利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本朝伊洛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伯義利之說於是大明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慾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長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爲漢唐之君本領

非不洪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而人物賴以生息惟其時有轉移故其間不無滲漏曹孟德本領一有蹺欹便把捉天地不定成敗相尋更無著手處此即是專以人欲行而其間或能有成者有分毫天理行乎其間也諸儒之論爲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冤哉高祖太宗豈能心服於冥冥乎天地鬼神亦不肯受此架漏謂之雜霸者其道固本於王也諸儒自處者曰義曰王漢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頭自如此說一頭自如彼做說得雖甚好做得亦不惡如此却是義利雙行王伯並用如亮

之說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箇頭顱做得成耳向來
干論大抵敷廣此意只如太宗亦只是發他英雄之
心誤處本杪忽而後斷之以大義豈右其爲伯哉發
出三綱五常之大本截斷英雄差誤之幾微而來論
乃謂其非三綱五常之正是殆以人觀之而不察其
信也王伯策問蓋亦如此耳夫人之所以與天地孟
子終日言仁義而與公孫丑論一段勇如此之詳又
自發爲浩然之氣蓋擔當開廓不去則亦何有於仁
義哉氣不足以克其所知才不足以發其所能守規
矩準繩而不敢有一毫走作傳先民之說而後學有

所持循此子夏所以分出孔門而謂之儒也成人之
道宜未盡於此故後世所謂有才而無德有智勇而
爲仁義者皆出於儒者之日才德雙行智勇仁義交
出而並見者豈非諸儒有以引之乎故亮以爲學者
學爲成人而儒者亦一門戶中之大者耳秘書不教
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豈揣其分量則止於
此乎不然亮猶有遺恨也狂譽輒發要得心膽盡靈
可以剌剗而補正之耳秘書勿以其狂而廢其往復
亦若今世相待之淺也向時祭伯恭文蓋亦發其與
伯恭相處之實而悼存亡不盡之意耳後生小子遂

以某爲假伯恭以自高癡人面前真是不得說夢亮非假人以自高者也擎拳撐脚獨往獨來於人世間亦自傷其孤另而已秘書若不更高著眼則此生真已矣亮亦非縷縷自明者也痛念二三十年之間諸儒學問各有長處本不可以埋沒而人人須著些針線具無針線者又却輕佻不是屈頭肩大擔底人所謂至公血誠者殆只有其說耳獨秘書傑特崇深負孔融李膺之氣有霍光張昭之重卓然有深會於亮心者故不自知其心之惓惓言之縷縷也去年承惠李贊皇集今評其人且欲與春秋戰國何人爲比此

公幹畧威重唐人罕有其比然亦積穀做米把纜放船之人耳遇事雖打疊得下胸次尙欠恢廓手段尙欠跌蕩其去姚元崇尙欠三兩級要亦唐之人物耳何暇論夫春秋戰國哉管敬仲王景畧之不作久矣臨染不勝浩歎之至

與朱元晦秘書

去秋辱答教委曲具盡足見長者教人不倦之意謂亮書中有不平之氣則誠有之矣自棘寺歸閉門不與人交往以妻翁之故一出數日便爲兇徒聚數十人而欲殺之一命存亡僅縷髮許而告之州縣漠然

不應不知今年甚甚運數事發之五月頭重痛不可
扶眼閉而不可擊冥心靜念以一死決不可免矣負
一世之謗頑然未嘗自辨數死後誰當爲我明之明
口偃然而與令小兒具紙筆強作曩者一書冀死後
有能明此心耳豈願自敷敘短長於門下者哉書成
復就枕又二十日而後動止作息不異於平時丘宗
卿亦受羣兒謗傷之旨半閏半界州府卒歸獄於趙
穿亮以此身旣存而不復問矣世途日狹亮又一身
不著行戶宜其宛轉陷於榛莽而無已時也今年不
免聚二三計小秀才以教書爲行戶一面治小圃多

植竹木起數處小亭子後年隨衆赴一省試或可僥
倖一名目遮蔽其身而後徜徉於園亭之間以待盡
矣其他當一切付之能者暇時策杖訪長者於武夷
之山盡布腹心以求是正留與千百年間做箇話說
亦庶幾不枉此一生一死矣亮舊與秘書對坐處橫
接一間名曰燕坐前行十步對栢屋三間名曰抱膝
接以秋香海棠圍以竹雜以梅前植兩檜兩栢而臨
一小池是中真可老矣葉正則爲作抱膝吟二首君
舉作一首詞語甚工然猶說長說短說人說我未能
盡暢抱膝之意也同牀各做夢周公且不能學得何

必一一說到孔明哉亮又自不會吟得使此耿耿者
無以自發秘書高情傑句橫出一世爲亮作兩吟其
一爲和不之音其一爲非歌慷慨之音使坐此屋而
歌以自適亦如常對晤也去僕已別資五日糧命在
彼候五七日不妨千萬便爲一作至懇至懇抱膝之
東側去五七步作一杉亭頗人名曰小憇三面臨池
兩傍植以黃菊後植木樺八株四黃四丹更植一大
木樺於其中去亭可十步池之上爲橋屋三間兩面
皆著亮窗名曰舫齋過池可十四五步地卽一大池
池上作赤水堂三間又作落水正臨大池池可三十

畝池旁又一小池小池之旁卽驛路去驛路百步有
一古松甚大而茂當是七八十年之松赤水堂止對
之名曰獨松堂堂後爲中廊一間中有大李樹兩旁
爲小廊分趨舫齋小廊之兩旁卽植桃堂之兩旁爲
小齋以憇息環植以竹獨松堂尋赤水木未足度與
舫齋皆至秋可成杉亭之池如偃月西一頭旣作栢
屋東一頭當作六柱榭亭一間名曰臨野正西岸上
稍幽作一小梓亭於其上名曰隱見更去西十步卽
作小書院十二間前又臨一池以爲秀才讀書之所
度二年皆可成也兩池之東有田二百畝皆先祖先

人之舊業嘗屬他人矣今盡得之以耕如此老死亦
復何憾田之上有小坡爲園二十畝先作小亭臨田
名曰觀稼他時又可作一小圃冷且植竹餘未有力
也此小坡亮所居屋正對之屋之東北又有園二十
畝種蔬植桃李而已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
子飛可只作富貴者之事業乎魏公座右銘荷見教
非欲示人而見者輒奪去豈但妙畫爲人所寶愛當
身荒懶者無分當得此教十六大字不敢強令以妻
父之葬輒欲求六大字以光墓上男子不敢犯分以
求而荆婦心欲其夫轉以爲請此於理宜可許也願

便得之爲禱亮併欲求抱膝燕座小憩六大字千冒
但劇惶恐納紙六幅恐不中則書室自斥寫之良妙
胸中所懷千萬而一見終未可期已經新元伏惟燕
居有相尊候動止萬福前書大畧爲死計耳紙末之
論蓋非小故却只畧言之而未竟宜煩來教之辨答
也朋友之論多教亮以無多聒撓長者雖然懷不盡
於長者之前又似不用情理之所在豈宜如此但已
願更一言之昔者三皇五帝與一世共安於無事至
堯而法度始定爲萬世法程禹啟始以天下爲一家
而自爲之有扈氏不以爲是也啟大戰而後勝之湯

放桀于南巢而爲商武王伐紂取之而爲周武庚挾管蔡之隙求復故業諸嘗與武王共事者欲修德以待其自定而周公違衆議舉兵而後勝之夏商周之制度定爲三家雖相因而不盡同也五霸之紛紛豈無所因而然哉老莊氏思天下之亂無有已時而歸其罪於三王而堯舜僅免耳使若三皇五帝相與其安於無事則安得有是紛紛乎其思非不審而孔子猶以爲不然三皇之化不可復行而祖述止於堯舜而三王之禮古今之所不可易萬世之所當憲章也芟夷史籍之繁詞刊削流傳之訛謬參酌事體之輕

重明白是非之疑似而後三代之文粲然大明三王之心跡皎然不可誣矣後世之君徒知尊慕之而學者徒知誦習之而不類孔子之勞益如此也當其是非未大明之時老莊氏之至心豈能遽廢而不用哉亮深恐儒者之視漢唐不免如老莊當時之視三代也儒者之說未可廢者漢唐之心跡未明也故亮嘗有區區之意焉而非其任耳夫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非天地常獨運而人爲有息也人不立則天地不能以獨運捨天地則無以爲道矣夫不爲

堯存不爲桀亡者非謂其捨人而爲道也若謂道之存亡非人所能與則捨人可以爲道而釋氏之言不誣矣使人人可以爲堯萬世皆堯則道豈不光明盛大於天下使人人無異於桀則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而道之廢亦已久矣天地而可架漏過時則塊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牽補度日則半死半活之蟲也道於何處而常不息哉惟聖爲能盡倫自餘於倫有不盡而非盡欺人以爲倫也惟王爲能盡制自餘於制有不盡而非盡罔世以爲制也欺人者人常欺之罔世者人常罔之烏有欺罔而可以得人長世者乎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君子不必於得禽也而非惡於得禽也範我馳驅而能發必命中者君子之射也豈有持弓矢審固而甘心於空返者乎御者以正而射者以手親眼便爲能則兩不相值而終日不獲一矣射者以手親眼便爲能而御者委曲馳驟以從之則一朝而獲十矣非正御之不獲一射者之不以正也以正御逢正射則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何往而不中哉孟子之論不明久矣往往反用爲迂濶不切事情者之地亮非喜漢唐獲禽之多也正欲論當時御者之有罪耳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者之不

純乎正故其射一出一入而終歸於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廓故也故亮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開廓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赤子入井時微眇不易擴耳至於以位爲樂其情猶可以察者不得其位則此心何所從發於仁政或以天下爲己物其情猶可察者不總之於一家則人心何所底止自三代聖人固已不諱其爲家天下矣天下人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開廓得去惟

其事變萬狀而真心易以汨沒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及皇家太祖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預則過矣漢唐之賢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不泯滅者果何物邪道非賴人以存則釋氏所謂千劫萬劫者是真有之矣此論正在於毫釐分寸處轉得失而心之本體實非關釘轉合以成此大聖人所以獨運天下者非小夫學者之所能知使兩程而在猶當正色明辨此見秘書與叔昌子約書乃言諸賢死後議論蓋起有獨力不能支之

意伯恭曉人也自其在時固已知之矣天地人爲三才人生只是要做箇人聖人入之極則也如聖人方是成人故告子路者則曰小可以爲成人來論謂非成人之至誠是也謂之聖人者於人中爲聖謂之大入者於人中爲大纔立曰儒者名字固有該不盡之處矣學者所以學爲人也而豈必其儒哉子夏子張子游皆所謂儒者也學之不至則荀卿有某氏賤儒之說而不及其他論語一書只告子夏以女爲君子儒其他亦未之聞也則亮之說亦不爲無據矣管仲儘合有商量處其見笑於儒家亦多畢竟總其大體

却是箇人當得世界輕重有無故孔子曰人也亮之不肖於今世儒者無能爲役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自要做箇人非專徇管蕭以下規摹也正欲攬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要以適用爲主耳亦非專爲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爲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補度時日耳夫說話之重輕亦係其人以秘書重德爲一世所尊仰一言之出人誰敢非以亮之不肖雖孔子親授以其說纔過亮口則弱者疑之強者斥之矣願秘書平心以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橫豎高下清濁白黑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

附錄卷之二
三十一
有利運人心或可欺而千四五百篇之君子皆可益也故亮嘗以爲得不傳之絕學者皆耳目不洪見聞不慣之辭也人只是這箇人氣只是這箇氣才只是這箇才譬之金銀銅鐵只是金銀銅鐵鍊有多少則器有精粗豈其於本質之外換出一般以爲絕世之美器哉故浩然之氣百鍊之血氣也使世人爭鶩高遠以求之東扶西倒而卒不著實而適用則諸儒之所以引之者亦過矣亮方治少屋宇更無舉頭工夫而新婦急欲爲其父遣人倉卒具此又未能究所懷秘書必未肯遽以爲然更三五往復則其論定矣亮

亦不敢自以爲是也秘書無惜極力鋪張以見教論不到底則彼此終有不盡之情耳君舉年大而學不止正則學識日以趨穎非復向時建寧相見之日則也亮人品庸俗本非山水好樂此間亦無所謂山水可樂者且於平地粧點些子景致所謂隨分春者是也徐子才常相見不獨有可用之才而爲學之意方篤亦甚思得一見長者但要出不易耳渠本約有便卽作一書偶亮遣人倉遽之甚不暇更於五十里外取書亮不敢拜壽之官教專狀計同台眷長少一一安寧過庭以此示之爲幸新婦兒女附拜再四起居

柑子一簍內有真柑五十枚乃是黃岩柑聞其味頗
勝温州者亮亦不能別也大栗乾者八片隨至輕澆
尙幸笑留石天民此月二十三日赴上未曾得相見
其貧日甚而有力者念之不以情今且得全家飽煖
也百冗中西望武夷如欲飛動而祠祿之滿又恐秘
書復被牽出一見定何時千萬爲世道崇護不任區
區之禱

又書

且者匆匆奉狀聊以致其平時所欲言者耳非敢與
長者辯乃承諄復下諭所宜再拜受教而紙末之論

尤使人惻然有感自當一切不論然其間亦有不可
不言者如亮之本意豈敢求多於儒先蓋將發其所
未備以窒後世英雄豪傑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
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而來論謂亮推尊漢唐以
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殊如此則
不獨不察其心亦併與其言不察矣某大概以爲三
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故曰心之用有
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惟其做得
盡故當其盛時三光全而寒暑平無一物之不得其
生無一人之不遂其性惟其做不到盡故雖其盛時

三光明矣而不保其常金寒暑運矣而不保其常
物得其生而亦有時而夭闕者人遂其性亦有時而
乖戾者本末感應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本無何是
處安得有來論之所謂小康者乎只曰獲禽之多而
不曰隨種而收恐未免於偏矣孔子之稱管仲曰桓
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又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沒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說者以爲孔氏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
孟子力論伯者以力假仁而夫子稱之如此所謂如
其仁者蓋曰似之而非也觀其語豚決不如說者所

云故伊川所謂如其仁者稱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
明其道不計其功夫子亦計人之功乎若如伊川所
云則亦近於來論所謂喜獲禽之多矣功用與心不
相應則伊川所論心跡元不會判者今亦有時而判
乎聖人之於天下大其眼以觀之平其心以參酌之
不使當道有棄物而道旁有不厭於心者九轉丹砂
點鐵成金不應學力到後反以銀爲鐵也前書所謂
攪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者蓋措辭之失耳新婦急欲
爲其父遣人一夕伸紙引筆而書夜未半而書成不
能一一盡較語言亦望秘書察其大意耳王通有言

皇墳帝典吾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轉天下者誠亂也已仲淹取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而秘書必謂其假仁借義以行之心有時而泯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時而廢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廢可乎至於全體只在利欲上之語切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於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孟子獨禮貌之者眼目既高於馭雜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波流奔迸利欲萬端宛轉於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此君子之道

所以爲可貴耳若於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爲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犬空闕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來書所謂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又謂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此常言也而謂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並隆而不察其所以

爲之田地根本無有是處者不知高祖太宗何以自別於魏宋三武哉來書又謂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不當以不盡者爲准此亦名言也而謂漢唐不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便以爲欺罔者不知千五百年之間以何爲真心乎亮輩根本工夫自有欠闕來論誠不誣矣至於畔去繩墨脫畧規矩無乃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因謂之不孝乎此夷齊所以蒙頭塞眼柳下惠所以降志辱身不敢望一人之或知者非敢以淺待人也勢當如此耳亮不敢有望於一世之儒先所深恨者言以人而廢道以人而屈使後世之君子不

免哭途窮於千五百年之間亮雖死而目不瞑矣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當時論者以爲貧人安得此景致亮今甚貧疑此景之可致故以爲可只作富貴者之事業而來論便謂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抱膝長嘯底氣象如此則咳嗽亦不可矣心之所欲言者甚多來戒之及過是決不敢更有所言但所謂不傳絕學更須討論者猶恐如俗諺所謂千錢藥却有笆籬邊耳許作抱膝吟須如前書得兩篇可長諷詠者爲佳不必論到孔明抱膝長嘯各家園池自有各家景致但要得語言氣味深長耳

又書

春夏之交辱報翰甚悉所以勞長者之心力而費其言語者亦不少矣惶恐不可言訊後又復數月不任尊仰卽日秋氣愈肅伏惟大生賢哲茂對令辰台候動止萬福千里之遠不能捧一觴爲千百之壽小詞一闕香兩片川筆十枚川墨一挺蜀人以爲絕品不能別也并構蒲一縑謾克背子用雪梨石榴四十顆瀉致區區贊祝之意能爲亮自舉一觴於千里之外乎恃愛忘庶不以薄少輕浼爲罪而笑留幸甚亮自去載兩遭太變之後意緒日以頽墮鬚髯亦種種矣

所幸椀飯粗足可免營求若得蕭散十年高牀枕枕而死夫復何憾惜其胸中之區區不能自明於長者之前人微言輕不爲一世所察秘書雖察之而不詳多言又非所以相浼瀆抱此不滿秘書謂其亦何所樂也亮大意以爲本領閹澗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領無工夫只做得漢唐而秘書必謂漢唐並無些子本領只是頭出頭沒偶有暗合處便得功業成就其實則是利欲場中走使二千年之英雄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猶是小事而向來儒者所謂只這些子殄滅不得秘書便以爲好說話無病痛乎來書所

謂自家光明寶藏者語雖出於釋氏然亦異於這些
子之論矣天地之間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光明
閉眼之人閉眼卽是豈舉世皆盲使不可與共此光
明乎眼盲者摸索得著故謂之暗合不應二千年之
間有眼皆盲也亮以爲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眼光
如黑漆有時閉眼胡做遂爲聖門之罪人及其開眼
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賴以撐拄人物賴
以生育今指其閉眼胡做時便以爲盲無一分眼光
指其開眼運用時只以爲偶合其實不離於盲嗟乎
冤哉彼直附耳眼光未嘗不如黑漆也一念足以

周天下者豈非其眼光固如黑漆乎天下之盲者能
幾赫日光明未嘗不與有眼者共之利欲汨之則閉
心平氣定雖平平眼光亦會開得况夫光如黑漆者
開則其正也閉則霎時浮翳耳仰首信眉何處不是
光明使孔子在時必持出其光明以附於長長開眼
者之後則其利欲一時澆世界者如浮翳盡洗而去
之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不亦恢廓洒落闔大而端正
乎今不欲天地清明赫日長在只是這些子殄滅不
得者便以爲古今秘寶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
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

一似結壇盡絕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三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三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絕者僅如縷耳此英雄豪傑所以自絕於門外以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這些好說話且與留著粧景足矣若知閉眼卽是箇中人安得換到此地位乎秘書以爲三代以前都無利欲都無要富貴底人今詩書載得如此淨潔只此是正大本子亮以爲才有人心便有許多不淨潔革道止於革面亦有不盡概聖人之心者聖賢建立於前後嗣承庇於後又經孔子一洗故得如此淨潔秘書亦

何忍見二千年間世界冷淡而光明寶藏獨數儒者自得之更待其有時而若合符節乎遷善改過聖人必欲其到底而後止若隨分點化是不以人待之也點鐵成金正欲秘書諸人相與洗淨二千年世界使光明寶藏長長發見不是只靠這些子以幸其不絕又謔其如縷也最可惜許多眼光抹漆者盡指之爲盲人而一世之自號開眼者正使眼無翳眼光亦三平二滿元靠不得亦何力使得人地清明赫日長在乎亮之說話一時看得極突兀原始要終終是易不得耳秘書莫把做亮說話看且做百行俱足人忽如

此說秘書終不成盡棄置不以入思慮也亮本不敢望有合且欲因此一發以待後來云云

丙午復朱元晦秘書

不獲拜起居之間又一年矣七八月之交子約處遞到所惠書備認存念不忘之意陸沉至此如門下之著眼者幾人遙望門牆每欲飛動即日秋高氣清伏惟茂對令辰天人顯相台候動止萬福千里之遠竟未能酬奉觴爲壽之願雪梨甜榴四十顆今歲鄉間遭大風梨絕難得極大者僅如此章德茂得蜀縑織一縑疎不甚佳只堪麤裘用蘇牋一百鄙詞一闕薄

致祝贊之誠不敢失每歲常禮爾無佳物自效切幸笑留向來往還數書非敢與門下爭辯聊以明不敢自屈其說以自附和以亮之畸窮不肖本應得罪於一世大賢君子秘書獨憐其窮不忍棄絕之亮亦因不敢自外於門下爾世以相附和爲黨而欲加之罪者非也此數書亦欲爲免死之計見世之有力者亦使一讀之而秀才門見其怪甚相與傳說流布非有意流傳之也亮平生不曾會與人講論獨伯恭於空閒時喜相往復亮亦感其相知不知其言語之盡伯恭既死此事盡廢子約叔昌卒歲一番相見不過寒

溫常談而安得有所謂講切者哉來書問有何講論者猶以亮爲喜與人語乎兼之浙間議論自始至末亮並不曉一句道之在天下至公而已矣屈曲瑣碎皆私意也天下之情僞豈一人之智慮所能盡防哉就能防之亦非聖人所願爲也禮曰人藏其心□□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捨禮何以哉惟其止於理則彼此皆可知爾若各用其智則迭相上下而豈有窮乎聖人之於天下時行而已矣逆計預防皆私意也天運之無窮豈一人之私智所能曲周哉就能周之亦非聖人之所願爲也易

有太極而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故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以奉天時先天者所以開此理也豈逆計預防之云乎世疑周禮爲六國陰謀之書不知漢儒說周禮之過爾非周公之本旨也老莊之所以深誚孔子者豈非欲以一人之智慮而周天下乎不知其本於至公而時行也秘書之學至公而時行之學也秘書之爲人掃盡情僞而一於至公者也世儒之論皆有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之意皆亮之所不曉故獨歸心於門下者直以此耳有公則無私私則不復有公王伯可以維

用則天理人欲可以並行矣亮所以爲縷縷者不欲更添一條路所以開拓大中張皇幽眇而助秘書之正學也豈好爲異說而求出於秘書之外乎不深察其心則今可止矣比見陳一之國錄說張體仁太傅爲門下士每讀亮與門下書則怒髮衝冠以爲異說每見亮來則以爲怪人輒舍去不與共坐由此言之此數書未能免罪於世俗而得罪於門下士多矣不止則楚人又將鉗我於帝進退維谷可以一笑也甚徂走武夷爲旬日之歛而近來亦自多病眼前衰衰更擺脫不暇且看冬仲如何如聞生理亦頗費力葉

正則獨以爲秘書不求容於世吾人不當爲姑息之愛以相累此言良有理天下之事豈人智所可粧做而輾合哉要之今世學者終是信命不及尙未暇其安於義也如亮之繆戾顛倒分與世違而無所恤則又別論也定叟智出於父兄之外而卒不免虎狼螻蟻正未易擇亮方學爲治圃之事亦欲治一二亭子力所未能者甚多具可及者又爲風撒去洛陽亭館是何人吾人真瓶中見粟之人爾連書求作抱膝吟非求秘書粧撰而排連也只欲寫眼前景物道今昔之變一爲和不之音一爲慷慨悲歌以娛其索居野

處耳信手直寫便自抑揚頓挫何必過於思慮以相
玩哉去奴留待幾日儘不妨願試作意而爲之入秋
脚氣殊作梗意緒極不佳欲作一書數日方能下筆
又不成語言遣僕遂以蹉跎秘書必察其非敢慢也
壽之宣教侍旁爲學日粹失子之戚今能置之乎台
眷長少均慶荆婦兒女附拜再四起居未承晤問千
萬爲世道崇護亮不任區區之禱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終

陳龍川文

書

廿一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一

書

與葉丞相

亮敬惟相公以碩輔之尊鎮撫坤維經理關隴如聞
兵備甚設大計已定而苦於朝論之不合然內外之
事皆相公所宜通知苟通知乎內外則不合無足怪
矣大概國家之勢未張而庸人之論方勝五十載痛
憤之仇未報而二十年爲備之說方出文士旣不識
兵而武夫又怯於臨敵大概皆欲委之而爲說以濟
其妄而已此功名之事儒者以爲難而有志者所同

歎也。以今日堂堂中國之大聖天子之明，若能相與協力整齊，五舟使民力稍蘇，國計可倚，豪傑動心中原，知向紛紛之論，便可以不顧矣。奈之何其度日之悠悠也。前之悠悠已十年矣，而後之悠悠特未可知。孤聖天子坐薪嘗膽之本意，今丞相固有志於此矣。要是雜曲時舉虛文相臨，未免悠悠度日，而又小人或得乘間正論，或以不合使豪傑孤望而誰與其成。此功名哉！亮積憂多畏，潭潭之府所不致，登因書尚覬惜分陰以修內政，辨正邪以立人計。此固同寮之義而相公之志亦可從是而展矣。

又書

亮行者禍患百罹，驚憂萬狀，不敢復望再齒於人。自夢知憐，始有更生之意。家君之故竟於去夏四月十二日得從白寃，父子團樂喜甚，至泣推原所自，相公實全活之。甚欲駢儷數語為門下謝，顧無用之辭，方經營調度之時，徒亂人聽，神敬復不敢，而此心已知歸矣。但痛定之餘，撫心自失，如雨止墻頽，噓過紈熾，不復能自禁。忽去秋偶為有司所錄，俾填成均生員之數，未能高飛遠舉，聊復爾耳。豈敢不識造物之意，而較是非利害於榮辱之場，不自省悟來秋決法此。

矣重以三喪未葬而無寸土可耕甘旨之奉闕然每一念至幾不聊生又羞澁不解對人說窮愈覺費力誠使解說其窮固亦自若也以相公雅悉其家事故輒拜之相公且暮歸作霖雨則窮鱗枯楫自應須有牛意西望門墻踈立依依而已

又書

亮自頃拜違鈞表忽焉五載奇窮禍患何所不有獨以先人受全軀之恩竟銜之以入地朝暮几筵之側每念崇恩惟知感涕去年温州進士戴溪行嘗偕拜相府之書不知竟能一徹鈞視否冒昧之罪不敢逃

也臘月間先人之喪遂見三祥就使亮免喪不死然五年所學之技大類屠龍技雖成而無所用終何以致先人銜恩入地之報於門下生死負愧不知所云仰惟丞相豈責報於亮者自忖之意蓋如此區區必蒙鈞照

又書

亮前月二十六日竊聞旌纛之還使欲匍匐走伏鈞屏環顧衣服凶惡非事王公大人之禮遲回久之始敢畧見其誠於此書不識丞相謝客之日或許其請見乎庶可以不易服而進也亮久不見齒於鄉閭出

門之日極少請見之意誠爲僭率謹跼伏以聽鈞命
亮不任愧懼之至

與周參政

亮不獲贍拜鈞表於今十有餘年尺書之間不到記
宰今又兩年矣惟是傾心門下始末長如一日所望
致君堯舜使天下均被其澤而亮也亦與一人之數
今蹉跎漸向暮景志念不出閭里時和歲豐則妻子
可保無虞乃以連年大旱中產之家糊口之不給細
民愁瘁如鬼所不忍見今歲尙賴少稔不爾亮輩亦
不可活今春雨多大似去年氣象又復可疑此正廟

堂焦勞之秋也參政於斯時而不任其責其將誰任
之比見所與元晦簡惓惓於爲粥以食餓者又慮其
信用之過給散之無節以亮所見此皆齊其末耳爲
元晦計則可而非參政之所先也渡江安靖又五十
餘年辛巳之變悔禍如反掌此非人力所及蓋天下
不以是爲變故也自淳熙改元歲事少稔長短相補
凡六載而上下安之若以爲天瑞之臻觀此兩歲則
其氣象方勞思慮耳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
衆難塞胸此今古儒者之所同病以朱墨爲法以議
論爲政此又本朝規模之所獨病也方聖賢馳騫不

足之時而謀一時以爲功孔明胡廣亦將笑人衰職
有闕惟仲山甫補之猶爲平時設耳諸賢凋落殆盡
獨參政與元晦歸然以鎮之參政又方協贊國論於
斯時也而使亮輩憂旦暮之不得食是則爲可恥矣
天下大計不逃參政之所思慮經畫亮方甘放棄亦
不當與聞此事縱有所論麤疎茫廣不能自合願參
政尊其所聞而已

與周丞相

亮不獲瞻望鈞表匆匆又復兩載崇仰之心如水萬
折而必東也窮居野處日與海內之人在陶冶之中

而獨能知其所自今春以年免上禮部本有進拜之
便臨試一病狼狽拖強魂入院僅而不死倉皇渡江
兄弟接之江頭攜持抵家更一月始能嚼飯一庶弟
竟染病以死更以妻孥番病意緒惘惘殆不知身世
之足賴也方困頓時亦聞昭布大號晉秉國鈞二十
年海內所仰望而敬祝者一旦遂滿其願非獨一天
欣幸而已仰惟丞相以命世之才得曠古之學平生
經綸老手至是可以展布而無疑矣王上天日之表
本非苟安於無事者皇天全界之重百年丘墟之責
則北向之志非可與好大喜功者同日而語也丞相

亦豈今日而忘念慮哉亮朴甚至於起立雖病未卽
安喜慰無量亦嘗撰爲駢儷之語欲遣一介馳獻因
循至今其意之皎然尙賴丞相終察之今者又聞朝
廷非復向來安靜廟堂當亦多事何暇款讀士子言
語念此意不可不達故卒遣前僉畧賜鈞覽不勝幸
甚亮蹉跎遂入晚景技成無用重以多病度非久於
入世者宜可一筆勾斷而耿耿者未易卽滅況在門
牆之舊豈便復緘口又不敢縷縷爲瀆雖疊楮之恭
亦以爲丞相旣厭之而不復出也亮至節後以小故
一到浙西西取道行都首當俯伏鈞屏以究其平生

欲言而未敢者冒昧瀆尊之罪鈞慈必有以照容之
亮下情惶懼之至

與辛幼安殿撰

亮空閑沒可做時每念臨安相聚之適而一別遽如
許雲泥異路又如許本不欲以書自通非敢自外亦
其勢然耳前年陳詠秀才強使作書旣而一朋友又
強作書皆不知達否不但久違無以慰相思也去年
東陽一宗子來曾玉山具說辱見問甚詳且言欲幸
臨教之孤陋日久聞此不覺起居雖未必眞行然此
意亦非今之諸君子所能發也感甚不可言卽日奉

事強半伏惟燕處自適天人交相台候萬福亮頑鈍
浸已老矣面目稜層氣象凋落平生所謂學者又皆
掃蕩無餘但時見故舊則能大笑而已其爲無足賴
曉然甚明真不足置齒牙者獨念世道日以艱難識
此香氣者不但人摧敗之天亦僵仆之殆盡四海所
係望者東序惟元晦西序惟公與子師耳又覺曩二
然若不相入甚思無箇伯恭在中間攔就也大地陰
陽之運闔關往來之機患人無毒眼精硬肩脾頭耳
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不足多怪也前年曾訪子師於
和平山間今亦甚念走上饒因人崇安但既作百姓

嘗此田蠶時節只得那過秋杪如聞作室甚宏麗傳
到上梁文可想而知也見元晦說潛人去看以爲耳
目所未會觀此老言必不妄去年亮亦起數間大有
鷓鴣肖鷓鴣之意較短量長未堪奴僕命也又聞往
往寄詞與錢仲耕豈不能以一紙見分乎偶有端使
因作此問起居且詢前書達否此便一去不回能尋
便以一二字見及甚幸餘惟崇護茵鼎大攄所蘊以
決天下大計爲禱

與張定叟侍郎

亮比詣台屏參謁特蒙與進所以慰藉之意良厚皆

非衰落之餘所敢當旣而欲稟辭乃承有意所不料之感次且而退徒劇山斗之仰重惟魏國先忠獻以至公血誠對越天地以崇勲茂德鎮動華夷爲中興社稷之宗臣平生慕望欲爲執鞭而不可得也荆州以絕識純誠嗣世而作功雖不竟而志實未泯摻其遺烈鍾之侍郎侍郎遇事風生見善如已出人疑荆州之不亡而忠赤自將誓不與虜俱生則先魏國爲有所付矣近者晦庵入奏事侍郎適還從班行都父老莫不以手加額不敢以意分先後亮時實親見之矣可所謂無忝者於侍郎可也乾道間東萊呂伯恭

新安朱元晦及荆州鼎立爲一世學者宗師亮亦獲承教於諸公後相與上下其論今新安巍然獨存益締晚歲之好子約以其兄之故亦相與如骨肉獨侍郎旣貴不敢引例以進不謂台慈肯自貶損亦引接之如故舊使得移所以事荆州者而自見於門下幸甚過望不可言侍郎行登政地凡可以報國而光其先者宜不待他人之助然天下大物也豈一手一足之爲烈亮之獲聞於諸君子者倘可繼此而得進乎固所願也不敢必也

與勾熙載提舉

亮拾殘生於萬死之餘拖延逗留遂見新春今庶幾不死安眠善睡於部封之下無非威令風采有以庇存之仰戴此心無有窮已甚思參觀以聽餘論滿足平牛慕望之心多難畏事雖門之外亦不敢妄出倦倦耿耿之情未嘗不東望而坐馳敬勒短劄仰候興寢敢祈爲國尊護以卽禁林不次之除發其所蘊見於論思幹旋鈞軸以與天下同此福利亮不任倦倦之禱

又書

亮六月還自臨安道出麾下以手足俱中風濕不成

禮度不敢進謁旣而嘗畧具稟乃辱報翰甚寵及轡車出按惠然欲屈臨之今之君子或少同筆硯或二十年從游之舊一旦貴賤少異便如路人其欲作意勉敦平生契好者終是生硬不出情實旁觀者便得以窺其中之所存彼亦安之而不顧也郎中自一世之才望漢庭羣公猶復退避出持使節一路凜然其於部封小夫曾無一口之雅蹤跡汨沒德又無聞何所取焉而遽欲自忘其皇華之尊乎豈郎中欲納一世之才高高下下不使絲髮遺棄亦欲忘其下體而采其葑菲乎此意高矣厚矣亮幸然適當於此時也

不然則田光所謂令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亮少時嘗有區區之志晚節末路尙不能自列於田閭小孺其他尙復何言技成而無用且更以取辱亦嘗思與一世豪傑之人審訂其是非可否既不可載之紙筆相望三百里一出甚難徒劇此情而已若執事真以爲可與言或使輶出按台溫道過天台雁蕩能賜一報當策杖相從於山水間爲十日劇譚之歛庶幾可展布其平生也近有栢屋三間名曰抱膝葉正則陳君舉爲作抱膝吟朱元晦亦詩作之矣執事亦能賜數語以光寵之乎率爾干瀝惶恐

與彭子壽祭酒

亮向者得台翰爲報之後仰止道誼不在此情班行之有門下屹然如中流之砥柱而時事日以難典禮日以異闔朝危懼田野隱憂舉一世之隱憂所當竭其血誠而其拯之蓋不可以頃刻緩者也貴之與差不甚貴賢之與差不甚賢皆當次第受責不得自怨亮田野小夫近嘗叨冒一時誤恩猶不敢自安於田里門下以道山王府之英而當春秋之責回天之力非有望於二府給舍臺諫侍從則望之諸賢食焉而急其事可乎此田文與吳起論功之時也亮臥不安

席食不甘味將從諸賢而問其平生所講者不暇以
肯賤論然病之生也有根有抵有漸有積穿經入絡
動榮及衛至於滲骨徹髓而後不可救若於其根而
治之可以無智名無勇功治之於漸漬則藥力亦不
重入君以一身而臨天下責於庶明勵翼動息必知
根漸必覺故君子之效功也微而收功也大若上下
皆不覺至於經絡榮衛而藥力猶輕則無可藥力重
而不能救則其病在不早辨耳今猶及可辨也諸賢
何以追辨之乎願門下肅遵時令精調寢餼以其扶
天地之經無痕瑕可指而還其初不任惓惓之禱

與范東叔龍圖

亮自頃一望台光蒙所以溫接獎與之意厚甚連歲
到行都自顧蹤跡日以陞沉無顏數詣台屏但時與
令姪少約問訊破處之詳慰此尊仰初夏嘗一到金
陵與章丈侍郎甚款相羊泉石間每玩所留字必相
與詠頌悵望良久章丈亦言右司甚遲其來失此良
款尤用快悒亮自七八月之交一病垂死今幸苟存
殘喘百念皆已灰滅但尊敬大賢君子耿耿猶在

又書

亮竊惟提刑右司西州人物之英一朝簪紳之表文

章議論爲時宗工道德風流在王左右繁赫兩地漢
廷莫之或先翻然而去不可復駐雖高節凜然而徘徊戀主之義尙有可思者持節湖外彼民何其幸也
族兄君舉遂獲同寮託契至尊今茲游處其間樂當
不可涯使輟聯翩得賢仁言仁聞交發並見無從一
遊其間視此盛事悵仰而已時事反覆無常天運所
至亦看人事對副如何泛泛君子不足承當功運猶
庸庸小人不足以究竟向陰之時人不自力而一委
之天豈不殆哉亮一親戚梁銳爲彬陽判官道出塵
下義當伏謁渠雖北人今與亮爲隣且三四十餘年矣

亮非敢以一書爲之先容倘賜溫顏垂接孤寒小官
生死萬幸渠蹉跎選調不善俯仰蒞官十四五考而
舉者只一二人硬自信可爲一笑右司加意憐之
固其所願而不敢望也亮開歲又隨衆一到春官包
羞至此只欲爲遮欄門戶計若更不遂且當浮沉里
閤與田夫野老爲伍無所復望於今世矣新天子龍
飛寤寐英賢決非湖外所能久留綸渙一下鋒車鼎
來更冀崇護寢餼終爲四海一出素蘊不勝千萬之
禱

與尤延之侍郎

比留臨安二十日不敢數造台屏非欲自取疏外正
以極暑必非樂客之時不敢不識去就耳匆匆告違
是夜使宿退居次早卽純江懷御道誼夢寐以之侍
郎又復兼領劇曹上所委屬眷意日隆東西二府非
公莫宜也鈍滯無庸之人惟當拭目以觀天下太平
耳林黃鍾得郡之明日朱元晦得祠廟堂行遣甚愜
人意然元晦日以老矣世念淡然時賢不應終置也
幾伸正則聞欲求外周火獨當政柄何以使賢者至
此乎君舉邈然與蠻夷爲鄰髣髴二知舊滿前而
莫或念之此因其命也亮衰落至此不復與世人較

是非苟可以竊旦暮之安何氣之足論但不容其安
而亦莫念之此其苦殆不可言耳亮冬仲將復有京
口之行道出修門自當請謁未間敢冀崇護寢饋以
對冕旒異常之眷亮不任至禱

與吳益恭安撫

亮一別不謂便如許久中間伯恭遞到婺州所留之
文不得一見爲恨前年蕭山道中作一書附梁節推
行記得燈下寫時甚縷縷今亦莫知所說何事也正
月間到臨安又得梁節推書始知已出廣久矣甚念
一見深以不可得爲慮臨行纔得與天民促膝共語

西音川
卷之四十一
一旦復得君舉書亦知兄之來參差日子極不多人生會聚之難乃如此回思向來大醉并亭橋上無一時放手固是人間樂事也比聞有召對指揮丈夫年踰五十始得一面天顏自不應復有留藏然有君如此亦不必量而後入也私以爲必有非常遇合日日以冀忽鄭景元相訪未及寒溫首問此事乃知奏疏甚偉九重所以相期待者亦甚至然竟不免爲邕堯之行吾人所向類多如此上方侍光堯萬壽豈忍使人八十親重入瘴癘之鄉乎若明以爲告宜無有不納乃欲待闕到而後乞祠殆不可曉天民一見遂遇

合繼此當平步要津矣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無不可乘之勢顧吾儕之命忒煞不是當耳樂武子所謂不可當吾世而失諸侯此言甚可念也亮已爲枯木朽株矣雖卽填溝壑固其分但胸中所懷千萬史無開口處良以爲苦四海相知惟伯恭一人其次莫如君東自餘惟天民道甫正則耳此事今已一筆勾斷云云聞見待邕州對當以情告上不可更待來年當饑不發乃更求哀他人恐他時不無遺恨耳伯恭君舉於兄極相知但其力不能有所及在臨安亦嘗數數款語否三四年來伯恭規模宏潤非復往時之比欽

夫元晦已朗在下風矣未可以尋常論也君舉亦甚別皆應刮目相待葉正則俊明穎悟其視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但力量有所不及耳渠於亮甚厚具於亮所厚如兄與天民極惓惓殆未可以科舉士人論此君更過六七年誠難爲敵獨未知於伯恭如何耳徐居厚卓然自要立脚亦與其他士人不同聞安下處甚相近想時時得款語也本朝以繩墨立國自是文法世界度外之士往往多不能自容只如西事之興勝宗諒張亢小小放手使爲文法所繩惟范文正公力保庇之孫元規滕達道李誠之皆一世偉人而是非相半世人於兄不能深相察者固亦其勢也然亮以爲齷齪拘攣之極其勢必須一番痛快而後定今日之淺狹亦極矣兄輩不思不得少舒其意小起伏顧且安之無聊賴豈有踰於老弟者乎亦且磊砢度日想兄亦不待亮縷縷也

與鄭景元提幹

比僕子回辱書爲答甚悉子宜兄相約會永嘉邑中又得前所附教具感相念之意但別去之久終是無在耿耿訊後暑伏可畏諒惟需次有相台候動止萬福黃若人約渠以二十到宅上納錢亮更自有一書

今已是過月必須到彼久矣建康書可便見示也示
論出處之意甚詳自北而南自南而北皆是總小功
之察者苟其無與於世事雖到淮堧亦不妨若果有
干涉人未饒汝雖入南中亦不免於云云也亮不能
自免者起於向來之餘波未爲人所恕而朋友復助
成之日若數年前已如兩年來則今茲定免也大率
永嘉之論多是相時低昂終成昔時耳若一成作昔
時事業却自無事契兄試思之尤延之又論罷且若
眼前更無好況然大下事正不憊地論直到黃河一
瀉千里之勢方無捺住處耳這些光景豈碌碌者所

能當人亦貴審於量已亮視此等事已如耳邊風閃
居無用心處却欲爲一世故舊朋友作近拍詞三十
闋以創見於後來本之以方言俚語雜之以街譚巷
歌搏搦義理剗剝經傳而卒歸之曲子之律可以奉
百世豪英一笑顧於今未能有爲我擊節者耳并七
月三十日已成十一闋并香一片押羅一端祈千百
之壽能爲我令善歌者一歌之以侑一觴自舉之而
還以酌我乎不欲專人相擾附德載端便決不浮沉
也未承集間千萬爲久大之業厚自崇護

與陳君舉

別久不任懷仰不得嗣音亦復久矣眼前區區遂成
因循乃其心未嘗不在也卽日秋高氣肅伏惟需次
有相台候動止萬福亮今年本無甚事但隨分湊過
時節亦殊不覺人生各有幾許日子乃如此虛度甚
令人自悼朋友過此皆言尊兄進德日異一日無不
嘆服但亮終以爲尊兄向者所有已自足以懼伏一
世課進亦非難事小小得喪殆浮翳耳直須到九萬
里則風斯在下地位方可坐視羣山千萬疊無不拱
揖以爲吾用雖其背去者亦固吾坐下物也番來覆
去彼直自勞耳一旦風雲會合雖左右前後亦撈摸

不著便可以坐福一世蒼生若極吾人今日之所有
祇足以致人之伏耳其背去者便無奈他何也足以
致吾君一時之喜耳退則爲人一掃淨盡便無一事
也雖然此非爲一世才人智士論也非如吾兄有地
步人當不信此耳亮與朱元晦所論本非謂三代漢
唐設且欲明此道在天地間如明星皎月閉眼之人
閉眼卽是安得有所謂暗合者乎天理人欲豈是同
出而異川只是情之流乃爲人欲耳人欲如何主持
得世界亮之論乃與天地日月雪冤而尊兄乃名以
跳跟叫呼擁戈直上元晦之論只是與二程主張門

戶而尊兄乃名之以正大且占得地步平正有以逸待勞之氣嗟乎寃哉吾兄爲一世儒者巨擘其論已如此在亮便應閉口藏舌不復更下注脚終念有懷不盡非二十年相聚之本旨聊復云云更錄元晦答書與亮前日再與渠書更爲詳復一看莫更伸理前論若其論終不契自此可以一筆勾斷矣道甫直是一夢象先一見之喜殊異流輩渠作做不詫異恐自此可以穩穩不進于宜久不得差遣胡爲而如此大防平時無惡於人亦復然信哉時之難也雪梨甜榴各一籛聊以問信石榴真甜者但苦小耳胡君墓誌甚善亦迥異往時豈其進類若此耶未有承晤之日千萬爲世道厚自崇護至禱

又書

江頭之約參差一月何意一別遂如許久臥病宿留妻家又失伺候之期繼得所留字及括荅書甚恨然也家君甚以不能少具禮爲歎象先邇來去年十月書寬大附到正月書書辭欸密周緻愈重相念但其間何以得失相關警愛我則至矣可得謂之相知耶如我與兄及天民之相知自以爲庶幾莫逆矣儿所謂未能免俗之事宜皆可以畧去獨惓惓於楫樓之

說亮於兄言固隱然在心因書又得猛省此乃正合所望耳安齋之教良是今不復用矣甚欲得數語相警策許之而未何也大抵朋友書寒溫外要常有善相示有過相告使相去千里常若面對講習庶不爲無謂監省魁中本不足多云世道如此足爲吾黨之慶幸且至於不寢盛名在人久矣自此遂出其爲已者以爲人人之望我者厚而伺其手蹉足跌者亦不少盛名之興古人所戒兄於此念之熟矣其善處之亮憂患之餘百念灰冷環顧其中自爲且不足天重抑之使之少思其自爲之道兄出我處安歸一是人

生豈必其同耶猶記未試前從子充侍郎處共飲促膝對語幾於達旦平生之懷亦畧盡矣今日之事惟當閉門讀書追往念舊以求其新但三喪未舉朝暮在自使人肝膽摧裂如不欲生手未把卷心已奪去奈何奈何今歲不問有無斷當隨力襄奉云云狀頭無以易兄兄榮歸當決取道下里無更以紹興故人爲辭甚欲得一見面敘此榜得人之盛前此以來所未有兄橫鶩於江浙李深卿獨步於七閩一榜而收二虎斯已奇矣而況象先元賓子宜益之德修諸君子交發而並至耶盛事盛事象先家事如何此去能

免作館否東陽郭君力欲屈致此君抗志極可尚往
行其家甚有禮象先不作館則已若猶未免宜無以
易此渠亦不敢相迫雖五月間來無害百里使人來
求書其意勤甚因與象先議之勉爲此來幸甚亮方
欲專遣人忽有此便廷對在即天下事人畧可觀矣
順理而言主於愛君憂國可也仲舒三策要皆具胸
中事緩而切冀而正可爲廷對法此亦對君父之道

與石天民

舟中夜語良疑亦足爲別去兩年之慰猶恨迫歸太
匆匆耳入夏來不審客間專用復何似報過二月二

十七日得旨引見竟以何日對乎所言能開啟天聽
否當竟用三劄對後有何指揮曲折幸一見報士人
於被召得對遂可以伸眉吐氣亦丈夫遇合之會也
益恭聞亦得對當有遇合之理此君蹉跎日以老矣
六十以後雖健者不能以有爲殊令人念之亦時相
見否專書往問安訊不知在何處安下君舉之得對
只在此幾時對後畢竟如何想當遂留也使乘以邊
壘亦甚好恐渠頗念母老耳辛幼安王仲衡諸人俱
被召還新揆頗留意善類老兄及伯恭君輩皆應有
美除兄於儕輩中最爲不立標準以故不爲人所忌

陳音川文 卷之二十一
他時朋輩終當得兄之力消長回復雖陰陽未可預判要之不能久久平過兄其愈思所以自廣自非元惡大憝豈無欲善之心乎王道甫每言人情不甚相遠此意極可念正則居厚道甫皆前列但遺恨於肖望德遠應先耳肖望遂不免就銓計何以堪此相見宜極力開釋之但得綠衫拜親於庭自是人間第一樂事窮達富貴豈有定準哉自龍興乾道以來不以科甲用人從癸未數至今榜上三名之在朝不過三四人吾人本不應計較利害使以利害計之肖望亦可無憾此一榜收拾之外雖世之以一善自名者大

畧不遺獨老僕頑然不爲一世所錄尙能杯酒呼呼以度時節肖望視此真可以無恨亮爲士爲農爲商皆踏地未穩天之困人寧有窮已乎

與石應之

亮自頃新路口作別匆匆又復一歲不任懷仰之情中間事變亦旣多矣夏秋在建鄴聞契兄與仲權召試喜極至於欲舞真所謂賴有此耳然其責亦不小也古之君子以渺然一身而能與天地並立者豈周旋上下委曲彌縫之所能辨哉發其誠心併力一向前面路頭有曲有直有高有低其勢自是難於直撞

耳非有心於避就也故大畧歸於必濟而不濟亦可歸之命矣今以有心避就之人而欲以一身自爲命如是而能濟者無天可也此直毫釐之差便成無窮之繆契兄亦不可不謹比見所答策佳甚子約以爲悶人亮之說則不然由是而委曲不已則有心於避就矣由是而發其誠心并力一向則天人將助順矣魚先有些光景發得不盡雖思量精密而事去徒作念耳大似巨靈寶之起居注也以亮揆之契兄光景必當次象先而發浙間非無他人然光景爲慢惟兄勉之無失朋友之望前轍可鑒但平生所學所謂公

私兩字者要當於此著眼使之握匕亂箸亦可笑也已

復吳叔異

亮少之時頗不自量蓋盡與一世豪傑角其短長而窮其技矣卒之身與事左而後生蠶起十十五五如亂山之不可一方喟然長嘆以爲天下之事無有窮時分當踰伏里間退聽之而已兩年來精神消縮筋骸不自支持見世有寸長自異者猶歛衽焉凡若左右之有志於卓然自奮者乎相去三十里不敢有求文之心一旦辱駢儷之文見寵熟讀一過足以見所

存甚遠有以起其少時不自量之心使亮猶有一寸
生氣固將與左右辨論文字之始末與古人交接之
道有不如左右所云者往復至窮而後已今老矣既
無以應左右之求又豈敢復論到底雖然不敢虛也
亮聞古人之於文也猶其爲仕也仕將以行其道也
文將以載其道也道不在我則雖仕何爲雖有文當
與利口者爭長耳韓退之原道無愧於孟荀而終不
免以文爲本故程氏以爲倒學况其止於馳騁語言
者固君子所不道雖終日譏譏欲以陵轢一世有識
者固俛首而笑之耳豈肯與之辯論是非哉君子不

成人之惡豈願其至此然而彼既不可曉雖與之辯
論如水投石而又甚焉何者水投石不入而止爾人
之難曉必且取辱是以君子不爲也均是人也所蘊
固有出人意表者此不可以人論也邵堯夫百代之
英豪其事李挺之一切供僕厮之役猶或不當其意
彼胡爲自辱至此必深見挺之有出人意表者苟得
入其堂與將藉之以與百世爭豪一日之屈百世之
伸也子房不下取履則博浪沙中一俠士爾安得輝
映今古使人疑其爲王者之佐哉雖然今之君子何
暇及此寸善片長輒欲與聖賢參列豪傑爭長何暇

陳龍川集卷之二十一
三
爭百世事業乎亮老矣已與一世之君子一切告絕
豈復與後生相牽綴耶誦所聞以答見寵之意不能
視所施爲報又甚稽緩乃多事之故而非敢慢也十
二日肯與景陽見臨尙得以奉一笑之適其他置不
足論

復張好仁

白頃一見眉宇於行都固知其不凡亦嘗爲一二朋
友言之矣所恨匆匆遂有建鄴之役不能求款以此
悵然左右不倦於見過而有便輒與以書亮又不能
一一尋便以答左右之意何其厚而僕何其疎也旣

感日愧亮自十八九歲時卽獲與曩者諸老游其後
一世賢豪往往皆不甚鄙棄之雖天資不如人處甚
多而所聞見較亦不甚少要皆無補於其身也一世
賢豪殆盡而存者類牢落無所用況若僕固難乎其
免矣左右亦視老馬而念其少壯之時耶十數年來
才俊輩出而篤厚之氣無遺餘矣有能不侮老不虐
困如左右然後可期以遠到之器禮曰甘受和白受
采輕俊浮薄而可以有所受乎左右以如此之質而
從子約游其孰能當之遠者大者其無以讓他人也
久客倦甚姑寄此以謝來辱自餘尙須續布

復胡德永

亮屬者於象先諸人處獲聞盛名竊知所志甚大所期甚遠所向甚博所涉甚廣所望於斯世者不一而足也心知健仰而不獲一見甚以爲恨不謂慨然惠劄之陳義甚高固增敬嘆而期與過厚使人聳然而不知所答古語有之天地豈不寬妾身自不容人之不能容於天地間者皆自不容耳非無所容也必如吾夫子而後可以言無所容彼其道足以位天地育萬物而遇非其時故無所容耳吾徒方求人育之不暇人不我育便謂之無所容可乎亮方一切置門

外之是非而求其自容於天地間倘可以免凡今所召皆數年前餘波之所濫觴也決不敢以是自沮足下自謂涉歷四方無所不見而猶未覺容不容之理乎旣以老僕爲可置之交游之末必應樂聞同異不敢相隨徇以答也時事屢變天意特未定周年半歲後此話方可平撲耳亮偶身上發熱兩日不知人近日方稍蘇而弓兵立索書令兒子具紙筆因而信意直寫亦不復量輕重是非惟賢者察其心而已跽伏甲開無從一望丰標尙冀爲道業自厚行卽非常識擢之寵至禱

復喻謙父

亮索居不得謙父輩相與指畫有疑孰問祗以自愚耳亮少失師友晚又不學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此亮大懼也平時杯酒之戲親舊聚首開口一笑固聖人所不禁率以爲常則失其本心矣亮顛倒錯亂未知所止所聞之師友者過耳輒忘去謙父其何以救之方圖敬從下風以請乃蒙挹損賜之教章載其盛文以開不肖者發緘疾讀語不留行快哉快哉近世之競爽者未易及也憂患摧落之餘猶爲痛躍奮迅者久之留此玩繹有疑不敢不以請謙父以軼

羣之才邁往之氣載是而往一日千里無難區區之心所願獻於謙父者按轡徐行鳴以和鸞節以采齊使驥不稱其力而稱其德者微謙父吾誰與歸二喻昔來比後便郵不乏時惠好音慰此牢落惟無日先生云云者幸甚

復黃伯起

自頃一見不能知足下卓然有異於人信矣其老矣及得所惠書方悵然自失念未有以爲答也又以老婦欲葬其親擾擾一兩月今方息肩又念亮陸沉不爲世所比數其何以重品世之後秀非不欲謝而不

知所謝也重煩書誨之辱責其不能以禮相往來是則無所逃罪矣然其心則甚可念也昔之君子生於斯世也有三其上則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其次則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又其次則淑其徒以及其鄉閭故孟子以爲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嗚呼其上者非亮之所當論其次者非亮之所及論而又其次者亦不能勉焉雖欲勉之而德不足以取信言不足以取重徒使此心耿耿而止耳以足下之文推足下之志必

當合鄉閭而求以自見於人士之林者也顧如亮者其何以自補於足下詩不云乎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敬藏來賜而已雖然有一于此亮方學爲老農老圃者也足下肯訪之於畦壠之間使亮放鋤釋甕班荆而相與坐焉取古人之詩斷章而詠歌之萬分之一足下聽之而或有感庶乎有以酬足下見望之始意不然亮猶可以竊愛賢樂善之名也是則足下有補於亮矣足下其圖之來人立要答尊草草作此不能次第以爲謝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陳龍川文

祝文祭文

三三三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二

祝文

告先聖文

天下之理具於易治道之本末著之洪範而詩之喜怒哀樂蓋學者所以用工於平時舉而措之之大端而當時之學者載而爲論語後世之羣儒終日講論而不到其地則未免於爭者也帝王繼世之用書載之明矣而三王之損益夏商文獻之不足而周道獨詳焉夫子之所深嘆而春秋所以備四王之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人才短長高下之不齊而學



力淺深中否之或異豈能出規矩準繩之外矣秦漢以來世有所謂英雄豪傑者自矜其智力於夫子之外亦可歎也已亮等於夫子之書各知用其力而不能齊也今天子各命以官使得以夫子之書從事淺深中否非他人所能與俯而拜仰而祝敢有不盡其志以負天子之顯休命者夫子實鑒臨之

告先師文

陋恭簞瓢有何可樂而吾先師實樂之近世諸儒求其樂而不可得而會黜之浴沂遂得因吾夫子以日進於此焉四代之禮樂亦可端坐以待時命之行也

亮等皆知有疑於此矣然而何以異於漆雕開也服天子之命服以拜吾先師而求其所以自進於此者庶幾可以無負惟吾先師實啟之

告鄒國公文

用力於四端之微舉而措之喜怒哀樂之大較其極至於與造化同功而天下之治亂無不在其掌握者此鄒公所以自達於天子者也事半古之人而功則倍之者豈當時百家衆說之所能知哉亮等以隨時科舉之文而竊國家之一命冀得稍自見於斯世非乞靈於鄒公則平生之志荒矣

石井祈雨文

惟龍伸縮變化呼吸雲雨一潭之間龍則安焉民在不告其咎如響惟此境被龍之澤舊矣歲一不周亦龍之恥龍之澤不終朝而被天下千里之間噉噉如此豈龍之所安乎油然之雲雨既有緒起而成之何啻反掌之易也

廣惠王祈雨文

昔之爲農月也用其功甚勤而于於神者有時也限池湖濼宿有儲水雨不時至民無預憂神於斯時享民之報爲甚逸也今農之情亦甚矣方春無事宜可

以用其力而陂池不塞湖濼不治委天之澤若不足急四月之間田有青草淺耕而易種之耘耔不虔嘉種不達幸其與青草俱活也指爲有秋之望十日無雨則皇皇奔走告於神神憐其愚而降之澤以爲歲可常也不改其情而懇請之數頑不自省神豈能終惠於如此之情民乎亮等今思厥愆慙恨入地欲預爲之儲則旣已無及坐而視之將無所得食以死永永無事神之日強顏又哀告焉而雲雨滿天若將許其告者神更寬其誅卒賜一歲之澤而農之情猶習其故可以稟之溝壑無疑矣矢心陳辭伏惟待賜

祐順侯祈雨文

民至愚也而獨處於神苟可以用其勤者雖髮膚有所不愛神亦察其愚而矜之往往輒應故民之言神者多異惟神之正大豈爲異以驚動夫愚民哉人情皇皇其勢自爾而非人之心也亮於民之中又愚之尤者也平居不能事神緩急亦將有求於神顧何時而必神之答迺其心以爲叢祠相望靈神百出其異不足依可尊而信者惟神正大而不爲異者惟神以昔聖賢所以惻然興仁澤人利物而不斲乎報者而望乎神今苗稼焦然一日二日不雨苗且槁死藁粘

將不能以及牛馬神寧忍聞此而惜一舉足之力哉故亮率其徒敬拜祠下而致其心焉於其間又有爲浮屠之法以乞靈於神者彼其心以爲舍此無所用其誠亮之力不足以達神之心一切聽其所以自致者危窘至此神宜如何矜之凡相與而來者察其心皆無所愛獨亮期神以正大之事始末不渝神不亮聽於亮自爲得其分顧民之置神於異者終不巳而神之事果非亮之所能知亮足未嘗登此岩也而心獨至焉今茲來登而又不答豈惟望於世者狹而望於神者亦狹矣敢有再瀆神則殛之

告高曾祖文

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有三日丁丑孝玄孫承事郎新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同妻何氏男沆淪沃渙涵女繆繪謹以家殺常饌致奠于我高祖考賀公高祖妣李氏安人曾祖考知元公會祖妣呂氏安人之靈而言曰我高祖蚤世高祖妣以盛年守一子而克有立丙午丁未之間赴京城守禦隨大將劉延慶死於固子門外不復歸有於鄉井故我高祖妣與會祖妣婦姑相依爲陳氏內世之墓我叔祖高安府君每以此墓必福陳氏高安

山特奏名主筠之高安簿則指墓而語亮曰是必爲福福其在汝是其爲墓也十有二年而後生汝此非人力其殆天乎亮惶恐再拜而不敢與聞高安旣歿十年之間亮兩以罪繫棘寺實爲我祖先之羞紹熙癸丑之夏天子親閱禮部進士於庭拔一卷子於衆中許以淵源而寘諸選首拆其號則亮也亮之不肖安能欺上聖之耳目豈亦有大乎墓真能爲福乎再世不能自有其墓而集其遺澤於亮身乎心所不安推其所自高祖之魂隨禱而至伉儷同食饗于乃位異時亮榮視所招至孫祖綿眇先緒恐墜履水之敬

非以爲爲水陸之品豈不欲備力所未能則冉三四

告祖考文

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有四日戊寅孝孫承事郎新發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同妻何氏男沆瀾沃渙涵女繆縉等謹以家教常饌致奠于我皇祖三六承節皇祖妣黃氏八孺人皇考四二府君皇妣黃氏七八孺人之墓而言曰昔皇妣之生我年才十有四皇祖皇祖妣鞠我而教以學冀其必有立於斯世而謂其必能魁多士也故嘗形諸夢寐狀元爲童汝能以爲此吾孫也少則名亮以

汝能而字以同甫惓惓懇懇之意雖取笑於鄉人而不恤及亮年二十有六易名曰亮而首貢于鄉而皇祖下世已十閱月皇祖妣益整一年又三月矣皇妣且四年而未葬也越二十六年始見錄於禮部及對策大廷天子拔諸衆中而置之首選會弗涉於有司上恩深厚兢懼無地自容我皇祖之夢至是始驗而不知所謂童汝能者果何祥也我先人棄不肖孤而去亦整二十年被天子之命服而不能歸榮其先得罪於天其來旣久惛然一身又將誰咎天地無窮頂踵蒙恩沒身論報恐死無門歸告諸墓指日爲誓親

不能報報君勿替七十年間大責有歸非畢大事心實恥之惟我再世忘其不逮尙想此心慙或有在瞻天子詔焚諸九原幽冥共相溥博淵源我皇祖皇祖妣皇考皇妣必不爲此一飯之安也

祭文

祭章德文侍郎文

嗚呼公乎窮之與達判焉西東於其中間又或不同一官自効隨事著功貴爲公卿有志不從庸詎知夫達之非窮嗚呼公乎是非安在秋繫其逢危疑之間一髮不容順而止之以圖厥終此心未白去國忽忽

自古尙多無恥於中嗚呼公平學博而粹氣毅以洪百未試一論何時公爲公歎者是非窮通歲晚登門遇知最隆老成已矣淚攪心胸

祭周參政文

嗚呼萬夫之特天固生之百年之英人實成之堂堂故國喬木則非火災崑岡玉不易爲民生之久一治一亂道大德宏遭變則見死生不易况於貴賤百聖列前靖以自獻宣和太學僉曰新經公獨不然以自著稱紹興初論朝是伊洛夫豈御史不知而作及其中間人用情安非彼牛亂勢則容奸權無底止通國

風靡公以死爭屹然中峙遭殊時豈無一同公獨何爲樂此困窮天定勝人後將有攷甫三十年爲政故老故起自山林而渡江諸賢爲之避路及晚登廊廟而一時後進安於前驅進不得以遂其心退不能以明其道惟其忠言嘉話上心之所獨知至於事業崇勲人上猶有遺恨安歸田里一無懟言炯二此心實取于天堯昔童稚縱觀廢興人放于辭頗試以舌狂言撼公一見而驚借之齒牙爰及公卿愛均骨肉前輩典刑中庸大學切暮以聽隨事而誨雖愚必靈行或不力敢忘其誠晚以三喪不舉無顏對公故數

年之約而一見之不果未幾而先人之死與公先後故三年喪畢而一弔之未成第見人事之好乖不知芻草之幾生苟祭醑之可遣豈蹉跎於此行辜天負地長慟失聲尙爲後圖期以自明

祭呂治先郎中文

嗚呼公以東北世家之賢來寓吾邦是生賢子以淑一邦之人位不究其所蘊而奄焉以沒使其賢子號天叫地如不欲生西鄉誓願以受一邦之弔其爲可哀者不論乎知公之與否也亮以晚生不及拜公於堂間獲從公之子以游誘之掖之蓋公之教則今日

之俯伏道傍舉觴一慟者誠未敢徑自附於知生之義也孰信而來孰屈而往此心昭然庶幾其饗

祭薛士隆知府文

余行天下竊有志於當世其道德純明可為師表者勃鬱道見獲聽微言於下風退而從磊瑰不羈之士接杯酒之歡笑歌起舞往往自以為一川之雄至於山巖水涯與夫窮閭委巷之間抱負所有分與世絕足所可及則必一見縱力不能自能而聲音姓字之與逆晚將歸休始獲見公握手一笑語言從容心滿意愜俯首來東三年之間竟安此窮人誰不死寧公

是逢又殺吾父昊天鞠凶生乃如此實死與同俯仰惶惶不知所終

祭三五伯祖文

嗚呼方陳氏盛時歲時聚會動輒數十百人公以壽考康寧當諸老就盡遂長其族其後數年死生困頓何所不有顧視疇昔愴然可悲公亦不復有意於斯世溘然遂終於異邑嗚呼盛衰之理吾不復念送終之禮則有仲子繼自今一族之間幼者誰撫不幸者誰教病者誰憐死者誰與經紀之耶使同族相收同宗相聽之義於茲闕然亮於公之死蓋不能無憾於

天也哭不撫棺送不引綈惓惓此心有如皦日

祭三七叔祖文

嗚呼昔我曾祖及國家盛時爲百年太平之民盡力於農畝曰士不易爲也樂供州縣之役曰官庇我者也鄉隣有無相通曰孰能保其常有也犯者不校曰吾懼不可以見也薰陶乎祖宗之澤德厚而不章以施乎我叔祖大發乎又辭而不收其所以自守者天之相我家亦既有徵矣然而事業不出乎鄉閭則區區一官亦豈公之志也哉儿我後之人不肖不似不克自立猶賴公以不墜先緒而公又止此我曾祖遂

委棄於等常無聞之民乎此某等所以異聲同號旣哀我叔祖又念我曾祖痛裂肝肺莫知所以自釋者雖喪車猶不可攀也豈不冤哉豈不酷哉天高莫訴地厚莫聞如生如在來格來歆

祭鄭景望龍圖文

嗚呼丙午之夕我將哭吾亡友於金華耳啣冤籲大謂天不明癸卯之朝誰尸死生黑頭如麻獨我良朋哀哀不寐躑躅而行爲此邂逅恍若銘旌問其前驅來自建寧嗚呼噫嘻得非吾鄭先生之靈耶縱此月之多禍豈諸賢之並傾縱我命之不祥豈一月之繼

丁負版之人執手大慟子曰無父弟曰無兄嗚呼噫
嘻天不欲使士有遺種而獨不得自附於蚩蚩之氓
耶天不可以人問命不可以力爭念躬行之無愧而
事變之適興八十壽母有不順之歎窮乏得我有未
竟之情一世之宏議不得自盡於其君而六經之妙
旨又幾何時而能以道自鳴耶已矣置之事固難平
師儒輔導之官舉天下皆以爲莫宜於公而公亦庶
幾出其一二以上論三代之英及舉手之小異已多
言之足懲雖去國之不較寧有志之竟成將所存之
高而事不下接抑道之興廢不可以人事爲憑耶已

矣無可言者去年之夏舉酒以相屬旅舍依然不知
今日之醉公於冥冥也變故相懸道旁亦驚未有已
時臨風滄凝

祭張師石司戶文

惟君逸羣拔岷之才邁往不屑之韻識敏邵而善藏
量寬平而自信衡屢稱而不欺忍愈割而不頓雖事
情之日接繫此道具坐進方權輿於一官必講求於
衆論善不善其吾師人豈求於我狗雖逆境之齟齬
亦廉心而取順時自肆於詩章或適情於杯醞無幾
微於而顏不深刻於方寸處行世之若此寧與物之

其盡方當路之作意欲困我於鞠訊肯明允其有無
但甘心於轢躡奄內外其同風凜應和之彌峻君獨
明其不然欲以身而自任參兩辭而並聽會私意而
起釁當時所如往併旁觀而兼問苟毫釐之可疑則
情實之必近無先處以成心辯斯事於息瞬俾浮燄
之遂息期公道之獨振俄半夜之負舟成死生之遺
恨嗟乎冤哉繼世嗣典以克奮迅濶步長趨固亦其
分亦既起之而又斬之天定何時誰實償之高目下
耳會應有忖我哭吾私無所歸憤吉凶影響惡其鈍
悶拭涕大觀以任天運

祭妻叔文

昔公有意聖賢之學而不爲世俗之文山立玉峙地
負海涵少年四舉手取科目曾不得小自試於時而
奇睿志以歿識者無不爲公惜之而公之既第嘗以
其兄之女歸之同年矣其次固不應屬之寒士也公
得官于大江之西將行力謂其兄必以次女歸亮吾
保其可依也兄猶疑之一行二千里有便必寄書書
必以亮爲言吾懼失此士兄亦奮然曰寧使吾女不
自振無寧異日不可以見吾弟故次女卒歸亮當是
時雖亮亦笑公與之非其人也及冒薦于鄉公喜特

甚翼折而歸則以爲事終在耳其後公兄弟相繼下世亮亦輾轉窮困至爲囚於棘寺而未已歲時或一歸則羞拜公之墓自省累公知人之明也今年之夏竟以累舉見錄於春官使得奉大廷之對天子躡取於衆中許以淵源而寘之選首衆謹曰宜豈敢徒以冠裳與公之姪女拜公之墓而明公之知人哉使其不遭公之知人固在也但可以開公兄弟之一笑於九原之上耳酌酒酹公英靈不昧報公未也其或有待公明則遠我心未艾尙其懋哉衆不可蓋

祭俞德載知縣文

士患無才鋪張不易患無科名掀騰可冀得之旣艱况也中稟十常八九不如意事我豈無友嗟嗟德載翼折方飛舟楫半濟未有如此倏興忽廢投老多感慟且出涕德載之學初期自遂旣見偉人欲極其至涉獵不休經史百氏開物成務以發厥志德載之文亶亶有制徐務收斂剔剔瑕翳謂古作者誰不可繼如其不可方脩愈銳至其爲人有膽有氣樂易無他倜儻任意開口見心視人如己人攻我短如石投水及夫從政吏奸不蔽遇事洒落寧尙苛細誅強鋤梗若近嚴緘約定保伍一於豈弟我生與君歲月不異

我不自非早識前輩君時有急弟昆之義彼此木冠
冀爲道地出此往來交情日契鄉薦我先而公先第
年壯氣盛事方迢遞所可知者期以勿替我困禮患
擡頭不起君於仕途有功無罪亦復摧折晚方小試
隻手援我累卵不墜收秩作邑豈必得計我亦遭逢
唱首殿陛相看晚歲云胡獨逝哭君無窮傳以一祭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二終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三

祭文

先考卒哭文

嗚呼我先君委不肖孤而去之於今四見朔矣號天
呼地無所逮及又以迫於衣食不能時奉几筵致具
哀慕之極得罪幽冥死不足贖古者父母之喪哭無
時聖人始爲之制曰三日不怠三月不懈又曰土三
月而葬是月而卒哭不欲其傷生也今也朝夕俯首
一號而止其哭之卒也久矣朝夕之外對人如平時
於生復何所傷及期以告於靈曰卒哭不卽愧死猶

附錄八文 卷之二十三
欲自齒於人豈不以父之愛子死生無間亦將曰有
故甚則曰以我故嗚呼欲以自解不懼無辭懼宇宙
之不汝容耳嗚呼羞哉嗚呼痛哉嗚呼已哉

先考移靈文

三年之喪聖人之中制非以人子之心至是爲已極
也某也積惡而不可掩旣已毒及我先君矣葬不克
自力乃從人貸錢以葬墳墓未乾頑然欲以教人自
名求錢以償其負因得竊衣食以苟旦暮之活至避
宅以舍之使几筵弗克卽安將以明日遷置道旁之
居徒令妻孥以供飲食而已則安於誦聖人之書以
授人顧不識禮所謂三日不怠三月不解與夫斬衰
唯而不言者將闕之而不授乎不然則宇宙固不汝
容矣辜天負地尙敢以告

祭王永康文

嗚呼是非善惡寧有定論苟誠於中蓋棺何恨昔公
少年以才自奮晚試一邑吏以讒困歛不先期見謂
遲鈍事無容心謂政悶悶御史束濕譏以自任委心
僚佐不曰能遜觸手成礙豈必有釁公於其間不折
以愠我從公遊直道而進公或不堪我辭愈峻卒明
余心兩匪相徇公行及瓜所仗忠信人言不公我又

不順天亦爲虐死生一瞬囊爲留金衣忘敝緼謗者聳然耳扯足頓我亦何顏視此歸視瀝酒一慟天不可問

祭鄭景元提幹文

嗚呼奇才異能世資以爲用則何患於無路高科顯第人資以自達則何患於無時兄弟炳乎其相輝則何向不可恃朋友蔚乎其相扶則何志不可施世惟恐無一焉於其間又安得合四者而有之壽踰六十年非人命之難期年歷三紀非世道之難移如兄之止於此亦理之未易推昔吾以兄爲自錮得非同病而

後知廟論亦察其不可憲屬且先其至微後發先至爲駿馬之良豫章手植非老人所宜兄爲慨然何擇於斯亦既至此安於已而我曰焉得以身自私人之職分豈容或虧天不我與甘之若飴有命不承寧問崇卑不登坡壠安涉崔嵬身在一日吾將何辭凡念孔聖猶曰吾衰不如適意與天同歸我困囚繫死生毫釐尙欲於中仰首伸眉一歸之天何以我爲往來應酬各有據依此論未終冀兄生疑旬月之間寂無一詞棘寺逮我方墮危機手染報兄累卵之危兄必有策免我庶幾緘題之回望之則非夜半負舟疾走

莫追棄我任我幽明異岐我亦漠然甘與世違嗚呼
兄之文章有源有委兄之議論有綱有紀兄之行事
有張有弛兄之與人有同有異收之不竭有本如是
道德性命此外何事昔者難兄既知之矣枯木死灰
去死寧幾人固活物日出事起強恕而行不偏不陂
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死生禍福不阿不避天地之性
以人爲貴聖以此聖禮安得僞仁以此仁義安得外
是中只有離倫拔萃求異於人則匪人類振古如茲
始乎爲士異時冀兄並驅而至兄既長往我存曷以
天長地久盈眶之淚

祭何茂恭文

嗚呼公之行義文章自朝之賢士大夫以及於鄉黨
朋友翕然推之莫敢爲伍曾未能出其毫末而遽賚
之以入土使知夫吉凶非必善惡死生何啻旦暮世
道消長容曰有時而人理逆順莫求其故世有所謂
推人支干而察人相貌者至是而手足俱露矣嗚呼
昔公於某面未覩而神已交語言未通而肺肝相與
譽之諸公之間妻以其兄之女君子或以爲難世俗
謂之過舉屬儉讓之相間而至情之疑阻要不能無
遺憾於死生安得取而投之豺虎雖此心之昭然顧

有口而莫吐是用畧綵繪紙錢於未俗具脯果酒餼於曩俎酌公之神而侑之以韻語曰天之生公意蓋有主俄而奪之一息千古匪傷其私我心獨苦尙想音容有淚如雨

祭楊子固縣尉文

惟君慷慨而有奇志磊落而無他腸涵濡乎道義之會點并包乎善惡之琴張處家庭則自力於孝悌入場屋則自奮於文章旣出尖於輩行爰結交於老蒼無幾微於得失昔輕易於低昂醉墨淋漓疾如風雨而不騁詩章之後刀筆銛利敏於鬼神而不矜吏事

之長豹一斑而方露金白鍊而後剛世皆期君以大受君乃自幸於小康問者濶焉未知其幾日奄乎忽兮遽失其故常疑別話之鄭重豈壯懷之披猖相與脫我於垂死固願報君於方將我雖衰窮而不肯妄自菲薄君旣強仕而豈應廢其頡頏俄凶問之卒卒驚去我之堂堂嗟就逮之無幾念撫棺之未遑忽歲行之漸周恍奇禍之備嘗陳始末於數語薦精誠於一觴使死者具有知吾知君之不亡尙諸兒之可恃憫托死之未當或素心之泯泯徒老淚之浪浪

祭潘叔源文

惟君讀書將以爲善而不主於祿利應舉將以行義而不志於必得鮮衣美食以償男子有家之願歌童舞女以終人生行樂之期禮義以悅其心朋友以助其德內外並進心跡無瑕此宜閱世之滋多而亦降年之止此兄弟相從而去各適所安兒女攀慕無從亦將自立亮蹉跎莫景邂逅飄零白飯青芻舊遊何在隻雞斗酒老淚如傾嘆逝者之斯夫知吾生之永已臨窆不及遡風而號

祭潘叔度文

嗚呼舍選非古也而叔度以月書季考得官此男女

室家之願而懼不仕之無義也銓法非古也而叔度不以資歷年勞從仕此鑽隙踰墻之賤而懼行已之無恥也叔度不欲以志節自高於人故雖安坐未嘗一日不病叔度不欲使事情有虧於已故雖病未嘗一日廢書覃思於不傳之學而世不我知不恤也尙友於千古之遠而人不我卽不强也至於孝友之行信於其家慈愛之實著於其鄉此叔度之日用飲食者而其所自植立則卓然欲會百聖期集之所雖死不憾也亮不肖無狀爲天人之所共棄叔度獨畧其牡牡驪黃而友其人關其休戚憫其不自容於世血

西音人三 卷之二十三 三
歲時一見必繾綣不忍相捨以去然亮之所以知叔
度者雖叔度不得而盡知也今年之春叔度有子能
取世科則喜不自勝曰我雖不仕今有以見先人於
地下矣遂乞致其疇昔所得之官未幾而遂死焉叔
度之自立者如此而獨動心於是區區者而心事之
皎然可知矣亮以禍患奔走而喪車之出不能祖道
而酹九原之歸不能倚樹而哭追致此奠以暢其情
哀哀叔度尙如平生

祭朱壽之文

嗚呼父實生子子實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以至

於無窮此固天地生生之理而亦所以爲人道有終
之托少不失父老不哭子送往事居後先更迭以終
於無憾此固國家大順之極而亦所以從一人自遂
之私自昔聖人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者豈有奇功異
術哉使天下無所謂幸不幸而已今子之死乃獨有
感於余心而興不幸之嗟至於慟哭流涕不能自己
非以子之翁遇我不啻骨肉而囚繫之餘始知人亦
惟其所遭耳嗚呼子獨胡爲而遭此耶少有俊聲而
能自克長讀父書而能默會義理以厭飫其心藝業
以游泳其外學者之高下淺深俯仰以接之而不暴

其從違天下之賢不肖一見而識之而不輕於向背其才豈不直一官乃以韋布而沒地其志豈不慕古人乃以賢子翁而終日晦耶嗚呼子之翁老矣抱負至難之才而人惡其違世刻意不傳之學而人惡其厲已諸賢零落殆盡天獨許其後死意者將有所爲也而乃使之以六十之叟而哭子耶嗚呼慘矣毒矣如我之不肖不祥而猶未死於縲紲者是眞所謂幸耳若子之不幸其歎當何時而已耶酌子金華詔與對慟遣祭三衢徒有隱痛不幸之悲今古所共翁亦惘然孫可事奉天人之機懼其錯綜文不能哀將幣

以送

祭林聖材文

惟靈讀書將以爲善而不志乎舉選應舉將以行義而不志乎得祿孝悌稱於宗族鄉黨慈愛隆於父子弟昆非有表然之名足以自見於世而有粹然之善足以無愧於心胡不百年終此大數失一善士空其一鄉有幾子孫祐之幾世雖天報之可必而老淚之易零一奠因循多病良久靈其不昧意則昭然

祭何子剛文

嗚呼以德不以力以義不以勢此古今之通論而無

力無勢者所藉以安也公家貲數十萬不可謂無力矣結姻於朝列不可謂無勢矣而甘心自屈於鄉之暴有力者猶不必其勢悖言惡動不與其較則公之誠心爲善尙不以德義自居而何問勢力之所在乎亮之心降而誠服不可謂無所自也方亮未冠時束書就學於公之館舍公不以兒兒待之歲時之饋遇杯酒之慇懃未嘗不倍於倫等也其後亮方奔走四方見公之日常少而聞公之德誼特多常欲進拜公以示鄉閭知所則效而因循不果及公之沒與葬又以部使者之嫌而不欲求自附使亮取外於公之門

若於公之生死不相關涉者天當知之非人之過也惟公盛德著於平生懿名偉於晚節視後生之自肆矐前輩之日淪醜斗酒於隻雞忘墓上之宿草苟此心其可達宜英靈之如存雖再拜之未償尙臨風而殞涕

祭陳肖夫文

嗚呼時學人骨時文入髓兄曰吾弟父詔其子以此而牛以此而死從者如雲得者寧幾其初不悟謂未丁耳工矣云何不遭至此使爾遭乎其將何以以斷國論以謀王體向之所學乃今爲累天乎人乎家國

所繫念此痛心力薄無似欲就時學附以正理愧不可回爲此迢遞分守移換寧妨祿利彼頑者何面從昔妻子教嬰孩尋行數字僅能把筆初守終墜竟成孤立相望惟爾以爾之才挾爾之氣構鶩長驅始充爾志一句一言以古自詭一字一畫於今必異母教兒督人非友議雖余亦曰少不爲貴子獨不然曾西所畏今幾何時賚之入地善不留種墜此老淚天亦猶俗余寧不悻嗚呼肖夫子真死矣有相聞問時已後矣奔走未寧疾病踵至子厝安在義當一醉醉而可遣則已久矣日復一日義安在矣垂其初心敬從

遣致嗚呼肖夫必不我罪俯仰隨時不死何謂如子之死於彼乎愧跼壽願天第相寬譬會逢其適千古之滄

祭周賢董文

嗚呼尊行親戚今垂盡也惟吾舅與君屹然爲一坐之鎮也方姨母在時一再歲必一覲也問者濶焉而君思顧不蘄也連歲有江上之役欲爲公壽而不果奔也謂公之壽方興未艾而此心終未泯也曾與吾擔耒及弛而死生不能以一瞬也思吾先人不可得見而行輩亦復不振也若余之所遭如此而安得不

西音八
卷之二十三
爲世所擯也天乎人乎自今皆可勿問也壽大較不滿六十而余少君九歲亦凜二也豈生既有闕於君而死乃爲此懇懇也亦傷夫事變之亟而可以自見者無使有遺恨也英靈如其亦舉吾觴而滿引也

祭喻夏卿文

嗚呼家喪長老鄉失者舊斯倉斯箱亦旣曰富引養引恬亦非不壽與人無爭以德則茂終身無疾以福則厚羣兒斑白侍立左右諸孫滿前一經各授場屋較藝或居選首族子羣起能名輻湊君爲一笑歲晚樽酒八十年間何所不有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詰曲

稱心亦惟其偶君固自知法當得後盡其天年旣全所受云胡吟者往往心疚天行有終人望彌久空其一鄉一家之候氣象凋落事當大繆官稱日間還彼俊秀隱然鎮重若何架漏淚涕橫臆非以邂逅百感交集微我有咎親故共哀誰識香臭以其寸誠凡之觴豆苟事皆然何力可救

祭郭德揚文

嗚呼昔君尙及父兄在時協贊上下爲家之肥比於弟姪誦書及詩君又於中唱使必隨俯仰先後力用不遺閱世之久實觀盛衰晚值兄疾賴君羽儀家道

愈昌匪剝新規君家甥館乘龍是宜子亦自奮輝映
旁支君方婆婆不與世違六十非大而止於斯念昔
於君年甫近之見輒情話寧此心期我困囚繫莫哭
纏維墓草若何酌此蕪辭

祭宗式之文

嗚呼式之少失怙恃同室乖梗縱或不順困子亦猛
萬事瓦解不待肉冷天人相遭有幸不幸五行之運
厚薄偏正參差不齊孰得其稱其初則曰感必有應
未亦有言以待天定嗚呼式之與子有述所遭亦等
子獨於中降年不永身在有餘誰爲子請我獨僅存

未失綱領小小顛倒天有正令兒幼婦弱莫適與兢
張官置吏禮樂刑政寧使孤寡徒歸之命嗚呼式之
彌子子路幽明異境力所不及分應退聽天果定乎
姑以自靖人果衆乎天豈易勝我脫囚繫埋亦炳炳
爲子小須以觀究竟方未定時胡可比並念子無窮
雙淚交迸

祭妹夫周英伯文

嗚呼我先人蓋寡兄弟而吾母惟女弟一人零丁孤
苦相與爲命而卒歸于周者英伯之母也故英伯之
女兒復歸吾第而吾妹長英伯九歲吾母亦許以歸

英伯者欲使姻戚之義相聯於無窮而親愛之至也
吾母棄諸孤七八年英伯漸長而吾妹竟歸之不敢
食吾母之成言也故英伯少學於我而欲以武事自
詭者量其資性之所宜也志既不遂而自力家事以
克用裕使吾妹無旦暮之憂者盡其心力之所至也
時節相存問緩急相周繳雖竹頭木屑亦有以應吾
之須者篤妹之分義於我也木石隨在而辨椽瓦
隨用而足別爲此室廬以煥然一新者分賢尊之憂
責於身也尊既下世子亦隨往寡妻弱子遽失所仗
得罪當路我困羅網忍死自明照臨在上狴犴孤隻

旁無族黨子既去我誰任執掌吾妹憂思相從愀恍
我有安川事亦可想終喪致哀有負靈爽當與令子
行營高徹死則同穴受此尋丈瀝酒昭誠魂其來饗

祭胡彥功墓文

少驅馳於宦牒晚推遷於事故徒夢寐於英游卒弭
心於農圃蓋逢坎而輒止豈不遇而故去嗟有才其
焉用期不墜於門戶謂人生其何爲倘不貴而則富
通閭里之有無共僮僕之甘苦既第昆於戚黨爰骨
肉其所部時一平於曲直亦何求於勝負直在我而
有餘宜於人而無惡俄死生之異變均滂泣於行路

念得此者幾人雖百身而莫取尙慨想於平生爰瀝酒於堆土惟此願之未償孤疇昔之青願忘夜雪之漫山遡北風而誰語冀英爽之昭然鑒誠精而弗吐

祭俞景山文

嗚呼生必父母成必師友死必妻子葬必里閭此天地生生之常理而未有知其由來者也以子之端慤靜默知有書卷而不知有天地之大日月之過前知有朋友而不知父母之遠離室家之不可已此其爲志豈小而偃然臥病於百數十里之外死以屬諸朋友而葬以累其父兄使天地生生之理顛倒而不可

知抑其所謂不可知者止此而子獨遇適其逢耶何其所遇之慘也雖然比夫客死於不可知之地者其魂猶爲有所依矣死於我乎歛弔於我乎哭朋友故舊觴酒豆肉子魂何在亦就乎木舉柩卽路有兄有叔

祭何茂材文

惟君碩人充偉儼然老成端莊恭儉以託後生善多於財實消於聲前輩遠矣見此儀刑云胡溘然使我失驚衆所覩者黃金滿贏我獨知之教子一經我固歛倒而風不停二年囚繫莫弔君靈墓有宿草我心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四

祭文

祭呂東萊文

嗚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
流而爲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
而忘其源則變而爲權譎縱橫故孝悌忠信常不足
以趨天下之變而才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
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雖高
明之獨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篤厚而守正猶孤墜之
易傾蓋嘗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之英豈曰

自我成之在兄方半夜之劇論嘆古來之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間出非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力爭豈其於無事之時而已懷厭世之情俄遂罹於未疾喜未替於儀刑何以遭之太慘曾不假於餘齡將博學多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末具舉雖天亦有所未平耶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以聽孰敢違子人之云亡舉者莫勝假設有聖人之宏才以將待幾年而後成熟知夫一觴之慟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復鼓而洞山之燈恐使其遂無所承耶眇方來之難

特尚旣往之有靈

又祭呂東萊文

惟兄天資之高地望之最學力之深心事之偉無一不具其來未已羣賢凋謝屹然山峙兄又棄去我存曷以一代人物風流盡矣生也何爲莫解此理彼豈無人懼非書耳昔兄之存衆慕如蟻我獨縱橫無所統紀如彼扁舟亂流而濟觀者聳然我行如砥事固多變中江乃爾三日新婦請從今始念此哽咽淚落如洗卮酒豆肉非以爲禮

祭妻父何茂宏文

嗚呼既以有生安得無死自死自生滔滔皆是生既非真死亦云妄超出死生是名實相惟彼聖賢其道則殊不使生死總之爲虛生不如生麋鹿與俱死則死矣木石之枯生事愛敬死事哀戚人道始終一川其極前賢未辨我任其責責苟在我有死無易昔公少年相父起家食不厭麤衣不慕華父死我在事靡有他或費或嗇先志未遑欲知其人視其家道以其餘力發爲辭藻兩登薦書門戶萃好迄用有成難分敏妙家日昌矣而弟遽亡弟有遺責併此乎當同時孰在彼俊者郎筆硯其間而視茫茫既老未休心非

外慕不耄之嗟莫求其故縱不尊榮終是大數無寧少留觀我常度唯公平生較然不欺質直敢前恭儉自持無疾而逝胡寧有疑死生大矣不足與移某獨何爲感念昔者託我以女匪其可且幸能謀食於道未也晚蒙公知異禮是假言疎意拙忠故不捨二十年間付之士苴持此丹心對越泉下尙想音容酒傾淚灑

祭石天民知軍文

嗚呼高才辯智孰與強力爲善博學多能孰與蘊藉風流故天下之士有以自負而取名自足而善謀未

若無挾而好修淡然而不伎不求者也嗚呼天下而有若人則薄劣不能汗纖碎不能留小諫不能表其子子鄉原不能致其綢繆當與一世混流而揚波枝葉婆娑而根是培屹然山立儵然而天遊者也嗚呼此吾天民所以單行於士林之表平平而坦坦容容而休休者乎英風義概足以激懦而起偷美意仁心足以律貪而鎮浮書冊未嘗不親而書味厭飫而優柔事體未嘗不具而事情反覆而咨諏聖賢不傳之學蒙傑經遠之猷兼該衆美而歛然以未善爲憂推先一輩而退然與後學爲儔此吾夫子所以嘆任重

而道遠而韓子貴於責己重以周者也嗚呼天民豈復有一事之可憾而不足以乘一障於遐陬乎樞庭一屬與夫治中別駕乃足以盡其平生而酌之于吾不得質諸幽也嗚呼得兄凶問京口行舟審吾元卿北關渡頭歸未弛擔負薪是尤賢子訃告我病不瘳日臥于牀自夏徂秋直其旣安困於敵讐二年之間一半爲囚自餘奔走人扼其喉兄喪旣終我頭未抽墓有宿草老淚漸收我雖僅存豺虎是投來飲我酒尙如生不生死遺憾付之牢愁跡雖易考事終可羞兄亦慨然歸安此丘

東龍川文 卷之二十一 四
衆祭潘用和文

嗚呼隣里親戚朋友故舊此人情之至隆而人道之所繇立也歲時無事杯酒相命劇談滿引恢諧笑謔醉倒而不相責禮其尤親者則有筆硯文字之行上窮千古下極目前碎事以致其切磋琢磨之意此人情之至歡而人道之所繇成也俄而於朋輩之中奪其一人而去使其徒回皇四望而目瞪舌彊不知所以爲策徒能滄淚四垂各道其平時悃欵歡愛之淺深以爲幽明契濶之候此人情之至悲而人道之所繇極也平時朋類相從頽然無所是非於其間使爭

心消伏而不見惟吾用和是賴而何以首當此禍耶豈吉凶皆非善惡之謂而所遭特顧其臨時耶千卷之書獨不如生前一杯酒此吾徒所以爲川和千古之歎而寂寞身後之名要亦何足深計耶八人之中惟願年相若惟恂齒最少同堂合哭以哀亡者之相去一世不知悲樂憂歡變故何時而遂已耶生無所取死無所愧哀哀用和致此一酌

祭章孟容文

嗚呼盛衰生死固天地之常經而悲喜哀樂遂出乎其間者亦情之正也如君父子踵相躡以取科目而

先公遂以才望入御史府登法從蓋可謂一時之盛者及其以不合得罪罪方釋而死及之君徒小試州縣而亦繼以死行道之人爲之酸辛而感涕而況於君之母兄若弟若子乎念昔見君纍然在疚撫胸呼天天不我覆余亦悲哽慚不能救今又幾時來告君訃盛衰相尋如夕與晝適其甚者與君先後余聞君疾之未病也語其子以苟不可諱勿用老佛之教以污我及其臨訣夜分歎語今且死矣遂從吾父所可憾者棺未入土禮壞千載喪尤非古如君之志聖賢所與君言在耳而子忍負我欲哭君旣行而沮昔君屬子於子何取庶幾幡然而過可補祭奠柩前英靈鑒否

祭孫冲季文

嗚呼天之生子殆若有意變化倚伏惟人自致是以君子勉所未至兢兢業業天人之際理之難知乘其所恃念子之初亦或可避彼其與之以識而偏於才備其能而嗇於德文足以自見而勞於成名志足以自立而困於無命子憂其才之不足余獨以德爲可貴子方以名爲可求余獨以命爲可畏今余不幸而言中使子賚恨而入地重慈親之憂有幼子之累父

必以咎而自歸安在其子之有罪然皇帝王伯之道
聖賢士君子之學平時樂與子共之者萬事无解而
余尤不自知其多滯也歎來者之未涯傷疇昔之有
愧荀子之姓名與我隱顯於百世之下則或爲九泉
之慰

衆祭孫冲季文

嗚呼十人之聚則有短長命也不齊固理之常積而
至百胡可較量念昔相從意氣方張禍福之來孰避
孰當而謂如子適是不祥不祥何尤當之可傷相與
別子列以豆觴汝飲滴酒如在吾旁所爲學者帝伯

皇王追念此志有淚盈眶爾友咸在爾魂茫茫爾不
能飲飲爾以漿各以意接言不能詳失聲而號痛裂
肺腸何以慰子沒身不忘道過爾墓悵望斯岡千載
吾銘歸安其藏

祭宗成老文

亮年十八九時諸公不以爲不肖雖大父行父行往
往辱與之游其後又與年輩相若者相與上下其論
晚乃與一時後生相從講畫雖才俊比肩可喜可愕
至於動心怵目無所不有然其厚德偉度要不復前
人比以故尤思與父行游不厭公於其間厚德偉度

陶音八文 卷之二十四
尤爲傑然而既親且舊其慕用不一端而足也乃亦
竟死耶八十之親子又方冠一第何爲萬事冰泮盛
衰相等百年之嘆人物藐然寓哀一奠

祭妻弟何少嘉文

嗚呼恩莫隆於姻戚義莫重於朋友民之秉彝士有
常守類而聚之各從其厚聯而合之既厚且久聖賢
所謂捨是則不我於子姻戚也而講論辯說我爲子
剖子於我朋友也而患難倉卒子獨我救緩則游從
急則奔走不期而應如左右手我寡兄弟賴子以沒
首世俗道薄賴子以遮醜天胡不仁爲此外繆夜半

負舟疾馳恐後古亦有之顏天陌壽獨子遭乎亦我
有咎嗚呼此其禍變豈復吾之始慮耶以子之平生
亦何以致此荼苦耶事母能以色養至於左右之無
違事兄不以病替至於憂喜之無忤敬其弱妻而裏
言不用撫其幼妹而恩意孔煦尙賢睦族以任門戶
敬老慈稚爰及行路人爲我役謹其喜怒人食言利
同其欲惡節彼此飾行以內恕年未三十動有常度
仰止聖賢行矣而著胚胎既成軒豁呈露子之望我
亦以此故我困禍患失其故步子抱不滿交臂而去
道之云遠人遏其遽非道弘人歸咎無所百爾所思

豈亦有數我辭非悲我淚如雨有知無知一息千古

祭徐子宜父文

前賢既遠源流莫繼卓彼諸儒尋廢起墜後先相望
曰同而異歲晏屹然惟公之子非子之能於公實似
言取其信動必以理孝友慈恕儉恭和粹儀刑後末
子鍾其美枝葉扶疎有本如是子登王朝日躋臚仕
羣公相敬資以行志退食從容教忠無愧朱衣銀魚
寵褒沓至何如蒼天成此永喟道之云遠幾人能遂
無以考祥曷視其履公雖遄邁道則自邇盡道爲難
從公則易進退莫安死生孰計終天之痛惟子之瘁

子曰已哉朋友則未相與盡哀繼以寬譬嗟乎公哉
非以私意庶幾饗之一觴之酌

祭陳聖嘉父承務文

嗚呼昔我先祖以氣自豪公方錄一縣之事歲時相
往來以同宗故甚相好也我先君與公之子生同歲
少同學而不肖無狀因得敘族屬以自附聞公之喪
匍匐哀慟若已有之比其葬也亦復効薄奠以載其
區區之意非無從而至此也惟公早稱善人曉錫爵
命念平生細大之事莫或自欺雖一死契濶之餘故
應無憾有昭靈誠樂舉余觴

祭凌正仲父文

惟君力足以自拔而志念不出於鄉閭才足以資世而事業止關乎門戶孝友慈愛人無間言規矩準繩身有常則富而好禮惠以使人子有一於是乎吾必謂之學矣居雖異縣心則知君及夫事變之驚悼困於禍患之奔走意料不到倉卒何關聞君之喪嗟已後時哭君之極沮於及境徒有遺憾夫復何言一醉之哀半歲而遣昔者君之子姓多不見鄙故論君之平生獨爲甚詳魂乎來歆言也無愧

祭王木叔父文

嗚呼父子之恩沒身莫酬四民孰貴士兮好修昔公有子讀書是謀亦旣得仕惟友之求堯夫子復共仕吾州少望正則又拔其尤我亦登堂廁比英游公居其間意好綢繆亦有甘旨其此拍浮賓主上下一笑夷猶謂彼茅容少見未周退與婦言有此客不非子能賢實父之餘十五年間參差去留進登王朝或死以休或掇巍科或官遐陬我獨窮甚豺狼是投賢子何爲逆風撐舟公亦厭之一病不瘳嗟乎哀哉逝者如流死生異道窮達不侔孰爲此者蒼天悠悠未有已時寧有定變積者厚矣令子之收鄙文侑奠以享

諸幽

祭彭子復父文

嗚呼生稱善人死表於墓曰處士之墓古人務實而不務設飾所以貽範於其鄉也衆之本教曰孝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古之人爲人子者由微而卒著所以達其父於天下也如公之父子蓋亦庶幾於無遺憾矣七品之服以爲封千里之寄以爲養夫婦相對子女無缺而和羊於七十五歲之間天之報施亦豈徒然哉昔公之子初官金華我從之游道義靡他拜公堂上質實無瑕從容二林相與如家子登

朝列公壽方遐我困囚繫公天一涯死生禍福相去有羞晚節末路共此嘆嗟墓有宿草計程則賒雖死不朽是耶非耶情則至矣儀匪靖嘉臨風一酌滂淚交加

祭金伯清父文

嗚呼讀書取於庇其身治生取於足其家身苟庇矣有開其華家苟足矣不導其奢設心措慮造端不差報施常理爲應匪賒故諸子力學勤生統緒既定宜君之暮年晚景付託良佳何一旦之逝去致有識之咨嗟況於樂善之不倦重以內行之無瑕壽不應齎

理宜有加天之蒼蒼其正色耶若伯夷者善人非耶
雖倚伏之終在而變化之周遮念歸怨之何所矢陳
辭之靡他追疇昔之樽酒爲今茲之靖嘉謂冥漠之
如在想英靈之未遐苟余誠之可享豈多言之爲誇
既升堂之不見宜有涕以無涯

祭王天若父母文

嗚呼富壽好德康寧考終此所謂五福而權勢榮華
不與焉蓋五福上下之所通有爲人者不可不自勉
以待正命也如君之伉儷雖不至於期頤之壽然富
而好禮平時無甚疾病而以令終先後一年而相從

於地下而又有子以似之其於五福蓋亦庶幾於備
矣亮之於君居雖異郡而壤地相接聲問相通雖不
覩其丰標而審其平生敬其吉德曾未得握手接殷
勤而君之耦以計來亦嘗爲君之子驚悼失聲矣禍
患奔走欲一遣慰未能也而君又以計聞嗟乎傷哉
如君雖可以無憾而人子之心奪之中道隣壤之敬
失之須臾其爲傷嗟寧有窮已一奠併致寸誠孔昭
靈其有知我亦出滂弔君之子惟後是圖

祭王文卿父母文

嗚呼昔我諸兄與其鄉人諸友及從先公游磨礪乎

道義而服膺其家範之懿至今在耳歷歷也及公之
身積愈厚而收愈薄克有賢配以無忘先公之訓惟
我一二人獲與諸子周旋先世之德至是而愈文矣
天之報施意與人合變化倚伏一闢一闔夫婦繼亡
有來或遇何以占之送車雜香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四終

陳龍川文

祭文 行狀
哀辭 墓誌 銘

廿五其廿七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五

祭文

祭妻祖母夫人王氏文

嗚呼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夫人之勤始終
若一豈徒以起家之不可安乎室無妄用則男子無
苟取之心夫人之儉不間於有無豈徒以貧富之不
可常乎至於察人之所不察而閭內之情畢見愛人
之所不愛而一家之勢常平此所以夫不勉而正子
不督而賢間言不却而息長幼不約而親而天下之
爲人婦爲人母標行義以自見者比夫人蓋猶未足



以爲賢也生不願知於人死不見著於史惟餘此心
無成有美矧亮不肖烏知夫人亮實有婦夫人之孫
十年登堂誨言在耳因跡以觀其平如砥昔亮之窮
棄不足論夫人撫之綈袍之溫一飽有時解顏以喜
感念之恩如實出已年餘八十德浮於年哭不可留
路及九泉

祭姨母周夫人黃氏文

嗚呼昔我外大父六男二女而我先祖妣實外大父
之女弟也故許以女歸我先君而外大父母相繼卽
世於其中間六男摧落無餘故我姨母幼育於我先

祖妣及笄乃歸周氏然後黃氏所存惟二女而已我
先妣每念及此輒不欲生歲時祭享遂託於陳氏亮
自幼時固已識先妣之戚憂常懼力之不足以任其
後也未幾我先妣以盛年棄我諸孤翁媪交託於周
氏亦惟我姨母是撫不獨黃氏之責萃於姨母之一
身天下閔凶我姨母復得未疾猶以藥物自扶每力
疾而語亮曰汝克自立我姊賴汝以瞑目然黃氏於
茲盡矣汝母寧無遺憂乎亮拭淚以告方扶持百年
是望母爲是不祥之言然心亦憂之不圖其遂至此
也天乎酷哉天乎痛哉以亮之不肖懼將遂墜陳氏

其能保有黃氏之墳墓而饗其鬼神以安我母我姨
母之靈於百年乎念我姨母如我母存死而可代敢
愛此身今其已矣責將誰分長慟大號告我後人

祭妻叔母喻氏文

嗚呼念不肖之疇昔嘗受知於夫君妻以其兄之子
教以古人之文雖有孤於此意豈不懷於過恩俄永
隔於生死無所効於賤貧惟胸中之耿耿蓋可質於
明神晚抽頭於禍患幸日暮之晏溫事夫君而不及
有夫人之尙存願誕彌之再拜終此禮於千春寧夫
人之盛德使我志之莫伸環親戚而聚弔獨計音之

後聞雖本末之可察亦長短之易論望新靈而哽噎
話往事以酸辛尙至心之可恃與薄奠而共陳豈多
言之自解庶或格於尊魂

祭林和叔母夫人文

嗚呼欲知其母視子之賢子賢而達母饗其安富貴
尊榮百福具焉飛騰之初而母棄捐此在人情孰不
書然況於其子寧望生全孰爲此者嗚呼蒼天栽培
傾覆倚伏變遷一往一來如環無端有幸不幸理難
概然必其在人爲之後先吉凶禍福則罔所愆雖愆
不憚其終不偏天人相因繩牽絲連唯太夫人和柔

靜淵夫婦如賓烝嘗吉蠲衣不慕侈惡其弊穿食取
則足惟其潔鮮七品之封八十之年康寧考終子孫
滿前凡我鄉井三數衣冠錙銖而較莫我攀援先德
如此厥有餘緣子心罔極曰不其延於今未足視後
必填安得彤管大此幽鑄我辭之悲抑揚周旋有是
寸誠薦之薌羶

祭徐子才母夫人文

嗚呼天之運行爲有常人之祈望爲無已年踰八什
身爲命婦康強無疾奄然而逝世之得此其能幾人
天之報施亦不薄矣子有盛名方爲時用挈其才具

欲飛輒止高高在上事固難量人之所期豈有窮哉
天非獨吝人非無厭天不如是則不足以言天人不
如是則不足以爲人送車千輛祭者數百人交有淺
深義有厚薄或哀或念其情如一行路觀者爲之太
息死生之際無一可憾人各有心非力可取地道無
成固有終矣安歸于土惟善惟最

祭葉正則母夫人文

嗚呼昔余識夫人之子於稚年固已得其昂霄聳壑
之氣自具容居永康每一會味嘗不東向悽然有時
繼以淚下曰吾家甚貧而吾母病飲食醫藥宜如何

陳龍川集卷之二十一
辨又以勞吾父之心吾將何以爲人子余於是時雖未獲登堂之拜固知夫人之甚慈其子而爲之子者固自爲可且余有父不能養余甚有愧焉數年以來夫人之子大放於古今之書凡聖賢之用心與夫後來英雄豪傑之行事觀其會通而得其所以與時偕行者於是四海友朋如夫人之子者可以一二數而天下之人有以觀夫人之爲人母也旣而夫人之子又以甲科歸拜其親於庭併世俗所謂榮者而並得之人皆謂夫人之疾宜自是脫然而竟以不救豈世俗之是非休戚一不以攷其心而繇疾至死一一自

有條理耶疾與死非人力之所可爲而所可爲者夫人旣加於人一等矣常情之遺憾又何以陳之夫人之前耶然夫婦母子人之至情死生之際不可以理譬解夫人之子與其父宜何以爲心而朋友之淚亦不自知其潛然也重岡一水寓哀於文匍匐之救有嗣古人

祭趙尉母夫人文

嗚呼三釜及親捧檄而喜仕非爲貧亦以養耳孰不生男其成有幾人曰幸哉有子如此吁嗟夫人亦旣有子人事好乖欲飛屢止汗尋之木困膏在始及其

陶音川文 卷之二十一
干霄條達自遂君子知之順變以俟亡者安焉身後
無愧賁及九泉彤管有煒登堂莫及聞風而起歸旄
翩翩道出下里後之決旬失之寸晷一奠之敬竟成
迨致交道之難難於生死

祭王道甫母太宜人文

嗚呼宜人少從其夫艱勤以起家晚從其子驅馳以
遊宦三年簿領一月朝行而徑膺千里專城之寄板
輿之樂人生亦可無憾羣賢聚朝召命鼎至而遽罹
蒼天罔極之痛喪車之行識者以爲大哀人之隱憂
吁之巨創交發並至其胡可言嗚呼人壽百歲獨不

可以八十九十乎貴極人臣獨不可見其子爲卿監
法從乎天運之公人心之私苟其相值公私合一厥
或參差爲此臬兀富貴之來半道而失終天之恨寧
此杪忽某向與令子爲埏埴之相期晚節末路蓋管
華之異向跡雖小戾心實如初追念昔遊幾成一夢
值茲凶變其哭三衢趨報兒曹命陳薄奠指日東望
臨風涕零

祭錢伯同母碩人文

嗚呼人家世族垂三百年方其盛時二浙惟錢被兵
日少有此山川尺寸必爭俄而華顛業如敝屣聖門

常天祿以報功位以象賢著忠令甲吳寶與肩代不
乏人母儀是光睠惟后族和柔靜淵女美夙著女訓
素閑有德有容淑此華鮮有禮有節饗夫薌豔齊實
吾偶作配其緣生兒大佳胎教固然兒亦自力取友
必端有聞于朝進服班聯持節分符于蕃于宣風米
間見仁愛則專板輿有教奉以周旋庶幾色養小爲
變遷天子曰歸赴我詳延綵戲之樂所居而居了心
罔極福無十全登進方隆恐此棄捐嗟舊封邱遺愛
在焉豈我一夫爲是惓惓弔死唁生困於拘攣群除
伊邇寧發慰言一奠之誠不懈愈虔天運參差惟偏

非偏

祭樓德潤母夫人文

惟靈守寡之操有以參列婦於古先撫孤之仁有以
見夫子於地下所積之厚所收不微板輿東西厦屋
終始年踰八十爲人子者寧有滿時命至再三有國
冢者以錫類耳雖天報之未殞而人道之有終念一
旦之息微所不忍見追平生之色養詎其克堪此賢
嗣之所以創鉅而痛深而朋友之所以哭哀而滂出
舉觴而薦豈曰無從望堂而登於茲永已

祭鄭景元母夫人文

嗚呼盛衰消長相尋於無窮是非毀譽交發而未定
此世人之所共歎而君子以爲有命方夫人之盛年
悼其夫之已竟念二子之何學寧利名之足競嗟長
公之山立儼獨矜於細行蔚羽儀於廟朝樹後學之
審訂越仲子之膺揚慨砥節於清勁不克詘於崔嵬
無幾微於蹭蹬宜世道之有關詎門戶之私慶以還
報於地下謂婦德其特盛會歲月之幾何掩風波之
交迸彼山立其何罪躡夫人而目暝此蹭蹬而不已
遂得名於不令矧窮達之小異豈平生之退聽噫夫
人其何爲與此變而俱病雖自古之或然冀天定之

能勝不然則盛衰消長是非毀譽乃足以汨人之正
性也耶人欲若浮天理如瑩物必有對鸞鳳梟獍其
順其背或掩或映參差不齊於終必稱受命於天惟
舜也正長公有知告我曰敬其存謂何盍亦自靖逝
者如斯萬事墮甌委曲則巧直情則徑匪人可欺寧
我不佞尊魂如在雖幽不惜揭虔妥靈斯言有証

祭丘宗卿母碩人臧氏文

嗚呼母子之愛不出於閨門而足以關天地之造閨
闈之懿不出於鄉閭而足以起溥海之敬此其輕重
繫之人而眞足謂人者固未易以一二數雖隱德幽

光亦將不期而暴白也一世人物之英百年廊廟之具而碩人生之豈不有關於天地之造乎三品榮貴之養上壽康寧之福而碩人享之豈不遂起薄海之敬乎碩人之婦道固天下之爲人婦者所取以爲法碩人之母儀而天下之爲人母者雖欲想望其庶幾而不可得使盡發其平昔之所有則碩人之不朽固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也終天之痛人子之心豈有窮哉宿草之哭封部之人其哀如此仰惟靈識俯鑒精誠盡以餘悲泄之一奠

祭盧欽叔母夫人文

嗚呼多男之祝聖人不棄則百斯男徽音孰嗣兩政之合似續爲貴琴瑟既調男多受祉嗟惟夫人尅意絲枲祭祀酒食既嘉且旨家道用裕人心不貳開厥後來相導以理一男克立問學自詭聲問昭宣亦母之美或幹其蠱或尙其事諸男森然分頭並起百足之蟲不僵其死死而不亡亦惟有子闔內之懿聞於井里日夫旣行今亦往矣人壽有涯心問旣死生大變孰可寬譬號呼蒼天感念終始一哀出涕朋友之義我困于囚義亦凋悴追作此文尙千萬祀

祭蔡行之母太恭人文

嗚呼以太恭人之盛德而不及竟壽考以成子之養以令子之純孝而不及登華要以致養其母此朝士大夫之所共歎嗟朋友之所爲流涕而天之所以爲天其不可知者類如此也雖然太恭人之壽及中矣令子亦有列于朝矣夫君旣沒整齊家道母子相與爲命以致菽水之歡者又數年於此矣諸子稍稍自見頭角而爲母爲兄者亦庶幾可以無負矣等高下而較之雖太恭人之母子所以自盡者甚至而天之所以報人者亦不至於甚謬戾而不可合也五福之難全其來非一日而一事之稱心亦有以自歸於九

泉况其可以自寬者不旣已多乎歸從夫君而兩愛子左右之責當門戶而四兄弟先後之死者無所憾生者未易畢朋友之救不能匍匐樽酒之酌有如皦日

祭李從仲母夫人文

嗚呼夫人事夫有禮而不同其老教子有法而不及其成望有所止而事固難平雖助緝其家始末之可念然康強以老死生之可驚寒暑不能無代謝弦望不能無虧盈人生不能無欲有欲不能不爭苟在我有自安之分則在人無不盡之情終天之痛聖人以

三年爲斷顯揚之孝人子以終身爲憑恍吉祭之有
口必揭虔而妥靈稽一奠之竒禍乖大義於平生尙
時日之可攻儻素心之易明寓不足於薄少徒黯然
於滄零悵音容之已遠寧馨咳之或聆庶彤管之可
恃豈龜蚨之足正

祭郭伯瞻母夫人文

何郭大家里閭相望世有姻連成此吉昌夫人采淑
於何川彰出從于郭適合于當女功姑置婦職是襄
外餉賓客內謹烝嘗必敬必戒頃刻敢忘宜家宜子
拱立于旁睠惟夫君以志自強藏鏹巨萬詩書是將

論德聖賢結交老蒼無以相之歲月茫茫今貝已矣
有來感傷吾事未了付之諸郎兒亦自知若何終喪
弔者在門有淚浪浪

祭凌存仲母文

閨門懿行足以爲世母儀死生大節足以配古列婦
第知有子之可恃亦以聽天之所爲門戶方興世皆
知其爲陽報庭除日美人亦願其以壽終胡不百年
究此大數無寧一夕困於小疴樹欲息而風不停子
欲養而親不待昊天罔極從古難言朋友之哀託文
以訴

祭葉正則外母高恭人翁氏文

嗚呼惟恭人生長儒素嬪于勲門匪惟勲門國之戚
姻德尙多有貴無與倫方其盛時震動簪紳中更多
事散而之溫大家世族能幾人存粵其存者往往瓜
分各求其配惟德是論恭人宜之豈適王孫亦惟其
德相待如賓自飭以禮自督以勤再立門戶其命維
新賢士大夫以類而親有酒旣旨有殽旣珍爰多受
祉以友輔仁相夫至此有終則坤云胡不淑遽以計
聞使其夫子號咷云云恭人甥館第一輩人亮忝交
久義同弟昆一奠致哀詎曰無因恭人饗之以誠非

文

祭妻姑劉夫人文

嗚呼夫人有兒女爲我婦諸孤是以誘我以銘墓婦
德女美吾辭畧具親戚情義亦旣悉吐云胡今者猶
卬驚呼所不忍見輻車卽路萬事瓦解音容莫覩五
十餘年遂爲堆土杯酒從容莫復其處時節問信敬
致無所慟且出涕皆以此故兒女昔者固嘗奔訃余
乃不與會葬之數事有後先歸壽其母遡風而號有
淚如雨生必有死在昔自古哀樂從之人道如許後
先相送懼失常度觴酒豆肉至情所寓門庭徑塗魂

猶有據是耶非耶母亦小駐異時夫人嘗命兄女遇有海錯惠不妨屢雖小戲劇未酬前語今亦稍稍以登于俎尙如平生能享此不千古話說何時可茹

祭妹文

昔吾母十四歲而生我又二年而生汝次兄又二年而一男不育明年遂生汝自是不復有子比我年二十有二而吾母以盛年棄諸孤而去未終喪而吾父以醫望困於囚繫我王父王母憂思成疾相次遂皆不起三喪在殯而我奔走以救生者我妻生長富室罹此奇禍其家竟取以歸吾弟亦挾其妻而苟活於

道旁之小舍獨汝與一婢守此三喪屢焉在疚人不可堪汝左汝右悲涕橫臆見者疾首號呼蒼天竟不我覆余時無策副前失後大慟欲絕出入貿貿念汝之窮冀以死守雖余亦復慚不能救異時得脫均此貧富外表之姻母意已久余欲中變孰任其咎薄力未周成此非陋汝既畢結余終面垢吾妻視汝過於女厚歲時存問肯有遺漏天知地知余心未究見母地下一一可復三載之間禍患輻湊當路欲殺刑不易受搏手待命大明當晝親故反眼孰匪我寇汝與吾妻涕泣消瘦歸視我行病輒顛仆余亦失驚庶天

之祐長號而別事亦大謬我遭羅織命落人手汝既
喪夫而子又幼念此計窮病亦宿留天不可登地無
所叩瞑目長往如犬入竇余望網羅如鹿在圍內外
隔絕迷此惡候生死永訣豈曰邂逅汝責未了我禍
亦驟當使汝子稍識香臭死而可忍木亦難就嬰姍
勃萃自容宇宙余復何言無與汝鬪汝其有知饗此
觴豆

祭徐子宜內子宋氏恭人文

嗚呼婦容罔失宜其家室求我庶士迨其既吉婦德
可親宜其家人夫夫婦婦人之大倫恭人之初兩姓

既社外事詩書內事絲枲厥德交修相尚以理道德
性命施于女美曰父而舅曰母而姑承顏順志上恬
下愉賓客朋友親族戚疎一有不類則匪我徒祭祀
孔豐酒食惟潔職所當爲力兮必竭家道肅穆衆心
允愜胡不百年以及永訣男拋木下女失所依矧姑
鍾愛滄派交頤思與婦計楚相可爲寧忍俱棄命乖
所期畿內使節罹此悲哽有來貴當年不借承一生
辛勤半道乖梗事之難平有幸不幸言念昔者嘗獲
登堂拜母之餘爲壽于旁友好念篤克相無疆再拜
遣辭觸事悲傷遭此大變出淚痛腸魂靈縹渺如在

洋洋

祭薛象先丙子黃恭人文

惟恭人生于巨公之家嬪於名儒之室少不以富貴而自驕晚不以從容而自佚聽妾媵之宵征撫兒女如已出小星從參與昴取其有所依嚮而不止於貴賤雁鳩居鵲之巢取其拙于更改而不止於均一體地道之無成致闕儀之靡失率是以行其永迪吉會和鳴之幾時而契濶於一日用其于歸之相宜變其弗及之佇泣命也何言天乎難必爲故人而一哀豈平牛之永恤雖薄禮之匪嘉矧寸誠之敢忽望蓋嬰

之無從庶彤管之有述

祭王丞丙子文

嗚呼伉儷雖以義合而相配相求天實爲之脩短固有命存而且感且傷人實當之况其配也於天下爲最佳及其傷也於天下爲最慘此長號大慟所以不能自己而朋友不敢以理相譬解者亦知情之未易奪也嗚呼天乎人乎是皆不可得而知而死者渙然水釋生者怡然理順乃於處變爲無憾而人常未易至此雖托契於夫君豈能保安人之釋然耶情之所窮理之所在一酌之不敢廢語言之不敢苟者不敢

以死者爲無知也安人豈以其言爲墮於杳眇而不足聽耶情文苟稱安人其鑒之

祭潘叔度內子朱氏文

嗚呼夫婦至情蓋天所敎死生契濶則亦有數慨我良朋又失賢婦和氣滿門莫求其故數則靡常非吾始慮婦德隱然其畧可具生長膏梁樂嬪儉素兒非已出同此孺慕室無間言以及諸姒有姑嫜居足樂遲暮入門生敬德聲載路云胡一旦使我驚呼友朋之苦託詞以訴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五終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六

行狀

吏部侍郎章公行狀

初公年十六屬方臘唱亂睦之清溪環浙之東鞠爲盜藪公父朝散懼無全理則分幼子及衣一箱付公曰以是屬汝吾以汝母亦從此遁矣公奉命崎嶇山谷間僅得不死賊平挾其弟歸拜朝散而箱故無恙也自幼穎悟讀書不苟善爲詞賦而窮經旨至廢寢食中紹興二年進士第釋褐授處州青田縣主簿嘗攝邑兩稅舊法有上中下三限是年夏稅太守風告

諸邑及上限足者吾任其材公以爲民力不能辨且法不可爲也太守大怒公辭邑事不可則以次官督之使無越舊限而已秩滿關陞左從政郎授處州麗水縣丞改御前軍器所幹辦公事辟兼川陝宣諭使司書寫機宜文字以勞得左承直郎用薦者改左奉議郎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磨勘轉左奉議郎公外舅樞密都承旨鄭公剛中宣諭川陝故辟公以行鄭公留宣撫四川而公歸矣會權臣秦檜欲文致鄭公死地賴太上皇帝不可猶以罪罷公亦爲言者論去未幾轉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添差權通判宣

州轉朝散郎時魏公良臣得罪里居公嘗以事忤之良臣不堪公不爲動良臣繇是知公秦檜死良臣入參知政事奏除公兩浙提舉市舶公事舶司寶貨之府公自常俸外例所得公一不取對人亦不輒非前例轉左朝請郎差知建州州軍糧久不給軍情洵洵至之日爭走拜馬前時公帑緡錢不能三萬公徐諭之曰汝輩第各歸營得一月當次第給矣立案稅籍得豪民奸胥要領及期軍用沛然於是省教條寬科率與吏民相與守法而已不事風采而去思蓋不能忘也連丁朝散及夫人憂服除得知鄞州鄞當水

陸之衝虜分兵阨上流朝廷出禁軍戍鄂一日至或
須船千艘若馬五千匹公度不可辨者矣聞餘悉給
無留難當此之時朝廷置武事不問餘三十年並邊
百姓至不識兵革虜卒梟好流民不知所爲更居迭
去鄂往往不復故民公區處不遺餘力民得不以兵
事恐動州納秋租才五千斛上供至萬斛他須稱是
公視酒稅籍得贏錢立辨人不測其所以至此行行
神之公戚焉若不自得人亦莫解也鄂民相與遮監
司自言公實愛我願從朝廷別借公一城監司欲以
聞公笑謂曰諸公庸知非某意耶且朝廷未易欺也

某不自愛懼貽門下羞不果聞除兩浙西路提舉常
平茶鹽公事漕司常貸常平緡錢二萬萬至是已數
年漕司置不復言常平亦不問公嘆曰此非法意也
民不知賴矣立移督之而戶部復請貸三萬萬公甚
難之銜命小校恥不即付出不遜語公叱之曰此聖
旨邪常平民命也猶當以法奏覆不然奴何敢爾退
而歎曰官不可爲矣戶部尋知不可公亦不欲自異
也今上登極覃恩轉左朝奉大夫明年轉左朝散大
夫又明年召除尚書吏部員外郎兼皇子慶王府直
講乾道改元爲郎中除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遷侍御

中公上疏太畧云祖宗之大讐未報中原之故地未復嘗膽之志可少忘乎歡好常敗於變許師旅或興於無名歃血之好可久恃乎至於淮堧瘡痍江浙饑饉邦財未裕軍政久隳士風壞於奔競朝綱撓於私曲此皆當今急務不宜以偃兵而置度外也又上言願以財賦邊備二事專委大臣集羣臣之說參訂其可行者置局措畫假之歲月以責其成如以為今之大臣不足任願精擇可任者任之不然因循苟簡臣恐後日不可悔也又請博求武勇以備將帥之用三十年來將帥以事廢罪不至誤國者願一切與之自

新又嘗因水潦有旨侍從臺諫條具闕失公上言苟人事皆得其實是乃應天之實也人材欲取實能政事欲取實效諸所進用必考其實使一時虛名求售者不得冒進然後申勅有司視朝廷利害如在其家與其身不得以文移虛具上下相蒙人修實行事建實功上施實德下受實惠應天之實宜無大於此者時朝廷令兩浙江東人戶為田一萬田者糴米三千碩抑配度牒關子之屬公以為事類科歛無體民經國之意朝廷以經用不足議權拘郡縣職田公以為所得不足以當大農一日之數自為紛紛損失大體

戶部侍郎朱夏卿以交子兌發諸道常平錢一百萬
緡公上疏以爲自立常平以來其間用兵多故主計
之臣固嘗出意趣辨獨常平以民命故法不得睥睨
百卿何爲者而敢輕壞成法又公鑿交子不得支用
欺罔不顧忌法不可赦知池州魯蒼以竹生穗實爲
瑞竹圖之而囊其實來獻且言飢民實賴以食公上
疏以爲物反常則爲妖竹非穗實之物是反常也竹
生實則林必枯是妖也以妖爲瑞是罔上也况饑民
有食糟糠者有食草根木實者食土之似粉者豈以
爲是珍於五穀哉猶愈於死而已魯牧民鎮使其民

至此猶以爲瑞而獻之乎佞邪成風漸不可長又言
給事中王時升似朴實許足以欺世亂俗右奉直大
夫謝鐸嘗事僞楚不宜叨世賞無以示爲臣者上皆
從之初公嘗上疏言陛下臨御以來首禁監司太守
數易今往往無故輒易矣添差官不許釐務今稍稍
放行矣初改官人惟許注知縣今有經營得堂除者
矣有差遣人不許再易今圖換易者紛然矣至於蔭
補初出官者法當銓試今有堂除免試者京官合入
監當今有徑得職事官者私意勝而公法無虛文不
嚴加禁取則公道蕩然矣既而聞放未銓試人魏好

信等已四五十人參知政事虞允文意頗王之公不樂也卽上言今春銓試已中者率待五六年闕而黜落者乃得美除以援廢法以私害公事雖小而所係者大乞並行追寢不惟畧存公道亦清仕流之一端也朝廷嘗揀發諸路廂禁土軍若五分弓手就闕行在所籍爲忠勇一軍隸步軍都指揮使戚方約防秋罷遣還所在郡隆興元年留不遣明年又留不遣至是猶未遣也軍人相與詣臺自言公移牒樞密院不報軍人不堪往往竄去公卽上言足食足兵爲政之先務軍人以為必不得已則去兵去食而信終不可

去今因兵而失信無乃不可乎上語公曰此軍朕所自閱費不知限數而欲盡遣耶公奏曰臣所不知也臣所知者人情事體爾上曰然則當盡逃乎公奏曰今逃數雖可掩而人心動一旦空營迸散不捕則廢法捕則相率旅拒損威失體重爲天下笑上曰當與大臣議之數日公又上言以為逃數已不可掩急遣猶慮無及上曰前日議猶未定公奏曰議未定者是不可之辭也臣言不行無所逃罪重爲朝廷惜此舉動爾樞臣迎合聖意得無後悔乎上頷之曰更當徐議虞允文時兼同知樞密院事一日召戚方議之

陝前川文 卷之三十一
事復晨一軍竄佚無留者又相與拒鬪不可捕將校
以下皆貶官而方獨放罪公言方罪首也不可赦落
方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仍舊管軍公慨然曰是不
足問矣卽上言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虞允文輕
狂傾險敢爲大言以文武自將今居其位而胸中無
有挾私任情大畧可驗公以爲允文不去天下不復
有法連章論奏不已允文竟罷去時參知政事錢端
禮以肺腑與政丞相久虛府朝議以爲且夕當同拜
允文去而端禮之議亦寢公亦得罪去國初公在浙
西梁俊彥得中旨措置酒庫公不以職事左右之俊

彥不滿比去問公所欲公唯唯不對及俊彥幹辦皇
城司轉官獨不行臺謝故事公劾俊彥廢法俊彥竟
以贖論會公除史部侍郎力請罷去上怒公辭免不
逸有旨放罷汀州居住或爲公言是行俊彥有力公
正色曰吾事君不知大體分應得罪俊彥何爲者邪
且聖明豈受人耳語有汀七年杜門觀書世念泊如
也獨以不得展省先壠松楸爲恨既有旨自便則歸
拜壠下退語妻子今死無憾矣明年得提舉江州太
平興國宮又明年以疾卒于正寢實乾道九年閏正
月之二日也享年六十有八娶陳氏早卒贈宜人再

娶鄭氏四川宣撫副使公之女也子男四人濤右迪
功郎平江府長洲縣主簿渭左從政郎臨安府富陽
縣丞先公八月卒渙以公致仕恩奏上充從進士舉
澁奉公命出後公仲弟著女四人長適宣義郎西浙
西路堤點刑獄司幹辦公事鄭樞孫次適進士陳檜
次適迪功郎江州德化縣主簿楊注次適承奉郎監
臨安府糧料院鄭莊孫孫男十人機楠崧雲卿棨柄
采棣餘未名女三人長適進士盧誠餘幼濤將以淳
熙元年九月十三日甲寅奉公葬于永康縣武平鄉
碧湍里三石湖之側前葬濤以行實爲請且言先君

實知子亮屢道罪逆不能固辭濤固以請亮自惟少
年時不自愛重晚方悔悟鄉間故不齒也獨公一見
得之命其子弟相與其學一日來過則具杯酒從容
侍公語間論天下人物往往意合知公金玉人也因
嘆世之量人者甚淺不足據然嘗聞之公之子弟公
嘗誦古詩每向秋山拾紅葉姓名那許世人知輒諷
詠不能已可以觀公之志矣然則紛紛固非其所屑
也每自幸晚學得依而公遽下世爲之慟且涕下義
當執筆狀公之行以告世之有道立言之君子而語
言荒亂失緒辭不獲則姑次第之公諱服字德文其

先建之浦城人五代之亂徙杭之鹽官國初來婺因家永康會祖洞祖玠父俛累贈右朝散大夫母應氏陳氏贈宜人公及朝散在時爲郡朝散得封右奉議郎鄉人榮之公有論語孟子解各二卷易解二卷古律詩四卷藏於家淳熙元年夏六月晦陳亮謹狀

郭德麟哀辭

往時東陽郭彥明徒手能致家資巨萬服役至數千人又能使其姓名聞十數郡此其智必有過人者余不及識而識其子德麟德麟承家有父風而淑其子弟則有光焉德麟之子曰澄伯清者歷從一世士君

子游異時言諸郭事往往不同至是而論始定矣自德麟在時固嘗惴惴焉以前事爲未滿也余獨以爲不然國家以科舉造士求天下豪傑於規矩尺度之中幸能把筆爲文則可屈折以自求達至若鄉閭之豪雖智過萬人曾不得自齒於程文熟爛之士及其以智自營則又爲鄉閭所讐視而每每有身掛憲綱之憂向之所謂士者常足以阨其喉而制其死命卒使造化之功有廢置不川之處此亦爲國之一闕而默察天地運動之機則德麟之所從惴惴前事者固足以見國家崇儒重道之極功亦足以動識者爲天

下大勢無窮之慮非直德麟父子之足念也夫程文之士既足以爲一世所任用而其間有所謂通經篤行者又自爲其徒所尊敬而常若不可及雖德麟亦既仰望而畏服之矣余於斯時方將爲之長言以解德麟之惴惴而寧其死其不訕謗譴斥於一世之士者幾希然使德麟持是以見其父於地下庶可以相視一笑而百年之後當有明余心者其辭曰云云

龍川文集卷之三十六終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七

墓誌銘

先祖府君墓誌銘

東漢之衰太丘長陳公名實是爲有道君子紀羣又克世具家位至三公九卿司馬氏南渡而達從以遷其後家於吳興霸先遂據全吳四世乃亡其葬於婺之永康號厚陵者或曰后陵陵今雖在錮之以銅不可發莫能考其爲誰故永康之陳最號繁多而譜牒未嘗相通也往嘗有於百年屋壁間得數紙書言譜系甚詳有曰王曰公曰御史大夫曰龍虎大將軍者

疑其爲陳隋間也至本朝咸平以後始從世俗稱號曰公則陳氏之散落爲民久矣亮之八世祖諱通及其子諱隆始自奮田間居陵旁七八里曰前黃至孫諱援遂大其家有子四人其三則於亮爲高祖高祖諱賀早天一子曾祖也諱知元宣和間以隸籍武弁例赴京城守禦從大將劉延慶死於固子門外是生我祖諱益字進之爲冢子先祖少以志氣自豪蓋嘗入舍選從事於科舉皆垂得而失旣又欲以武事自奮亦弗克如其志晚乃浮沉里閭自放於杯酒間酒間歌呼遇客不問其誰氏必盡醉乃止然其孝友

慈愛明敏有膽決蓋天資固如此也故亮嘗竊言之昔韓信謂酈生日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叔亦信之等夷也而湮墜無聞士之困窮偃蹇百未償一卒坐牢落以死者非盡智失也先祖生於崇寧二年正月五日歿於乾道三年十有二月二十有七日先祖妣黃氏敦武郎諱捧之女其生也先先祖一百九十有三日其歿也亦先六閱月而閏後六年十有二月有二日始克合葬於龍窟臥龍山之下將葬家君實命亮曰我尚祖墳墓具在而我曾祖爲季子我不敢祀也我曾祖我先祖墳墓不存又不得而祀也我將

葬我先人於其中俾汝母耐於我先夫人之側他日
次第以昭穆葬汝居其隅以供洒掃使自是譜系一
二可數子孫之賢不肖不可知而吾之志不可不明
也又命亮實書其事于石以納諸先祖□壙亮拜手
稽首而泣書曰

生有遺才沒有遺義地有遺形墓有遺位爾子爾孫
其勿棄□

蔡元德墓碣銘

崇寧大觀以來祖宗之涵養天下蓋百五六年矣
三光五嶽渾為一氣士之及生其時者大抵魁梧質

重無自喜多易之態故自渡江後雖里閭人物往往
不自促狹進不得志於科舉退必有以自見於其鄉
昔亮得之先人者如此退而私察其同時並舉之人
又得東陽蔡君元德焉君嘗學於古參知政事□公
次翁去舉漕臺不中□□□□其家以鎮其里閭
敬老慈少使詭猾暴橫者不得自肆平民安之而官
事賴以省及其父春秋日以高為園池以婆娑自樂
家事一不關焉遂以忘其老君卒於乾道九年十二
月之朔後二十有四日吾先人亦自委棄諸孤其後
里閭所見人物非復往時之舊愈為之悲傷焉其孤

將以淳熙二年十月二十有五日常于所居相望南溪之源病世俗之侈於葬思欲效古以寧其父大懼力不勝俗謀之永康陳亮曰是惟子之所以自獻耳遂屬以銘銘非吾任也不忍使先友之無傳而人物氣類之變無考焉君諱彌邵元德其字也不能言其所自來蓋蔡氏之居於蔡塘舊矣曾祖諱億祖諱材秉義即父諱友文從義郎君享年五十有八娶戚氏故處州縉雲縣承觀光之女子男三人仲熊仲虎仲麟女三人陳次臯黃煥李開其婿也孫男六人女三人皆幼銘曰

生足自效於州長縣正而古制之未復死則自隨於弊車羸馬而非以矯其俗尙有銘焉相墓之木

宗縣尉墓誌銘

靖康建炎之間故忠簡宗公澤起家知磁州當虜人長驅而南迸散橫潰不可收拾之時獨憑城死守爲天下倡遂副太上皇帝開元帥府於濟南及太上膺命南京公留守京師能以忠義鼓百戰之羣盜以嬰方銳無前之鋒懣然如老羆之當道餘民因得賈勇從公以奮而河北已沒郡縣翻爲國守功雖不竟江南卒賴以直國是爲一代之人豪中興之元勳也公

陳前川
廿家婺之義烏皇考某累贈大中大夫公兄沃之子
稷亦以公故得官至修職郎公守磁之歲稷生于日
武端整重厚絕不類常見比長能爲文章有聲場屋
間三上卒能取世科釋褐授饒州德興尉便若素閑
吏直者平生與人交樂於傾盡不爲齟齬疑僞意態
在承平時士君子之氣人以謂公耕之炊之而其諸
孫食之矣然代滿甫及家以淳熙丙申七月二十三
日死是果何理哉縣尉字成老娶葉氏子男二人林
楷女六人何大辯某某其婚也幼未行楷將以戊戌
十月丁酉葬縣尉於去家十里熟水塘之原大辯者

永康陳亮妻之弟楷之妻又其女弟也磨壙石再三
乞書之銘曰

我思忠簡不數士稚惟具血誠聞者興起中興姓名
與國同紀從孫世科家庭之美不卒壯圖以厚來祉
後不復究其藏在此

林公材墓誌銘

尹姓林氏諱崧字公材婺之永康人其先從天台來
於君九世矣初君祖父濟父思聰自田間積勤服
業以起其家至君兄弟且耕且學以無忘先世之緒
而開其來者自是子弟始一於學矣然君猶以爲艱

難乙易失也訖晚歲不自侈大余嘗至其門崎嶇桑
柘間得小徑並墻以入計君之力非不足也獨至於
爲具子問學之費無所靳君容貌魁然事親能自異
於等人宜其於緩急輕重之際不足觀者矣不幸得
年五十有二以淳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甲戌卒
娶徐氏子男三人懂愉慥愉先君五年卒孫男女三
人皆幼君歿之明年其孤將以十月甲申日葬於去
家一望西山之原一日慥泣然拜于庭下曰昔慥實
從章氏兄弟以來今其葬者大抵有銘矣奈何以處
慥父余無以答乃爲其銘曰

不失其樸而示以文爾祖爾父爾子爾孫

孫貫墓誌銘

有宋中興之四十六年亮始取古今之書一二以讀
之稍稍與其可者共學而同邑孫氏之子懋實來余
愛其質性之穎悟也不愛吾力而琢磨之日引月長
閱四年當淳熙乙未余爲易其名曰貫字冲季以觀
其成秋七月十有三日冲季死余哭之慟冲季得年
二十三歲娶陳氏一子後七日亦死於是冲季之父
名序老矣又鰥居恃幼子以養旣而以書來告貫得
古卜序復何心以葬貫也九月二十八日丙午余率

其友盧任徐碩周擴呂約周作喻宏喻寬何凝胡括
錢廓方坦臨葬深具坎厚土以覆之買石識其墓曰
天地之生生不窮則死寧有已惟其生死不信是以
銘之在此

章晦文墓誌銘

章氏世居建安國初有來婺者始爲永康人自郇公
申公相繼爲宰相故建安之章聞天下其後百有餘
年侍郎公始以進士起家永康晚入臺爲侍御史以
吏部侍郎去位侍郎兄弟四人而名著字晦文者爲
同母兄弟晦文自少容貌偉然把筆爲詩文使能有

不儿語父兄特愛之及長疎豁奮勵不能依阿善惡
間不幸得年四十以死實紹興乙亥十二月二十七
日也曾祖洞祖玠父俱故贈右朝散大夫娶姚氏無
子一女適進士徐日休他日侍郎公嘆曰吾無兄弟
矣我死吾懼吾弟之不食也命其取所愛子曰湜者
奉其後初君死時用子弟禮以葬當淳熙三年湜蓋
年十有七矣顧瞻不寧始議收卜將以七月乙酉葬
于蔡山之原禮無子以兄弟之子爲之後先君之肢
體一也使其一體不廢足矣天理人情之至聖人所
用以爲天下之通制者也使爲之後者更力學以顯

揚其緒則死生均可以無憾是嘗從余游蓋亦知動心於此者是以求銘君之墓銘曰

帶于土魂從其祀謂君無子亦既有子

陳性之墓碑銘

往嘗論鄉之富人以陳性之爲第一吾友徐元德居厚亦知此翁可人意而樂妻其少女焉居厚以對策切直得從事浙東觀察府竟以不能屈折上官罷去獨敬憚性之蓋相處數年如一日余嘗款性之門聞然如無人聲頃之一僮出問客姓氏已而肅客人主人相與爲禮已而杯盤羅至終不見喧嘈之聲性之

而目嚴冷與人寡合雖大會集率不過三數客遇有所往雖百里夜半亦疾馳竟歸一日與鄉士大大過子自命行庖具飯食畢從容言曰某素不解飲一飽之外雖留何用子亦不强也衣食取足不爲分外經營不交涉邑官吏謁人縣庭則不問可以知其令之賢矣蓋其自爲過多爲人過少若有取於楊朱之道者然予聞性之官劍浦鄉人陳公質且老而羈置在焉性之曲意撫存之使之自忘其爲辜戾也居亡何公膺死性之還自旁郡道逢其馬都監者往驗其死性之囑以徐行有檄止君矣姓之亟趨郡白事得追

還其都監者又爲治其後事頗悉蓋古之義俠所謂不以存亡爲解者大率亦此類錄此言之士之索守里間會不得少自概見於世者豈必曰鄉稱善人而已乎性之以貲補迪功郎嘗主南劍之劍浦簿以憂去官而不復調笑性之陳氏諱良能牲之其字也會人父本大父思忠父填子思三人琳止已願女四人長適奉議郎詹宗堯次曹鉞次何椿季則徐氏也孫男五人大年大任恂愉明孫女七人長適何源次詵嫁曹湘餘幼性之之配爲胡氏以淳熙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卒明年正月七日葬邑之承訓鄉橫渡山之

東源又八年十有一月庚寅性之始合葬焉性之家故多竹不以與人多美器用不輕以假人居厚每笑於余無所不可墓上之銘宜願之有請也願嘗從子游郡以其名上禮部而性之死矣蓋癸卯十有二月七日也得年凡七十歲銘曰

永康之陳曰龍山曰墓西曰石牛曰西門皆嘗有列於朝曰白岩曰前黃則富嘗甲於鄉閭矣自君父祖崛起清渭儼然遂爲七族而譜牒之相通則未有攷也宗法不立難乎著姓起其宗者以人而稱有蓄不救事特未定莫爲之先孰承斯慶銘之存也亦以令

也

錢元卿墓碣銘

浦江於婺爲山區葬賓客商賈之所犇湊民生其間者往往樸茂質實力農務本家以不欠賦租相尙人以不歷公庭爲常恥於華言少實而以士自命故間歲之華至於有司者亦自有數長吏至則相與安樂其俗而已其或貪暴自肆則熟咨嗟而不敢出一怨憤語此雖書傳所載古者禮義之俗不過如此往時浦江有錢氏之子廓從余學沉靜和雅語如不能出口稱其里中兒也及其學有端緒而歸鄉之大人長

者相與審問延譽或折輩行與之交此豈他邑之所未見者也始其祖父良臣以辛勤起家年且七十訖猶無恙其父贊固已學爲士而又甚篤於廓者俯首書冊中口誦手抄窮日夜不輟止然得年二十有六以紹興丙子八月之三日死卒不能少自見於場屋間死時有二男一女其妻爲同里金氏金氏撫育其男女勞苦有恩意凡十三年亦死男之長者名抑疎豁足當門戶少則廓也女已嫁蘭谿方大同其葬在距家五里他日二男上冢痛其父之葬不及待兒之有知也環視墓門不甚固謀以淳熙戊戌十一月庚

西青人三 卷之二十一 二一
申朔徙葬其地之高處一一令如法未徙前六七日
廓以書來曰廓得事先生之日久廓先人宜得銘余
寧有受於廓願銘以立就懼不足爲銘通化之錢嘗
有顯者余不能詳其譜之離合而三數年來浦江之
俗所聞日與向異風俗之移人亦甚爲廓懼也非復
余向者之所聞雖廓之通敏愈於昔而其樸亦異矣
後十五日永康陳亮爲之揭銘墓上以識其向之爲
士者蓋贊之字曰元卿云銘曰
新塘之原有立其石是爲昔墓過者必式

郎秀才墓誌銘

淳熙三年秋鄭婺州以召還約其弟迺母括蒼而語
其屬邑之民永康陳亮曰我必取道龍窟以趨行在
所訪子有日矣歸則刻期洒掃以待公然猶差半月
而後至曰早嘗飯於郎氏矣是其郎翥鵬舉者我識
之久矣明年鵬舉始遣其子景明來從余游余嘗過
之出一石示余指其所望之山曰是綿亘數十里而
爲在官之山並山窮民實資以自給衣食嘗有奪而
私之者郡太守吳公芾韓公彥古取以還之民書之
石也俾知二公有德於茲山也不然吾何力以致此
也余爲慨然久之今天下之田已爲豪民所私矣雖

在官者亦不以與無告之民豈期有在官之山又以
與民而恐奪之乎二公亦何心於爲德也又明年余
過之而鵬舉死矣蓋正月之六日也今年春余又過
之則旣免喪矣其孤出鄭公之書曰是從寧國以三
萬賻我夏五月鄭公還永嘉余與徐元德居厚侯之
於館頭遷延久之則又飯於郎氏矣鄭公於今爲道
德之望乃世所謂鄭景望先生者道旁人士獨郎氏
歟胡爲而眷眷若此乎冬十一月甲子子景明將葬
鵬舉於武平鄉盤龍山之原而景明拜且泣曰殯石
未有書庶幾先生之興哀也問其世則曰具先嘗川

人自十一世祖光祿大夫知制誥諱珣者永嘉刺氏
其後徙居婺之永康然亦不能言其所以爲十一世
之詳也會祖霖祖觀光父思堯鵬舉娶徐氏子男六
人景殊景明餘尙幼女二人長嫁同邑葛世脩次未
笄鵬舉死時年四十七歲銘曰

物之生也人自別於物士自別於人人士之望則又
自別於士非其自別以自成將以相成而相映病無
達人無聞非病牽連得書未侈其應生者自力其藏
其定

胡公濟墓碣銘

東陽胡公濟年四十七而喪其配悉以其家事付子勤而築庵以居不復作世間念然猶銖積寸累別爲田數百畝曰吾爲諸孫地也釋氏以理爲障以身爲幻以孫子爲贅於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大倫一切廢棄而不論專求其所謂出世間法者夫旣已有身矣則世其可出乎世不可出則安得而無孫子之情乎以公濟之志足以知所取捨如此宜其享有福壽蓋年八十一康強無疾而終里間有遺思焉余聞公濟少頗自豪家故饒財入手則淨盡不問旣而小用其志能家道輒如初又復能藏鋒以休公濟於余

爲大父行及際其晚歲泊然之時覩其風貌孰厚氣資凝重可以想像承平之里間遺老而惜不及其壯也子勤字彥功與先人俱娶黃氏彥功端然坐家爲甲間信服不啻官府能光顯公濟餘業此其父子皆有過人者余傷其有能之不試而彥功又將老矣天地之正氣發泄於人而里間之所易見者已不滿人意如此彼其遺恨果何在亦可以人之思慮所及而參酌其中以應天地之運乎又將有大於此者則亦同此慨歎而已今年春正月十有四日彥功旣禫又十二月癸酉葬公濟于家旁之北山葬罷將刻銘墓

上以其辭委余余固心知彥功者居相隣親相屬焉
其奚辭胡氏得姓所從來甚遠且與陳爲同姓其譜
系遠不可記有諱遠者始居東陽永康之間至公濟
之父遂大其家公濟諱肱娶戚氏子男一人勣也女
二人嫁蔡犧陳擴孫男四人廷芝廷茂廷芬廷芳業
進孫女四人嫁從政郎梁辣承信郎陳究將仕郎曹
致中進士黃公輔曾孫男女合二十五人玄孫一人
於是淳熙八改歲矣永康陳亮爲銘其石曰
士以文進異能盡廢我銘之悲獨一公濟

方元卿墓誌銘

譜牒之不明久矣卿士大夫能譜其世家使始末可
攷見者蓋僅有之而況崛起田廬能由其所能之祖
至或一二百年而不墜是亦可尙已浦江真溪之方
氏自其諱聳者奮以有家至其子超孫允修資日以
鉅遂爲邑之望族允修之子彥老守其先人之業能
以尺度自律天資恕厚與人無怨惡不求甚羨以自
侈亦不慕非人情所有之美以求名聲期自出於先
世之外益其自處者求無甚愧於心而已是真易之
所謂克家者其字曰元卿生於宣和癸卯之二月二
十八日歿於淳熙六年之十月二十五日娶柳氏子

男三人友益溫友賢溫後君三年卒女三人歸東陽貢士單肖錢伯明朱宗祐孫男四人坦概餘幼孫女六人其一歸毛友多坦嘗從余游一日其父來視坦每進見亦若諸生然其恭而篤於教子若此今將以淳熙八年九月十二日葬君於邑之政內鄉大姑之原而以墓石累余余懼後世不知永康陳亮之爲誰而况能及君乎蓋自昔常如此而人終未悟也銘曰不墜先業以勉其身其餘以待餘人

孫天誠墓碣銘

丙戌之春鄉人徐木子才胡達可行仲聯登進士第

方二君未第時行仲之貧特甚孫君天誠皆妻以女而左右之至是莫不謹言孫君之知人孫君又自喜教其子遇州縣學時節較藝孫氏子常不在三兩人後予時尚少罕與人接亦知孫君能自別於他富人也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而善致富者則曰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其抑揚闔闢蓋加一等矣然猶較尺短寸長於其衝也孰能運其智力於不爭之地使范蠡計然之策一切在下風乎蓋余居之南十四五里地雖鹵瘠而非人之所必爭孫君乃自邑而徙居焉勤取嗇出以盡有其土火較二十年間富比他人

而省事過之此其爲富有概於余心者孫君諱亶天誠其字也會祖繼先祖無黨父軫君生於崇寧乙酉十月二十有四日歿於淳熙辛丑十二月十有三日娶周氏子男二人長克和次光祖早死女四人長歸徐氏次嫁趙端夫次則胡氏季適梁季璿故戶部尚書汝嘉仲謀之諸孫也歸徐氏之女尋死而子才既得邑定海矣孫氏其先富春人方漢氏失道海內相與競智角力以覲非望而曹孟德以蓋世之雄執縛畧盡孫討逆蓋破虜之子翻然欲與之爭而孟德益甚難之不幸早世仲謀據江東之地因曹氏之篡自

帝一隅使魏不得爲正於天下而天命不知所歸者殆數百年區區一時之自營其所鬬繫乃如此及其四世之餘子孫散落爲民分適旁郡况又歷七八百年則其間何所不有故來隸永康者亦不能言其於今凡幾世而克和將以甲辰冬十二月二十九日甲申葬君於去家二里姚嶺之原以墓石諉余余悲夫盛衰興廢之相尋長短大小之相形而人之智於是出焉要其事爲有可言者其於孫君安得而已乎銘曰

生墜其地死營其旁何以識之孫君之鄉

周叔辯夫妻附葬墓誌銘

周氏不知其所從來或曰由建安徙處之縉雲然自諱元者徙居永康之上衢於今可攷者五世矣元生謂謂生琛琛生褒世有吉德不競利於其鄉而衣食財取足故鄉人無憾於周氏然褒死於辛丑之亂所存惟婦人女子其禍亦慘矣又得其弟之子若訥字叔辯者爲之後叔辯之吉德視父祖有加焉此豈所謂天定者耶然叔辯又無子其母弟謙旣已出後從父矣叔辯以其子晄爲子晄左右就養無違叔辯得年七十有六晏然逝去實淳熙己亥八月之六日也

先是其妻黃氏以丁酉七月九日蓋年八十而卒人妻以壽考瞑目可以觀晄之爲子矣天人交際之理厥應不忒而變化倚伏要之於其終可也兄弟之子獨非吾子耶形骸一隔而爾汝判然雖聖人亦未知之何矣始叔辯嘗出求仕事不如意輒棄去不問其所後之父有女子三人盡以其產自隨斥其毫末以與叔辯已又以勢奪之叔辯亦不較也叔辯與先大夫俱娶黃氏視亮益諸孫行而行之如尊客雖其他小兒亦未嘗易侮之及若親戚之貧者不獨不替其禮又欲忘其力之不足而卵翼之今之讀書爲士者

往往多未之及也吾故於叔辯敢不論天人之理以待後之君子乎叔辯所後之母施氏塊然獨葬於去家一里之坡上叔辯嘗登墓喟然顧子孫而嘆他日必葬我夫妻於其側以明所後之義眈不敢違以上有二月十三日附葬而問銘於同邑陳亮其辭曰
母居其中子左婦右旣絕復續以昌其後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七終

陳龍川文

墓誌銘

共廿九
年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八

墓誌銘

何茂宏墓誌銘

公姓何氏諱恢字茂宏得姓所從來甚遠而婺之諸
何爲尤盛居城之東而散出永康東陽義烏者其分
合之詳不可得而紀然義烏之族自公而上其可數
者六世而公又有子有孫矣公之曾大父京始葬其
父祖於官塘之東西兩偏又營其地而居之浚其塘
至百餘畝以盡有其四旁之壤兩子其次諱先是生
公之父諱樂以志氣自豪嘗欲奮於武事得官河北



之恩州而公生焉故公狀貌端厚意象軒聳而胸次
疎豁是非長短人得以望而知之讀書爲文亦不肯
過爲巧麗取於適用而已大畧似北人者豈其風土
固如此公之父必欲其二子由科舉自奮公獨以其
餘力助理家事積累至巨萬公弟恪茂恭得以專於
文學庶幾近世晁張輩流嘗與公同上禮部茂恭得
之而公不利公忻然曰是足以報吾父矣時公父已
死數歲家事□□□上不使茂恭關心焉茂恭奉其
母湯藥惟謹不問錢物爲何事而公之臨財雖鬼神
不欺也兄弟相與爲一體至其論文小不合輒爭辯

以致辭色俱厲僮僕往往相語以爲笑茂恭未及爲
時用而死公年且五十方俯首筆硯務合時好以與
後生輩較寸晷於春官僂僂奉湯藥如茂恭在時暇
則從容園池以小詩自娛皆清切有雅致而家事一
切付茂恭之子大受惜若素不解者進退仰縮古之
君子無以遠過矣娶同邑葉氏子男三人大辯大雅
大猷女六人唐仲義陳亮宗楷陳大同俞袤其婿也
幼未行仲義與茂恭同年進士以邵武之光澤丞上
銓曹關陞矣孫男二人蘭孫王孫女二人尙幼得年
五十有九以淳熙癸卯七月三十日卒始公無恙時

嘗欲營地於源深亭之上曰東望吾父西望吾弟其他可勿問也旣而策杖於野堂之西桂林之旁徘徊顧望曰是亦足以藏其身矣日者獨以黃順堂之山爲最吉曰是回鸞舞鳳之勢也諸孤欲遵先志稍近野堂之東而日者又以淨明之東山爲吉寺僧欣然從之用力至費百餘萬將以乙巳之正月某日葬焉而有爲口語使寺僧牽連改動以遷延其葬者諸孤竟以正月乙酉葬公於官塘之前山使亮書其石昔亮嘗見朱晦庵論廣漢張敬夫不惑於陰陽卜筮雖奉其親以葬苟有地焉無適而不可也天下之決

者何以過之知公之三子固自爲可於是永康陳亮再拜而書曰
生不求全於人死不求全於地嗚呼以此遺子孫足矣

陳府君墓誌銘

永康之陳大抵派自吳興蓋其所從來遠矣其居邑之南四十五里曰前黃者遠事今皆不論論其耳目之所及者遡亮而數之凡八世而亮年適四十矣三十年得一世其間又有過二十而得子者陳氏於今往往近二百年雖不能馳驟取功名富貴以自見於

陝西通志 卷之二十一 三
斯世而衣食豐足推其餘以及隣里使一鄉無憾於
陳氏蓋自六世祖諱伯援而邑人始有稱焉更三世
而守其家法終始不墜惟最長一支焉然百四五十
年之間衣彼國家之飽煖大家世族或以淪替而無
餘而一鄉之望凝然如一日此豈無所繇致哉亮之
曾祖幼喪其父而高祖母以盛年守志於是六世祖
老矣家事悉以委之長子諱文什實能撫孤存寡義
不以一毫自私使高祖母兒女之累釋然終老而不
悔者恃其夫之有兄也及會祖死於王事而先祖兄
弟以摧喪之餘暴當門戶凜然懼不自保而會祖

諱良佐實存撫之所以終其父之志也其後先祖病
廢先人常有不勝家事之憂曾伯祖之子廷俊與其
繼室葉氏實左右有家人事固多故而吾家三世被
其三世之德其大者可念而不可忘也公諱廷俊字
時又嘗以納粟辟尉清之永平然非其好也先娶同
邑呂氏蓋甚宜其家而不幸早世子男三人克恭克
勤克誠女三人適注注胡炳徐良史孫男九人恂亢
亨隨光恪凡允愷女三人長適徐士龍次盧屋次幼
曾孫女二人公生於大觀戊子三月十有八日歿於
乾道戊子五月二十六日而男女之長者與公相繼

而卒又十有五年冬十月十有二日巳酉始克葬公於距家五里雞鳴山牛塋之旁論次本末以納諸幽諸孤以爲責當在亮謹再拜而銘之銘曰
生而敦龐以壯門戶長則克家以光厥祖世有隱德細猶未數天道昭然歸安此土

謝教授墓碑銘

淳熙三四年間三山林穎秀寔之作邑永康強敏有幹畧一邑不勞而辨父老以爲三十年所罕有劉仲光茂實爲其丞茂實永嘉人嘗從一世士君子游以器識自負不以細故變其所守寔之疑其好異而茂

實不顧也余游二君間每爲曲暢其情邑尉謝景安獨恬然無所適莫二君亦安之如一家邑人實賴焉及趙伯彬德全來蒞邑事風采煥發而一丞失其姓名外緩中伎趙以憂去丞欲掇拾其事而文致之卒愧景安而止使當兩雄不相下時景安居其間所以陰消人意者其所能庇賴必多而區區一尉效見止此及諸司交章論薦於吏文少參差景安一不以介意夫爲賓州州學教授實在極南人士無幾何景安獨不鄙夷其人請諸州將及諸司愈欲贍給其徒而致之學不幸而景安死矣嗚呼國家以科目取士以

格法而進退之權奇磊瑰者固於今世無所合雖復小合旋亦棄去以景安之靜厚篤實亦復不遇如此士之欲以科目自奮者雖既得之要皆未可必也景安姓謝氏名達字景安福之長溪之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先室王氏繼邵氏子男三人宜之進之謂老女三人長適士人陳表之餘幼以淳熙甲辰五月二十三日卒得年六十有一以致仕恩得承事郎宜之將以明年三月甲申葬景安於吾邑之合德鄉茅山之原而以墓石爲請余雅知景安者不能經紀其葬而敢愛其言乎顧未知千年之後定如何耳宜之

能自力足以修父之業吾友徐木子才吳竿允成實相爲終始之允成與景安同邑於是方尉永康云銘曰
生於閩死於廣葬於越惟其平生所不欺者不與此而俱滅深藏厚覆以觀餘烈

陳元嘉墓誌銘

縉雲陳君元嘉以其讀書之餘凡山經地志醫卜方技之書黃帝岐伯之所答問郭璞呂才之所論注無不熟復而究切之下至奕棋亦入能品動息自遂與物無忤從容暇豫人也元嘉娶章氏故吏部侍郎諱

服之女弟也於是士大夫亦多知其名聞其死無不惻然傷之其子檜嘗從余游幼子猛有豪志嘗欲問余以古人之大體方進而未已也奉其諸兄之命而問銘焉乃見其鄉之長老言曰甲戌之旱所在動搖鄉之郭君集義兵以衛其境元嘉亦散家資募少年之有武勇者什什而伍伍之參錯能否牽連遠近而人固不知也會郭君之徒有謀叛者郭窘甚夜走鄉先生胡經仲之廬則語元嘉命隊首擊鑼鳴鼓整布隊伍更出迭入壓郭氏之門而過焉時邑令方循行四隅以督賑糶元嘉令僞爲縣牒起義兵自衛微使

郭氏之徒聞之而元嘉之兵先集未幾邑令亦來其徒震動然尤自詭以獻武藝元嘉命翼開左右使獻之叛者卒不能逞而止以元嘉之才小小自見已能如此而余獨知其爲鄉之善士蓋人才因事乃見而元嘉亦不願以才自馳騁於世非真余之淺於知人也元嘉姓陳氏諱昌運元嘉其字也其先繇永嘉徙縉雲爲鄉之大姓曾大父捷大父夢父師尹迪功郎潭州善化主簿子男五人椿檜槐樞猛女六人適周翊何坦沉集王元德坦監處州石堰銀場餘未行孫男五人日新日益日宣日嚴日勤元嘉以淳熙八年

四月十日死死時六十有五而其葬在其邑之仙都
鄉深都之原實十四年十一月五日於是永康陳亮
爲之銘曰

才足用世而爲鄉善士非其命也亦其志也山夷谷
堙而來者不墜非其志也固其義也

庶翁昭甫墓誌銘

嗚呼昔我先人實生汝而棄汝於他人力未足以活
汝也我兄弟欲活汝於我家之傍念汝之似吾先人
也活汝未成而棄我以往豈以我爲不足賴乎我不
能不念其子而不念吾先人之子則無以自別於禽

獸矣我之心既不欺於鬼神而汝猶有疑乎無乃汝
既知之而命之修短非汝之所能自制乎不然則我
之衰困顛倒獲罪於天者既多而併以累汝也嗟乎
冤哉疇昔之年當路欲置我於死地病餘而繼以囚
繫坐天獄如坐井雖生能幾何扶持左右始末惟汝
未幾爲小盜要而欲殺之於路卒能使薄正其罪獨
汝爲有奔走之勞汝之於我既無負矣生死之變俄
然至此得疾之端又復繇我而我之所以處汝者今
雖百喙自言人誰信之觴酒酌汝而諸子列拜於前
汝魂未定向聽我語衣衾棺槨我皆主辨歲時祭享

汝終歸享於陳氏我當赦其子孫以無忘吾先人之
骨肉庶幾異時有以見汝於地下嗚呼哀哉此龍川
陳亮誌其庶弟之墓者如此先人諱次尹庶弟名明
字昭甫行八三而所養之父則張銳也生甫百餘日
歸張氏其復歸則十有七矣又十一年而死實淳熙
丁未二月二十三日其冬十二月十七日葬之先塋
之支隴銘曰
汝父汝兄相從在此子孫敢曰非陳氏子靈其有知
共食于祀此石昭然其來未已

陳春坊墓碑銘

始余出國北門彌望沮洳之地而帶以一水岸行不
足以容兩馬湖泊往往隨在而有舟至松江風濤洶
湧雖余亦懼而登焉小立垂虹之上四顧而歎曰是
豈戎馬騶馳之所乎昔陳公思恭提兵數千以小舟
匿伏湖中欲要兀朮而擒之叩舷相應戰士盡起而
兀朮以輕舸遁去衆遂驚潰韓世忠復扼之江上虜
自是不復南顧矣酌酒弔古以酬陳公之神其孫均
乃以喻侃何仲光之書來求銘春坊之墓閱其家世
則陳公之子也而陳公又爲晉公恕之玄孫晉公當
太宗眞宗時爲國計臣寇忠愍諸公之所敬憚其子

恭公執中實相仁宗以大闡陳氏恭公之弟執占生
殿中丞世昌殿丞生贈武翼郎晏武翼以國學舉人
數上春官而無所遇是生少師名思恭卒繇行伍自
奮爲神武後軍統制以困兀朮其事有概於余心雖
欲却均之請而心知其可以張大陳公之功亦一時
之良會也而均之請閱一歲不止春坊名龜年字壽
卿其先熙州狄道人高宗南渡少師扈從轉戰至杭
因家焉故今爲杭人春坊以少師致仕恩補保義郎
爲閤門祗候提轄製造御前軍器所幹辦軍頭引見
司丁母崇國夫人柴氏憂服除差鎮江府都統司主

管機宜文字未上收差皇太子宮主管左右春坊事
爲閤門宣贊舍人尋除武衛將軍御札曰陳龜年明
將之子也轉右領軍衛將軍特旨以久在東宮服勤
不懈帶文州刺史除成州團練使爲皇孫平陽郡王
伴讀有勞掾和州防禦使少師一子以南北既定不
復見諸武事而獨爲東宮信臣以身任怨至死而不
悔嘗以筈北客宴射玉津園選善射者與虜並射莫
能中春坊挾二矢以興平立晚的一發中之使當多
事時吳江之遺恨猶有屬也春坊鬚眉如畫而面目
嚴冷出入官庭不以色假人整齊事務權抑僥倖取

前代儲君事抄成小集暇日從容獻之聽知所擇以爲東宮德業之候和章作字必以寓區區之意焉吾友王光化自中嘗爲其客爲余道其事如此今所載者其畧也未幾而春坊坐裴良珣事謫居信州復官得提舉台州崇道觀以淳熙十五年四月癸酉卒于家得年五十有九以五月甲寅葬于餘杭縣蔡家之塢人人趙氏祔贈太師密之女也子男二人均承節郎垓以致仕恩上女八人長適忠翊郎婺州準備倚劉將次適從事郎隆興府進賢縣尉朱熙續次適宣教郎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魏寶慈次適

秉義郎裴良珣次適吳衍餘未行男孫一人小頑甲辰之春余以藥人之誣就速棘寺更七八十日而不得脫獄卒猶能言春坊之事始末蓋其受誣頗相類獄稍寬欲往訪春坊問討而春坊病矣獄之相去纔一二年間而誣人藥人亦可以例推耶天下適安定才者能者無不坎凜於世宛轉能少自致至於受誣且死而世莫之察未死者可不爲死者一言乎余非能言者也二百年之間陳氏之變故起伏亦數矣均方與人士相角逐以自見而垓亦將求世其家者故再筆垂虹卒如其請而書諸墓上白

今天子之龍飛六十日卓莽之臣陳亮實表故春坊
陳竈年之墓敘載家世感念事功而卒歸之命焉非
人誰爲非命誰使且以識死且以起死

金元卿墓誌銘

君諱大亨字元卿姓金氏世居婺之金華曾大父賜
大父肇父從政皆不仕娶陳氏子男三人海瀟澤女
二人于松年孫之本其婚也幼未行孫女一人以淳
熙己酉二月丁亥卒于家事年五十有一是歲十二
月丙申諸孤奉君葬于其邑赤松鄉塘裏原君在時
所營也而問銘于永康陳亮瀟嘗從余游君之於余

甚謹以故習知其家事而得君之爲人亦甚詳君讀
書爲士有繩尺不求苟異於人內行潔整於聲色淡
然而不求人之知也及其爲家也以儉勤自將銖積
寸累迄用有成而豪取智籠之術一切置不用故無
怨惡於人晚歲治其室稍華將以娛其親之老也諸
子皆使之學而必欲知辛勤之起家不易獨使瀟從
四方師友游勞費皆所不問而不責其近功也嗚呼
使天下之人皆知人有常分事有常程安平之效歲
計有餘撼動之力時移難恃則郡縣可以無條令而
治家道雖傳之百世可也而世常不足以知之何哉

陽音八文 卷之二十一
三
銘曰

富人所欲善吾所獨欲也公之獨也同之遺之以此
開之於彼銘之深長尙有以也

陳思正墓誌銘

思正姓陳氏諱端中思正其字也世爲婺之永康人
會和博祖回父子茂皆不顯於世余嘗銘陳性之之
墓敘永康之陳凡七族而思正蓋出於龍山之陳也
思正娶劉氏子男四人藻棻葵蕃女六人葛汝舟劉
景修劉祉周確胡汝濟胡楷其婿也景修甲辰進士
今爲修職郎臨安府富陽縣主簿孫男女八人皆幼

以淳熙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
一是年十一月壬申葬于橫塘之原祖塋之右思正
以意氣自豪視錢物如糞土不爲分毫後日計平生
不欲其鄉有不平之事其人有不滿之意雖以此遭
躓而不悔也族人嘗小忿爭至反眼不相視思正病
且亟矣呼而語之曰兄弟不當至此我死誰當爲汝
解之各爲我飲一杯還兄弟骨肉之舊以此送我死
足矣其人皆釋然及其將絕也語諸子曰吾意之所
向不在人後而家事如此累汝曹矣我死會客宜如
禮球一人以銘吾墓畢我一身任汝曹所欲爲也其

子哀經踵門與其同宗人亮言其事如此余悲之以
思正之才智知所緩急先後而行之以義宜何所不
可而動輒齟齬可以言命矣死又無傳則仁人君子
之所不忍而求之余則非也銘曰
將死猶欲入之無爭死後猶欲身之不泯嗟逝者之
如斯與草木而其盡於其中間聖賢爲準我獨何人
銘以相殉

喻夏卿墓誌銘

淳熙庚子義烏喻夏卿改葬其內正夫人於邑之智
者鄉雷公山之下問銘於永康陳亮蓋嘗敘夏卿夫

婦之懿矣夏卿教其子孫皆興於學所能自見而多
屈於春官紹熙辛亥夏卿年且九十有一一日從容
置酒語其弟姪輩曰羣兒及今舉自奮老夫猶可待
也過是則已矣又曰我兒非陳子莫銘我也悵然凝
竚者久之未幾而八月十有九日夏卿死余猶繫三
衢獄中微若聞之則爲之出滂明年二月出獄則往
哭焉九月其子義方民獻哭投余門以其先君行實
曰我父實求屬于子子知吾父者其肯死吾父乎亮
曰諾昔孟子有取於爲仁不富之論而世俗之常言
曰慈不主兵義不主財其說遂以行而閭巷之好夫

猶子借是以成其家雖見鄙於清論見繩於公法而人樂其生得以自資終不爲之變也夏卿孝友慈愛根於天性而著見於日用之間如飲食之不可廢中年與其姪分田不過百三十畝卒亦幾至於畝然而友愛子姪而計較秋毫之心不萌焉慈惜里閭而豪奪力取之事不行焉爲仁不富之論蓋至夏卿而廢矣晚雖家事不如初而親戚故舊之急難族人子弟之美事愛莫之助每致其惓惓之意而人人常信而嗚呼爲夏卿者亦可以無憾矣福壽康寧子孫彬三然皆有可觀者天於夏卿亦何所負哉喻氏著籍

蜀之僊井散在浙江者惟義烏爲盛亦嘗有列於朝曾祖諱迂祖諱宗父諱登夏卿諱師字夏卿遇太上皇后慶壽覃恩封迪功郎及高宗再上萬壽加以修職郎子男四人義方修職郎大方早夭知方汝方女二人適高克忠趙悌孫男九人侃憲演湮淡克充寬競孫女八人嫁楊一之蔣若拙陳某趙某許公升傅某趙某而公升新與計偕幼未行會孫男女合十六人汝方今名民獻與侃入太學爲諸生演常舉于鄉而侃今再以姓名上禮部卽前誌所謂宏者義方將以十一月三日壬申合葬而亮實銘之曰

陳龍川集 卷之二十一
少年慮事出人意外表至於危疑之際爲人剖析無留
難而積善之報未嘗泯也晚歲百事不以關心至於
園池之間婆婆遊嬉無虛日而釋老之書未嘗問也
鄉之善士卒爲老成言無枝葉行有準繩空其一鄉
喪此持平孰昭斯詩以淑我後生

錢叔因墓誌銘

紹興辛巳壬午之間余以極論兵事爲一時明公巨
臣之所許而反授以中庸大學之旨余不能識也而
復以古文自詭於時道德性命之學亦漸開矣又四
五年廣漢張拭敬夫東萊呂祖謙伯恭相與上下其

論而皆有列於朝新安朱熹元晦講之武夷而強立
不反其說遂以行而不可遏止齒牙所至噓枯吹生
天下之學士大夫賢不肖往往繫其意之所向背雖
心誠不樂而亦陽相應和若余非不願附而第其品
級不能高也余亦自咎其有所不講而未敢怨壬辰
癸巳而貧日甚欲托於講授以爲資身之策鄉閭識
其素而不之信衆亦疑其學之非是也而浦江錢氏
之子擴來曰擴於時文未之能雖能亦不願也區區
之意欲學其所當學者余爲之有概於心曰我亦將
從川而學也試與吾子共學之因以爲人眇然一身

陶音川文 卷之二十一
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才其闕一不可之本爲安在又
以爲洪荒之初聖賢繼作道統日以修明雖時有治
亂而道無一日不在天下也而戰國秦漢以來千五
百年之間此道安在而無一人能識其用聖賢亦不
復作天下乃賴人之智力以維持而道遂爲不傳之
妙物儒者又何從而得之以尊其身而獨立於天下
六經諸史反復推究以見天運人事流行參錯之處
而識觀象之妙時措之宜如長江大河渾渾浩浩盡
收衆流而萬古不能盡也而後知人之職分聖賢之
所用心而人心之危不可以一息而不操也苟有用

心之地則凡天下之學皆可因之以資吾之陟降上
下焉故易擴名曰廓而宇叔因以堅其其學之志廓
亦願自奮也廓於穆文亦姑以遊戲云耳癸卯之秋
與其儕輩試漕臺亦復得之冬十有一月九日乃死
於龍窟山寺中其兄抑來撫而哭之曰吾不信汝死
也汝死是無天也遂取以去余哭之過時而悲自傷
其孑孑而莫我助也甲辰之春余亦顛倒於禍患凡
十年而世亦無察其始末者某月某日其兄始葬之
其邑某鄉某所之原念欲揭廓之志以刻諸墓上其
友凌堅數以趣余曰是堅之責也廓少孤其祖良臣

日以老兄抑實在家事督廓以學而一錢不以假之
 旁觀亦不能安廓曰兄愛我者也有人言兄私自為
 計則憤然責數之曰何為問我兄弟也兄必不爾終
 不能動吾心也錢物之到手有數到輒於朋友故舊
 無分毫吝惜計較心嘗以事為人給錢三十萬僅得
 銀十餘兩置之行篋中暮夜入邸舍發篋而又失之
 人為廓歎息失聲廓笑曰是固已失之物也其於世
 故淡泊孝友慈愛出於天資使得共學以至于今不
 但儕輩之不能及固吾尊行之所共畏也嘗與吾友
 瑞安葉適正則論後來學者而有遺恨於廓余嘗銘

廓父贊之墓故畧其世系而系近世問學之離合求
 正則書之使來者有考余永康陳亮也銘曰
 三十而死其志皎然有子曰顥以聽于天

姚唐佐墓誌銘

君姓姚氏諱汝賢字唐佐世居婺之永康會祖坎祖
 我父源君平生衣食粗足不為後日計樂易好善不
 求聞於人教其子以學而不冀其必成優游卒歲蓋
 適其真以生死者娶沉氏子男一人怡也怡為太學
 諸生無所遇而死君哀之越二年亦死蓋紹熙壬子
 八月六日得年七十有九孫瑀甫冠而兩喪停之屋

下怡之友林君大中徐君木傷其窮之至此也於是林方入臺為侍御史不能必顧其私命其弟大任相徐舉義以葬而樓君城徐君總陳君志同與夏貢士師尹和之尤力龍川陳亮嘗入太學於怡為同舍吳東陽芋舊尉永康而善怡也某施文吳亦施字以成諸君之盛舉使知風義不泯薄俗尚有激也聖明在上風化尙可攷也其地為承訓鄉馬義原其舉為紹興壬子十有二月丙午銘曰

失其子以及其身世固有途窮之人死於孫之手而歸骨於其子之友法猶謂之有後吾將各舉畚土於

新阡之上以觀造物之處此壤也

何少嘉墓誌銘

少嘉何氏名大猷少嘉其字也世為義烏著姓初少嘉之曾祖先既死祖槩以武事強力起家以光其業父恢茂宏叔父恪茂恭以文字自奮場屋有聲諸公間茂恭登庚辰進士第未及為時用而死茂宏不上第亦死少嘉時年二十許歲輔伯兄大辯以當家而家事悉稟命焉仲兄大雅以疾不涉事少嘉時其起居使得徜徉以自養疾門外之事不問劇易身悉自當之少嘉兄弟欲葬其父於傍家之淨明寺葬有日

矣而寺僧梗不得葬少嘉慨然曰我豈無一地以葬是少我也家不可立矣官爲杖之而止又杖一惡少之無故爲梗者而後門戶爲之少寧少嘉處宗族以順待朋友以信接鄉黨以禮協親戚以恩意教詔童僕而隨力使之視租戶如家人而恤其輕重有無及其死也無一人不爲墮淚而快其死者兩僧及一惡少耳內事則姑姊妹之旣適人者疾病而多方救療之緩急而奔走扶助之公濟其乏而私又不斲其所不惟其無事則平處之或怨其不均則曰兄弟姊妹豈有兩心乎未適人者坐起必曰嫁爾而不及父在

時是爲死其父矣爾伯兄必不然暇時讀書有常課草夜欲慰暖其母則臥榻之側几案之旁道及閭閻碎事姊妹笑語夜分母倦始各散去而母亦忘其爲寡居也傾心一世之賢者見輒尊事之雖未見知而不怠愈虔曰吾未知前輩所謂不傳之學安在而敢自棄乎嘗從子學而其姊以爲吾弟何所求於子而汲汲若此盍有以大慰其心予笑謂其姊越雞不能化鵠卵惜吾之非魯雞也其姊曰我不解子書語吾余滿意而去則吾之願也未幾而當路欲以事見殺少嘉自比於子弟而營謀不愛其力浙江風濤之險

一日往復兩涉之幾至覆舟不悔紹興改元冬十有二月獄事再急月之六日少嘉無疾而死予爲之驚呼曰我其不免於紹獄乎少嘉死是惡証也二年興獄而僅能以不死其兄將以癸丑二月二十三日葬其園之南山少嘉娶俞氏麟之女麟一時名士得邑以死少嘉年二十九歲無子愛其兄之少子已孫者苑以嗣其後亦少嘉之志也於是龍川陳亮銘其墓晉安吳竿爲書之銘曰

兄之子吾子也百世之後孰知其爲彼爲此也宅兆之下惟其安也以吾身而爲後日之計則陰陽禍福之多端也身無可擇之行而道有未盡之精微資志地下深藏而厚覆之而鬼神莫之窺也化爲堆土溢爲精英變動無時其或爾克承

劉和卿墓誌銘

金華劉範十年前名淵嘗與二三子從子學居亡何其母苑葬邑之慶雲鄉杉塘原求子銘其墓其後子久不見範範能入太學爲諸生與一時英俊相先後一日其父和卿名大聲訪子寶婺觀爲子道範近事喜甚今年夏秋之交予得第東歸趨本郡謝則聞君死矣入弔君喪甚悲未幾範衰經蹠行以其同舍生

袁州州學教授徐君正夫所述君行來告曰我父將以十月己酉合葬往嘗辱銘吾母矣可不哀吾父乎子自念投老蒙上誤恩擢先衆後精神筋力往往盡矣愧無以報稱也將遺落世事痛自嗇養以庶幾萬一焉而敢費心思於文字間以重其羞然聞範言則拒之有所不忍蓋世有常言爭名於朝爭利於市金華距行都一水水湍流時舟昨發今日至行都無試則已爾有則金華之士必多君嘗學爲其文而衆中未嘗有君之跡孝友自將祈無愧於鄉黨而已君世居都城乃傍城築室瞰溪而南山森列一望甚遠縱

橫不過二三丈許外未免於利入交關而過數步則幽人逸士之居也然君與人無甚交涉怨惡亦以是取足而無他營晚始作大室天寧寺傍亦取其不涉關市耳君氣貌偉然宜於世無所不可而利名之場宜至死不休也去朝密邇而不往爭名出入於市而不就爭利則其可書者衆矣君卒於紹熙四年六月壬寅得年五十有七曾大父賜大父肇父從政先娶陳氏繼季氏贈朝議大夫迪之女子男三人長箕次節也少簡女三人適楊頰李召甫夏煥孫男四人女一人皆幼銘曰

人生何爲爲其有欲欲也必爭惟日不足粗足而休
惟君也獨抱此入土吉不必卜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八終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九

墓誌銘

先妣黃氏夫人墓誌銘

乾道九年十有二月二日永康陳亮與其弟充始克合葬其母夫人於龍窟臥龍山之下蓋字君之志也於足亮泣血磨石而書曰

還山而葬祔於其姑是爲十有四歲而生子生之二十三年而沒沒九年乃葬其子曰亮充而其出則黃氏武經郎諱大圭之女乎不能從死乃從以居且慕率妻孥以洒掃絲竹終身不至其廬天地無窮不孝

陳龍川文卷之二十一
安贖死則葬我墓之隅後千百年猶不廢其爲陳氏之墓則必遇君子長者之人夫

孫夫人周氏墓誌銘

始孫貫從余游余不知其母沒若干年而其葬之與木也於是時余益七年弗克葬其母矣蚤夜腐心疾首不忍聞天下之有是事惟恐其我告而收以問人乎後二年始克畢事因顧謂其友卽填溝壑無憾矣獨貫慘然於衆人之中若不能自容者蓋其母喪猶在殯也貫家故貧遇歲大旱貫滋以恨恨明年淳熙乙未謀撥其衣食之資及秋而葬且將乞銘於余以

告哀於百世之君子立秋之一日貫得疾不起其父哭之至於慟絕少定則祝曰吾不以汝死而不終汝志也竟以九月丙午葬其母於距家一里馬雙塘之側前事遣其仲子恪泣且拜曰子其重哀我亡兒余固哀之者乃爲其銘曰
來徙永康周其姓資則有女序來聘宜家宜子又賔敬四十有二壽則竟七年乃葬貧斯病子知其罪制於命父不忍欺情之正我非其人銘豈稱

商夫人陳氏墓誌銘

義烏商盤奉其父命將以淳熙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丁酉葬其母夫人於去家五里橫塘之原先事踵門升堂而再拜曰天不降不孝之罪于盤之身而奪其母泯徹九原而不能以有及至於免喪又不克卽死惟是得葬日月遷延至此生死愧恨敢丐一言以詔其墓於永久以寬其萬分之罪余爲之惻然答拜曰卅孝子慈孫之請昔之君子所不愛其力者也然余嘗嘆士之把筆爲文字以自名於時者何嘗不爲不朽之慮人亦往往樂得其言以自托至或身未及歿而已無傳其尤長者繇是而數十百年而零落盡矣始望之不爾所謂文者未足願乎況余志念衰索圖

所以及身之計懼不自袍雖欲應子之求其何以應子之求今子之邑已多賢士大夫且吾亦懼夫不肆之罪盤無以答而強請不已又使吾之親友故舊交逼而致其辭余不得自通其意獨念其嗜好之不類或者文之不足托而後世當有悲其志者夫人姓陳氏曾祖裕祖鏗父宗尚年十七嫁同邑商君錡子男頌次則盤浩先卒岩質女六人其婚樓知縣陳謙亨喻憲餘未行孫男一女一皆幼以乾道九年十月十七日歿於是永康陳亮銘其墓曰

夫不以窮自懟而爲是邦之彥子不以愛自驕而爲

處子之秀得年四十有八是爲夫人之壽

章婦胡氏墓誌銘

故太常寺主簿縉雲胡權經仲能以其學行奔走數州之士士存行以不得從其游爲恥然亦爭好傳道其所爲初章德文侍郎有從子年十許歲失父精神已自能凌逼人人固竒之而亦以此不保其他日也經仲獨托以女稍長名浩而字曰養直及胡氏女既歸其姑殊愛之養直亦更折節自愛婦又事事可人意以經仲故相傳聞里養直晚於家事乃有不自得於中者時時以杯酒自放婦益憂之亦不敢傷其意

也然獨奉事其姑彌謹一日相其姑色微有不悅意時蓋已屬疾矣爲之數日不食曰十四五年婦姑團樂之意乃更以指尖事破壞耶我不足爲婦明矣且死常若不釋然者死時年三十六余與養直早相善入弔其二兒長短相去案上下間耳慟哭對客悲哀伏地如成人旁有女奴抱一嬰兒以立意慘慘泣下余爲墮淚而出有以知其母之可書者衆也養直於其死若干日葬之某所之原實淳熙三年九月某日間泣爲余言甚矣吾哀之不可紓也吾婦今亡矣余使掃其石而次所聞焉銘曰

生而事姑死猶不滿此心昭然其存彌遠

胡夫人呂氏墓碣銘

往余聞呂氏母勞苦有功於家晚以其女孫妻吾從叔次愈益猶及識之於是時年七八十歲言語質實無餘撫問其旁兒女子諄諄有恩意因歎承平遺民雖婦人猶能如此其女孫之嫁胡氏者有子從余游問其如嫁時益甚少舅姑辛勤起家冀得婦以相吾事且又未有他婦已自能勞苦以取其舅姑歡心諸叔之幼小者撫視加懇惻焉其後各各自婦常先後彌縫之故上下無大闕失要之踰女訓久廢不用似

其在父母家習見其尊上人所為宜不誤人家事也呂氏世居婺之永康曾祖孟祖該父章年十九嫁同邑胡汝弼從余游之子名括余愛其可以共學者也下有二子尚幼一女適東陽陳師古嫁之二十九年以淳熙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卒明年十有二月甲申葬于去家二里先塋之側先事括拜且泣曰括無以自致於其母者且傷吾母之德由是而漸盡矣雖其丘壠他日未可知也余無力以重之爲書其石曰吾敘次夫人以存其大母之遺風吾因其大母以著太平之遺民銘乎遠矣庶及其墳

章夫人田氏墓誌銘

始余於送往事居之禮缺然未知所圖託於講授以
繼至自是歲時往來如舊故每見其父巨川終日對
客足未嘗越戶限而飲食以時品具精潔戶內如無
入聲余固心知其得助矣久而習知其家事則又有
異焉巨川少時頗自豪視錢如糞土已更折節以事
生產夫人不使戶內留一毫滲漏以發越其志而昌
其家及夫人之父春秋日以高相其甘旨使無闕而
已不欲其兄弟爲資人以生也巨川課諸子以學曰

及吾尚健家事不以累汝至於房閨細碎夫人亦必
爲之區處曰無以分其心也聞其有稱焉夫婦相對
歡笑否則失聲懊恨有子何業至女之已有歸者問
其能事人與否而不及其他也嗚呼三綱五常聖人
致意於其間者詳矣學之不講自男子處之不能以
得其道況女訓之廢於今千載如夫人之資性適有
合者余甚異焉夫人姓田氏世居處之縉雲會祖王
祖褒父大亨年二十歸永康章濟巨川後三十有三
年當淳熙乙未以十一月一十三日卒又三年正月
十四日乃克葬于男三人從子游者也女三人長適

沉驥次詩嫁胡梓次未笄採男女合六人皆幼三子
者奉其父命與吾友徐元德居厚之書以來曰願有
述乃余之以銘

黃頃之原四山壁立幽固靜深夫人之室

徐婦趙氏墓誌銘

余往貧不能自食鄉人徐介卿欲以子碩屬余而使
食焉余謝不敢其後計窮竟出此而介卿之死久矣
自其故所行來皆負余助其勢獨難於介卿在時以
是尤念介卿已而聞碩聯姻皇之近族冀得官以立
門云余切嗟是非介卿之意也然碩方務學不輟晚

又見其文日以進今年春三月十有四日其婦既歸
殊不類貴家兒女上下相顧欣然其姑大恨得婦之
晚余時爲客亦以爲事往往出意料之外介卿於是
可以瞑目矣甫二月而其婦病及余客臨安得碩書
告以婦死惟恨不孝不克事姑也碩哭之過悲將以
九月之十日葬婦未及有子異時孰知其婦之爲可
哀也曾祖某嘉國公祖某集慶軍節度使父某今爲
武翼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於是陳亮同甫與之銘而
葉適正則爲之書其石銘曰

徐氏再世之墓其名曰季園旁有小冢是爲濮王六

章夫人田氏墓誌銘

始余於送往事居之禮缺然未知所圖託於講授以繼至自是歲時往來如舊故每見其父巨川終日對客足未嘗越戶限而飲食以時品具精潔戶內如無入聲余固心知其得助矣久而習知其家事則又有異焉巨川少時頗自豪視錢如糞土已更折節以事生產夫人不使戶內有一毫滲漏以發越其志而昌其家及夫人之父春秋日以高相其甘旨使無闕而已不欲其兄弟爲資人以身也巨川課諸子以學曰

及吾尚健家事不以累汝至於房闈細碎夫人亦必爲之區處曰無以分其心也聞其有相焉夫婦相對歡笑否則失聲懊恨有子何業至女之已有歸者問其能事人與否而不及其他也嗚呼三綱五常聖人致意於其間者詳矣學之不講自男子處之不能以得其道況女訓之廢於今千載如夫人之資性適有合者余甚異焉夫人姓田氏世居處之縉雲會祖王祖褒父大亨年二十歸永康章濟巨川後三十有三年當淳熙乙未以十一月一十三日卒又三年正月十四日乃克葬于男三人從子游者也女三人長適

況驥次許嫁胡梓次未笄孫男女合六人皆幼三子者奉其父命與吾友徐元德居厚之書以來曰願有述乃系之以銘

黃頃之原四山壁立幽固靜深夫人之室

徐婦趙氏墓誌銘

余往貧不能自食鄉人徐介卿欲以子碩屬余而使食焉余謝不敢其後計窮竟出此而介卿之死久矣自其故所往來皆負余助其勢獨難於介卿在時以是尤念介卿已而聞碩聯姻皇之近族冀得官以立門云余切嗟是非介卿之意也然碩方務學不輟晚

又見其文日以進今年春三月十有四日其婦既歸殊不類貴家兒女上下相顧欣然其姑大恨得婦之晚余時爲客亦以爲事往往出意料之外介卿於是可以瞑目矣甫二月而其婦病及余客臨安得碩書告以婦死惟恨不孝不克事姑也碩哭之過悲將以九月之十日葬婦未及有子異時孰知其婦之爲可哀也曾祖某嘉國公祖某集慶軍節度使父某今爲武翼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於是陳亮同甫與之銘而葉適正則爲之書其石銘曰

徐氏世之墓其名曰季園旁有小冢是爲濮王六

世之孫而碩之室爲女二十有七歲爲婦一百有三
年日生死宜之是爲永畢

喻夫人王氏收葬墓誌銘

往時義烏何茂恭以文稱鄉人之欲銘其墓者必屬
筆於茂恭余猶記乾道初余就姻茂恭家見茂恭銘
其從母王夫人之墓其文工甚茂恭口誦一二過余
能隨記其文復爲客道之茂恭撫掌歡笑世有強記
如川者今十四五年矣當淳熙庚子夫人之夫喻君
夏卿將以十月二十日收葬夫人於智者鄉雷公山
之下以茂恭舊所爲銘文示余求收葬誌茂恭死八

九年其文愈可貴重余讀其所爲銘文爲墜淚久之
余安能誌人之墓况又能於茂恭文外更著筆耶第
以夏卿一子三孫從余學無辭以却夏卿之請夏卿
四子次子大方早夭其孤選老又天婦陳氏守義不
去以檜老爲嗣夏卿與夫人又以長子義力之子槐
老重慰安之下至房幃碎事夫人不使陳氏有所憾
義力早喪婦一女又孤夫人亦命陳氏母之惟留子
柚老一人故義方安于再娶知方有瘖疾夫人憐之
亦令得所配夫人在時有子禱老今又有林老者夫
人最愛幼子汝方勉使爲學而已卒不以一事損其

均平之德獨以不及見其有子爲恨今有子四人曰
擗老榆老栲老槿老而汝方亦能以學問自見於鄉
閭特老今名宏有俊稱檜老名憲能經紀家事而不
廢學槐老名演郡以其名上禮部而夫人皆不能付
兩女嫁商克忠趙悌豐約一取命於夏卿夫人止計
其女功所當爲者彼其一家之所以和平而無間言
雖夏卿虞之有道而夫人之爲慮亦甚密具大畧之
可言者如此而余不及知其詳也茂恭之所已載者
今皆不著茂恭名恪夏卿名上從師下則余先祖私
諱而余永康陳亮也銘曰

一夫一婦本無可言有子及孫如十指然生旣無一
毫之憾死以著夫人之賢

阿音ノミ

卷之二十九

九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九終



龍川文集卷之三十

墓誌銘

汪夫人曹氏墓誌銘

紹興癸亥歲從事郎金華汪公浹自江州德化縣王
筓罷歸久之以是歲卒其後葬邑之慶雲鄉所謂東
彌塢者又三十有五年當淳熙丁酉三月辛亥其配
曹氏卒子泌等將以己亥二月丙申舉而合葬焉先
事泌以母夫人行實一通哭授其子俊臣奔走以告
永康陳亮曰泌願有謁於子也泌之母葬有日矣惟
是不得離其柩跣行以謁也昔者先伯氏有子實婚

附錄八 卷之三十一
於陳氏於泌之母爲諸婦閭內之事不能以欺子矣
吾子幸而賜之銘以宣昭先懿使後此千百載不知
甘爲汙氏之時猶賴以存其墓豈惟以掩蔽其孤之
不肖而異時姓字又獲比數故願吾子之哀泌也亮
頓首對客以不能辭又念君之力足以取一時有名
位之辭以自厭滿假如足以及君所言猶且不敢
況又非所及乎後臣奉其父命縷縷不止亮復以爲
意方熱時忽忽不自覺爾久後固將大悔第歸熟計
之亮退而讀其狀見其所載王簿公與其兄將仕義
居三十年閨門肅睦如其爲父子之居者將仕凡三

娶先後之姓不能以皆同而夫人處之如一妣也王
簿歿時夫人年方四十四男二女皆幼夫人緝理門
戶咸有節法過者不知其寡居也蚤夜自躬其勞以
進其男子於學女子非女功不輒習故泌與其弟天
錫澄溥皆令人粟補官以試其藝業於計臺女之長
者以歸奉議郎通判寧國軍府事王統次嫁時詮詮
固大家子不幸天錫澄溥皆相繼先夫人而亡夫人
又爲之存撫其孤兒使各各有立視其父之存者今
其孫九人曰正臣表臣俊臣廷臣堯臣良臣鼎臣周
臣舜臣者皆能不廢書冊以自見女孫十六人其三

西晉人志 卷之三十一 三
人已嫁楊潔王祀曹蒙其婚也祀爲承務郎使主簿
而在所以處其子若孫者宜不過如此然夫人不自
以爲功每曰是其先君之遺澤也晚歲一切委事於
三三婦又如不諳其有家者其他閨闈細碎可紀尙
多與亮所聞皆合然後知亮之果不足以任此銘也
旣而泌以書來曰泌寧獨不悔而已苟不得不止也
乃敘次而使刻焉曹氏在金華爲良大家曾大父隨
大父介父謫夫人享年若干歲銘曰
在昔夫有視其弟昆其居旣寡視子若孫旣老而休
則視諸婦死則已矣視此韻語

周夫人黃氏墓誌銘

亮外大父閤門宣贊舍人黃公大圭自其父訓武公
琫當妖賊熾甚時以死捍鄉里而舍人公亦能擒虜
別將以自見故黃氏在永康爲聞家舍人六男皆早
世長女嫁同邑陳氏是爲我先夫人次女年十有四
卽嫁同邑周眺三男曰擴曰揚曰抗兩女一以歸亮
之弟充一歸縉雲潛萬中又三十有三年以淳熙己
亥六月二十有四日卒其年十有二月二十三日葬
于去家十里長蘭山之原其地蓋屬縉雲其女兄之
子實銘其壙銘曰

痛父家之將遂淪墜念夫家之永有顯者覆厚土於其藏爾後人其勿捨

劉夫人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姓世居婺之金華會大父良直大父忠父文
德年十九嫁同邑劉君大禮生男三人淮淵演女三
人長適楊頰次在室嫁之三十二年當淳熙壬寅七
月二十五日卒其年十有二月一日丁酉葬邑之慶
雲鄉杉塘原先葬淵以劉君之命問銘於永康陳亮
數年以來亮以與世不合甘自放棄於田夫樵子之
間誓將老死而不悔一日金華二三子相尋蕭寺中

問其舊學爲何事使人惘然如有所失墜思欲溫舊
起廢而忘其志念之旣落其一人則淵也卒年春淵
之母夫人疾旣病矣然猶往來不輟朝記夕省若學
之不可以頃刻已者問其故則曰吾母之志也未幾
而遂死矣余悲之推此道也則所以事其舅姑以及
其夫者宜其皆可觀而其詳不得而具也銘曰
不自憫病而淑其子曰母之愛則有餘美是其藏也
可以詔千萬年者未耶言之不文埋則近是在爾後
之人尙其克嗣

何夫人杜氏墓誌銘

陽前川卷之三十一
始余聞東陽何君堅才善爲家積資至巨萬鄉之長者皆自以爲才智莫能及然堅才方端居深念平生爲學之志於是不酬矣遺其子逮從一世士君子游又招致邵康似之使造適遇述從之學似之有聲學校中及爲甲辰禮部榜首世多知其人似之亦善稱其四子謂足以如堅才志而堅才死逮實主家事師其四弟以奉母夫人杜氏惟謹而門戶綱紀一切聽之逮如堅才在時人往往言逮才有父風或曰是四弟爲學之驗也余獨心知杜夫人之有異於人夫母主於愛愛之過則長幼必失其序而家事莫適所主

矣今父死而五子以次聽命余雖不及知夫人處家之詳而其大畧固足爲寡居者之法也夫人姓杜氏世爲東陽儒家曾大父義大父伯忻父杉夫人年十九歸何君松堅才也以淳熙丙午閏月二十五日卒享年五十有四子男五人女四人長適同邑郭江江兄弟爲東方學者次適從政郎淮西江東總領軍馬錢耨所準備差遣鞏嶸尋卒餘未行孫男三人存攄恬諸孤將以丁未十月二十九日合葬夫人於松山鄉寶山原堅才之墓先事速跣行以見永康陳亮而哭曰葬日迫矣閨門之懿將隨墓而泯滅也吾母早

奉其姑勤甚晚歲復迎外王母以歸養示諸子以孝也吾父死而我兄弟居喪不使一日廢學示諸子以無忘先志也衣食足矣而機杼之事雖老不置示諸子以不心本也使令具矣而鞭朴雖有不用示諸子以尚寬也至於平生妯娌之無間言鄉閭親戚之有恩意人人類能言之吾子盍爲逮圖其所以永久者亮語之曰予之言皆是也而我又何以知君之母惜乎吾文之不逮也於是與之銘曰
家政歸一如父在時非子之能惟母之思死則同穴厚以培之後千百年銘其庶幾

劉夫人何氏墓誌銘

紹興之年余客臨安凡三歲父母願其有室而命之歸也義烏何茂恭欲妻以其兄之子於是義烏之富言何氏茂恭兄弟俱能文而茂恭聲問尤偉余貧甚懼不得當也諸儿茂恭姻黨皆以爲不然獨武義劉君叔向力贊其說且語吾父趣納幣又明年乾道收元余往就姻焉姻黨咸在而叔向之妻茂恭之女弟也於是茂恭之母年七十餘兩子一女相與爲命門戶方張和氣充滿入其門者油然生敬愛諸孫女如女然而尤念吾妻爲類已以故劉氏姑視之特好而

叔向於余亦加厚茂恭罷官占之永新諸公爭知其才旁觀者亦以橫飛直上爲不難也而壬辰之春一日無疾而死又三四年母亦下世叔向與其妻會葬而叔向死焉茂恭之妻未幾亦死吾妻之父以淳熙癸卯七月之晦其死如茂恭獨劉氏姑與吾外姑尙亡恙丙午之春俱集於外氏劉氏姑語余曰我生於七月二十八日歲煩遣禮而不一顧我如不遣也余笑曰是固其初心今當償之耳及期而往出門迎笑大會親族歡酌達旦而意殊無已也是夜將繼之以樂杯未行而舉手扶頭曰病余往視之則死矣嗟夫

盛衰相尋本不足計而生死之際其誰爲之乃使其兄弟之死如一人余亦不自知其哭之慟也二十餘年之間爲月几幾爲日几幾何氏劉氏其變如此之亟而余窮蓋如初變通之道獨至於余而遂息耶是又可嘆已矣夫人姓何氏曾大父京大父先父樂年十七歸劉氏死時五十三矣子男三人三復監衢州比較務三友三進女三人嫁黃華黃述古皆佳子弟而述古嘗以國子上禮部幼未行孫男三人女三人尙幼夫人志意疎豁語言明朗遇親族上下不問貧富貴賤皆有恩紀大畧似其父而不類婦人女子然

樂人之飲而不自飲終日言笑而無可擇之言閨門
懿行雖處子不能過豈其得陰之正德而無其幽吝
之氣耶此亦婦人之傑也始叔向之葬在家傍五里
金塘之東原諸孤將以丁未十一月二十三日合葬
而謂亮何以使吾母雖死而不亡乎亮固力不足者
將藉友朋以自助銘曰

志念豁然養之以死葬從其夫畀爾孫子

姚漢英母夫人墓誌銘

余世居永康之村落簡雅不喜遊城市遇友朋在焉
則過之一日過同舍生姚怡順道於闐闐中其門桑

柘環合一徑幽長如幽人逸士之居升堂而拜其父
則風貌淳古語言質實使人失其所以欲富欲貴者
竹牀瓦器品具精潔閨門濟濟又若不待禮法而自
合者余雖不及請拜其母而心知其闔內之懿矣久
之而怡之母夫人死死後乃知其爲故吏部尙書陳
良裕之外兄弟蓋其夫妻安貧不以親戚之貴達而
有賴焉雖具友之子不得而知夫人從子徐君之茂
登科後仕日月有聞而怡之友林君大中徐君木亦
浸浸有列於朝獨怡躋躋太學夫人亦不以是而愧
其子徒欲其學業之久且不息也夫人姓沉氏曾祖

某祖某父某婺之金華人年若干歸永康姚君某子男一人怡也女若干孫男若干女若干適某夫人以怡入太學遇高宗皇帝慶壽覃恩得封孺人嫁之若干年卒於某月某日越一年當淳熙戊申冬十一月十有八日葬於邑之承訓鄉馬義弄之原而以銘屬其友陳亮辭不獲則敘其畧如此銘曰
不使其夫有賴於人不使其人有羨於人此其德之深且厚者故所以宜其後入銘以昭德獨可非其人乎

凌夫人何氏墓誌銘

浦江凌堅從余學往十年時余嘗弔其大父之喪具伯父杞實任家事而堅左右之升堂而拜其母則肅然端重如五六十許人令人生敬者徐而問之乃知堅失父時母方二十而娠及生堅則毅然誓不再適父母欲奪其志而不可亦未知堅之必成立也家政出於舅姑而輔其內事惟謹房戶細碎無不整辨舅姑日以老則一切聽之其夫之兄纖毫以上未之或與也惟課堅以學晝夜不使少怠曰汝無死乃父足矣及堅能與薦書則曰是可少塞門戶之責也堅不懈愈虔卒能以姓名自見於諸君子之間始爲之開

眉曰吾之不死以待汝者欲持以見汝父於地下也汝其愈自力使問學更有聞焉則我死矣自餘惟伯父之命是恭也及余奔走於禍患而莫之解則聞堅之伯父死余欲哭之而不能未幾而堅母亦死實緒熙收元十月之一日得年五十有一而求余銘其墓堅於余休戚每若相關者余心許之而困於囚繫小定則堅來曰堅以其年十二月丁酉葬堅母於縣西三甲德政鄉華表原先塋之側墓內之誌已矣何以相其墓上乎堅母何氏名道融字處和紹興諸暨人也曾祖辨祖滿父新年十九歸凌君楠子男一人堅

也孫男二人鼎秦孫女嬌堅數爲余言堅母好讀書知義理於先祖妣治生之際能迎其意而奉承之於先父既死之後能廢琴不撫以撫其孤敬上恤下內外親屬皆有恩意而寡居不自謂能也余爲誌其大者則表表本末皆隨以見於是永康陳亮爲揭銘墓上而晉安吳竿允成實書之銘曰夫曷爲而死乎子曷爲而成乎成其子不死其夫曷爲而不得銘乎銘非其人乎銘當其義乎因吾言以得其所不言亦有以盡孝子之志乎

呂夫人夏氏墓誌銘

夫人夏氏卅居婺之永康會大父恭大父開父琛年二十有七嫁同邑呂君師愈呂君先娶夏氏生一男一女而歿蓋夫人同族女兒也夫人初歸呂氏家道未爲甚裕呂君不遺餘力經理其家至有田近數千畝遂甲於永康夫人節嗇於內課女工甚悉以輔成呂君之志又贊呂君教其前母之子約必使自見於士林取其女若夫置屋傍使能自昌其家蓋繼爲人母者之所難也及夫人所生之子浩以賑濟得官夫人不爲動及用是而獲貢於漕臺乃始爲之喜曰汝父本非私汝直爲今日爾更能自力以明父之志廼

吾心也約爲怨家所告幾陷不測語連呂君浩詰闕告哀請以所得官贖父兄之罪朝廷義而許之里閭族黨咸以浩年少不知事體爲人所戲弄自喪失一官浩亦慚見其母母語之曰汝今日不急自力於學尸能明父之心矣尙將何求其後旣許約居外以事生產亦許浩自讀書於外獨與少子源俱曰汝歷事未多讀書未廣自力家事以代父之勞所得亦旣多矣婦人女子之不溺於愛區處其子切於事情而無滯夫之志若夫人者能幾而享年止於六十有四以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卒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葬于趙侯祠南山之原孫男五人季魯季殊季時季懷季恂女三人尚幼前事約浩源叩予門而哭盍亦哀吾母而賜之銘且吾父之志也余方叨被誤恩褒嘉之語非所宜蒙訓誡之辭不遑寧處思所以休息莫年而報稱天地之造者懼未之逮而敢言文乎獨欲使一世知予無所怨惡而鄉閭幽閨之微往往具知之故勉從約沿之請而係之銘銘曰

婦書於拙拙不成害母主於愛愛惟其平彤管所書幽閨曷稱因所自見庶幾乎生在爾後之克紹豈予言而後明一石易朽遺志可想深藏厚覆莫之變更

黃夫人樓氏墓誌銘

義烏黃耕子野以壬辰歲入太學與其同舍一時豪俊角銖積寸累之功以登舍選於余爲同年進士其入太學之四年始娶同邑樓君若虛之女爲婦年纔二十有二而子野孀親在堂不以違離日戚亟歔爲其親一日之榮時節不敢離學故樓夫人見子野之日常少子野亦覲得一官以終配儷之樂有男一人名初孫而樓夫人以己酉十二月十五日死矣紹熙四年夏子野與余同試殿廷下登甲第每爲余誦言其不滿至十二月二十八日辛酉葬樓夫人于邑之

龍祈鄉菱塘先塋之側求余書壙石以誌其哀余龍
川陳亮也銘曰

三綱所在人之至情事或奪之本心自明是皦皦者
寧間死生子野具石余爲其銘

龍川文集卷之三十終

如不及齋活字刷印

